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8 9866B

序

(以來稿先後爲次)

新聞報三十年紀念序

張謇

傳云三十年爲一世。維摩經大千世界。世謂同居天地之間。界謂各有彼此之別。是故有世必有界。無界不成世。任何一人。其耳目。若何能橫盡無量界。其心思。若何能堅盡無量世。謂佛具六通乎。世界不能人人佛。謂聖知百世乎。世界不能人人聖。欲百有一焉。庶幾佛。千有一焉。庶幾聖。奚恃特報。報言答。又言告。答吾所欲問。而告吾所未聞。世界重報。參矣。吾國寧無報。而報之引而參。自上海始。最始申。以申報今五十年。弟於申報日新聞報。今亦三十年矣。新聞。若云所聞所傳聞。日新而又新也。始新聞者。吾之友。友始蓋有所受。受有授之者。曷爲授吾友。答非人所欲問。告非人所盡未聞。答非答。則厭其答。告非告。則厭其告。而吾友乃得而禪之。專猶可一二。仿佛道也。立乎吾友禪之之始。以望後之三十年。茫乎覓哉。未知所屆而不可諦也。暨乎三十年。迴而溯之。人事之幻。世之多。故眩若玄黃之戰鬪。震若斥谷之旬。語之者。若飄風之遞鳥音。歷之者。若隙塵之駛野馬。無善無惡。無妍無醜。而皆不可復得。夫既不可得矣。炳炳焉。琅琅焉。曷爲無一而不如昨之日。是固有物存焉矣。噫嘻。世云乎哉。一世往矣。異之聞。以新名。所謂新者。言乎來。吾寧知其來。綿綿且幾何世。願吾有厚望於來者焉。必答人所欲問。必告人所未嘗聞。必告人所未嘗聞。而因有以導其所欲問。必正人所欲欲問。而因有以範其所當聞。毋逐於幻而眩焉。而震焉。毋以爲鳥音之遞於風。而野馬之駛於隙。而忽焉。庶其綿綿無盡世。張謇重貽之言曰。風聽所寄。美言以市。旣曰市矣。曷籌與警。民訛孔將。據亂之世。况雜而鳴。民處匪四。截截先之。風波斯易。蛇蛇不寃。碩哉君子。彼君子兮。繫言之至兮。

新聞報三十年紀念辭

章炳麟

民國十一年春。聞申報成立已五十年。爲作紀念辭。其冬。新聞報又以成立三十年告。新聞報之作。後申報二十年。而時事又

轉瞬。始創歲餘。即有遼東之戰。中國于是乎不支。其後漢族雖光復。而國家衰亂自若。是其所經涉者。無往非擾攘世也。識變既多。於廢興存亡之故。固已窺其原測其流矣。顧世之議者。輒曰。報社有二流。一者耆宿。二者新進。猶人之有少長也。耆宿者。雖矜慎。而多含濡不斷。遇國家大變。其議論多不深切。未若新進之能也。余以為中土之為報也。則朝報邸鈔之變。主于記事而已。事果實。其是非則可知。于是或成或敗。亦可以豫推也。新進者多為一黨機關。時時偏于愛憎。幸而過咎歸于所憎。其論精切。至千吹毛其疵。能言人所不敢言。不幸過咎歸于所愛。則相與彌縫焉。爾若其變亂事實。生滅在意。則癸惑人亦甚。猶律師之辯辭。軍家之露布。非會主客兩方之言觀之。無以明其然否也。試徵之耆宿。則于事實相去亦不遠矣。事之著也。其論雖少斷。自達者視之。則是非成敗易知也。自未達者視之。則猶未可以立決也。而世固多未達之人。然則長于記述短于裁斷者。蓋猶有所憾焉。新聞報於今為耆宿矣。所視于國家之敗者。自遼東戰。以日進而歲有異。今茲咫尺之事。又膠結不可以解矣。事事而評之。條條而議之。或不能得其原委。有時宜獨見至論。灑然為博辨之辭。介然如石之不可動。其言發于耆宿。視夫新進之陳義者。其中人必深。然則達者必以為契吾意。未達者必以為發吾蒙矣。是固持清議者之責也。余昔為申報言。未竟其義。故發之于此。

滬上新聞報三十週紀念序

呂海寰

嘗思古往今來。世界之文明日進。優劣。天演之公例難違。今將欲獨占龍頭。使南北東西。無思不服。常持牛耳。令會盟征伐。惟命是聽。必貴如剋爽之戰。一枰。締。籌全局。着鞭以行萬里。早促行程也。然我國夙號病夫。雖良醫難求速效。政刑即治民之具。而未犯法律者。何得濫施。教育為覺民之資。而未列膠膠者。亦難普及。其能補政刑之闕。濟教育之窮。增廣見聞。不啻家喻戶曉。擴充知識。無殊朝夕。稽。厥。惟。日。報。獨是論報於我國。亦至難言矣。侈談帝典王章者。或薄今而愛古。沉醉歐風美雨者。皆舍己而徇人。好持月旦之鑒。衡。雖。看碧成共。而不覺。詭說風流之藪。藉假紅倚。以為豪。此其宗旨不正之弊一也。

唐之牛李固非絕無小人。宋之程蘇皆不失爲君子。乃出報者因江河之分派。遂水火之相爭。爲桀犬而吠堯。信信不已。助跖客以刺仲。擾擾無休。程不識不值一錢。十卿甚事。灌仲儒動罵四座。於我何加。此其暗分黨派之弊二也。完人難得。大醇或有小疵。君子持評。取長必當略短。乃出報者視爲營業。恒少公心。但受暮夜之金。便曲春秋之筆。因二卵而譏荷。假三遺以毀廉頗。肆其誣鱗之談。直可謂不疑盜嫂。充其荒唐之說。不難云曾參殺人。此其受人運動之弊三也。且四方多事。固宜消息靈通。一紙遙傳。尤貴情形確實。乃出報者但抒己見。以濫人聽。或紀內蛇外蛇。如何競爭戰鬪。或言新鬼故鬼。如何進退周旋。學愧留仙。竟思志異。才殊干寶。妄欲搜神。雖非優孟衣冠。全皆假設。究屬廬山面目。罕見真傳。此其捏造謠言之弊四也。惟申江新聞報大主筆。則鑒時世之變遷。慨潮流之激盪。籌治安之策。爲國家扶危定傾。本道德之經。爲社會補偏救。因經濟爲救時急務。特獻謀猷。知實業爲富國初基。力爲鼓吹。即睹可喜可悲之事。不無一揚一抑之詞。而褒貶俱若麟經。遐邇堪爲龜鑑。洵可謂有倫有要。無黨無偏者也。所以各界歡迎。爭先快觀。不脛而走。達環球七萬里而遙。有口皆碑。享令聞三十年之久。所願日新月異。與國咸休。庶幾儒立頂。靡庸民孔易也。海濱逸老東萊呂海寰鏡宇甫謹序。昔年八十有一。

歲次壬戌十有一月廿日

新聞報三十年紀念序

江謙

世人競言法治國。而輕蔑道德。不知無道德。法且不立。而況於能司能行。又烏能治。治烏能久。今且無論一國。但言一報館。滬之有報館。五十年來。出沒生滅者且四百家。今其久而存者。惟申報新聞報。申報五十年。亦數易其主。新聞報三十年。則惟斐理思氏。胤之五年。美博士福開森氏承之。迄今廿五年。報紙銷數。且及十萬。爲諸報最。而始終經理其事。扶持而發達之者。厥唯汪君漢溪。人之稱汪君者。謂能以舊道德辦新事業。夫道德則烏有新舊乎哉。無道德。則生存之不保。又何新舊之可言。予嘗叩汪君以持之久而行之廣之故。君謂有二義。其一真正營業。公司有律。年有報告。有查帳。有分利。報每售一紙。必折本若

干，而彌補之者唯廣告費。今廣告收入歲且八十萬。如是則內之本固。其二絕無偏黨。無偏新偏舊。偏南偏北。偏朝偏野。偏甲偏乙。如是則外之信昭。夫以經營之不正定而本搖。黨派之多偏歧而信失。一報館如是。而況國乎。然則汪君欲以報救國救世。其知所擇矣。世人喜言新。然朝之新而暮舊。日之新而月舊。月之新而歲舊。新果何在乎。此生滅者也。有萬古而常新者。此不生滅者也。孔之切近。老之精微。佛之廣大圓滿。彼其所利。豈但一國。而其所救。豈唯一世。今新聞報銷數日且十萬。以是宣傳之力。宏揚正法。於深心之海。樹之一燈。羣瞽之場。立之一相。則脫險而得路者多矣。以是功德。將益使報館事業至於可大可久之地。此三十之年。十萬之報。始基焉。爾汪君予同邑友也。因其請。爲之序。兼以質正於汪君。民國十一年夏正十月婺源江謙序

上海新聞報三十年紀念序言

金世和

三十年爲一世也。上海新聞報創始於清光緒十九年。歲在癸巳。至今壬戌。爲三十年。卽爲一世。春秋之言三世。有所見世。卽於新聞報三十年。卽所見世也。此三十年中。歲戊戌迄歲乙巳。吾司新聞報之編輯者凡八年。後出而從政。辛亥冬至癸丑冬。復任新聞報事業。又二年。繼而出參戎幕。天下滔滔。退而讀書。二年於茲矣。新聞報宗旨。一守謹嚴。卽春秋朝報之遺意。吾同人主筆政者。皆通經之士。此三十年中。經過甲午戊戌庚子辛亥國事之大變。而庚子外患。辛亥改革。又大變中之奇變。願則變矣。屬辭比事。同人本春秋之謹嚴而不尙浮夸。其褒貶之義。亦三致意焉。夫中國之國家。亂中求治者也。三十年中。不數年而一亂。然政治革新。大亂之後。必見小治。同人紀述政事。疎通知遠。本乎書教。或慨歎世變。而託之詩歌。亦不失爲溫厚。凡以經術爲心術。而文章又餘事也。今日者。國家政治。其亂之已極乎。揆之古五代。其猶未也。願報紙之責任。上以補助國家。下以裨益社會。世界之學術日新。世界之文化亦日新。至於經濟實業。則日新又新。吾自癸丑冬與新聞報別。此八年中。觀於新聞報之報紙銷行。十倍於前。乃知社會之進化。亦十倍於前。中外之人無不知有新聞報。滬之人無人不手執新聞報。一紙國

是以此而定輿論。以此而歸。是亦爲政。矣其爲爲政。吾所謂亂中求治者。在國家更在社會也。孟子曰。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蓋數百年而一亂。數十年而一亂。極之數年一亂。一年一亂。一年而數亂。要之經一亂而民智益開。平一亂而民業益展。教養立斯國本強。雖曰亂也。不可不思治也。以亂求治。在國也。尤在民也。此以民立國之精義。而報紙者。又亂中求治之引導。新聞報本春秋三世以立言。此三十年。即所謂第一世也。吾老矣。吾先新聞報二十六年而生。已歷一世。何幸今三十年中。而與新聞報有十年之因緣。又歷一世。寤而在下。隱居放言。輒復爲子虛上林。主文譎諫。以冀當世之一聽。雖曰經生結習。抑亦救世之心。未敢或忘。後此三十年。吾未知如何。以吾之年。亦不克全見。倘不於亂中求治。而於治中求治。是則吾爲斯序之本意。而必爲撰斯報閱斯報者之宏願。又可知也。

民國十一年仲冬江寧金世和

新聞報館紀念弁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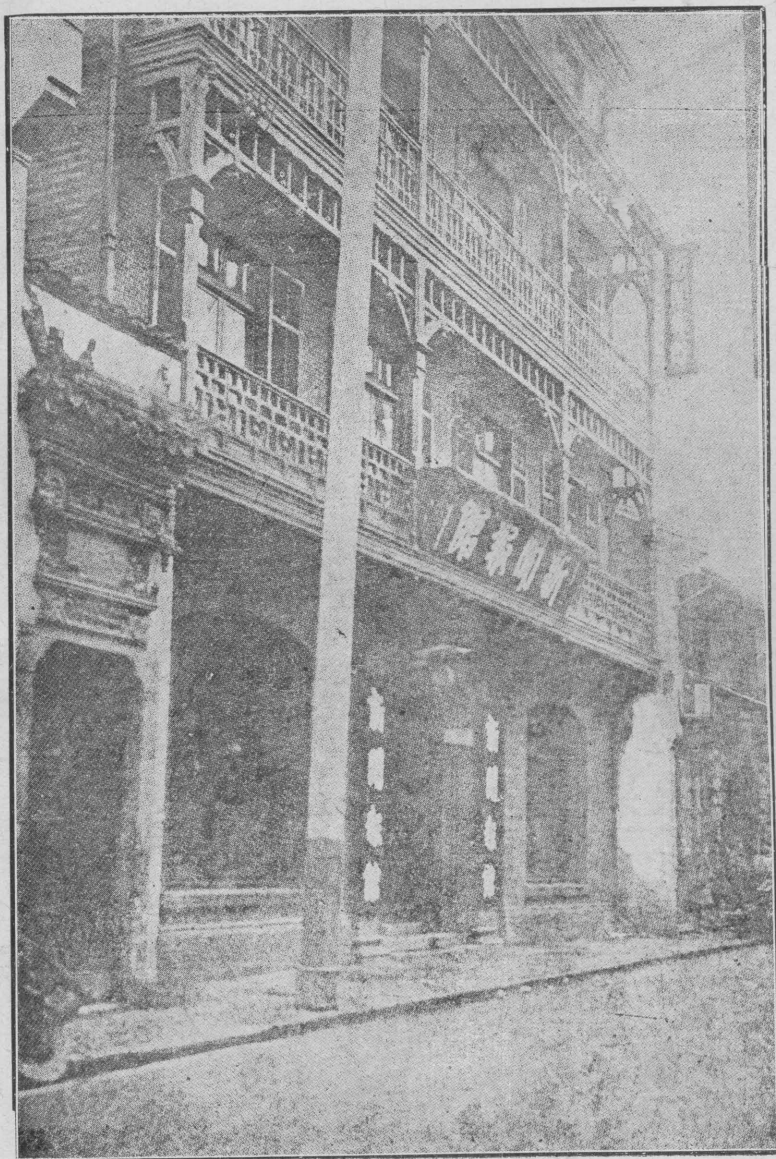
馮蒿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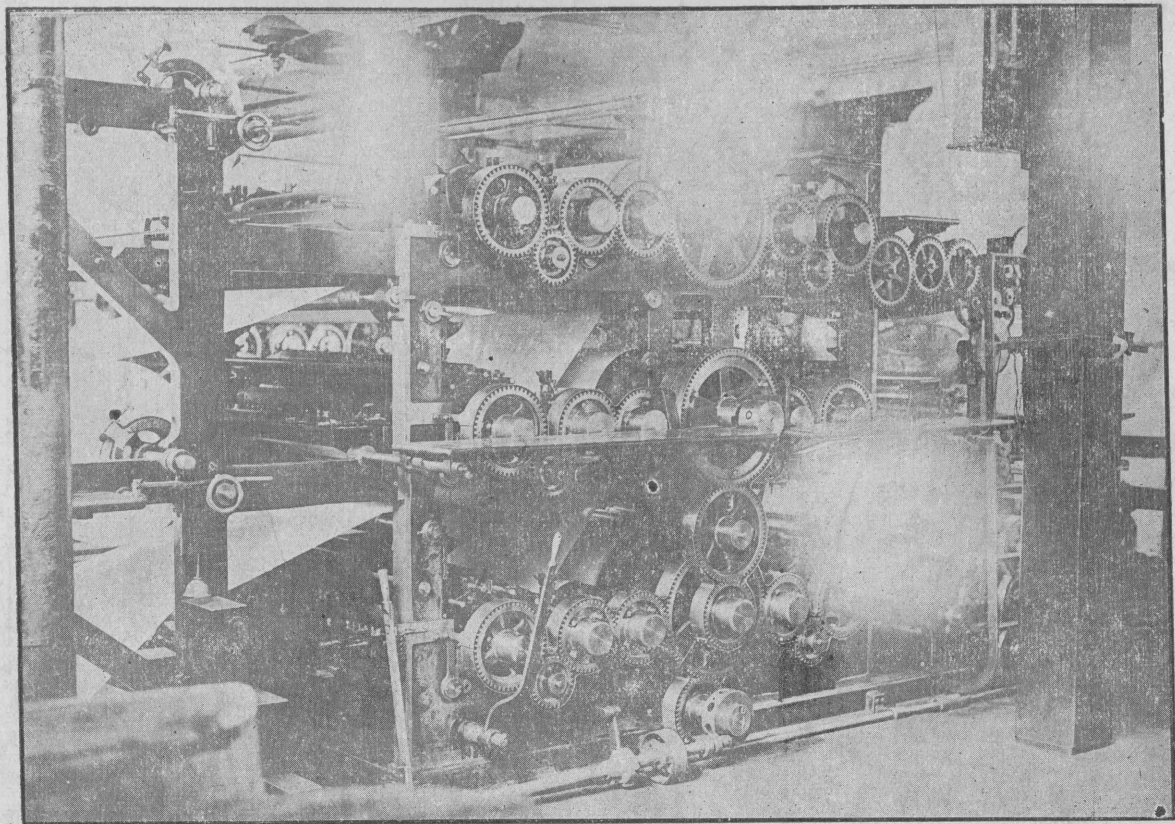
新聞報三十年紀念。纏以徵文。及於鄙人。此三十年中。陵谷之變遷。人事之代謝。固鄙人。身經目擊。而所不忍道者也。雖然。有不能已於言者。國於天地。必有與立。孔子云。與國人交。止於信。又云。民無信不立。信之時義大矣哉。人而無信。則盟誓可背。約劑可解。講張爲幻。各極智力之所能。至而肆其無藝之欲。何以維治安。何以圖久。大古之人。治一事而數十年不敗。立一法而數百年可守。天地貞觀。日月貞明。雖變通趣時。而易簡之理。互萬世歷萬劫而莫之能改。紀事而信。可行五洲。信道而篤。可俟百世。新聞報之設。逾三十年。而行日益遠。業日益昌。惟其信也。持是以往。雖至於三百年三千年可也。

序

六

新 聞 報 總 公 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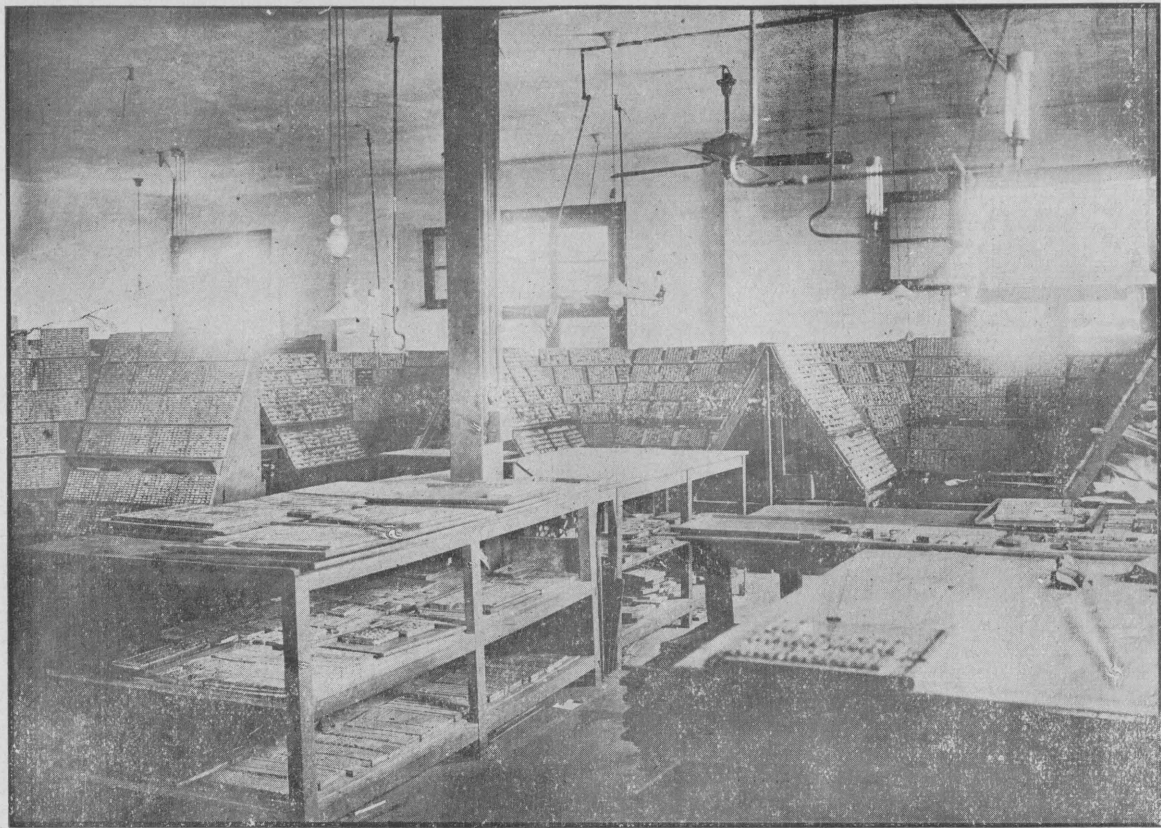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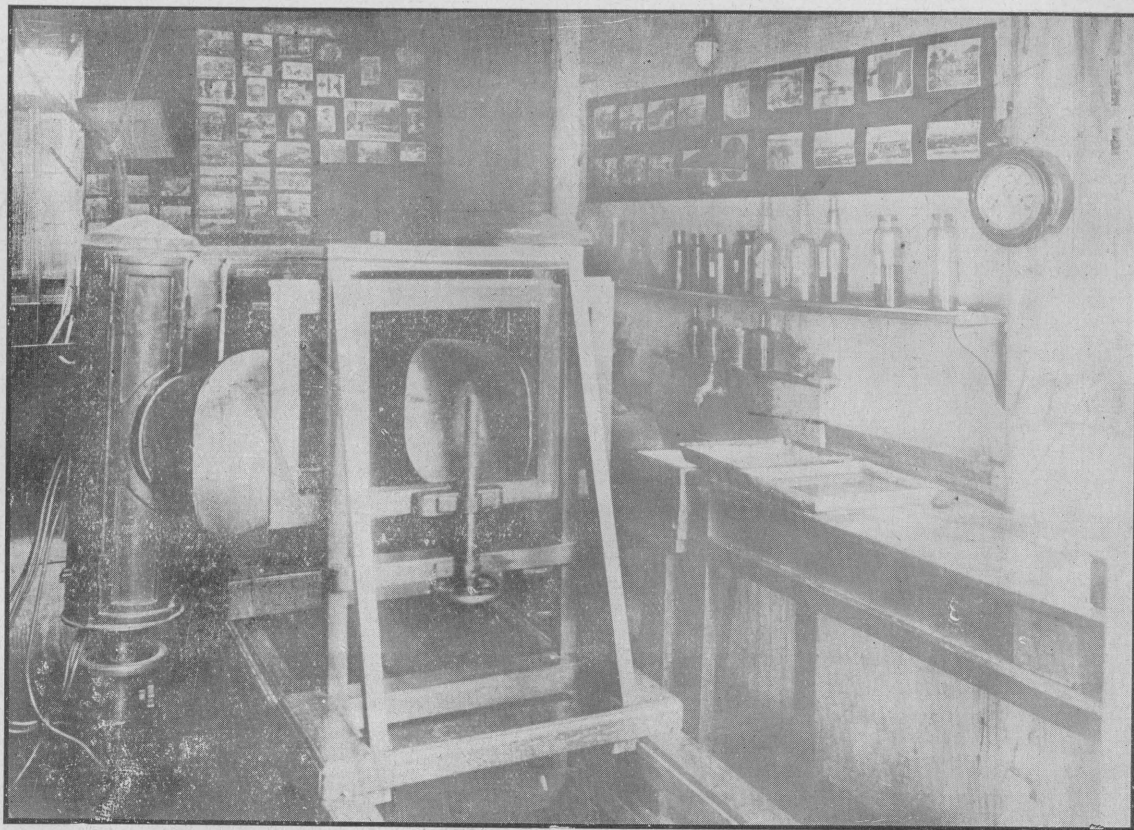
本報最新式輪轉機



本報每日出版用汽車運輸攝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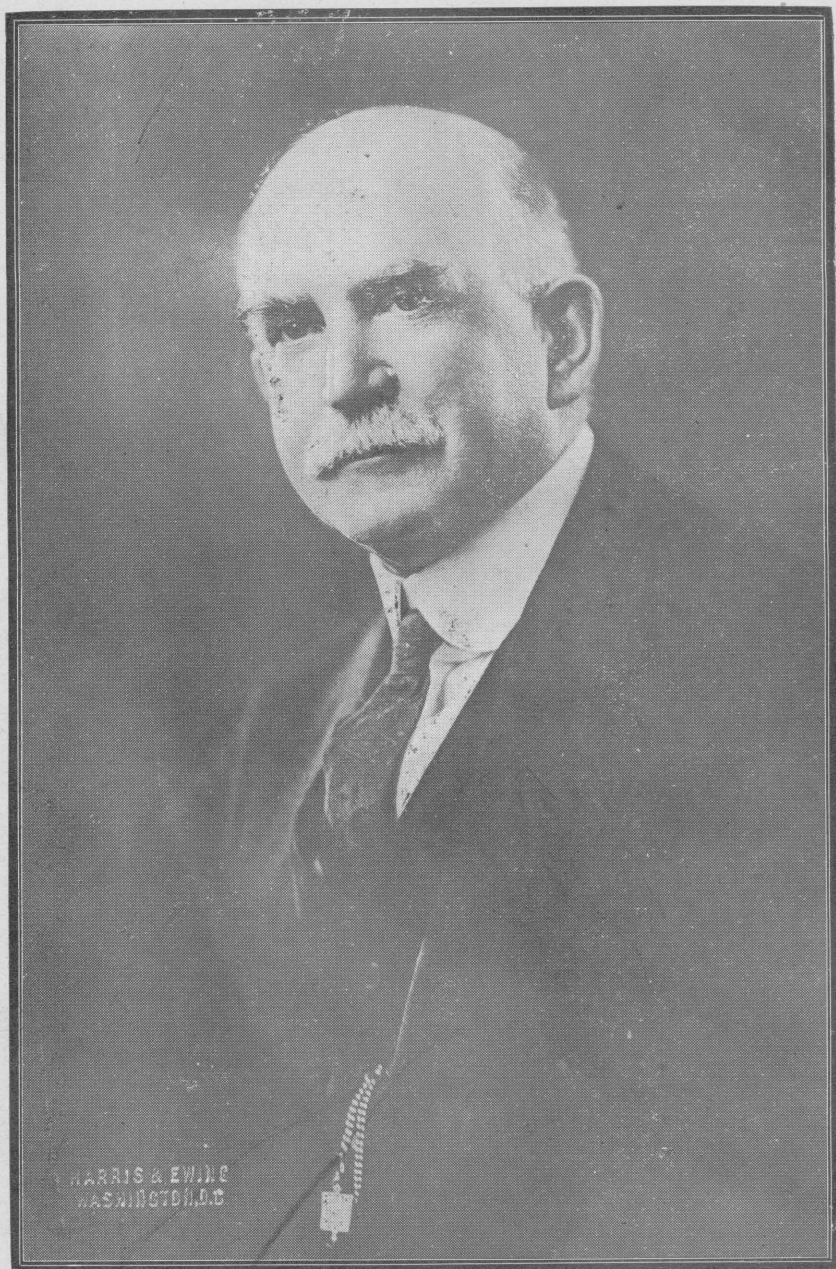


部 版 活 館 本



部 版 製 部 館 本

士博森開福督監正館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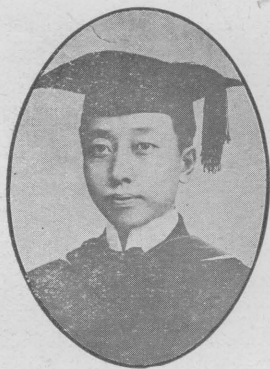
生先溪漢汪事董兼理總



生先三葆朱事董



生先第聯何事董



生先蓮慕姚事董前



生先森寶蘇事董故已



生先書丹何事董故已



生先洲春袁人起發故已



生先銓詠顧事董故已

生先展子王事董故已



生先克拉克督監副故已

生先欣伯姚筆主總故已

生先禮仲沈事董故已



前總筆主孫玉聲先生



前總筆主金煦生先生



前總筆主張繼齋先生



前總筆主楊千里先生





編 輯 部 同 人 攝 影

主筆張康甫先生



總主筆李浩然先生



主筆張鐵民先生



主筆郭步陶先生



主筆嚴獨鶴先生



生先文康計會兼記書



生先生海卜記書文西前



生先槎君李任主部行發



生先南炳馮問顧



生先生寅程理經館分京南



生先村造錢理經館分州蘇



生先紳佩錢任主部版活



生先海銀吳任主部刷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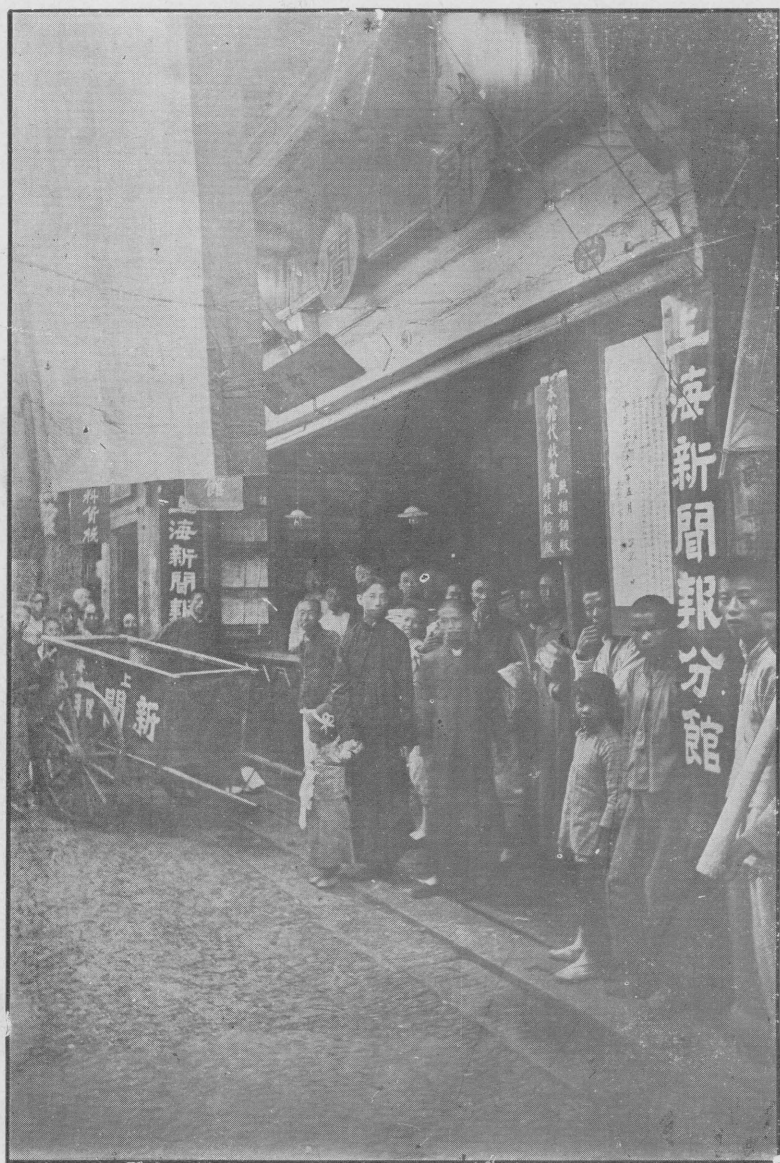


生先寶珊周任主部版製真寫



生先才鴻陶任主部版鉛





蘇州分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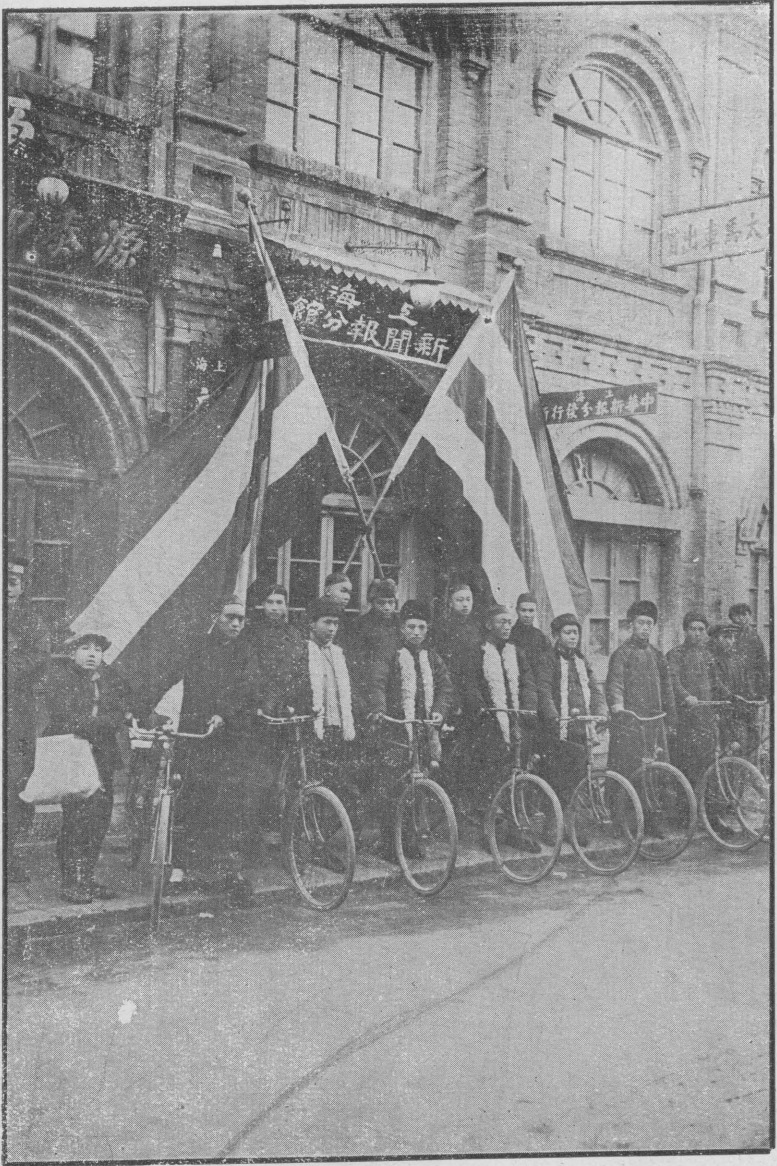
南 京 分 館



北 京 分 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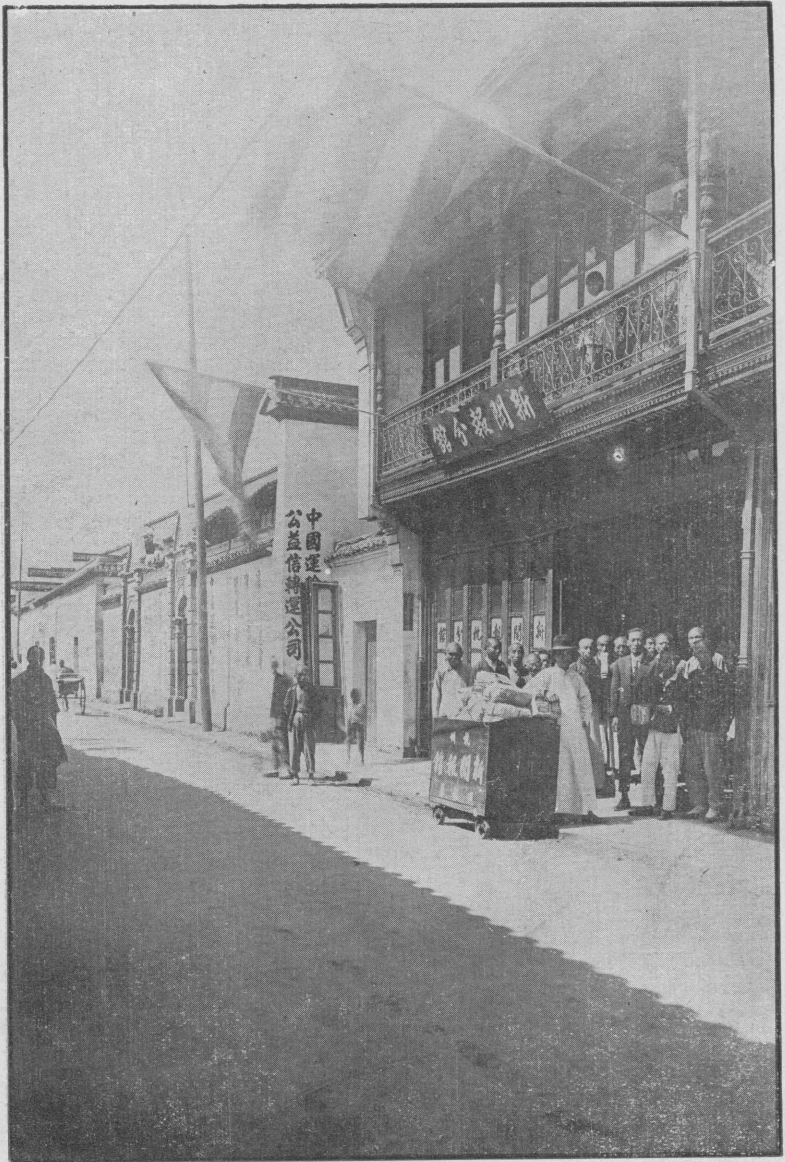
漢 口 分 館



天 津 分 館



濟南分館



杭 州 分 館



館 分 波 甯



新 聞 報 分 館

新
聞
報
分
館

新
聞
報
分
館

館 分 慶 安



鎮江分館



嘉 興 分 館

新報分館

湖州太坊

湖
州
太
坊
新
報
分
館
SIN WAN PAO

湖
州
太
坊
新
報
分
館
SIN WAN PAO

經
理
張
子
厚
總
編
張
子
厚
副
編
張
子
厚
發
行
張
子
厚

經
理
張
子
厚
總
編
張
子
厚
副
編
張
子
厚
發
行
張
子
厚



湖 州 分 館



常 州 分 館



紹興分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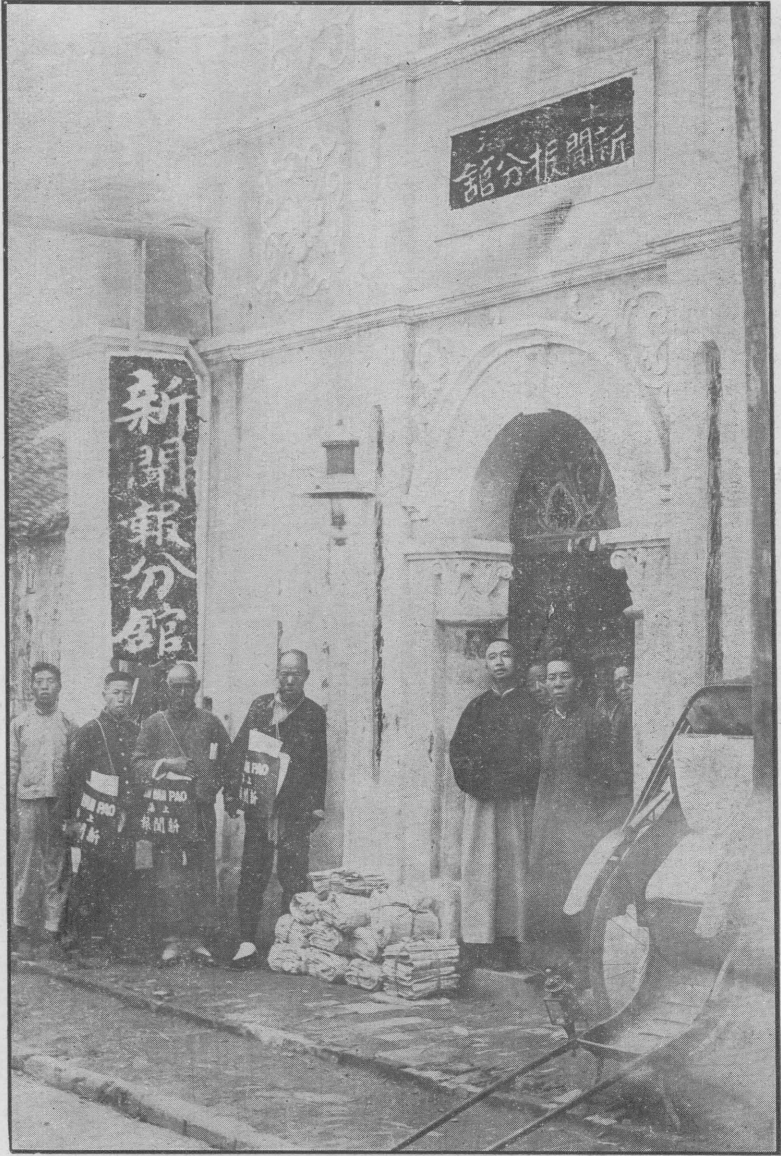
上海新聞報分館

經收廣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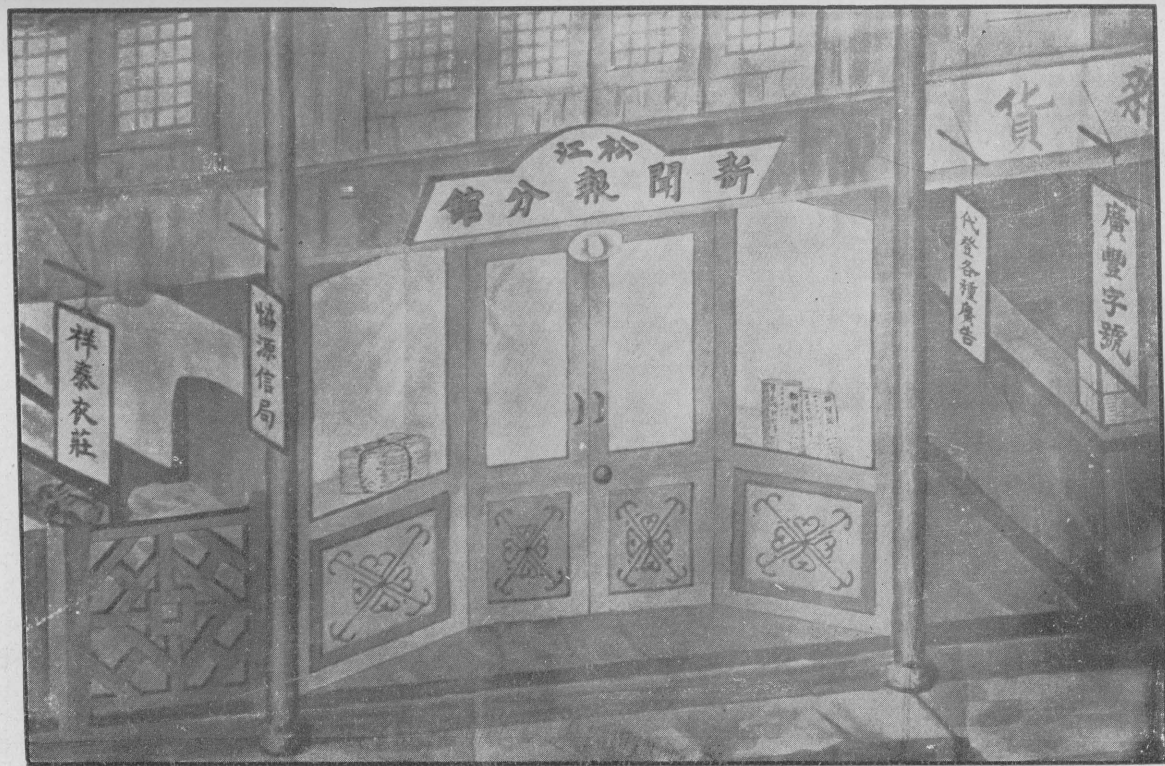
發行報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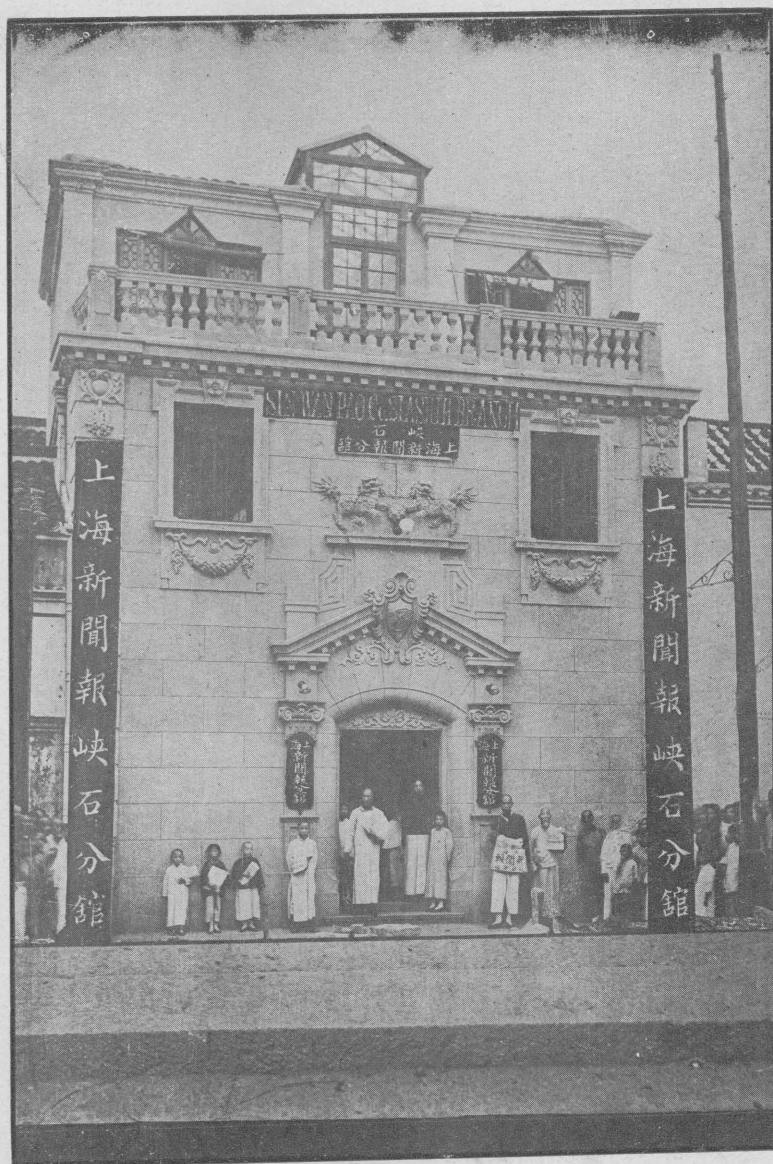
無錫分館



揚州分館



松 江 分 館



館 分 石 峽



館 分 塗 當

中華民國十一年十月

發 據 黨 議

黎元洪



新南報紀念

目上於天

耳下於泉

蔡元洪題



上海新聞報館三十年紀念詞

壇坫百年江海重譯不振輜軒誰集履舄大業永
新我聞在昔粵自癸歲施及壬戌輪輅艱難規模
翕闢桑海中更塵劫幾易攄讜采風星郵電驛道
鐸之遺高文之籍亘世无窮萬邦咫尺敢作頌規
以告彥碩

民國十一年十二月韓國鈞敬祝



新聞始

世

張齊之為之
及書端



鐸世鉞時

新聞報館三十週紀念

彊邨



新聞報三十年紀念題辭

紐緯區宇橫派導川洞開茫晦

為覺者先報為創典與史同權

體尤綜備治亂窺原採風紀事

系日編年九州裨海速於郵傳

後出稍濫寒暑羊端烟燒羹沸

愛憎媿妍斯獨守正一掃堂偏

啓明首曜司晨久度筦民喉舌

卅載星懸觀成士戌光燭大千

如鼎而鑄若犀之燃臧否務富

翔實不愆聲振古鋒賦授自天

汝南月旦永壽丹鉛

壬戌年 此廬李廷義拜頌

上海新聞報三十年紀念頌詞

風詩旨晦橫議雜陳黃鐘振響元著

超塵發揮正義牖迪羣倫文樞幹運

大雅扶輪直道斯在名論未湮揚聲

江漢煥彩星辰八荒廣播萬紙爭珍

立言不朽與國同春 王寵惠



新聞報卅年紀念

無黨無偏

蔡元培敬祝



經世昌言

新聞報三十年大慶

康有為祝



祝

新聞報三十週紀念

載筆有辭振鐸徇路提絜
宇宙翱翔今古如日恆升如
風時行既大既久以及無垠

復旦大學李登輝

上海新聞報館三十年紀念頌詞

輿論救國 榮聞日彰

文宗滄瀆 紙貴洛陽

班香宋豔 虎觀蜚聲

庾清鮑俊 鴻都馳名

胸羅星宿 氣薄烟雲

咳唾珠玉 鼓鑄氤氳

扶持正誼 覺世牖民

晨鐘暮鼓 萬古常新

周學熙敬頌

上海新聞報館三十年紀念頌詞
新聞之體祖自春秋彰善癉惡微
顯闡幽其用之博風詩別派言者
無罪聞者足戒紀事又本尚
書政治得失著其瑕瑜探奇誌怪
小說者流虞初三百供人冥披下
逮詩文亦見著錄啓淪性靈發皇
耳目其克善歎誠國之寶暗者有
燈迷者有導若其不善厥毒亦痛
為蕩為誕陷於歧途滄新聞館
歷三十年衆美畢備衆蔽胥闕用
我民智尊我國體詳而不穢樸而
不鄙廣我見聞日手一篇晨夕舟
車未嘗棄捐我祝此紙風行海內
民國萬歲新聞萬歲

姚煜敬撰

義正
詞詳

新聞報三十年紀念
庚戌十月吳昌碩題

卅載風行徧五洲
近來持論益
清通萬流仰鏡羣
吮息崔顥題
詩在上頭

新聞報館卅周年纪念
魚巢沈衛



審平心地則世界地

一切皆平

中華民國十一年某
月日為吾

聲聞聖種三十生日敬以佛言為祝吾友孫震屋
先生之言曰滿洲何以止也沒良心之多也專制之命
革沒良心之命亦革也共和、然非從革沒良心
越如何共和也吾誦其言而悲之今讀首楞嚴
經覺震屋先生之說與我佛平心地之言有契理
契機之妙唯我

芥間聖種於一毛端披剝萬象使十方國土一切眾生
以佛心為心世為妄緣風力所轉則不平者盡平
滄斂氣於頭足矣優婆塞廬雨湖

時養疴章
拓山中



人間稱汝

多聞第一

楞嚴語也

新聞報館卅年紀念

吳芝瑛奉賀

國民道德社會經濟

蔚成輿論匡輔當世

上海新聞報創立第三十年

金邦平敬識



新聞報三十年祝典

新日光輝

合肥李經羲題贈

功在社會

民國三十年十一月廿一日
李經羲題
功在社會
新日光輝
李經羲

猷上輿論開風氣先爭覩為棧如

經天不脛而走傳遍大千新

喉舌是宣疏濬智海灌輸

多聞多識無黨無偏報界先

軼歐抗美一往真前

無淵甲喉舌是宣疏濬智海灌輸

三多聞多識無黨無偏報界先

十聞多識無黨無偏報界先

幸多識無黨無偏報界先

軼歐抗美一往真前

無淵甲喉舌是宣疏濬智海灌輸

三多聞多識無黨無偏報界先

十聞多識無黨無偏報界先

新聞報館

卅周年紀念

上海縣立務本女子中學校謹祝

河商知如

自擬新聞列市場端

存世數曹靈光至公華

刺為衰敗無限賢奸

任所揚觸自驚心回社

索閱之咸世歷流桑梓

平四海後合後政績

民為待表章

此區各誌頌

新聞報館三十年紀念

吳興王震拜書

上海新聞報館三十年紀念大會頌辭

歐颺噫陸震旦洶洶鐸鐘歌響萬耳齊聳腐儒捫齋
管窺鴻蒙信信下士鼓駭吹異海水春飛狂濤滿地
懽聞道術土苴麟藝倚嗟神州以秉禮存辛有戎嘆
愴結郊原惟我輿論邦國之魂刻舟求劍通人哂之
剛足適履自貽厥嘆過猶不及孰執中斯瞻彼滄瀆
有蒼者莪蒼萃髦士英俊蔚多撞鐘伐鼓大覺夢魔
笙簧六籍肴饌百家錯歐擊亞一貫孔嘉盲風怪雨
搥以鐵搥新聞一紙海內騰踴吾黨爭睹如曠方覺
崇論宏議仰若喬嶽念茲締構廿載維艱羣策羣力
航海梯山功完一篲道隳苟難永矢堅貞揚葩華國
博採約綜為報界則篤實光輝日新厥德
中華民國紀元十有一載歲次壬戌孟冬下澣丹徒
王家駒敬題

上海新聞報館三十年紀念頌詞

煌、鉅製焜燿大千權輿癸巳絕後空前風行
萬里家置一編如鼎斯鑄如犀斯然世界情形
審其變遷社會狀態判厥媿妍貨殖立傳勸學
成篇有美必備無蘊不宣南董直筆蔑以加焉
春秋卅度滄海桑田瞻茲泰斗佩若韋弦猗歟
盛業於萬斯年 壬戌孟冬之月

杭州總商會

全百順 謹頌
王祖耀

新聞報 三十周年紀念

聲聞宏遠

中華新報館敬賀

上海新聞報館三十年紀念

鉛槧程功

中華民國十一年十一月

湯爾和

樂論

新聞報館

三十週年紀念

張侯斗拜題



新聞報三十年紀念

讜論金鑑

秋浦許世英敬題



新聞報館三十年紀念

覺世牖民

莊燕寬孫題

新聞報三十年紀念

社會之鐸

天台山麓書祝



陳辭達誠

所言得當

名聞四海

萬歲長安

新聞報館三十年紀念誌感

任濟榜

任濟榜集為林向敬祝

新聞報於穩健中求進步之日報
之一也三十年間一切變化趨落不知凡
幾而雲光歸於斯之謂穩健以今
日之報與十年前二十年較幾不可
以道里計斯之謂進步、無盡報
之壽命亦無窮請五斯語以驗將來

十二年三月三十日 黃炎培敬題



新聞報三十年紀念之喜

聲聞廣被

姚福同謹賀

報界國星

新聞報風行寰海我捷音公所售報
同人賴以增進營業受惠良多且
主事者對待我各同人磊磊光明
出諸誠意以是有報界明星之頌茲
值三十年紀念爰額此四字以誌欽
佩而祝 新聞報如明星之朗耀
中天永為報界光

民國十二年夏曆癸亥正月上海

捷音公所同人敬頌

金陵朱雨一書



新聞報館 三十年紀念

宣揚民志

衛文熙敬祝

新聞報三十年紀念祝詞

卅年為世 人事應天
維新聞報 實與推遷
輿論代表 文化宣傳
誦言國政 扶危持顛
遞演遞進 無黨無偏
揭櫫宗旨 數者備焉
主持盛業 平陽名賢
風行象譯 日讀鴻篇
忝附鉛槧 請佩韋弦

商務印書館有限公司敬贈

新聞報三十週年紀念

正論匡時

先施有限公司敬祝

新聞報館卅週紀念誌盛

輿論
正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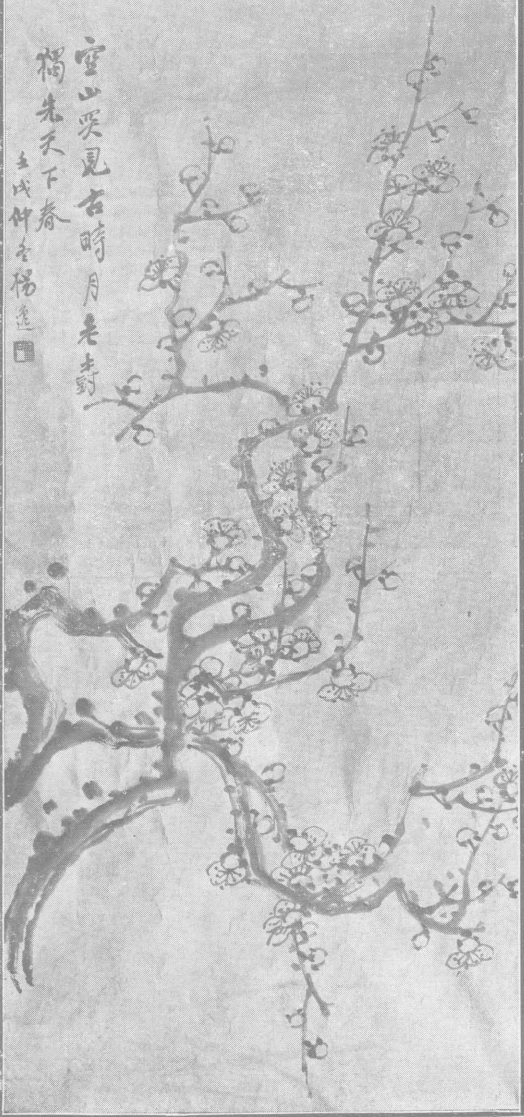
周積堂敬頌

新聞報館三十年紀念

前途無量

會計師童詩聞敬祝

新報館卅州周紀念頭



空山溪見古時月老對
 獨先天下春
 壬戌仲冬楊遠

印

新報館卅州周紀念頭
 壬戌仲冬
 楊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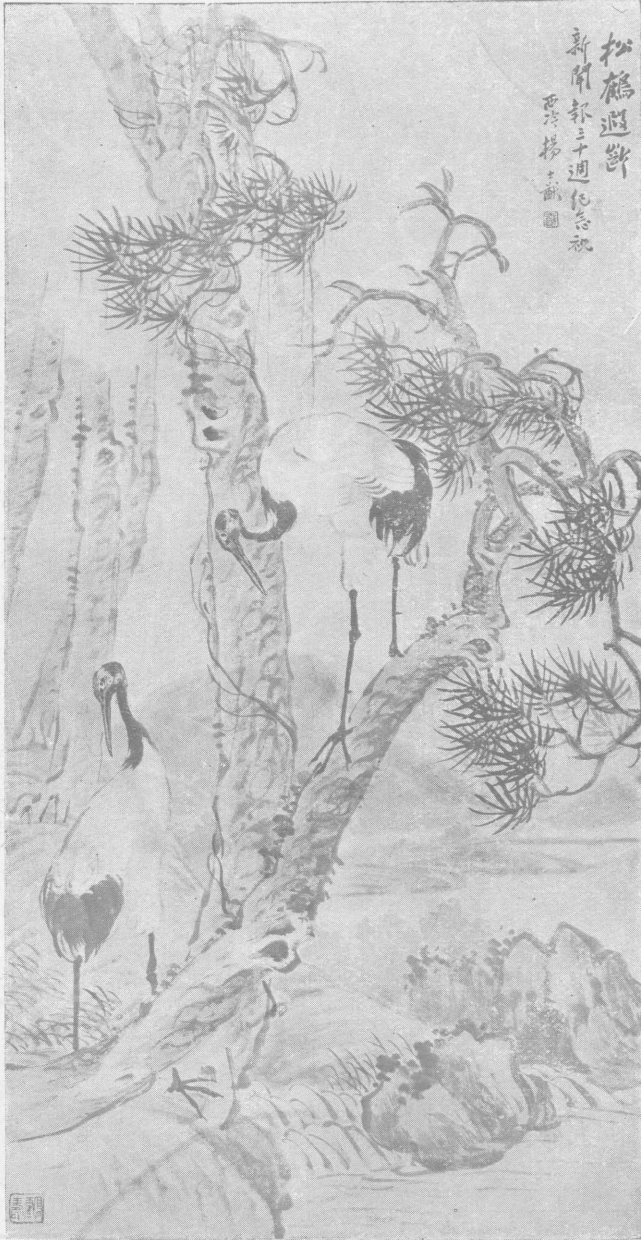


空山溪見古時月老對
 獨先天下春
 壬戌仲冬楊遠

松鶴遊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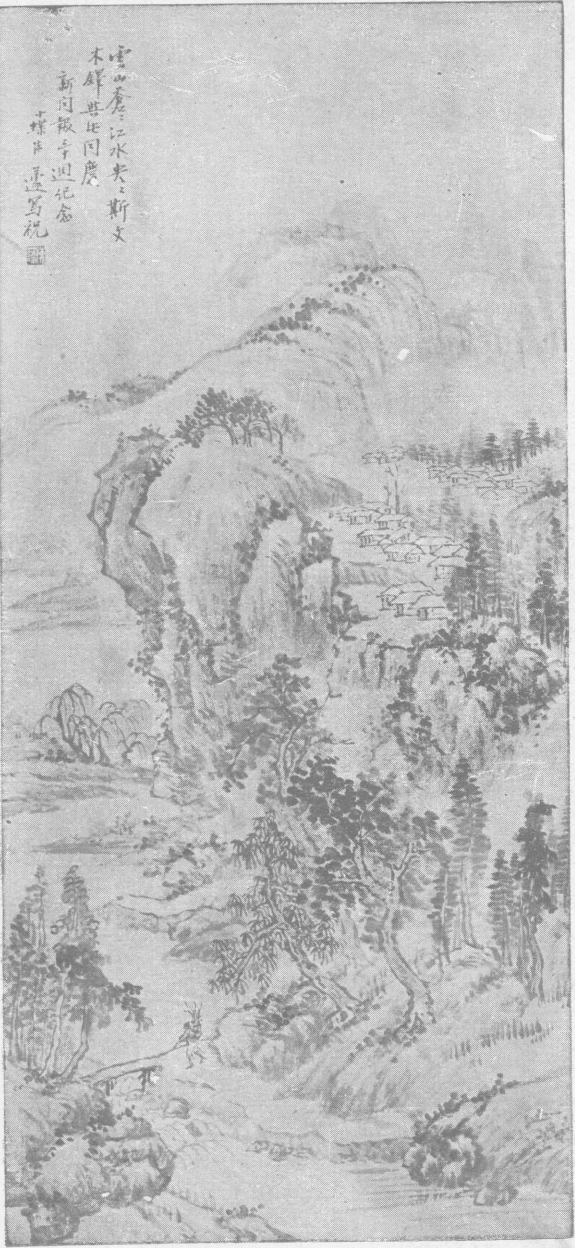
新聞報三十週年紀念

西澤揚十郎圖



西澤揚十郎

望山麓江水夾之斯文
木鮮甚此同慶
新河報寺迴化念
十梓月蓮寫祝





不遠萬里不辭勞瘁
為之新蜀報
新蜀報
張快斗



閱戶芳書圖
 東華直書天下事願為真格費中
 壬戌冬臘月上澣寫祝
 新聞報館三週紀念
 滬江張在崑



真精神

丁悚畫祝

新聞報三十周紀念



披荆斬棘
 文明始基
 努力進取
 振揚國光
 新聞報
 三十週年
 紀念
 左泉畫祝



南山松柏

恭祝
新刊報
三十年
紀念
壬戌臘月
星馳
繪



星馳 本報三十周年紀念

星馳

新現在之
新聞報

聞之年十
報新前五

新聞報館

新聞報

新聞報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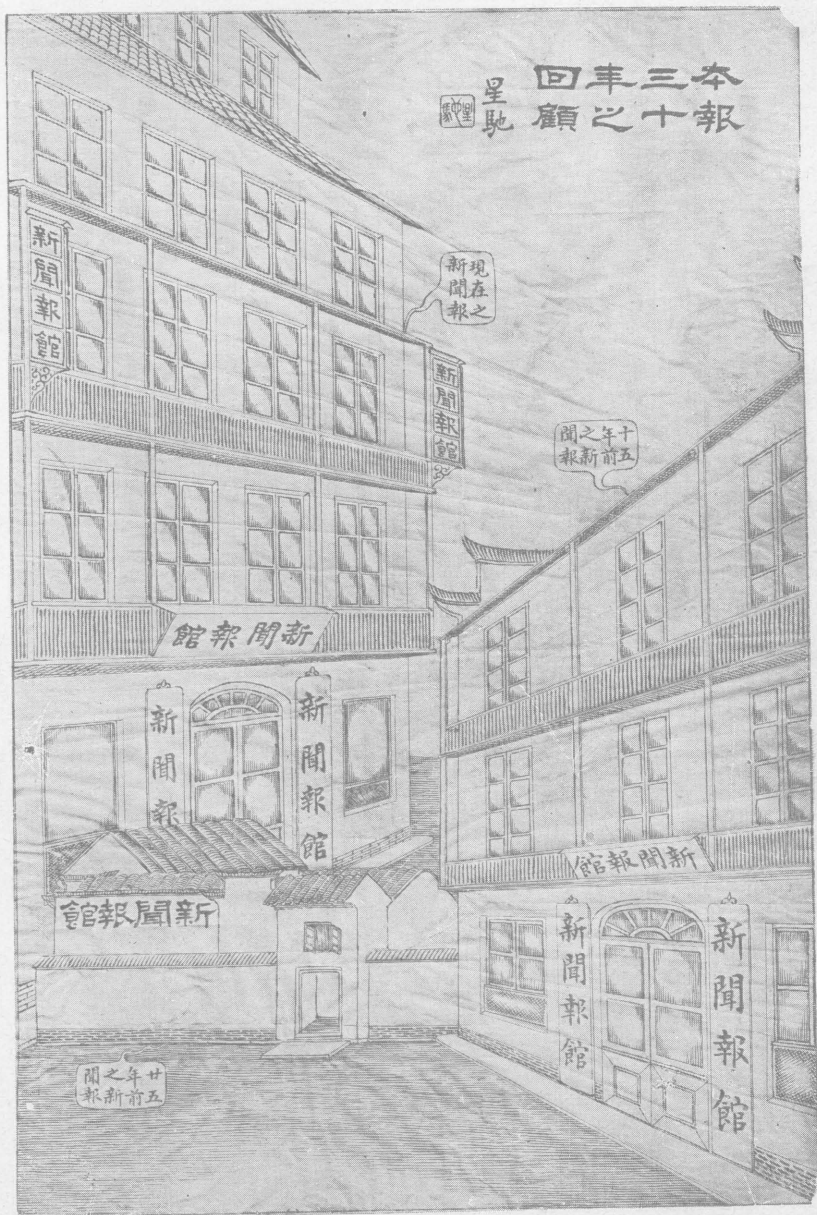
新聞報館

新聞報館

新聞報館

新聞報館

聞之年廿
報新前五



歷史

新聞報三十年之事實

新聞報。係前清光緒十九年癸巳元旦出版。由華商組織。為私人公司。公推華盛紡織廠西人丹福士君為總董。裴禮思君為總理。華商中張君叔和亦在焉。公司後漸解體。丹福士君遂獨為主人。英人裴禮思君為總理。郁君岱生以收支而兼主筆。總校蔡君紫緜。專撰論說。張君笠江。沈君仍千。等為校對。活版部主任為李君善生。印刷部主任為吳君銀海。旋郁君因事告退。另延袁君翔甫為主筆。孫君玉聲為本埠編輯主任。而以沈君仍千為總校。先後延趙君萱甫。葉君吟石。李君谷生。為編輯。梅君幼泉。許君子華。郭君慶培。顧君幹臣。等為校對。至收支一席。先後改用袁君貽穀。洪君麗生。沈君馨甫。張君笏卿。戴君訪梅。辦理。發行部為李君君樑。廣告部為卓君寶堂。光緒二十五年己亥。丹福士君因事破產。所辦日報先已押給某公司。美國公堂判將報館交歸該公司辦理。以清債欠。後六月為福開森先生購得。時先生為南洋公學監督。任汪君漢溪為總理。光緒三十三年閏四月初十日。即西歷一千九百〇六年六月一日。改組公司。乃照香港法律註冊。以福君為公司總董。克拉刻君為副總董。其餘董事為朱君葆三。何君丹書。蘇君寶森。民國五年丙辰三月二十九日。即西歷一千九百十六年五月一日。英公同解散。改組美國公司。照特來佛省法律註冊。即今之新聞報公司。此本報緣起及接辦經過之情形也。宣統二年。總理汪君漢溪。因事告假一年。由莊彝仲君任總理。旋汪君銷假。復任總理。其初總編輯為金煦生君。另延姚君伯欣。孫君玉聲。葉君吟石。為編輯。張君康甫。許君子華。梅君幼泉。為校對。張君籟雲為繙譯。倪君士清為會計。李君君樑。沈君仲珊。宋君清臣。辦理發行。陳君兆棠。李君文斌。管理定報。汪君雨三。辦理廣告。旋調發行部。以倪君清泉為廣告主任。朱君光亮。王君蓮。辦理活版部主任。為管甄生君。民國元年壬子病故。由陳由庚君繼任。陳君服務十年。於民國十年辛酉仲冬十月病故。由錢佩紳君

接充。三十一年乙巳。金煦生君出仕鄂省。主筆政者姚伯欣君。任編輯者文公達。楊千里。張鐵民。談善吾。諸君。繙譯為顏仲山君。庚戌六月。姚伯欣君病故。張鐵民君為總編輯。張繼齋吳叔子二君為編輯。繙譯為黃國英君。三年辛亥。張鐵民君辭職。適金煦生君因湖北起義回申。復任總編輯。民國二年癸丑冬辭職。張繼齋君為編輯主任。金劍花。吳叔子。張叔通。周夢熊。諸君為編輯。張繼齋君因病辭職。李伯虞君任總編輯。張鐵民。嚴獨鶴。許東雷。孫彌卿。倪瀾深。張秋聲。諸君。稍繼為編輯。六年丁巳。本埠編輯張秋聲君辭職。先後有郭步陶。張嘯山。陳也梅。汪逸修。余哲文。汪企韓。陸華村。王定九。諸君。繙譯黃國英君病故。後繼任者先後有甘作霖。何聯第。金伯雄。張夢九。史久成。王調生。諸君。插畫一門。係癸丑年添設。主任為馬星馳君。會計自倪君病故後。延王式毅君為主任。倪樹良君。周伯如君。輔之。文膺為邱君。毓珊。沈君茗柯。吳君漢成。庫房兼庶務為馮君楚卿。收發處為查江源君。黃壽平君。稽核處主任為王修予君。佐以翁耕莘。汪澤生。馬銳伯三君。壬戌添闢經濟一欄。主任為徐滄水君。編輯為朱義農。徐裕孫。馮子明。諸君。推廣部主任為石瑞清君。佐理陳康壽。吳仁壽二君。此本館各部先後之各職員也。庚申春。因公司事務殷繁。添設協理一席。即以汪伯奇君充任。同人等接辦之始。宗旨即以經濟獨立。無黨無偏。對於言論主持公道。不為威脅。不為利誘。廣延人才。推廣銷數。報章內容力求豐富。先就蘇浙內地長江一帶。推而至於邊省。次第設立分館。分銷處。計前後成立者五百餘處。國外如南洋羣島。及各國都城。各大商埠。訂閱者亦數千戶。由每日銷報五六千份起。逐年遞增。至近年。日銷幾及十萬份。查接辦之始。本報行銷蘇浙及長江一帶者。承銷人不甚得力。極為困難。自延程君寅生為本報特派員。親往各地察視情形。次第設法添設分館。分銷處。逐漸推廣。至今成效大著。則程君之力為多。原有印報機陳舊。不適於用。因陸續向美國購到最新巴德式二層。三層。四層。輪轉印機。共四部。該機能力。每部二小時可出報約十餘萬份。上海各報館。得改用輪轉機之益。實自本館啟之。光緒三十四年。購地於本埠英租界三馬路東。自造五層洋房。宣統元年。新屋落成。全部遂即遷入。即今漢口路十九號是也。廣告一項。已亥收費歲僅萬元。自本報銷行日廣。各商業知廣告效力至偉。紛紛

送稿屬券。近來廣告。幾占報幅十之六七。本報則自三張起。漸增至五六張。或多至六七張。歲入刊費。幾及百萬元。此項收入。除本館一切開支。暨股東官紅利外。所有盈餘。館員皆得分潤。民國九年。添設照相製版部。專製銅版。鋅版。鉛版。及各式照片。各種鉛字銅模。以應各業之需要。繼又添置新機。鑄製各項新式銅招牌。聘用名技師監造。並名書家備書各體字樣。任人選擇。定價低廉。以資提倡。主其事者。爲周君珊寶。沈君頌岡。蓋本埠以機器製造銅招牌。唯本館一家始倡耳。此本館業務逐年進行之實在成績也。至本年復添國外通電。冀以世界新潮流趨勢之消息。貢之國家社會。爲自謀發展之一助。是本報之職志也。

祝新聞報三週十週年紀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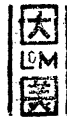
紅屋

美國金黃煙葉

十分清潔



大美煙公司



◎ 上海商務印書館概略

■ 本館創立二十七年資本金五百萬元總館總廠設上海分館設各省埠計三十餘所分廠一所設北京總廠占地七十餘畝職工三千人一切設備管理均採新法待遇工友規定極優並附尚公學校及養真幼稚園等教育機關

■ 本館雖係經營出版印刷事業然為發達教育促進文化起見除編印教科書及其他各種圖書承接印件外並特聘專門技師監製儀器文具標本模型印刷機器體育用品教育玩具活動影片等項所有出品無不精益求精力圖進步又創辦函授學社英文算學國語等科藉輔學校教育之不逮

■ 關於出版方面則提倡新文化與保存國粹並力進行各學會各大學叢書及各種古書業已刊行多種本年五月復有英漢雙解韋氏大學字典出版為字典之空前巨著續藏道藏經悉為我國孤本數千卷之巨籍現均發售預約將次第影印矣又特製國語留聲機片於國語統一之前途有莫大效益

學制現經改定本館依照新學制編輯學校用書已出多種其餘亦於極短時期內陸續出齊

聲 共 聞 如

中國
始創不二價百貨大商店

先施公司

本公司
 實集資
 本七百萬
 元開張二十
 餘載統辦世
 界各國日用物
 品搜羅齊備花
 色趨時招待
 週到價錢克
 已諸君
 光顧無任
 歡迎

日進廣告公司製圖



大前門香烟

為新年最佳禮品



大前門香烟為人人最歡迎
 之上等香烟茲備新年特別
 裝璜之大前門香煙為
 諸君作新年禮品之用

英商
 駐華
 英美烟公司啓

有限公司



營 業 項 目

普通保險
簡易保險
幼孩保險
特別幼孩保險
存銀保險
特種存銀保險

總 公 司

上海
四川路 香港路 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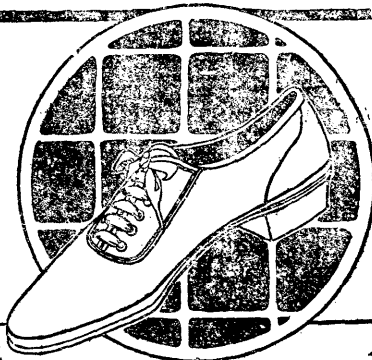
金 星 壽 保 險 公 司

本公司資本百萬元開辦九年
保額總數已達三千餘萬
內外設立分公司分局一百
餘處營業日增信用日著成
績具在無俟贅言茲將營業
項目開列於後以供衆覽凡
百君子盡興乎來

上 海

鴻 順 祥 皮 鞋 號

雀毛翻鞋
門售函購
無任歡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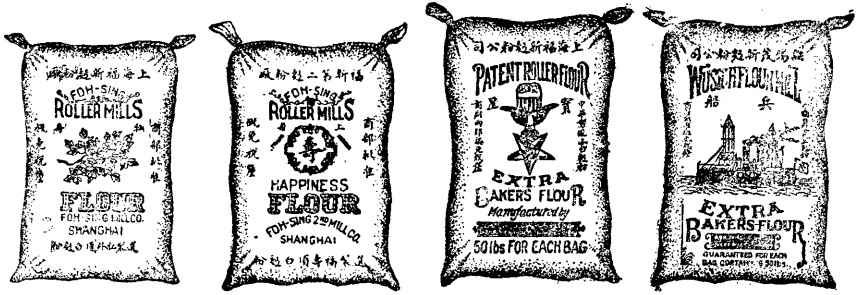
上等材料
名師監製
各式皮鞋

電話中一五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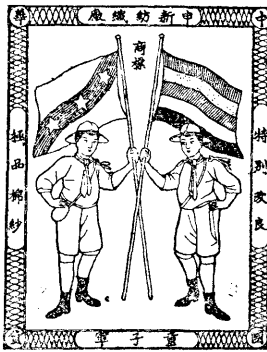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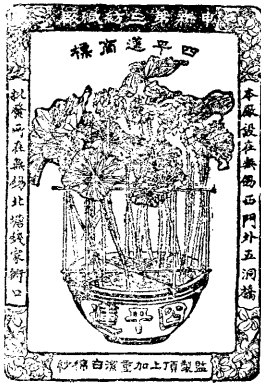
電話中一五七

第一發行所五馬路 第二發行所法大馬路

確 聞 見 亦 正 論 言



標 商 粉 麵 新 福 新 茂



標 商 布 紗 新 申

本公司本實業救國之旨專營麵粉粉紡織兩業二十年來推廣不遺餘力截至現在計麵粉項下有茂新廠四處福新廠八處極每日夜機器之能力可出粉八萬餘包用綠兵船綠寶星紅藍福壽紅綠牡丹諸商標紡織項下有申新廠四處凡紗錠十四萬支布機一千六百台用人鐘飛馬童子軍四平蓮諸商標敢告愛用國貨者共鑒微忱羣相惠顧

福新
茂新
申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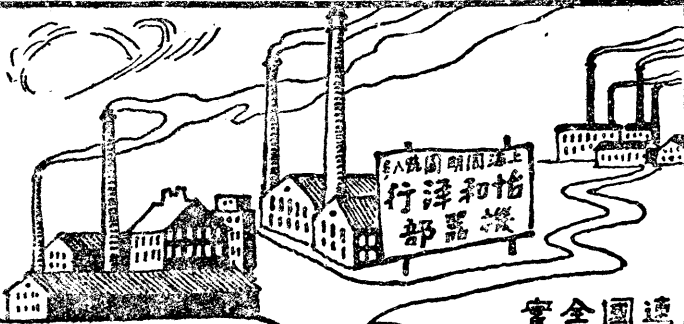
總公司啟

江西路五十八號

電話中央 一五三八
二五三六
六〇九三
九三三

電報掛號 五三九九

新樣花而精發闡



適醒呀！
國家強盛
全在振興
實業呀



本行統辦各種機器
如紡織機透名目繁
多麵粉機等並聘有
專不勝枚舉並聘有
如蒙垂詢竭誠歡迎

上海國明路八號

怡和洋行

機器部

機杼一新

建國方略

近來國民心理，一致要求得一個有計畫的政府來建設民國發皇政治。這建設的政府，就是任大總統對審中國政治。社會情形，外改東西各國建設方略，城或十年心力著述成的，實為改造中國的偉大計畫。全書分心理建設、物質建設、社會建設、國家建設共四卷。前三卷可隨會建設，去年在廣州印行，不月完全。國民皆有改造國家之責，應當速購一冊。本局再版，合訂一大厚冊，凡屬以實研究，國家建設一卷，當出版時，告全書三卷前分三冊釘裝，洋二元四角。現三卷合釘一大厚冊，裝定價大洋一元五角。裝大洋一元門售八折。

民智書局發行

行址上海寶山路馨德坊七號



逢月一號開獎
詳章承索即寄

本會辦理迄今已逾三載，蒙各界加入，現會已達二萬餘人。辦理完善，信用卓著，無待自贅。茲特將優點摘左，俾有志儲蓄者知所適從焉。

- 儲蓄最穩 ● 利息最豐
- 獎金最優 ● 抵借最便
- 得獎最易 ● 協助最誠
- 給獎最速 ● 待遇最厚
- 還本最早 ● 辦事最捷

東萊銀行廣告

本行開辦以來業務日見發達，信用昭著，設總行於青島分行濟南、上海、天津、大連，其他各大商埠均有特約代理。匯兌機關異常靈通，以及定期活期存款各款，收買國內公債，兌換各國貨幣，所有交易無不公道如蒙惠顧，極誠歡迎。

總行 總理 成蘭圃 經理 呂月塘

上海分行設在英界河南路天津路轉角五〇七號

經理室電話中央二四六九

營業室電話中央一七七四 四三九三

電報掛號五四九〇

中華民國製糖公司

事務所在 南京路一 二六號馬 五山公司 三樓製造 廠在吳淞 泗塘河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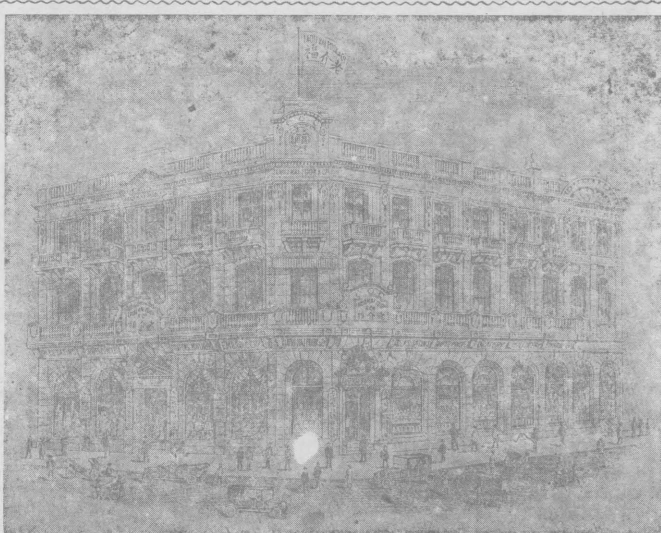
聞 未 所 聞

上海九
江路河
南路口

老介福綢緞洋貨局

電話中
央三三
四八號

本局開設上海垂將百載專辦寰球各廠名機綢
緞精工顧繡新異廠緞紗羅華葛歐美呢絨時式



花邊有美皆臻無奇不備貨真價實中外馳名素
蒙各界稱許凡荷光顧無任歡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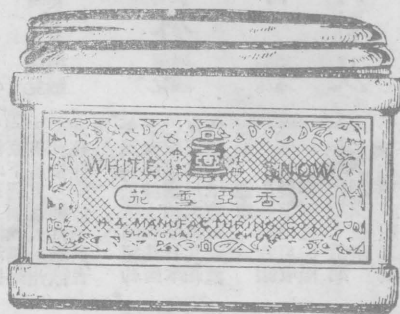
香亞公司
化妝品
葯品

金鐘



老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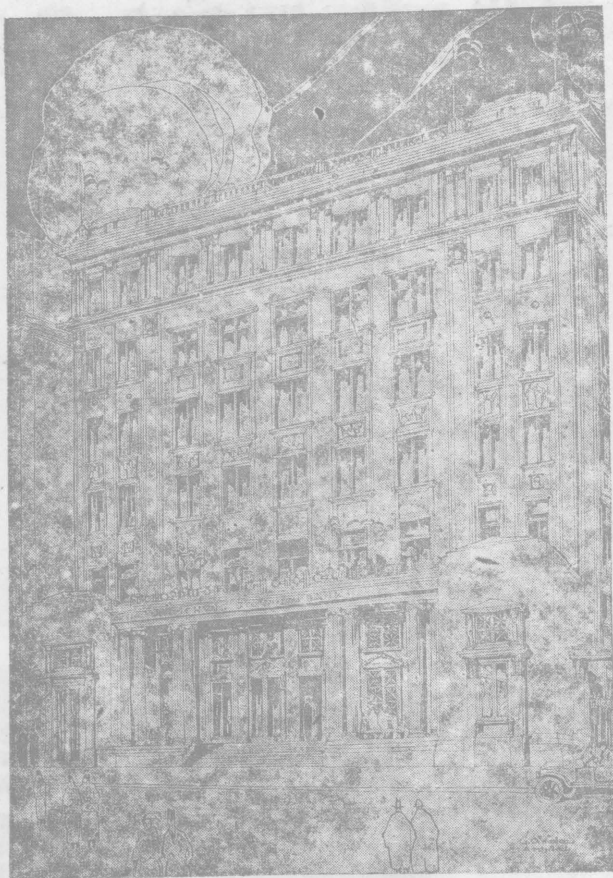
各洋廣
貨店均
有經售



祝新報聞十三週年紀念

上海中孚銀行新建築

在仁記路二十七號



中孚銀行廣告

本行額定資本一百萬元 業已收足一百五十萬元

公積金 十八萬元

國內匯兌

天津北京上海漢口
南京下關鎮江無錫
安東廣東蘇州
揚州清江浦蚌埠徐州
杭州寧波紹興香港

國外匯兌

英國倫敦美國紐約
舊金山波士頓法國
巴黎德國柏林日本
東京神戶大阪其
各國大埠均可通匯

存款

定期 通知
往來 凡各國金銀
存款均利息從優

押款及放款

定期 活期
透支 往來
普通特別志願三項

儲蓄處

本外埠均可備有
靈巧儲蓄盒存戶
以隨便領用

各種信託業務

代理國內國外
證券股息票款
取費極廉

總行設在天津法界

分行設在北京前門大街路口

祝辭

(以來稿先後爲次)

頌新聞報三十週年紀念文

宋漢章

原夫報紙之要素。首貴乎消息之靈通。記載之翔實。始能歷久不磨。發揚光大。與日俱增。而後望無窮也。溯我國報紙之發行。始於光緒中葉。最盛之時。在民國鼎新之際。而此仆彼繼。大都等於浮雲朝露。惟新聞報翹然傑出。創始於前清光緒十九年。迄今已三十年矣。歷時愈久而銷數日增。令譽益彰。此無他。其消息靈通。記載翔實耳。故能風行一紙。博中外人士之歡迎。我知司筆政者。用心良苦。締造艱難。其盛名非倖致也。更有進者。新聞報尤注重商業。近更專闢經濟新聞。舉凡中外金融之消息。百業貨價之漲落。無不朗若列眉。一目了然。實足以助實業之發展。商務之興盛。利國利民。厥功尤偉。故商界尤爲歡迎。試就滬上大小百業商店而觀。無不家置一併。滬上如此。他埠可知。其銷數之推廣。自能執報界之牛耳。而後來之希望。更無窮也。漢章不文。未能罄述所懷。聊綴俚言。以誌紀念。而爲他日發達之左券云爾。

頌辭

唐文治

中華民國十二年二月十九日欣值

新聞報館三十週紀念。行慶祝禮。盛哉。竊維元會運世。隨天道爲轉移。視人事爲增進。易之爲道。乾坤否泰。陰陽剝復。革去故而鼎取新。消息進退之機。遠筮於數百年。近徵諸數十載。

貴館創立於光緒癸巳。出版以來。風行雷動。聲施爛然。洋溢於中邦。膾炙於大陸。占驗時數。已成一世。由上而推。天道人事之遞嬗。遞變者在於斯。由下而推。天道人事之愈演愈新者亦在於斯。尺楮之間。往古來今。莫非可徵。可鏡之歷史。且以激勵風俗。陶淑人心。化荆棘爲坦途。挽狂瀾於既倒。豈第輸進文明之雅化。發抒富強之政策而已哉。爰作頌曰。

秉彝好德。厥惟烝民。四海為家。蕩蕩平平。誰毀誰譽。直道而行。春秋是非。激濁揚清。無偏無黨。必信必誠。敦崇道德。作之干城。颯颯電掣。萬彙由庚。紙貴洛陽。千秋振聲。

上海新聞報出版三十年紀念誌盛

張軼歐

滬江之濱。報社林立。伊惟新聞。允推巨擘。取材既宏。立言不襲。適人之鑠。史官之筆。閱時成世。流光一瞥。功在倡導。與年俱積。遐邇歡迎。聲譽洋溢。敬祝前途。不朽盛業。

上海新聞報館三十年紀念

吳景濂

萬目爭觀。卅年成世。責在立言。道資救弊。本其天職。用造時勢。積久彌光。漸進益厲。公論日昌。文明先例。

祝辭

余日章

上海新聞報創始於癸巳歲首。迄今壬戌。適滿三十年期。締造艱難。因時進步。如導揚文化。博採方聞。闢經濟之新聞。助實業之發展等等。皆能順應潮流。裨益民生國計。故能一紙風行。名播九州。而勿替茲值。貴報出版。適屆滿三十年之期。瑞日初長。良辰幸值。追維既往。揚歷史之芬芳。奮勵將來。扶神州於不遠。謹祝 貴報日就月將。滬水湯湯。與之俱長。

新聞報三十週年紀念

王正廷

吾國日報萌芽於海上。而海上報館之先河。惟新聞報繼申報而起為最久。中外人士徵信紀實。必於是求之。新聞報之創始。於前清光緒十九年。至今蓋三十年。此三十年中。凡關於國際大勢之變遷。如中東之役。拳匪之亂。日俄之爭。歐洲之戰。以及巴黎和會。華府會議。諸大端。凡關於國內大勢之變遷。戊戌變政之後。而厲行專制。而預備立憲。而建改民國。而洪憲帝制。而回復共和。以及南北意見。黨派倚伏。軍閥興仆。諸事蹟。其終始紀載。班班可考。非新聞報而莫屬。此外報館。若者申其正論。若

者偏於黨私。若者盛於一時而較於一日。若者初宗正誼而漸易其素衷。其視新聞報爲何如乎。吾嘗論天下之事。不受外界之侵犯。不隨潮流爲轉移者。惟公理而已。凡事皆然。報界爲輿論代表。尤當力持而不做。新聞報同人。惟始惟終。不磷不淄。堅持此誼。能巍然爲報界明星。豈異道哉。吾謹以公理戰勝。祝新聞報永久之紀念。

上海新聞報三十年紀念祝詞

熊希齡

光緒中葉。新舊之交。言靡事雜。百喙羣器。貴報特創。志砥狂瀾。崇論閎議。口瘡音曉。
卅年一世。滄桑再易。帝制既傾。陵谷殊跡。百折不摧。陽秋之筆。絕海飛行。不脛不翼。
民國十稔。輿論紛絲。是朱非赤。眩亂氓蚩。陽秋之筆。導世之師。發揮光大。爛矣聲施。

新聞報館三十年紀念祝詞

太原總商會會長王玠

五洲大通。競爭日烈。競爭利器。新聞專業。崑崙屹屹。大江悠悠。山川文物。
名著寰球。繫維民俗。素稱鋼鐵。何以啓迪。崇論閎議。於戲貴報。暮鼓晨鐘。
標新領異。振曠發蒙。締造經營。歲歷卅載。蒂固根深。商民永賴。

上海新聞報館三十年紀念頌詞

趙炳麟

蓋聞賸賦矇誦。昌言興日贊之思。左史右監。薄海仰風聲之樹。用是輶軒下探。隨太史以陳詩。因之木鐸周徇。進適人而闡化。伊古文明之大啓。固由言路之宏開也。概目周厲監謗。害更甚於防川。秦政愚民。刑乃及於偶語。繼後世雖有腹心之寄。以臺垣分任喉舌之司。而仗馬寒蟬。終鮮梧桐之噉。鳳神羊獬豸。已同荆棘之棲。於此而欲本發聾振聵之懷。寄筆伐口誅之任。自宜以報館爲其後盾。而輿論實有先資矣。懿惟

上海新聞報館諸君。發善提心。運廣長舌。創始於前清光緒癸巳。迄今民國壬戌。卅載於茲。萬流仰鏡。擬生公之說法。石韞點

頭。同溫燭之燃犀。物莫遁影。牖民智則南針惠指。披竹簡以縈青。司筆政則東壁分光。映蒲編而耀綠。公非公是。不虛月旦之評。人海人山。羣仰星輝之燦。固宜洛陽紙貴。爭購三都。團扇畫成。羣瞻萬樹矣。炳麟曷趨遠阻。駒隙徒拋。念匹夫有責之詞。推大道爲公之義。願假中流砥柱。障百川而東之。好同斗極光輝。引衆星而北向。立言居不朽之三。遑問年華似水。文行爲四教之首。相期日月中天。謹貢燕詞。聊抒葵向。頌曰。

天眷中華。遺有椽筆。喚醒睡獅。載道以質。三十年來。表裏如一。願祝文星。光耀雲日。

上海新聞報三十年紀念的感想

蔣夢麟

我們中國新聞界的老朋友新聞報，今年三十歲了。我們中國在這三十年中，發生了多少歷史上所未曾有過的大變故，我們的老朋友是親身經歷過的。

經過這三十年來政治社會的大風浪，新聞報何以能巍然獨立，享繼續不斷的盛名呢？因他有一個繼續不斷的政策，就是察看事實，說老實話，因此他能繼續不斷的得社會的信仰。

林肯說『你可以愚萬人一時，也可以愚一人萬世；却不能愚萬人萬世。』若聞紙確是有愚弄社會的能力，但只能愚弄一時罷了，決不能永遠愚弄過去的。

新聞報的聲譽，是有一種代價得來的。不是因爲他有三十年的存在，實是因爲他有三十年說老實話的成績。說老實話，是取得社會信仰的代價。

上海新聞報館三十年紀念頌詞

沈鈞業

瀛海萬國。事變日異。消息溝通。繁賴文字。滬瀆形勢。梯航如雲。風行一紙。揭櫫新聞。
民治萌芽。文化潮流。政術商業。博采芻蕘。國之明星。民之導師。欽仰卅載。莊肅致辭。

新聞報三十年紀念祝詞

田步蟾

繫維我國。矯矯亞東。三十年前。猶渾噩中。貴報誕降。輸進文明。型方訓俗。屬慧啓氓。董書史筆。禹鼎溫犀。風行海外。譽遍歐西。卅週紀念。歷久彌堅。爰祝貴報。億萬斯年。

上海新聞報三十年紀念頌

王家襄

中華民國十有二年二月。值滬上新聞報館建設周三十年。編輯諸君子以書叙其創造之緣起。與經過之事實。徵文海內。將以發皇其志業。昭示於來茲。甚盛事也。爰為之頌曰。

歐化東漸。輿論森嚴。視聽民瞻。東有啓明。西有長庚。報列如星。滬水洋洋。萬國觀光。於焉發皇。提倡共和。新聞居多。武漢揚波。沐月浴日。史魚秉筆。褒貶謹密。如轂轉輪。推陳出新。歷三十春。民困於兵。呻吟不寧。孰解其醒。國瀕破產。補救雖晚。尙有可挽。止戈爲武。根商莠買。筆歌墨舞。天一以清。國一以平。鼓吹休明。再三十年。絕後光前。闢新紀元。爰紀其功。爰銘爰頌。永世無窮。

新聞報三十年紀念祝詞

高凌霨

歇浦之濱。報社林立。舳舻貴館。夙稱巨擘。應有盡有。日新又新。周諮博訪。據實直陳。導揚文化。提倡實業。衆庶悅豫。羣情協洽。詞傳東馬。筆重南狐。虞箴遺鐸。受頑訂愚。月旦萬言。隨馳一紙。筆路椎輪。權輿癸巳。卅年成世。盛舉煌煌。垂千百禮。日進無疆。

祝詞

虞銘新

莽莽神州。維禹之績。於萬斯年。厥德允迪。古人立言。佑啓是關。昔韓推孟。直禹之攀。方今赤縣。久云蠲蠲。救焚拯溺。賢者忍忘。新聞有報。屈指一世。

祝辭

論必準道。詞不鬪麗。亦且文化。賴其導揚。贖者以振。弛者以張。用是鴻著。不脛而走。紙由飛貴。觀或恐後。所望明達。益旨淬勵。俾茲奕禩。永荷嘉惠。

新聞報三十年紀念祝詞

方悌

新聞事業之重要。識者所公認也。一紙風行。不脛而走。其主持清議。指導輿論。輔助教育。警覺國民。改造社會。伸張國勢。諸大端。皆新聞記者應盡之天職也。若上海新聞報者。則兼而有之。可謂盡善盡美矣。故無論其關於政治教育實業社會外交之新消息。或韓國內新聞。或載國外新聞。皆能適應世界之潮流。啓迪羣倫而感化。又每見其變動全國風雲。震驚環球觀聽。其言論之價值。其勢力之偉大。閱者類能道之。願吾國新聞界之中心。且在滬上。滬上新聞紙如新聞報之久享盛名。誠不愧為吾國新聞界之巨擘。今值三十年紀念之期。悌雖不文。亦聊綴蕪詞以祝之曰。

大報出世。鳳鳴朝陽。毛瑟十萬。新聞一張。風行海內。施於遐荒。流遍消息。翔實精詳。飽經世務。卅載星霜。輿論代表。報界棟樑。改造時勢。勇進知方。移易政俗。義正辭莊。藉作喉舌。士農工商。宣傳文化。飛流詞章。利權保障。持論激昂。民權扶植。人道發揚。國權擴大。國力發皇。筆參造化。國賴富強。千秋萬歲。邦家之光。

上海新聞報三十周年祝辭

張默君

新聞紙為代表民意增進民智之機關。於社會具有默化潛移之勢力。其職責至重。其功效亦至偉。是以宗旨必尚純正。態度必取穩健。持論必期弘遠。新聞必貴敏確。威武不能屈。利祿無由動。夫然後乃能製造健全之輿論。無忝於監督政府指導國民之位置。而常為社會教育之前驅也。反是者則失其新聞紙之價值。甚而下之。致為政黨所利用。資本家所操縱。顛倒是非。任意毀譽。則其弊也。適足為人羣之害焉。故歐美社會。對於新聞記者。有無冠帝王之諺稱。而視國者每視新聞紙之隆替。論

社會之盛衰。良有以也。吾國新聞事業之發軔。數十年耳。舉有價值之新聞紙。固以海上爲最。而新聞紙之最早者。當數申報。而在三十年前。其已萌芽巍然。與申報比肩。嶄然特起者。厥惟新聞報。一紙風行。無遠弗届。至今遐陬夫士。市井暨僧。其於海上各新聞紙。猶籠統目之曰「新聞報」。於是新聞報之在國內。幾不啻爲海上各新聞紙之代表。而按其所以能廣遠於羣衆者。蓋不僅以注重新聞之敏確爲前提也。其宗旨之純正。態度之穩健。持論之弘遠。與其無偏無黨不激不隨之精神。既已難能可貴。而於涖濱商界。尤能準情揆實。靈通其消息。以作凡百營業之圭臬。尤有裨勞動之人生。允足以副其神聖之新聞價值焉。矧歷年既久。其內容尤能隨時勢潮流而進步。濡染於國人心目者甚深。感動之力。至偉且溥。遂蔚然爲社會化之新聞紙矣。茲距創刊之時。已三十載。執事諸君子。回溯既往。引睇來茲。乃舉紀念盛典。以爲斯報壽。國中讀者既愈衆。其內容亦彌刷新。今後將益發揮其創造之可能。盡其對於國家社會之職責。以導揚文化之孟晉。蓋可知也。謹辭以祝。拭目以俟。

祝詞

浙江省立甲種農業學校校長陸海望

無形者公德。有象者文章。易熾者黨私。難逃者正義。是以董狐直筆。千秋留良史之馨。孔氏正名。百世仰春秋之作。誰謂立功立德。其效不在立言耶。

貴報創設海濱。銷行國內。誕生於專制盛行之日。言論未獲自由。發展於共和告竣之時。政亂迄無寧歲。目觀滬京各報。輿滅相循。斯其締造艱辛。不言可喻。而

貴報卒能愈演愈進。聞譽漸彰。月異日新。規模丕振。推因果相關之理。知銷場堆廣之原。非徒眈勉同心。後先淬厲。實由才知浩博。順應潮流。無惑乎一紙風行。博中外士庶之歡禱。卅年木鐸。臻國家富教于無形。然政局飄搖。朝不保夕。士風澆漓。昔不如今。新道德未見完成。舊倫理幾歸撲滅。治安失策。補救爲難。士而憂時。能無嘆息。貴報負導揚職責。爲言論機關。際此橫議風生。亂靡有定。主持正誼。力挽頹風。抖擻精神。增高價值。吾於

貴報有厚祝焉。

頌詞

湖北實業廳廳長謝石欽

粵自適人分職。采及風謠。孔子作書。意存褒貶。耕田鑿井。快聆老父之歌。含舊謀新。愁聽輿人之誦。知民心之所向。斯治理之無常。在昔已然。於今為甚。維斯報之發軔。際有清之中衰。四國交侵。三邊咸震。藩輔失懷柔之義。致致戎心。海疆之綏靖。方遑招狄難。時則南風不競。東人多謀。孟浪出師。倉皇備戰。分節鉞於九帥。號令莫遵。昧布置於三方。策應無定。舳艫相接。笑孟德之寡謀。艤櫃如飛。恨世忠之失算。遂使血濺遼海。屍坑長平。存堅則投鞭斷流。周瑜則因風縱火。劉公島上。遍樹降幡。太子河邊。盡臥枯骨。魚門懸冑。既罹蜂蠶之毒。鶴唳驚心。益深虎狼之懼。將驕卒老。情不如人。堅甲利兵。協以謀我。渤澥無一簣之防。津沽失重離之障。望甘泉之烽火。塵里為墟。來漁陽之鼓。擊山河頓異。於是幣輸金帛。地割燕雲。敵壘紛屯。邊防盡弛。訪馬援之遺蹟。垂涕不遑。問箕子之遺黎。傷心何限。丁茲厄運。獨發讜言。賈誼策以治安。韓非抒其孤憤。懷西風於鱸膾。但覺愁秋。聞北洛之鶉啼。只深憂世。秉筆論政。作民喉舌。仗義陳詞。為國南董。迄今星彩物換。時過境遷。建周召之共和。起湯武之革命。人言可畏。巷議無傷。民口難防。鄉校尤重。矧學術之幼稚。兼工藝之萌芽。端有賴於發揚。更宜資其提倡。是以比良班馬。兼麗卿雲。有口皆碑。不脛而走。成三都之賦。紙貴洛陽。著七略之篇。名高天祿。此則吾謀不用。秦豈無人。周禮猶存。魯未可量者也。茲逢紀念之日。敬致鉛槧之祝。如庖丁之中窾。要遊刃有餘。數花甲而計春秋。歷年剛半。振衰起儒。國尚可為。察往知來。世方多難。莫辭任重於鼎。好招赤縣之魂。但願筆大如椽。頓醒黃梁之夢。

上海新聞報館出版三十週年紀念

奉天看教育會

大報出版。卅稔於茲。春秋之筆。褒貶無私。金聲玉振。喚起睡獅。振興教育。餘力不遺。提倡實業。挽回漏卮。歐風美雨。急起直追。國利民福。端賴於斯。抒詞頌禱。萬古永垂。

新聞報三十年紀念詞

胡鼎元

聞之天下有不朽者三。立言其一也。大報出版迄今垂三十年。其中關於誅亂賊。無義戰。多本春秋之意。大義微言。昭示天下。是不必筆之於書。已足爲百世師矣。他如啓迪民智。提倡自治。扶植文化。敦促和平。與夫農商工業。又無不各視其現狀。因勢利導。以圖發展。是其功殆有過於古人之所謂立言也。吾人不禁於此三十年之經過。進而爲此三十年後之希望。凡昔之言論所及者。務求貫徹主張。以期至適合之程度。則此三十年爲不負矣。願大報其圖之。

新聞報三十年紀念祝詞

徐果人

新聞報三十年紀念，要我做篇文章。我本來也是新聞界的過來人，這分義務，自然不能諉卸。中國的報紙，比較二十年前，已經進步得不少；然而最有價值最有希望的報紙，老申報以外，還只有新聞報一家。我這句話，並不是把全中國無數有價值有希望的報紙一筆抹煞，我是完全根據了現在的狀況，和經過的事實說的；我把理由說明，列位便知道我不是替他們胡吹了。

新聞報第一種長處，在經濟能够獨立，不要仰仗人家的扶助。大凡一種報紙，要完全保持他言論的自由，這個條件，是不能不具備的。現在的中國的報紙，可以算得美不勝收；各報館主持筆政的人，有智識有道德的，也自然不在少數；然而因爲經濟不能獨立的緣故，不能不借助外界的金錢；一拿了人家的錢，言論的自由，就不期然而然要受一部分的限制；這句話，大概業新聞事業的人，總大家承認的罷。新聞報營業發達，向來年有贏餘，這是一種彰明較著的事實。歐戰以後，紙價飛漲，因爲銷數獨多的緣故，受的影響不小；然而寧可加價，不會在軌道以外生發一個大錢；現在營業狀況，不但不減當初，并且英法德美，都有特約專電；魄力的雄厚，可想而知了。

新聞報第二種長處，在從來不和國內任何黨派發生關係。我還記得民國八年，某黨炙手可熱的當兒，大規模的聯絡

報館；我曉得新聞報的記者，胸有成竹，婉詞拒絕，始終沒有捲入漩渦。新聞報還有一層可敬的，就是在江蘇方面，一切的記載論調，也不牽入黨派漩渦，始終超然自立，絕對不受任何方面利用。這種精神，在我國現時輿論界上，是極可敬而且極可寶貴的；能够長此不變，真要算全國獨一無二的有價值報紙了！

我所說的兩點，不是我一人的私言，凡是常看新聞報的人，差不多全能够承認的。新聞報有了這種良好基礎，將來的營業和聲譽，一定能隆隆日上；再過十年二十年，不知更要發達到什麼田地？我私心禱祝他，將來勢力發展，能够做我中國的泰晤士報；那不但是新聞報的榮譽，并且就是中華民國的幸福了。我祝中華民國萬歲！新聞報萬歲！

恭祝上海新聞報三十年紀念

廣德鄭敦慈

海上肇基三十年矣。柱下之文。洛陽之紙。擲地有聲。風行萬里。追維創業。草昧經綸。泊乎中葉。錯節盤根。惟其紀事。博採繁徵。惟其立論。鑑空衡平。故歷久而鞏固。駕各報以超羣。允宜發聾振聵。受社會之歡迎。世局滄桑。幾興幾廢。砥柱狂瀾。此真國粹。甲子半周。山河並礪。霞蔚雲蒸。日新月異。猗歟休哉。千秋萬歲。

上海新聞報三十周年紀念

樊子鎔

上海一埠。襟江帶海。得風氣之先。聞人達士。薈萃於斯。故文化之積衍。爲最深。而輿論之發達。亦最早。報紙者。宣揚輿論之急先鋒也。方今通都大邑。報社如林。而回湖筆路。藍縷之功。不得不推上海爲策源地。更不得不推新聞報爲此中巨擘。屈指刊行伊始。以泊今茲。星霜易三十度矣。飽經世變。於時政之得失。社會之利病。瞭如指掌。而慨乎其言之。抉董筆以爲文。奮鐸鐸以警衆。千秋月旦。一紙風行。三十年來。進而彌勇。洵乎燦明星於世界。示南針於人羣。故其壽命愈永。其銷行愈廣。其聲譽亦愈隆。比者國內之亂極矣。魑魅魍魎。白晝嬉人。幸有正確之輿論。辨明公是非。爲之燃犀鑄鼎。暴之於世。以張正義。障川挽

瀾斯焉是賴。新聞報之巋然為中華新聞界泰斗。良非偶然也。主其事者。猶未敢以是為足。淬厲經營。猛進不懈。將來之發揮光大。正未有艾。際此卅週紀念。蓋猶是新鋼初發耳。繼自今。精進無量。傳遍五洲大地。行見終古不磨。與世長存。垂諸百千萬年。而無極也。是為頌。

祝詞

黑龍江省議會議長梁聲德

維茲貴報。啟迪最先。當彼清季。力挽狂瀾。肇興民國。功著九邊。振聳發聵。根本先賢。為警世鐸。是醒時篇。歷三十紀。勳莫大焉。爰貢祝詞。億萬斯年。

祝詞

杜棟華

懿歎貴報。輿論巨擘。一紙風行。卅年綿歷。為天木鐸。為國道人。觥觥闕論。睿睿直陳。茲逢紀念。廣集衆思。無棄涓滴。斯成澗淄。不文如予。亦辱雲箋。爰貢燕祝。敬附芸編。

祝詞

顏惠慶

繫維言論。守職符天。艱難締造。於今卅年。時勢變遷。日新月異。不有匡導。必至廢墜。扶世翼教。通商惠工。是在作者。為國効忠。一秉直筆。無偏無黨。正誼明道。而不矯枉。崇閎是式。明達羣推。染翰飛文。四海聲馳。

上海新聞報館三十年紀念祝詞

湖北教育廳廳長宗彝

卅年一世。用宏取精。政期革奮。議務求新。淬厲進行。堅持不懈。覺世牖民。亦越共和。聿更國體。大聲伸傲。追蹤歐美。文明啓化。鑿甲半周。日新富有。

東漸於海。

泮奐優游。

上海新聞報三十年紀念祝詞

南昌總商會會長盧芳

羣言淆亂。國是糾紛。主持正論。有溫新聞。惟我新聞。報界泰斗。議議名言。

膾炙人口。自清末造。以迄共和。扶導社會。裨益孔多。屈指紀年。已三十餘。

歷世彌光。加披雲錦。方今時局。黨派互爭。橫流滄海。險象環生。所期貴報。

大聲疾呼。無偏無私。直筆董狐。翹首申雲。海天萬里。永作南車。風行一紙。

祝詞

代表國民。主持輿論。社會警鐘。外交後盾。毛瑟三千。報界司令。卅年紀念。薄海同慶。

祝詞

俞 燮

夫所貴乎報紙者。貴能通宣中外政俗商學各方面之真相。人之耳目喉舌意思胥寄之。是故新聞務取其正確。評論務取其和平。殊未可以欺偽參之。黨偏存之。更以機械的為之也。然求能適合以上所云而無間者。唯新聞報其庶幾乎。端由綜理新聞報業務之人。能清白乃心。堅定宗旨。而其所倚重之各部份職員。又復能貫徹主張而左右之。而無怠無忽。此其所以能漸推漸廣。銷售自五千份而至於十萬份。而猶未有艾。不亦宜哉。茲值新聞報三十週年紀念。爰綴數言。藉表欽仰之意云爾。

上海新聞報館三十年紀念祝詞

甘肅教育廳長賈續緒

今之世何世乎。天地冥晦。道德淪胥。牛鬼蛇神。儼現形於白晝。貪狼封豕。競奔突於通衢。禮義既潰。其防廉恥於焉盡喪。四維不張。國何以立。今之時何時乎。南北讎視。同國顯割鴻溝。鷓蚌相持。彼族將為漁父。況戶闔亦分城壘。近撓元首之權。節使虛與羈縻。遠掣中央之肘。甚至閩潮政潮學潮。時喧闐於耳鼓。軍警匪警外警。日接觸於眼簾。邦本動搖。枝葉奚附。為救時計。非藉言論機關。末由潛息隱禍。然求諸國會。國會之坐席未煖也。徵諸庶民。庶民之輿論紛歧也。無已。其以報館為樞機乎。雖然。報館之久。視乎主政者之賢愚。蓋未可易言矣。修詞貴立誠也。詭譎者排衆議以求奇。其弊也。矯道聽者徇私說而無擇。其

失也。濫縱天吳紫鳳。補綴成文。而烏有子虛。羌無實際。其難一。樹論毋偏執也。五雀六燕。務持其平。加膝墜淵。奚昭公允。迺予奢所在。恒涉黨私。溺愛則權奸可匹。伊周。偏憎則顏回化爲盜跖。其難二。眼光貴遠大也。事必統籌全局。效不徒爭近功。削節披枝。何關本計。東鱗西爪。終失全神。倘無借箸遠謀。總屬扣槃警說。其難三。事理務折衷也。南北既限馬牛。中西自爲風氣。閉門拒客。固涉拘墟。舍己芸人。亦傷根本。襲歐化之皮毛。失廬山之面目。得失不辨而自明。其難四。吾國報館蹈此者多。宜其年命促如朝槿。消歇速於曇花。無有持久立於不敗之地者。洵如

貴報之莊嚴璀璨。九萬里不翼而飛。三十年懸旌如故。暨癸巳而迄壬戌。可謂極一時之盛矣。吾聞三十年爲一世。貴報舉行紀念。禮也。非妄也。行見壇坫宏開。海內諸君子。簪筆恐後導揚盛美者。不知凡幾。鄙人學識孤陋。不足語作者之林。蟬噪蟲吟。曷能鋪張揚厲於萬一。第貢區區於左右者。惟冀

貴報扶國脈於罔替。策治安於久長。燃溫燭之犀。形窮百怪。秉董狐之筆。論定千秋。是非勿謬於聖人。始終務堅其銳志。揭午日以長明。昭茲來許。望申江兮迢遞。敬獻祝詞。

上海新聞報館三十年紀念之喜

施肇基

偉哉明星。獨開正軌。義溯湯周。風齊歐美。秉春秋筆。記勳記言。卅年成世。又一紀元。
大道玄黃。天擇物競。歷劫不磨。與化同進。我來西海。載瞻龍光。何以爲祝。輿論之王。

新聞報館三十週紀念祝詞

施肇基

世衰道汨。否儻沈淪。賴厥報界。司是鐸人。海上新聞。獨樹一幟。如振法螺。揭糞大義。
溫犀燭怪。禹鼎鑄奸。闡幽表微。砥墨針頑。不壓而馳。無風亦靡。快觀爭先。價重洛紙。
卅年成世。幾閱桑海。隨五色旗。齊放異彩。願壽祝語。翼翼綿綿。岡陵悠久。垂萬億年。

上海新聞報館三十年紀念祝詞

嚴修

悠悠淞江。文物是昌。輿論之樞。德音允臧。經始宏規。歲日癸巳。於今卅年。價重洛紙。自強不息。殫見洽聞。健筆獨扛。百斛龍文。為國董狐。三代之直。馳譽兩戒。為天下式。三十日壯。取譬諸身。無災無害。與天同春。戢影津沽。綿綿遠道。馭水一方。臨風頌禱。

上海新聞報三十週年紀念

浙江省教育會李傑

歲在壬戌。適上海新聞報三十週年之期。致書徵文於予。予不文。何敢貽弄斧之譏。雖然。人羣藉以進化。國家資以文明者。厥惟報章。

貴報在吾國。其平日宗旨正大。議論恢宏。指導社會。促進文化。洵可為報界之明星。予雖不文。其終可無言乎哉。爰為辭曰。

臺臺新聞。納民軌物。浩浩民氣。資以宣鬱。洋洋議論。如山嵬嶮。泱泱中國。昭茲黼黻。

我所希望於新聞報者

于右任

▲新聞報三十年紀念

▲祝新聞報此後益光大

新聞報三十週紀念之日。來徵詞於余。余自前清末葉來。為新聞事業中之一人。前後十五年。屢蹶屢起。以迄民國二年。當時言論。尚存人心。撫今追昔。良用自慨。蓋新聞事業。欲其入人之深。必先自持也久。如治學然。進無極境。輟則全棄。國之人士。每以出版年月。為評論新聞之準則。意雖偏。亦可見社會心理之趨向矣。新聞報之創辦。於今三十年。在中國可謂久矣。此年以來。益復孟晉。發揚光大。自在意中。夫報紙為傳遞文化之利器。指導社會之南針。盛衰之運。關於民族國家。非一人之事。則當此新聞報三十週紀念之日。凡為國人。皆願致祝。而況有志於斯事如余者哉。雖然。無實之祝。不如物之言。新聞報既立此

宏基矣。又將何以益霑大惠於人羣耶。

國之主體實惟民。民所要求莫如生。凡古撻伐歌頌之所由作。胥爲民也。哀樂恩怨之所由發。胥爲生也。離爲人羣謀福利。天下無可立之功矣。離爲生活導泉源。天下無可立之德矣。離德與功。天下無可言之政治矣。無可發之公論矣。報紙公論之所寄也。社會之所聽從也。報紙而言不及於民生。則又孰能言之。報紙而不爲貧者謀生弱者謀存。則又孰能言之。國門以內。無爲民生之言。則強暴橫恣。公道絕滅。如狼之突。如虎之據。蕩蕩神州。將有長林墨草之窟。且不見所謂民。更罔恤所謂生矣。此中國前途大可憂之專也。新聞報爲社會信仰之報紙。亦即社會所倚以爲禍福者。且營新聞事業。亦無能自外於民生。吾知其必能岸幘振轡以起矣。

共和之國。何由實現。實現於民權。民固自有權。專制政體攘之。民有權而無權矣。僞共和政體攘之。民又有權而無權矣。專制與僞共和。攘奪民權之程式不同。結果無異。僞共和且尤甚於專制也。當武漢義師之起。海上新聞界。助義師惟恐不及者。何爲。蓋深惡夫專制也。何深惡夫專制。以專制之攘奪民權也。然則又將何以處僞共和耶。又將何以處利用僞共和之人耶。雖然。此乃力爭民權之義理。而非實現民權之方法也。吾言苟止於此。必有起而質者曰。人盡知民權之宜爭。而不知民權之如何而爭矣。曰。民權之如何爭。歐美均已先吾而行之。在中國言革命。國人所畏也。歐美當時如何而推倒專制。如何而推倒僞共和。則又國人所愛慕者也。在中國言實現民權之方。國人所不信也。稗販於歐美。謂瑞士之制度若何。美國之制度若何。則又國人所愛慕者也。新聞報取精用宏。即不欲爲中國人之言。倘能時蒐世界民權之典章。與力爭民權之信史。以饗國人乎。

自有外交以來。吾國失敗。幾由不幸而成爲慣例矣。弱肉強食。所損失者爲國家。所受辱者爲民族。國家苟有獨立之民族。斷不爲民族受辱之國家。民族間苟有互相尊重之交情。外交上斷不至受不平之待遇。吾國外交之不幸。即吾五大民族之奇

恥也。近東之事。紛糾未已。誰實爲之。而至於此。民族間之不平也。華僑被逼。時有所聞。誰實爲之。而至於此。民族間之不平也。欲睹今後之世界和平。當謀世界之民族平等。此在侵凌弱小已成習慣之國中。尙有學者大聲疾呼而起。而況身經患難之國人乎。新聞報素能以愛國勉人。國離民族無由立。則於民族平等之鼓吹。當亦義所不辭者也。余愛新聞報至深。故不覺言之甚切。泰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高。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新聞報諸君。淵淵有度。倘能就己具之宏規。以耀輿論之大光乎。是爲祝。

上海新聞報館三十年紀念頌詞(并序)

許沅

上海之有新聞報館。三十年於茲矣。一紙風行海內外。爭先快靚。甚盛事也。然溯其日新月盛之由。實緣宗旨純正。不涉黨私。早處於超然地位。以立本報基礎。當商戰劇烈時代。提倡實業。挽回利權。助國家富強之圖。以啟發商民智識。復能默審時勢。順應潮流。故雖值國體變更。外界激刺。卒能主持輿論。貢獻社會。爲中外人士所信仰。宜其爲上海報界之巨擘。推行日廣。而聲價日增也。詎不偉歟。而回思

貴報自創辦以迄發達。已閱一世。向非

福開森博士識燭幾先。提挈有道。

汪漢溪先生與諸同人同心毅力。因時進行。歷久不渝。其初志未易蹉此。茲值

貴報三十年紀念之期。特誌一言。以仰景企。爰爲頌曰。

申江各報。實首新聞。蜚聲廿載。偉矣鴻文。歐風東來。爭重商戰。提倡振興。速於郵傳。

國體驟變。運起共和。新潮順應。贊助實多。名滿亞洲。遠及歐美。日新又新。聞風興起。

祝新聞報三十週紀念

許建屏

報紙曷乎貴。以其爲輿論之代表也。國民之喉舌也。吾國以往之種種報紙。蔑論其久者。暨者遠者。近者。其果足爲輿論代表否乎。爲國民喉舌否乎。歷來閱者。必能有以評判之。毋待記者之嘵嘵。第一。綜覈其名實。則可以爲輸進民治之利器者。在今日固含新式之新聞事業。而未由也。三十年以來。報紙之銷路。日見其推廣。組織及內容。亦日見其複雜矣。然以比例的觀察。一爲細按其程度之升降。夫固可合中外各報之神髓。而約言其區別也。

三十年前。世界報紙之篇幅。泰半限于政治之刊布及表示。以故政事之新聞。政局之評論。盈篇累幅。一若不憚其詳。且盡焉降及今日。此種報章。幾在淘汰之列。而不足使閱者注目。蓋時勢之趨向。固與人民心理之趨向同也。國家之舊政體。既逐漸消滅。則人民之新思潮。自逐漸膨脹。新陳代謝。理有必然耳。舊式報紙。既歸淘汰。則可以代新社會之輿論者。將一變而爲新式之報紙。其組織與內容相異之點。一則專注重于政治之刊布及表示。而一則將分重于實業。工藝。商務。文學。美術。宗教。女權。體育。社交。法律。等等。推而至於一切常識。及於人類有絲毫關係之事。靡不羅而致之。以貢獻于一般普通國民眼簾之下。然則自有此種變專門學識而爲常識之新式新聞。以爲傳播民治之利器。而予平民以機會。得非常之智能。使國中弱者。無知者。不幸者。窮而無告者。咸得日讀其論說。間接受業於世界先覺之門。以陶鑄其德性。薰沐其智才。擴其見聞。充其志願。增進其學識。而完全其國民應有之資格與程度。種因者如彼。而收果者如此。功效之宏。實莫乎其莫向也。彼教育一端。僅爲少數人之專利。而於傳播民治之工力。誠滋藐焉。

上海新聞報館。創始於清光緒間。迄茲剛屆三十年。近數年來。自從事於提倡新式之新聞。其內容斤斤以鼓吹實業。工藝。商務。美術。諸大端。誠有如記者所謂可以爲輸進民治之利器者。質諸閱報諸君。當亦不以記者之言爲誇且諛也。自茲以還。諸執事而能實求其爲新輿論之代表。新國民之喉舌。以爲吾國新式之新聞家作模範。則記者尤馨香祝之矣。

新聞報總公司三十年紀念頌詞

南京分館

洗沈神州。狐鼠憑陵。不有正誼。盡表勸懲。唯我新聞。獨樹一幟。無黨無偏。宣揚民志。扶翼世教。崇德闢邪。提倡實業。願力有加。卅年成世。日新月異。進步是隨。忝承榮譽。

新聞報三十週年紀念

張維鏞

陰霆四塞。明晦難分。世風日下。道德皆淪。彼狐與鼠。肆野憑城。人懼水火。輿論誰伸。憶廿載來。報日新聞。秉董狐筆。掃千人軍。主持正義。不倚不傾。移風易俗。激濁揚清。提倡教育。蔚起人文。圖強企富。商業競爭。為國之鑑。魑魅潛形。卅週勝紀。略貢微忱。國基日固。咸與維新。

上海新聞報館三十年紀念祝詞

甘肅省議會議長慕壽祺

民國肇基。逾十稔矣。天地閉塞。日月晦冥。南北水火。溝久割鴻。遠蕪風雲。勢成爭鹿。冠裳土木。政府徒擁虛名。跬步荆棘。徧地無非流寇。內訌外患。相逼而來。上恬下嬉。救時無術。當此蝸蟻沸羹之際。尚為燕雀處堂之謀。危矣哉。今日之時勢也。於此而欲大聲疾呼。醒睡獅。夢覺於方酣。喚國人靈魂於已死。扶將亡之道德。絕而復續。張欲墜之國脈。隕而重蘇。舍報社其奚由。願吾見今之為報社者矣。陽主公道。陰狗黨私。伐異袒同。高下無難易位。是丹非素。予奪豈有定評。此一蔽也。徧私之向背。隨勢力為轉移。一人也。前夷廉而後躰貪。一事也。昔瓦毀而今玉全。勢在則導揚。運去則醜詆。此一蔽也。甚至舍己徇人。不惜斷鼻續鶴。炫惑夷俗。強神禹而裸身。顛倒衣裳。雖仲尼而可毀。貌彼之似。遺我之真。此一蔽也。又或放言高論。仿鄒衍之談天。裨乘無徵。從子瞻而說鬼。襲日兄月姊之謔言。信父帝子耶之誕論。非夸則妄。厥咎維均。乃曾未幾時。而旗色為之頓黯。又未幾時。而鼓聲為之不揚。是一朝菌之晦朔也。姑臈之春秋也。且苑暮枯。其奚足怪。迺貴報社竟歷三十年之久。巋然獨存。是必捐除諂弊。而有持久不敗之道存乎其間矣。前驂既厲。後軫方遁。卜世卜年。曷有既極。矧上海為吾國商賈之尾閭。人文之淵藪。東西瀛僑舍雲連。不數建章門戶。大小西奇書霧列。何殊仙府瑯環。搜秘不窮。取

材自富。倘能持之以正。運之以恒。質諸天地。可同終始。從此凌霄直上。扶搖九萬雲程。正如瑞日長明。普照大千世界。此則鄙人望責歎之。浦舉白墮之轡。而日夕額手以祝之者也。

新聞報三十週年紀念祝詞

吳應圖

立言貴平。述事貴新。卅年積累。一貫經營。日增月盛。流布風行。及今造詣。言論大成。中外咸仰。社會所傾。人文所萃。並世耆英。筆宗良史。鐸稱適人。猗歟盛矣。莫之與京。後之隆盛。甯僅令名。方周一世。以頌以欣。

新聞報三十週年紀念祝詞

謝永森

大啓文明。造端翰墨。民智之樞。輿論之鵠。其新孔嘉。有聞必錄。木鐸警心。金鏡刮目。一紙風行。萬方化遠。三十日壯。洋洋發育。

恭祝上海新聞報三十年紀念頌詞

長沙總商會會長左學謙

有物降生。申江之濱。不脛而走。無翼而鳴。轟轟烈烈。日盛月新。屈指疑年。歲周三旬。回溯幼穉。朝氣崢嶸。泊乎壯盛。騰實蜚聲。如花正開。若日方升。瀛海內外。觀聽一傾。八千椿壽。九萬鵬程。前途未央。益譽增榮。

上海新聞報三十年紀念頌詞

沈寶昌

孰鑿昆明。見此劫灰。大鈞迭圮。紅羊有胎。莽莽神州。吁其圯矣。茫茫瀛瀛。挽其止矣。百家之說。一閱之市。滄風裏聖。撥非求是。學說斯端。風教斯美。大雅扶輪。於焉不毀。主張綱維。其在清議。無縱詭隨。無矜岸異。衆濁揚波。衆醉醒醒。豈惟喪我。嗟彼泣歧。論壇樹幟。筆陣掃軍。卅年於此。

祝辭

實冠其羣。滔滔懸河。廓理衆紛。號號震雷。駭走聚蟲。載欽其人。載誦其文。低徊往復。渭樹江雲。

新聞報三十周年紀念頌詞

張靜廬

皇皇貴報。靈犀一角。輿論界中。有孰與若。不偏不黨。惟實是登。麟經狐史。斧鉞在握。不隨湯湯。寧爲謬謬。環五大洲。盡人所索。霖雨之施。其行磅礴。三十年來。不假顧撲。懿矣休哉。前途曠邈。奚斯之頌。於是作。

祝詞

黑龍江省教育會會長蒼明順

新聞家之要義有二。曰正。曰大。曰持久。惟其正大。故能不偏不黨。代表輿論。惟其持久。故能指導政府。喚醒人民。吾國報界。自清季以來。僣於權勢者有之。惑於金錢者亦有之。囿於黨派。攻伐異己者有之。爲軍閥政客之護符。專事阿諛者亦有之。其能不偏不黨。發揚正誼者。蓋寥若晨星矣。其他刊版未久。瞬息輟業者。隨在而有。究其實。上無補於國。下無益於民。更不足語於新聞家之列矣。上海新聞報館。創始於光緒癸巳年。歷三十寒暑。以至於今。其堅忍耐久之毅力。足以風示海內矣。而此三十年中。指摘以府。不屈不撓。發表政論。不黨不偏。洵報界之明星。輿論之代表也。鄙人不文。遠處邊徼。茲際新聞報館三十年紀念之盛。用呈鄙悃。藉表祝忱。

大哉貴報。創始首功。當清季之黑暗。獨旭日而東昇。感神州之夢夢。獨嗶嗶而雞鳴。苦口良藥。爲國民之針砭。正言讜論。作輿論之先聲。指摘弊政。直言而無隱。宣揚民意。發憤而振聵。不偏不黨。於今卅載。壯哉新聞。艱苦有恒。願祝自茲以往。輸我民國而無窮。

祝新聞報館三十年紀念

樹周馬維楨

大業由艱難而出。辦一事。苟或不能持以定力。誓以決心。一遇挫折。便及時引退。或悠忽以將。而不求進境。一聽優勝劣敗之

天然淘汰。皆必至一事無成也。茲者貴報屆三十年紀念矣。徵文到僕。僕何能文。惟念前乎此若干年中。輿論界或以攻訐太甚。而不免於嚴譴。或以畏懼太甚。而又不免噤若寒蟬。甚哉其言論之不能自由。然以戊戌政變。而有息皇篇作。詞婉而諷。調停清廷骨肉之間。一時頗爲僉誦。迨至庚子。兩宮西狩。海內鼎沸。謠詠繁興。內之乃情殷獻替。促政治之改良。外之期絕人覬覦。抒正當之言論。迨及辛亥。武昌義起。清鼎遽革。其時以破壞易而建設難。嘗大聲疾呼。力勸各方屏棄一切。同心協力。維護大局。計由專制而入共和。前後十一年間。忽焉謀稱帝。忽焉謀復辟。野心選舉。廉恥喪亡。軍閥囂張。國無寧宇。馴至工商不振。民盛生機。以迄今茲。雖勸戒努力息爭之文。連篇累牘。而迄不蒙嘉納。於是又創設經濟新聞。以期指引海內各資本家從事農工商實業。力圖根本救國。此三十年中。以僕見聞所及。而特述其崖略如上。夫新聞事業。與年俱進。撫今思昔。得毋嘆當日之簡陋。固遠不若今日之精進乎。然而星霜卅易。豈一蹴所能幾。百折千迴。固經營之匪易。如何指導社會。如何拯救國家。萬緒千頭。後此之責任彌重。抑黨私不涉。信用必將愈堅。是三十年前爲萌芽時代。嶺茲三十年後。其庶幾不畫地自限。而益能日進無疆。俾英京之泰晤士東鄰之朝日。不能專美於前歟。願馨香祝之。

祝詞

李宗鄴

上海新聞報館創始迄今。歷年三十。司筆政者都通人碩士。凡百記載。非止採聽風聞。亦復嚴爲取去。加以持論正大。不激不隨。俾言者無罪。而聞者足戒。要非偶然也。茲屆紀念之期。有徵文之啟。如鄴不才。安足以表彰萬一。願有不能已於言者。民國肇建。十有二稔。武人政客。把持朝綱。局部多蠻觸之爭。閭閻呈凋敝之象。分崩已兆。統一無期。誰生厲階。至今爲梗。在專制時代。猶可歸罪於一人。今者五族共和。人民實爲主體。是則發揚民氣。監督中央。不得不有賴於貴報者也。財政紊亂。瀕於破產。剔除弊竇。開濬利源。及今圖之。豈遂無策。是則督促議院。杜絕漏卮。不得不有賴於貴報者也。三代之教。首重明倫。晚近時髦。略染歐風。非孝離異。視若尋常。風俗日偷。廉恥道喪。是則主張人道。力挽澆風。不得

不有賴於

貴報者也。士習囂張。其來有自。五四運動。激於公義。踵而行之。漸軼正軌。犧牲學業。拋擲光陰。優秀如斯。凡庸安仰。是則勸導青年。勉爲有用。不得不有賴於

貴報者也。郵電紛紜。意存標榜。彼一是非。此一是非。紫色奪朱。鄭聲亂雅。黨禍亡國。實由於此。是則主持清議。屏除讒言。不得不有賴於

貴報者也。若夫勸學。訓農。通商。憲工。諸大端。

貴報已言之。且屢言之矣。復何待不佞之贅言。謹祝

貴報萬歲。

大中華民國萬歲。

祝詞

陳冷

報紙者。天下之公器。苟涉於私。則其行不遠。然欲不涉於私。不爲一種人所利用。則其至要之根本。在報紙之能自生活。所謂報紙之能自生活者。即以報紙營業所得。足以供給報紙之費用是矣。然其事豈易言哉。必積數十年之日月。與數十年經營者之奮鬥。然後其報紙始有能自生活之望。今者新聞報。自開辦至今。已屆三十年矣。其營業亦已入於能生活之域矣。成爲公器。以增羣衆之幸福。是所祝而禱也。

祝詞

岑春煊

新聞報三十年紀念。徵文及全願頁片言。聊以誌祝。新聞報爲海內最負盛名之報紙。發行之多。殆冠南北。清末以來。報業大興。而起仆無常。或萎靡弗振。新聞報獨峙經營。日新月進。因致今日之盛。此無他。治其事者辛勤弗懈。而言論獨立。復有以

維繫其信用故也。夫三十年之歲月。不爲短也。自新聞報誕生之日。國家內政外交。已開空前之變局。故新聞報三十年之紀錄。不啻中國近代史。而以其非政府機關及政黨機關也。故不啻爲一部平民所著之中國近代史。其成功之道在此。而所以可祝可感。亦在此也。雖然。報紙天職。爲指導社會。故貴立於時代趨勢之前。高瞻遠矚。涵養輿論。非只以紀載社會現狀爲事。今者世界改造。國難方殷。國民所需於報紙指導者日繁。以新聞報之信用。而更努力進步。勉負新時代之大任。則前途光榮益無涯涘也。余雖衰老。願與海內愛讀新聞報者同祝之。

上海新聞報三十年紀念頌詞

張佐漢

吾國新聞紙。足與於世界輿論機關之列者。只滬上新申各報。功在社會。無庸贅述。茲屆新聞報三十年紀念。謹抒積感。預祝前途之發展焉。吾國自共和成立。倏已十週。所希望者。百不獲一。殆如生物蛻變。未躋完成時期歟。姑就社會上應積極鼓吹者。敬爲陳之。

(甲)特殊勢力之消滅方法。亂中華民國者。非軍閥財閥之貪心所致乎。欲除其慾心。非迫之化私爲公不可。歐戰而後。新成立之國家。如新德意志之憲法遺產限制。勒爲專條。誠有鑒於社會生計原理。欲養成平等自由之國民。非加以救正不可也。返觀吾國。武人劫政索款。如匪徒之綁票示威。政客投機。不惜賤值輕售。凡所以謀私利者。強半爲子孫作牛馬耳。西哲黎特氏言。口中食須從額上汗換來。固與東方倫理相脗合也。必明文有限制專條。庶南北軍閥不至據人民主權所屬之土地。永作私有之財產。而依草附木之政客。亦不至屢以貪墨敗行矣。蓋明示之標的。則慾心自消。利與義相消長。謀利者去。陳義者自來。政治一途。自有清明氣象矣。

(乙)社會黑暗的改造方法。自冒牌之新文化說起。一班青年趨之若鶩。誤解享樂主義。而驕奢淫逸。敗德日彰。利用者認諛爲活動的進步。風紀盪然。倫常乖謬。中國舊儀式之束縛稍減。而中國道德之真義漸亡。長此不改。將使社會上均置人格

二字於腦後。羣衆相與。惟利是圖。慾性上之利己心。拓大。社會上之公共事業難成。真浩劫也。改造時代。固不可消極自饒。視公民應享之權利。為毫不關己。一聽宵小把持。亦不可菲棄道德。謬信奢能進化。沾染末流惡習。致害及家國。宜由公民組織財政審查會。行使約法主權。澈底清查。俾財政公開。保持自治精神。更須提倡公民儉德會。復古人恭儉惟德之真髓。社會各種事業。均打破神秘主義之詐術。各界人民自有光明之人格。法定團體與立法機關。自足喚起人民之信仰。而執行所有職權。凡彼擾害人類之惡魔。亦藏身無所矣。當此人格破產時代。非從法律道德雙方並進。急起直追。恐國際共善。與過激潮流。迫在目前矣。大報暢銷全國。發曠震聾。固教育界所仰為全國指導師也。敢陳所見。難補高深。津沽夜寒。呵凍草。此北人不文。尙希斧正。

新聞報三十年紀念祝詞

袁希濤

傳播輿論。世重報章。風氣開先。滬濱一方。曰新聞報。源遠流長。歷三十載。聲譽大彰。消融僞黨。議論光昌。兼聽則聰。無欲乃剛。卅載以前。誕生弄璋。瞬屆壯年。體力堅強。威逾毛瑟。紙貴洛陽。經歷一世。蔚成令望。開創迄今。艱險備嘗。筲路藍縷。漸啟康莊。當今之世。異說譁張。雲詭波譎。正義斯荒。願葆初志。永擷芬芳。脩途甚遠。前事勿忘。由茲進步。以翺以翔。乘十為百。孟晉無疆。敬告僕夫。慎爾趨跲。

新聞報三十年紀念祝詞

上海中華新報記者關中張季鸞

民國五年。余曾任新聞報北京通信事。故於新聞報三十年紀念。較之普通同業。尤不勝欣祝之意。居嘗評論。以為中國成功之報紙。僅有一新聞報。蓋中國有報數十年。興者仆者數百社。而視為一種純粹商業。不假政治之力。不仰人資助。獨力經營。以維持而發展之者。僅有一新聞報。且中國報界之淪落甚矣。自懷黨見而擁護其黨者。品猶為上。其次依資本為轉移。最下

者朝秦暮楚割售零賣。並無言論。違言獨立並不主張。違言是非。而新聞報者。獨能發揮其在商言商之主義。不求津貼。不賣言論。不與任何特殊勢力締結關係。惟憑其營業能力。步步經營。以成今日海內第一之大報。此誠難能而可貴也。抑察新聞報之發達。皆汪君漢溪之力。汪君不問政治。不兼他業。惟專心一志。經營報務。其勤慎精細。久而不懈。全國無第二人。而其編輯部諸君。皆正人君子。勤事勵行。爲同業範。同學李浩然君。自入是報。亦近十年。古有隱於市。隱於朝。浩然乃隱於報社。終年服務。恬退自甘。夫一事業之成功。皆賴主其事者不斷的注其心血精力。積尺寸之功。以成山嶽之大。新聞報之有今日。乃汪君等三十年之辛勤致之。非偶然也。雖然。新聞報在社會之功罪爲何如。吾嘗審思。以爲中國報紙無功可論。惟視其罪之大。小及性質何如。新聞報者。雖不敢言功。而可告無罪者也。新聞報之言論。未必無誤。然非有所私圖。其紀事未必盡確。而絕非故意爲之。換言之。縱有偏而非私。縱有謠言而非自造。滔滔天下。新聞報實勝一籌也。雖然。中國民族方遇空前絕後之大變局。故中國報紙。不久必須經過大革命。由今論之。新聞報之地位。最適於爲革命之先鋒。亦最有成功之希望。蓋報紙性質。一面應作商業經營。一面則對於國家社會負有積極的扶助匡導之責任。新聞報者。第一層已著成功。第二層尚有餘地。蓋今日態度。只爲反映社會一部分之現象。尙少扶助匡導之事。社會白則新聞報白。社會黑則新聞報黑。社會呻吟。則新聞報呻吟矣。社會疲倦。則新聞報疲倦矣。故新聞報於無成見於忠實紀載一層。可謂無負社會。所以大受社會之信任。然只此而止。其奈此混亂之新邦何乎。今者其他報紙。本身基礎。且未鞏固。無可求其改良。深望新聞報以此三十年紀念之機會。另定第二步營業計畫。以應時勢之要求。客觀紀載。愈求其詳。主觀論斷。更期其勇。廣攬專家。分爲部類。一如歐美日本大報之組織。公共問題。必有主張。社會現象。凡百不漏。蓋汪君勿僅自誇其不黨。當發願使中國有智識者俱變爲新聞報黨。新聞報所善者。國民俱善之。新聞報所惡者。國民俱惡之。新聞報所提倡或排斥之事。國民皆提倡或排斥之。然後新聞報可爲中國新聞之大王。國家前途。實利賴之。豈僅吾儕同業之光榮已哉。勉矣汪君。行且于三十五年或四十年紀念時。更載筆爲我東方泰

晤士之主人賀也。

祝詞

鎮海盛炳紀

中華民國建元之十二年。上海新聞報館。有三十載週刊之舉。其總理汪君漢溪。徵文於余。余與汪君交久。又樂新聞報之持論平正。是不可無辭以相賀也。憶余經商滬濱。垂三十年。回溯曩昔。滬上日報。屈指不過數家。華路藍縷。未臻完備。迨國體改革。民氣大張。輿論機關。於焉勃興。益以交通之便。易傳達之簡捷。視聽所繫。瞬息遍布。新聞報本其司鐸之職。責循其漸進之步驟。亦於斯時粲然大備。乃天不悔禍。政局迭變。黨派紛爭。公理黯然。輿論機關。旋起而旋仆者。不知凡幾。其歷久不衰。信仰日孚。而能導教育之進化。促政治之改善。助實業之發展。與夫左右國民之視聽。而發揚國家之權力者。則新聞報外。不可多覩。蓋持論平正。久而彌昌。言必由衷。功利斯溥也。雖然。余猶有說焉。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嘗聞英倫泰晤士報。每發讜論。慎重至再。必內審國情。外度大勢。即訪問傳說之記載。亦必考慮周詳。而後付梓。提倡學術。尤不遺餘力。十年以來。且分門別類。增為特刊。卒致英國之富強。作輿論之砥柱。今新聞報亦有經濟等類之分刊。深望因時制宜。循序以進。擴而充之。以竟立言不朽之功也。抑又有進者。比年以還。世俗澆薄。廉恥道喪。於斯已極。張四維。振頹風。導人民立身之途。培國家元氣之本。以立言而兼立德。是又望於此後之新聞報矣。

上海新聞報三十年紀念頌詞

(集文選) (有序)

夏耐菴

蓋聞音以賞奏。事以頌宣。有非常之人。兆基開業。積數十年。駿發開其遠祥。度宏規而大起。而綴辭之士。不宜者鄙也。慨自叔世。民訛遺黎。偷薄凡庸。固陋寡見。渺聞蔽明。塞聰時有。壅蔽之累。而未寤於先覺。昧道懵學。不亦暗乎。適若鴻生鉅儒。俯弘時務。大雅宏達。必先多聞。開集雅之館。謀不朽之業。發言抗論。振藻於海隅。墨妙筆精。叙意於濡翰。其間經國大業。或能批評。街談巷說。必有可采。舊文新藝。鬱起乎翰林。會意遣詞。無遺乎小說。劇談戲論。成一家之語。方朔枚臯。工形似之言。雖滑稽以取

容亦禁邪而制放。炳炳麟麟。告成大報。元元本本。燦然可觀。都人士女。朝夕觀覽。昏惑能剖。感入密深。而風移俗易。有所補益。其異乎奔競之徒。垂空文以自見。意無是非。言無可否。繁文縟旨。無補於風規。乘時射利。徒冒其貨殖者乎。溯自絲構之初。以迄於今。寒暑環周。將三十載。根深蒂固。其已久矣。比年以來。踵其事而增華。館舍次第。采飾纖縟。九市開場。推而廣之。殊方別區。訓若風行。可謂宏廣矣。矧夫獨鶴朝唳。網絡羣流。飛辯播藻。論列是非。雌黃出其唇吻。朱紫由其月旦。終日經營。筆不停輟。鶩英聲。騰茂實。聲華藉甚。豈虛也哉。今年吉日良辰。揆既往之前跡。究人事之終始。業類補天。而能長久。君子以為美談。傾想往昔。誦美有章。禮舉儀具。卓哉煌煌。余雖不敏。望風推服。是用綴輯遺文。揄揚宏美。敷邇厥旨。用垂頌聲。頌曰。

於赫君子。恢拓洪業。鳴鶴聒林。伸筆奮舌。（鶴謂獨鶴林。謂快活林。）恢恢其文。情瀾不竭。振厥弛維。守道之極。春秋三十寒暑。因襲風發。泉流可探其願。自茲厥後。累以日力。立言必雅。遠期克及。永永萬年。著而不滅。

新聞報之時代精神

孫東吳

古往而今來。月異而歲不同。有時代之精神焉。以我之精神。應此時代之精神。而消息乎其中。則事未有不與日俱進者也。新聞報之成立。歷歲三十春秋矣。時值前清光緒中葉。朝士酣嬉。民情偷惰。甲午戰敗。外患深。有心人非不怒焉。愛之。願帝制之朝人戒弗議。重足駢立。莫贅一詞。故新聞報者。應時勢之需要而產生者也。三十年前。我國新聞界。猶在幼稚時代。報紙之所紀載。非官樣文章。即閭巷談屑。而新聞報獨侃侃論列國事。抨擊權貴。糾彈財政。罔有忌諱。此一時代也。戊戌政變。全局盡翻。黨禍之急。甚於清流。有志之士。益復箝口結舌。不敢有所主張。而新聞報獨仍持革新之議。此又一時代也。庚子亂作。河北諸省。妖氛蔽日。黃巾挾朝貴之勢。以臨藩鎮。禍且駸駸。及於長江流域。而新聞報獨力闢邪說。以示津導。保障東南半壁。輿論與有功焉。此又一時代也。拳亂事平。君憲議起。少具代議之雛形。隱埋改革之種子。言論界實有以鼓吹而促成之。此又一時代也。清室不祥。民國開基。政體變專制而為共和。言論亦漸解束縛而趨自由。洪憲之役。復辟之舉。以及直皖直奉之戰。亂國

賣國之徒。新聞報莫不持其公正不倚之態度。以作全國輿論趨向之導師。此則最近十年之新時代也。要之一時代有一時代之精神。大而國家。小而社會。皆精神之所寄焉。以我之精神。與此時代之精神相應合。而發揮之。而鑄造之。乃言論界之責也。新聞報主者知此義。故三十年來。能與日俱進。而有今日之成績。與今日之聲譽也。今年新聞報舉行三十周紀念。辱漢溪先生不棄。屬為文。爰述其愚見如此。後有來者。可資之為模範焉。

祝詞

沈衛

歐風東漸。厥有報紙。誰歟濫觴。為此嚆矢。卓哉汪君。實執牛耳。莊諧雜出。張嚴諸子。持論明恕。吾徒浩然。日萬餘紙。亘三十年。翼飛脛走。下地上天。進或加膝。退寧墜淵。斧屨袞榮。南董之筆。百喙爭鳴。一篇跳出。國之羽儀。民之喉舌。泰斗尊之。其無慚色。

祝詞

江都張棣華

報名新聞。不脛而走。歷三十年。言無一苟。指導國民。應有盡有。廢督裁兵。倡自元首。正義力持。警彼羣醜。是誰之功。老斲輪手。

詩詞

(以來稿先後爲次)

奉題貴報三十周紀念並乞 郵政

海秋雲 詞

眼有東西萬國風。登揚議論屬民衷。九州何限泯琴感。片語能迴日駭東。
鶴首如何欲問天。大聲喚醒睡獅眠。戎衣一着神州定。彈指興亡三十年。
公言一掃短長說。魔力能將筆舌爭。正義堂堂天壤在。微權不戰屈人兵。
無首羣龍氣正惡。吠聲衆犬論尤狂。楊枝露灑三千界。兵器銷爲日月光。

新聞報三十年紀念祝辭

江西教育廳廳長朱念題

晨光日晞微。邦人極蜩沸。江山豪俊氣。迺任一蠱果。正士慕雅節。摠論赴清志。胡爲忍獨醒。坐領千秋意。
嚴風開浮雲。松柏茂疇色。豈繫風義清。往事嘆歷歷。卅年視且暮。百馬慎一轍。凡民好惡同。率準康正直。
虛舟不受怒。贈言良獨難。文章盛虎豹。猗那被斑斑。路人反裘悲。守心願讎彈。願修喙三尺。祝以斯萬年。

新聞報三十週年紀念

王廣廷

卅載文明史。千秋翰墨場。風聲資鼓吹。且日費評量。先覺屹民俗。嘉猷煥國光。新聞爭快靚。簇簇筆花香。
電郵消息速。萬里一崇朝。秋早驚桐葉。春先洩柳條。導河更激軌。匯海納新潮。多少妍媸態。都從筆下描。
一字抵千金。油然覺世心。直書嚴且正。曲筆婉而深。猛發晨鐘響。宏宣木鐸音。風行遍中外。文化啟榛今。

新聞報館三十周紀念頌辭

羅肇麴

羣言吮雜當叔季。瓦缶爭鳴黃鐘棄。新聞一紙破空至。金石淵淵滿天地。宏摠國情濟民智。勸懲褒貶靡弗備。魑魅諸君擅文

字。俗耳鍼砭詩鼓吹。吁嗟道在文未墜。互三十年仍此意。尊攘况復申大義。至今猶拜管仲賜。

新聞報三十年紀念詩（有序）

繆賊齒

黃歇浦邊燈紅酒綠。春申江上車水馬龍。洛陽紙貴聲名蜚東美西歐。京華客來消息傳南腔北調。電音既有語皆真。文字亦無篇不美。况遊快活之林。更遣消閒之興。君房語妙足解人頤。方朔詞諧能懲政弊。是以一紙爭傳。千金價重。更能花樣翻新。體裁革舊。向前途而猛進。不故步以自封。每經葉落秋風。獨存碩果。大好苞含春日。先着新花。茲逢新聞報三十年紀念。笑指漢口路十九號門牌。聽簫館於樓臺。樂同天上。結姻緣以文字。春到人間。爰綴新詩。格成鶴頂。聊伸賀。戲貢鼠肝。上雲仙樂奏神霄。世界何時祝帝堯。且聽新聲黃歇浦。笙歌細奏夜迢迢。海內書成記十洲。陸離光怪足千秋。笑從電影燈光裏。扶醉新添海屋籌。新醅綠螳醉千鍾。醉後文章氣更雄。一紙爭傳稱信史。美兼馬速與枚工。聞聲遮莫動相思。無黨無偏正義持。博浪鐵椎惟嫉惡。董狐直筆本無私。報曉雞人立道前。讓牠眼福佔人先。馬蹄得得賦經去。摺載分交海上船。館址濱臨黃浦江。交通便利便無雙。樓中筆政忽忙甚。夜靜燈光透綺窗。三千世界祝無疆。萬國同看化日長。文字果然堪壽世。亞東華國有輝光。十周勝會已逢三。共祝遐齡媿老聃。美酒葡萄須痛飲。梅花香裏與清酣。年華莫使等閒過。趙宋曾傳武穆歌。三十功名塵與土。大家恢復舊山河。紀綱整飭政修明。斧鉞雖嚴氣自平。統一裁兵果如願。何須筆底掃千兵。潘輿嗣有筆底談笑掃千兵句。念奴嬌唱足銷魂。月上東樓酒一罇。有酒須逢今日醉。春光喜色滿乾坤。

詩成紀念數欄干。信手拈來笑語歡。吩咐郵人寄將去。吉祥止止竹平安。

恭祝新聞報三十年紀念

開封大中國報社同人拜撰

恭逢盛世樂唐堯。化日光天麗絳霄。言論自由銷塊壘。壯懷何用酒杯澆。
祝賀情殷各一方。傾心葵向願無疆。志同道合期扶助。惟願常分東壁光。
上林花木早逢春。啟迪民風百度新。冠世文章濟世用。扶持大雅技驚人。
海填精衛仍含冤。幸有輿論代表言。筆法春秋嚴斧鉞。專橫帝制已推翻。
新開文化放光明。吐盡英雄氣不平。無黨無偏宗旨正。生花妙筆任縱橫。
聞雞拔劍舞階前。有志匡時效濟川。奮力加鞭追祖逖。望塵莫及讓君先。
報道春回舊歲除。國民痴夢尙模糊。如椽大筆誅奸惡。勛業真堪繼董狐。
三千珠履似平原。賓客盈門笑語喧。共慶良辰開盛會。恰逢風籟又調元。
十里洋場景若何。文人蒼萃妙文多。晨鐘暮鼓驚聾聵。鑄鼎燃犀照怪魔。
年來時事益顛危。搔首蒼茫訴向誰。舊武撰文憑我輩。報傳議論作箴規。
紀述無遺廣見聞。雞儔鶴立自超羣。但憑一管凌雲筆。橫掃千軍靖海氛。
念四繁華一轉眸。桑田滄海幾春秋。鴻文壽世馳名久。信史爭傳萬古留。

新聞報三十周紀念調寄貂裘換酒

天虛我生

三十年來事。舊新聞班班可考。都成歷史。東海揚塵經幾度。逝水滔滔如此。最難忘馬關奇恥。帝室光宣成二世。莽中原畢竟

歸誰氏。逐鹿者。未能死。流光疾似離絃矢。恁匆匆。春來秋去。半周甲子。憶昔髫齡才十四。小技雕虫曾試。便攔作過江名士。碩果晨星寥落盡。算千秋不滅惟文字。騰貴了。洛陽紙。

金縷曲

瘦蝶

新聞報館有三十週紀念冊之刊。獨鶴函索拙著。譜此貽之。

到處烟塵擾。似者般風雲慘淡。如何是好。寫禿毫磨穿硯。負煞韶華艸艸。有多少新聞資料。猶記國旗翻五色。仗虛聲推得清廷倒。專制去。共和肇。共和世界仍胡鬧。枉費却英雄鐵血。河山再造。政客軍人一邱貉。伸手金錢慣要也。不管旁觀譏笑。卅載夢回首處。莽天涯新著徽同調。留紀念。付梨棗。

奉題新聞報館三十年紀念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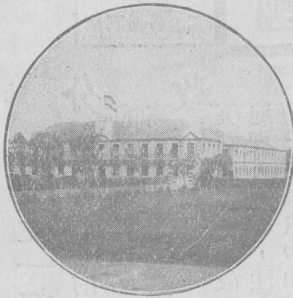
記得當初癸巳年。嶄新文字萬言宣。有聞必錄符公例。一紙風行到處傳。變起東陞甲午秋。口誅筆伐仗名流。共和成立翻專制。鼓舞功勳震亞洲。推行鴻業事煌煌。二十年來獨讓汪。潭水桃花深不測。祝將貴報壽無疆。

新聞報二十年來恢張式廓爲滬上報館之巨擘今三十年紀念冊續刊聊吟短句以誌欽仰

癸亥春甬東青青子松堂王恩溥呈稿

祝新報三週紀念

中華書局有限公司



總廠上海靜安寺路哈同路口

總店上海四馬路棋盤街轉角

各省分局十三處代理店千餘所

本局出版圖
 書夙承海內
 外教育界贊
 許近更努力
 新文化之宣
 傳新教科之
 編纂藉副國
 民之期望印
 刷方面有英
 德美各種精
 良器械最新
 式橡皮機鋁
 版機尺寸之
 大在東方不
 多有印刷精
 美迅速如承
 賜顧無任歡
 迎

營業要目

▲出版▼

教科圖書兒童讀物

各種新書精印古書

雜誌字典西文書報

碑帖書畫屏聯條幅

▲印刷▼

鉛印石印橡皮彩印

鋁版彩印三色銅版

照相銅版鋅版木版

彫刻鋼版聚珍做宋

▲發售▼

英美圖書中西文具

歐美儀器理化藥品

玩具樂器紙張墨料

中國筆墨簿籍箋扇

聚珍做宋版之創造

鑄版之法至北
 宋而備宋版歐
 體書尤精整可
 愛惜自明以來
 古意寢失今所
 沿用之字乃所
 謂明朝體僅便
 手民去古遠矣
 錢塘丁氏為保
 存國粹計特選
 名手做宋精刻
 歐體活字創鑄
 銅模澆字排版
 古雅可與宋槧
 相埒不惟在中
 國為特創即日
 本亦有志未逮
 也曾在中華民
 國九年八月十
 一月先後呈奉
 農商部註冊照
 准給予專利三
 十年在案



新學制小學校
最適用的
新小學教科書
中華書局 出版

這是一部空前的國語讀本

分量

比從前的稍多。文字長，多反覆，兒童容易領會，容易獲益。初級前四冊各五六十面，初級後四冊和高級各冊均七八十面。

教材

初級第一年，多用韻語；第二三年，多用謎語，笑話，童話和故事；第四年以上各種材料略備。歷史，地理，理科，法制，經濟，實業等教材，都用文學作品。一掃呆敘體和帳簿式的弊病。

文體

全用語體文。初級二年以上漸漸提高。初級四年和高級一年語體中略夾文言。高級二年略采淺顯的文言文。——約占三分之一。

形式

白紙洋裝。初級第一二三冊各有五彩圖一幅。初級前四冊楷書，後四冊二號鉛字；高級前二冊三號字，後二冊四號字。厚紙封面，線訂，甚堅固，不易破損。

四十面的編纂說明書

此書由黎錦熙計畫，黎錦暉，陸費逵編纂。創作和翻譯的人，如各學校校長教員，國語專修學校教員，中華書局編輯所同人，凡百餘人。根據英德美法日各國的最新學說，參酌上海北京蘇州杭州廣州……各處的經驗，對於編制上教授上種種問題，頗有研究。這本說明書有四十面之多，比較向來的編輯大意，大不相同。後面並附有樣本。

高 級 四 冊
每 冊 一 角 二 分

新 小 學 教 科 書
國 語 讀 本

初 級 八 冊
前 四 冊 各 一 角 二 分
後 四 冊 各 一 角 二 分

初級用 (各書另有教授書)

高級用 (各書另有教授書)

- | | | |
|---------|-----|-----------|
| 新小學國語讀本 | 全八冊 | 一至四每冊一角二分 |
| 新小學公民課本 | 全八冊 | 每冊六角 |
| 新小學算術課本 | 全八冊 | 每冊一角 |
| 新小學國語讀本 | 全四冊 | 每冊一角二分 |
| 新小學公民課本 | 全四冊 | 每冊六角 |
| 新小學算術課本 | 全四冊 | 每冊一角 |
| 新小學歷史課本 | 全四冊 | 每冊八角 |
| 新小學地理課本 | 全四冊 | 每冊八角 |
| 新小學理科課本 | 全四冊 | 每冊八角 |
| 新小學英語讀本 | 全四冊 | 每冊一角半 |

以上各書 **特售七折** 外埠酌加郵匯費



中華書局精印

四部備要

四大特點

- (備)凡國學中緊要之經史子集人人應讀者約四五十種大致略備
- (精)選擇善本精加校讎用聚珍倣宋版排印精美絕倫可與宋槧元刊媲美
- (美)用賽宋紙良墨精印裝訂精美置之案頭古雅宜人版本適中攜帶便利
- (廉)全書四百冊預約價一次繳清八十元四次繳者九十元廉價無比售滿千部為限

全書細目

- 經目 四書集注 易經古注 詩經古注 書經古注 春秋左氏傳古注 禮記古注 說文解字真本
- 史目 國語 國策 史記 漢書 後漢書 三國志 史通通釋 管子 荀子 揚子法言 晏子春秋 商君書 韓非子 呂氏春秋 淮南子 墨子 列子 尹文子 郭杵子 孫子 鶡冠子 子略
- 集目 楚辭補注 文選李善注 經史百家雜鈔 古文辭類纂 文心雕龍 古詩選 今詩選 絕妙好詞 花間集 韓昌黎全集 柳河東全集 歐陽文忠全集 蘇東坡全集 李太白詩集 杜工部詩集 白香山詩集 劍南詩稿

竹簡齋 二十四史

- ▲全書共二百冊
- ▲預約價連史紙九十六元 有光紙五十六元
- ▲預約三月底截止十月第一期出版十五史十三年四月第二期出版九史
- 二十四史為史部中堅實研究歷史及文學者必備之書
- 光緒之季竹簡齋取殿本二十四史四頁合裱一頁影印發售四開大本頗為學界歡迎惜存書早罄無從購覓原底現歸本局爰加工精印四開大本字跡明晰加印書根劉覽檢查攜帶皮藏均極便利

寄即索函章簡容內載詳本樣有印書兩

新維命其

中華書局新出版各種叢書

◎ 新 世 紀 叢 書 ◎

華盛頓會議小史 周守一編 一册 一元五角

此書記載華會歷史極詳，文筆亦異常暢達，可供留心國事及世界問題者之參考。

◎ 少 年 中 國 學 會 叢 書 ◎

法 國 文 學 史 李 璜編 一册 一元二角

此書可助吾人系統的研究西洋文學與法國文學。

人 心 法國莫泊桑著 李劫人譯 一册 一元二角

小 物 件 法國都德著 李劫人譯 一册 一元二角

哈 孟 雷 特 英國莎士比亞著 田漢譯 一册 五角

沙 樂 美 英國王爾德著 田漢譯 一册 六角

古 動 物 學 法國補勒教授著 周太玄譯 一册 八角

◎ 教 育 叢 書 ◎

教 育 心 理 學 大 意 廖世承譯 五版 一册 八角半

此書為美國最新教育心理學名著，淺明簡易，各學校採用作教科書者極多。

個 性 論 桑代克著 舒新城譯 一册 二角

德 育 原 理 元尙仁譯 三版 一册 一角半

學 校 與 社 會 劉衡如譯 三版 一册 三角

美 國 教 育 徹 覽 汪懋祖著 再版 一册 八角半

圖 書 館 簡 說 蔡登編 新版 一册 一角半

中 學 訓 練 問 題 陳啟天編 新版 一册 一角半

兒 童 論 余家菊譯 三版 一册 一角半

兒 童 與 教 材 鄭宗海譯 四版 一册 一角

小 學 地 理 教 學 法 薛鍾泰譯 三版 一册 一角半

◎ 新 文 化 叢 書 ◎

達 爾 文 物 種 原 始 馬君武譯 四版 四册 一元八角

赫 克 爾 一 元 哲 學 馬君武譯 四版 二册 一元二角

農 業 政 策 馬君武譯 再版 一册 八角

工 業 政 策 馬君武譯 再版 一册 八角

已 出 十 五 種 書 名 不 備 舉

◆ 詳 細 請 閱 圖 書 日 錄 函 索 即 寄 ◆

聲聞於外

楊汝梅先生著各種新書出版

(一) 新式商業簿記 實價大洋一元 一次買十冊以上者每冊九角 一次買三十冊以上者八角

此書最近出版。於十一年六月。呈經教育部審定。第一章總論。第二章單式簿記。第三章複式簿記原理。第四章複式簿記之目的及登記法。第五章複式簿記組織及登記實例。第六章決算。第七章實習例題。第八章會計科目之分類解說。第九章簿記應用方法之擴充。第十一章工商兼業之會計帳簿。第十二章會計師。

(二) 新式銀行簿記及實務 定價大洋兩元 (中華書局發行)

此書最近出版。呈經教育部審定批詞曰。該書著萃東西最近出版之名著。參以吾國固有之習慣。搜羅豐富。井井有條。堪稱善本。

(三) 官廳簿記講義 增訂七版 實售大洋一元二角

(四) 銀行簿記簿記實習帳簿 全五冊 實價大洋二元二角五分

此書亦經教育部審定。現時只在北京發賣。(五) 商業簿記例題及解答。實價大洋二角五分。(六) 會計法釋義。定價大洋六角。(七) 比較各國財務行政。定價大洋五角。

總發行所 北京 關才胡同南寬街二號 楊宅

寄賣處 上海 北京 天津之中華書局

新發於鏘

上海泗涇路五號 **美商恒豐公司敬告實業家** 電報掛號六二六五 電話中央八百十三號

實業救國 爲有識者所公認 而實業之發展端賴機器 文明之進步尤賴印刷 本

公司專理之 美國瑙大克廠麵粉機器 墨來廠新式鍋爐引擎 克歐

廠蒸氣透平發電機及一切皮帶篩絹等等均爲最著名之機件故凡上海無錫常州

天津濟南哈爾濱長春昂昂溪山西江西河南漢口長沙等各省通商巨埠 莫不有本公

司承辦全副機器之麵粉廠巍然矗立 而印刷品類如各種印刷機器

美國加利福尼廠各色油墨 美國造紙廠出口聯合公司各種紙張

等等 亦均爲各省印刷家欣然樂用 良以貨價兩宜 有此成績 謬承贊許 愧無

報稱 惟有力求精美 聊盡貢獻之忱 尙希遠近惠顧諸君賜教 以匡不逮是

幸 特此佈告 維祈 鑒察

分行

天津 法界四號路
濟南 商埠四馬路
哈爾濱 道外八站

分銷處

重慶 字水街 元華公司
北京 廊房二條街口 成記紙行
漢口 後城馬路永廣里 錦記公司
烟台 朝陽街 泰昌號

如 聞 其 聲

五洲大藥房有限公司 歷史

本公司創始於光緒丁未五月迄今已十六年
由製售家用藥時代進而為販賣歐美藥材時
代茲應時勢之趨向注意於製造一門故前年
出資收買徐家匯固本肥皂廠上年又收買亞
林化學藥廠今合併名為（五洲固本皂藥廠）
按化學法製造各種化粧香皂五洲固本家用
洗滌皂質地純淨耐久不變均為國貨皂中之
上品
復就本廠拓地十畝建築廠屋分為製皂製藥
兩部并設化學試驗室蒸汽乾燥室等選取本
國上等藥材研究製造各種醫科用化學工業
用精製粗製藥材及藥粉藥片藥精以供社會
需用聊盡國民從事實業之天職尚乞海內外
諸君子有以教之為幸

▲製造廠 上海徐家匯（電話西一七六一）
▲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辦事部電話中一〇九〇）
（營業部電話中一〇九二）

五洲大藥房謹啟

人造自來血 功效確能補血生精 男子瘦弱 肌肉黃瘦 婦女虛弱 血虧病後 服之效尤 價目大瓶一元 小瓶二角

沐浴新化

本館啟事

※發行部

本報宗旨純正，不偏不倚，素蒙各界稱許，銷數之廣，幾遍全國，堪為中國報界之冠，凡通商大埠及重要城鎮，均由代派機關發行，絕無遲緩之弊，如無本報分館及代派之處，可直接向本館函訂郵寄，定價如下：

中國境內暨日本各埠 每月價洋一元一角

歐美各國暨新嘉坡、海峽殖民地、南洋羣島 每月價洋二元二角

◎注意 定報價目，均係按月計算，多則類推，例如中國境內，訂報六個月，價洋六元六角，十二個月十三元二角，平常郵費在內，如須掛號寄遞，每月另加掛號郵費一元五角，快郵每月另加三元，（快郵報紙與快信相同但祇限於通都大邑快遞郵件可通之處）

※廣告部

登廣告於新聞報中，可收下列效果：

(一) 本報風行國內外，頗受各界之歡迎，登本報廣告，不啻宣告全球，其獲效之鉅，不難想見。

(二) 本報日銷十萬餘份，在中國可稱巨擘，傳遞又捷，登本報廣告已得社會遍閱之效，可省其他廣告之費用。

(三) 本館聘有廣告專家，對於惠登廣告之稿件，如需委託代為潤飾，或重行起稿者，當就事實暨其用途上，編成明瞭、精詳、審美之廣告，以引起閱者之注意，有此優點，誠為各界所樂於惠顧也。

※製版部

本館設有照相製版部，係專門技師主任，承製照相銅版、鋅版等，久為各界贊美，且定價低廉，交貨迅速，約期無誤，如蒙賜顧，請向本館出品發售處接洽，定能滿意。

※鑄字部

本報所用各種鑄字，向係自鑄，研究有年，其字體之整齊，誠為閱本報者所深悉，本館除自用外，無論頭號至六號，各種整副鉛字，均可代鑄，如蒙惠顧，請向本館出品發售處接洽，是當准期交貨，藉副雅誼。

※銅牌部

本館承製各種美術銅牌，係新法用機器雕刻，交貨既速，取價又廉，如須鑲嵌凸形文字，及各種雕刻，皆可代辦，更有專門家擬樣，任憑選用，不另取費，洵屬特點，倘蒙委製銅牌，請向本館出品發售處商議，外埠函定亦可。

吾聞其語

上海英大馬路老九綸綢緞局之新發展

鄙人等曩在九章綢緞莊經之營之歷四十載於茲矣自辛酉接辦老九綸以來對於綢業悉心改良搜羅國產力求宏富隨時勢之轉移趨潮流而更新貨真價廉誠實無欺蒙

紳商士女咸加贊許至內部之呢絨洋貨悉備上等花色應有盡有採航海之奇選錦簇之美價極從廉中外交譽凡蒙光顧無任歡迎

經理 呂葆元 謹啟
協理 潘達生

上海 大中華電器公司

英大馬路四百廿三號
零售批發倍極歡迎
電話中央一千一百二十號

承辦環球各國電器
物品引擎馬達電報
電話電燈材料光潔
明亮不夜天燈異樣
新式各項燈架懸擺
風扇準足火表各種
粗細電線優等技師
包辦工程定價克己
營業部經理陳月夫謹識

優點

- ▲免費撰樣
- ▲體裁新穎
- ▲電機雕刻
- ▲製造迅速
- ▲上等銅料
- ▲取價低廉

要裝飾門面銅招牌少不得的
要做銅招牌撰樣更是要緊的
要撰好樣子寫好字做成體面的銅招牌請
你向新聞報館銅牌部定製總可以滿意的

新聞報
館出品
發售處

啟

地址 漢口路十九號
電話中央 三六五

祝新報三週紀念

上海

永安公司 統辦環球貨品

日所用之品無不具備
附設

大東旅社 屋頂花園

英商益興水火保險公司廣告

本公司自一千八百二十四年成立
迄今已近百年資本雄厚信用久著
總公司設在倫敦全球各口岸均有
妥實各行家經理專保水火各險遇
有不測賠償迅速久已為中外各界
所歡迎無論華洋廠棧舖房及一切
生財貨物等項均可向各處經理行
家投保或向上海廣東路四號本公
司駐華總理處接洽取價克己以廣
招徠特此佈告

華經理潘明孫謹啟

論著

(以來稿先後爲次)

中華民國建設之基礎

孫文

中華民國之建設。以何爲基礎乎。吾知人必無疑無惑而答之曰。以人民爲基礎。然人民如何而後得爲中華民國建設之基礎乎。吾知答之不易也。

夫主權在民之規定。決非空文而已。必如何而後可舉主權在民之實。代表制度。於事實。於學理。皆不足以當此。近世已能言之矣。然則果如何而能使主權在民。爲名稱其實乎。

近來論治者。於此問題。多所忽略。而惟日以中央集權。或地方分權。甚或聯省自治等說相徵逐。夫此數者。果遂足以舉主權在民之實乎。

夫所謂中央集權。或地方分權。甚或聯省自治者。不過內重外輕。內輕外重之常談而已。權之分配。不當以中央或地方爲對象。而當以權之性質爲對象。權之宜屬於中央者。屬之中央可也。權之宜屬於地方者。屬之地方可也。例如軍事外交。宜統一不宜紛歧。此權之宜屬於中央者也。教育衛生。隨地方情況而異。此權之宜屬於地方者也。更分析以言。同一軍事也。國防固宜屬之中央。然警備隊之設施。豈中央所能代勞。是又宜屬之地方矣。同一教育也。濱海之區。宜側重水產。山谷之地。宜側重礦業或林業。是固宜予地方以措置之自由。然學制及義務教育年限。中央不能不爲畫一範圍。是中央亦不能不過問教育事業矣。是則同一事實。猶當於某程度以上屬之中央。某程度以下屬之地方。彼漫然主張中央集權。或地方分權。甚或聯省自治者。動輒曰某取概括主義。則某取列舉主義。得勿嫌其籠統乎。議者曰。國小民寡。或可用中央集權。地大民衆。則非用地方分權。或聯省自治。不可。曾不知土地之大小。不當但以幅員爲差別。尤當以交通爲差別。果其交通梗塞。土地雖狹。猶遼闊。

也。果其交通發達。土地雖廣。猶比隣也。中國今日若猶守老死不相往來之訓。雖百里猶不可以爲治。若利用科學以事交通。則風行四海之內。若身之使臂。臂之使指。集權分權。又何與焉。議者又曰。中央集權。易流於專制。地方分權。或聯省自治。始適於共和。此尤不可以不辨。夫專制云者。與立憲爲對待之名詞。苟其立憲。雖中央集權何害。例如清國。固行中央集權者。其爲民主立憲國自若也。北美之合衆國。議者樂引爲聯省自治之口實。以爲中國非如是。不得爲共和。而不知其所引之例。實際適得其反。美之初元。固行地方分權矣。然南北分馳。政令不一。深貽國民以痛苦。及南北戰爭起。雖以解放黑奴爲號召。而實行統一。乃其結果也。經此戰爭。美國各州。始有凝爲一體之象。洎乎參加歐戰。則中央政府權力愈以鞏固。且愈以擴充。舉人民之糧食衣服。亦置於中央政府管理之下。其集權之傾向。爲何如。如議者言。則美國中央政府集中權力之時。亦將爲共和之不利歟。凡此諸說。皆與權力分配本題無關。要之研究權力之分配。不當淡一中央或地方之成見。而惟以其本身之性質爲依歸。事之非舉國一致不可者。以其權屬於中央。事之應因地制宜者。以其權屬於地方。易地域的分類。而爲科學的分類。斯爲得之。此乃近世政治學者所已知。已行。初無俟聚訟爲也。

由上所述。可知權力分配。乃國家權力分配於中央地方之問題。與主權在民無涉。欲知主權在民之實現與否。不當於權力之分配觀之。而當於權力之所在觀之。權在於官。不在於民。則爲官治。權在於民。不在於官。則爲民治。苟其權在於官。無論爲中央集權。爲地方分權。爲聯省自治。均在於官。不在於民。則爲官治。若漠然不相關。其爲官治固已。然試問今之行聯省自治者。其所謂一省之督軍總司令省長等。果有以異於一國之皇帝總統乎。一省之內。所謂司長等大。小官吏。果有以異於一國之內。所謂總長等大小官吏乎。省之鈐制各縣。縣之鈐制各省。不啻模仿。惟恐其弗肖。又加甚焉。省之直接魚肉其民。縣之中央政府之直接魚肉其民。不啻模仿。惟恐其弗肖。又加甚焉。中央政府以約法爲裝飾品。利於己者。從而舞弄之。不利於己者。則從而踐踏之。省政府則亦以省憲爲裝飾品。利於己者。從而舞弄之。不利於己者。則從而踐踏之。

而踐踏之。中央政府之所以待國會者。省政府亦即以之待省議會。中央政府之所以待全國最高司法機關者。省政府亦即以之待全省最高司法機關。其爲官治。固無異也。所異者。分一大國爲數十小國而已。甲午之役。兩廣總督所轄兵艦。爲日本所捕獲。兩廣總督移牒日本。稱此次與貴國交戰者。爲北洋艦隊。與廣東無涉。不得濫行捕獲。世界傳以爲笑。今之主張聯省自治者。知有一省。不知有隣省。亦不知有國。其識乃與甲午時老官僚無異。悲夫。猶以救國號於人耶。

如上所述。一言蔽之。官治而已。官治云者。政治之權。付之官僚。於人民無與。官僚而賢且能。人民一時亦受其賜。然人亡政息。曾不旋踵。官僚而愚且不肖。則人民躬被其禍。而莫能自拔。前者如嬰兒之仰乳。後者則如魚肉之於刀俎而已。民治則不然。政治主權。在於人民。或直接以行使之。或間接以行使之。其在間接行使之時。爲人民之代表者。或受人民之委任者。祇盡其能。不竊其權。予奪之自由。仍在於人民。是以人民爲主體。人民爲自動者。此其所以與官治截然不同也。欲實行民治。其方略如左。

(一)分縣自治。分縣自治。行直接民權。與聯省自治不同者在此。其分縣自治之梗概。吾於民國五年在上海曾有講演。可擬按也。行當再詳論之。

(二)全民政治。人民有選舉權。創制權。複決權。罷官權。詳見建設雜誌全民政治論。以上二者。皆爲直接民權。由人民直接行於縣自治。

(三)五權分立。三權分立。爲立憲政體之精義。蓋機關分立。相待而行。不致流於專制。一也。分立之中。仍相聯屬。不致孤立。無傷於統一。二也。凡立憲政體。莫不由之。吾於立法司法行政三權之外。更令監察考試二權。亦得獨立。合爲五權。詳見五權憲法之講演。行當另著專書論之。

(四)國民大會。由每縣國民舉一代表組織之。

以上二者皆爲間接民權。由代表而行於中央政府。其與官治不同者。有分縣自治。全民政治。以行主權在民之實。非若今日人民。惟恃選舉權。以與據國家機關者抗。彼據國家機關者。其始藉人民之選舉。以獲此資格。其繼則悍然違反人民之意思以行事。而人民亦莫如之何。此今日政治現象所可爲痛心疾首者。必如吾之說。乃得救此失也。且爲人民之代表。與受人民之委任者。不但須經選舉。尤須經考試。一掃近日金錢選舉勢力選舉之惡習。可期爲國家得適當之人才。此又庶政清明之本也。

綜上四者。實行民治必由之道。而其實行之次第。則莫先於分縣自治。蓋無分縣自治。則人民無所憑藉。所謂全民政治。必無由實現。無全民政治。則雖有五權分立。國民大會。亦終末由舉主權在民之實也。以是之故。吾夙定革命方略。以爲建設之事。當始於一縣。縣與縣聯。以成一國。如此。則建設之基礎。在於人民。非官僚所得而竊。非軍閥所得而奪。不幸辛亥之役。其所設施。不如吾意所期。當時汲汲。惟在於民國名義之立定。與統一之早遂。未嘗就建設之順序與基礎。一致其力。大勢所趨。莫之能挽。根本未固。十一年來。飄搖風雨。亦固其所。積十一年來之亂離與痛苦爲教訓。當知中華民國之建設。必當以人民爲基礎。而欲以人民爲基礎。必當先行分縣自治。及今爲之。猶可及也。

於此尚有附言者。行分縣自治。則現在省制之存廢問題。爲何如耶。吾意讀者當然有此一問。以吾之意。此時省制即存。而爲省長者。當一方受中央政府之委任。以處理省內國家行政事務。一方則爲各縣自治之監督者。乃爲得之。此吾之主張。所以與中央集權者不同。亦有異於今之言聯省自治者也。

研究文化史的幾個重要問題

（爲新聞報館三十年紀念作）

梁啟超

北京晨報四年紀念。要我作文。我作了一篇。題曰『什麼是文化』。但意有未盡。汪君漢溪以新聞報三十年紀念。也要我作文。我便續做這一篇。我報紙便是現代史。對於文化關係最大。我祝新聞報永遠盡他的天職。給三百年三

千年以後的人留下莫大之史料。

十一年十二月十二日

梁啓超記

第一 史學應用歸納研究法的最大效率如何？

現代所謂科學，人人都知道是從歸納研究法產生出來。我們要建設新史學，自然也離不了走這條路。所以我舊著中國歷史研究法極力提倡這一點；最近所講演歷史統計學等篇，也是這一路精神。但我們須知道，這種研究法的效率是有限的。簡單說：整理史料要用歸納法，自然毫無疑義；若說用歸納法就能知道『歷史其物』，這卻大大成問題了。歸納法最大的工作是求『共相』，把許多事物相異的屬性剔去，相同的屬性抽出，各歸各類，以規定該事物之內容及行歷何如。這種方法應用到史學，卻是絕對不可能。爲什麼呢？因爲歷史現象只是『一驢過』，自古及今，從沒有同鑄一型的史蹟。這又爲什麼呢？因爲史蹟是人類自由意志的反影；而各人自由意志之內容，絕對不會從同。所以史家的工作，和自然科學家正相反，專務求『不共相』。倘若把許多史蹟相異的屬性剔去，專抽出那相同的屬性，結果便將史的精髓剝奪淨盡了。因此，我想歸納研究法之在史學界，其效率只到整理史料而止，不能更進一步。然則把許多『不共相』堆疊起來，怎麼能成爲一種有組織的學問？我們常說歷史是整個的，又作何解呢？你根問到這一點嗎？依我看，什有九要從直覺得來，不是什麼歸納演繹的問題。這是歷史哲學裏頭的最大關鍵，我現在還沒有研究成熟，等將來再發表意見罷。

第二 歷史裏頭是否有因果律？

這條和前條，只是一個問題，應該一貫的解決。原來因果律是自然科學的命脈；從前只有自然科學得稱爲科學，所以治科學離不開因果律，幾成爲天經地義。談學問者，往往以『能否從該門學問中求出所含因果公例』爲『該門學問能否成爲科學』之標準。史學向來並沒有被認爲科學，於是治史學的人因爲想令自己所愛的學問取得科學資格，便努力要發明史中因果。我就是這裏頭的一個人。我去年著的中國歷史研究法內中所下歷史定義，便有『求得其因果關係』

一語。我近來細讀立卡兒特著作，加以自己深入反覆研究，已經發覺這句話完全錯了。我前回說過：『宇宙事物，可中分爲自然文化兩系。自然系是因果律的領土，文化系是自由意志的領土。』（看拙作『什麼是文化？』兩系現象，各有所依，正如鱗潛羽藏，不能相易，亦不必相羨。歷史爲文化現象複寫品，何必把自然科學所用的工具扯來裝自己門面？非惟不必，抑且不可。因爲如此便是自亂法相，必至進退失據。當我著歷史研究法時，爲這個問題，着實惱亂我的頭腦。我對於史的因果律懷疑，我又不敢廢棄他。所以那書裏頭有一段說道：

『若欲以因果律絕對的適用於歷史，或竟爲不可能的而且有害的亦未可知。何則？歷史爲人類心力所造成；而人類心力之動，乃極自由而不可方物。心力既非物理的或數理的因果律所能完全支配，則其所產生之歷史，自亦與之同一性質。今必強懸此律以馭歷史，其道將有時而窮，故曰不可能。不可能而強應用之，將反失歷史之真相，故曰有害也。然則吾儕竟不談因果可乎？曰：斷斷不可……』（原著一七六葉）

我現在回看這篇舊著，覺得有點可笑。既說『以因果律馭歷史，不可能而且有害』，何以又說『不談因果斷斷不可』？我那時候的病根，因爲認定因果律是科學萬不容缺的屬性，不敢碰他，所以有這種矛盾不徹底的見解。當時又因爲調和這種見解，所以另外舉出歷史因果律與自然科學因果律不同的三點（原著一七七至一七九葉）其實照那三點說來，是否還可以名之爲因果律，已成疑問了。我現在要把前說修正，發表目前所見如下：

因果是什麼？『有甲必有乙，必有甲纔能有乙，於是命甲爲乙之因，命乙爲甲之果。』所以因果律也叫做『必然的法則』。科學上還有所謂『蓋然的法則』，不過『必然性』稍弱耳，本質仍相同。『必然』與『自由』是兩極端；既必然便沒有自由，既自由便沒有必然。我們既承認歷史爲人類自由意志的創造品，當然不能又認他受因果必然法則的支配。其理甚明。

再檢查一檢查事實，更易證明：距今二千五百年前，我們人類裏頭產出一位最偉大的人物，名曰佛陀，爲什麼那個時候會產生佛陀？試拿這問題來考試一切史家，限他說出那『必然』的原因，恐怕無論什麼人都要交白卷，這還罷了；佛陀本是一位太子，物質上快樂儘量享用，原可以不出家，爲什麼他要出家？出家成道後，本來可以立刻『般涅槃』享他的精神快樂，爲什麼他不肯如彼，偏要說四十九年的法？須知倘使佛陀不出家，或者成道後不肯說法，那麼，世界上便沒有佛教；我們文化史上便缺了這一份大遺產。試問有什麼必然的因果法則支配佛陀令其必出家必說法？一點兒也沒有；只是赤裸裸的憑佛陀本人的意志自由創造！須知不但佛陀和佛教如此，世界上大大小小的文化現象，沒有一件不是如此。欲應用自然科學上因果律求出他『必然的因』，可是白費心了！

『果』的方面，也是如此。該撒之北征雅里亞（今法蘭西一帶地）本來爲對付內部綑標一派的陰謀；結果倒成了羅馬統一歐洲之大業的發軔。明成祖派鄭和入海，他的目的不過想訪拿建文最多也不過爲好大喜功之一念所衝動；然而結果會生出閩粵人殖民南洋的事業。歷史上無論大大小小事都是如此，從沒有一件可以預先算準那『必然之果』。爲什麼呢？因爲人類自由意志最是不可捉摸的，他正從這方面創造，說不定一會又移到那方面創造去。而且一個創造又常常引起（或不引起）第二第三……個創造。你想拿破崙裏加減原素那種頑意來測量歷史上必然之果，豈不是痴人說夢嗎？

所以歷史現象，最多只能說是『互緣』，不能說是因果。互緣怎麼解呢？謂互相爲緣。佛典上常說的譬喻『相待如交蘆』，這件事和那件事有不斷的聯帶關係，你靠我，我靠你，纔能成立。就在這種關係狀態之下，前波後波，銜接動盪，便成一個廣大淵深的文化史海。我們做史學的人，只要專從這方面看出歷史的『動相』和『不共相』。倘若拿『靜』的『共』的因果律來鑿四方眼，那可糟了！

然則全部歷史裏頭，竟自連一點因果律都不能存在嗎？是又不然。我前回說過：文化總量中，含有文化種文化果兩大部門。文化種是創造活力，純屬自由意志的領域，當然一點也不受因果律束縛。文化果是創造力的結晶，換句話說是過去的『心能』，現在變爲『環境化』，成了環境化之後，便和自然系事物同類，入到因果律的領域了。這部分史料，我們儘可以拿因果律駕馭他。

第三 歷史現象是否爲進化的？

我對於這個問題，本來毫無疑議，一直都認爲是進化的。現在也並不曾肯拋棄這種主張，但覺得要把內容重新規定一回。

孟子說『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這句話可以說是代表舊史家之共同觀念。我向來最不喜歡聽這句話。（記得二十年前在新民叢報裏頭有幾篇文章狠駁他）因爲和我所信的進化主義不相容。但近來我也不敢十分堅持了。我們平心一看，幾千年中國歷史，是不是一治一亂的在那裏循環？何止中國，全世界只怕也是如此。埃及呢，能說現在比『三十王朝』的時候進化嗎？印度呢，能說現在比優波尼沙陀成書釋迦牟尼出世的時候進化嗎？說孟子荀卿一定比孔子進化，董仲舒鄭康成一定比孟荀進化，朱熹陸九淵一定比董鄭進化，顧炎武戴震一定比朱陸進化，無論如何，恐說不去。說陶潛比屈原進化，杜甫比陶潛進化，但丁比荷馬進化，索士比亞比但丁進化，擺倫比索士比亞進化，說黑格兒比康德進化，倭鏗柏格森羅素比黑格兒進化，這些話都從那裏說起？又如漢唐宋明清各朝政治比較，是否有進化不進化之可言？亞歷山大該撒拿破侖等輩人物比較，又是否有進化不進化之可言？所以從這方面找進化的論據，我敢說一定全然失敗完結。

從物質文明方面說嗎？從漁獵到游牧，從游牧到耕稼，從耕稼到工商，乃至如現代所有之幾十層高的洋樓，幾萬里長的鐵道，還有什麼無線電飛行機潛水艇……等等，都是前人所未曾夢見。許多人得意極了，說是我們人類大大進化。雖然，

細按下去，對嗎？第一，要問這些物質文明，於我們有什麼好處？依我看現在點電燈坐火船的人類，所過的日子，比起從前點油燈坐帆船的人類，實在看不出有什麼特別舒服處來。第二，要問這些物質文明，是否得着了過後再不會失掉？中國『千門萬戶』的未央宮，三個月燒不盡的咸陽城，推想起來，雖然不必像現在的紐約巴黎，恐怕也有他的特別體面處，如今那裏去了呢？羅馬帝國的繁華，雖然我們不能看見，看發掘出來的建築遺址，只有令現代人嚇死羞死，如今又都往那裏去了呢？遠的且不必說，維也納聖彼得堡戰前的派勢，不過隔五六年，如今又都往那裏去了呢？可見物質文明這樣東西，根柢脆薄得狠，霎時間電光石火一般發達，在歷史上原值不了幾文錢。所以拿這些作進化的證據，我用佛典上一句話批評他『說爲可憐愍者』。

現在講學社請來的杜里舒前個月在杭州講演，也曾談到這個問題。他大概說：『凡物的文明，都是堆積的非進化的。只有心的文明是創造的進化的。』又說：『穀得上說進化的只有一條『智識線』。』他的話把文化內容說得太狹了，我不能完全贊成。雖然，我狠認他含有幾分真理。我現在並不肯撤消我多年來歷史進化的主張，但我要參酌杜氏之說，重新修正進化的範圍。我以爲歷史現象可以確認爲進化有二：

一 人類平等及人類一體的觀念的確一天比一天認得真切，而且事實上確也着着向上進行。

二 世界各部分人類心能所開拓出來的『文化共業』永遠不會失掉，所以我們積儲的遺產的確一天比一天擴大。只有從這兩點觀察，我們說歷史是進化，其餘只好編在『一治一亂』的循環圈內了。但只須這兩點站得住，那麼，歷史進化說也儘數成立哩。

以上三件事，本來同條共貫，可以通用一把鑰匙來解決他。總結一句，歷史爲人類活動所造成，而人類活動有兩種，一種是屬於自然系者，一種是屬於文化系者。分配到這三個問題，得表如下：

(自然系的活動)

(文化系的活動)

第一題 歸納法研究得出

歸納法研究不出

第二題 受因果律支配

不受因果律支配

第三題 非進化的性質

進化的性質

原爭篇

張一塵

新聞報館主人以三十年紀念徵言於余。余維是報出版之日。尚在清光緒甲午之前一年。是時吾國政治腐敗之內容。尙未暴露於世界。自甲午一役。割地賠款。國事岌岌不可終日。寢假而有戊戌之變。寢假而有庚子之禍。寢假而有辛亥之大革命。由今日而上溯至三十年以前。不啻桃源中。人所謂不知有漢。無論魏晉者矣。民國成立。亦已十有一年。五色之旗一麾。人人以爲太平可致。乃者翻雲覆雨。全國騷然。國債廿一萬萬。而不知整理。盜賊蠶起。不可爬梳。雖有善者。莫不咨嗟太息。於統一之無期。和平之無望。相餉以彈。相斫以筆。相鬥以術。屈指十年以來。岸然自異。有聲於時者。亦復前顧後仆。體無完膚。而良民之生命財產。漂搖於風雨之中。而無所控訴。豈剝極而復。尙非其時耶。吾嘗思之。自達爾文創物競之說。其結果爲全球大戰。爭。彼歐洲學者。致有西方文明破產。須待東方文明以補之之說。然回視吾東方之文明何在耶。吾嘗歸納三十年來不靖之總原因。可以爭字括之。上自政府。下至一市一鄉。悉惟權利之是爭。而實則一無所得。迭爲變觸耳。爭之反曰讓。惟讓可以息爭。孔子曰。能以讓爲國乎。何有。又曰。爲國以禮。其言不讓。是故陋之。昔舜之稱禹曰。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故曰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左氏稱韓宣子讓。其下皆讓。吾吳泰伯之墟也。泰伯三以天下讓。故以不報無道成南方之強。當今之世。有能以讓導天下。而化乖氣爲和氣者乎。民之歸之。如流水之就下矣。雖然。莊生不云乎。下士聞道大笑之。彼羽其冠。金其章者。方曰。是區區者。而不余昇。余必自取之。有是哉。子之迂也。是則非走之所。煎知矣。作

原爭論以質諸閱報諸君。

教育與輿論

郭秉文

輿論爲民治之一重要條件。人民所以指揮政府。監督政府者。一方恃政治制度。而一方尤恃輿論。前者以憲法國會等爲其機械。而後者以日報雜誌爲其表示。夫政治機械之用。有其限定之範圍。故常不如輿論之普及。英國政論家至謂現在國會之勢力。已不如輿論勢力之偉大。非無故也。

然輿論之成立。以民衆有相當之智識程度。爲其根本。假定若教育猶未普及。則民衆意見。既未自由伸。且亦慮其盲目而不衷於理。於是而代表輿論之新聞家。其事綦難。其責任綦重矣。

在廣義上教育有二種。一爲形式的教育。若學校。若家庭。若徒弟制度。在西洋若教堂。皆全部或一部形式的教育機關也。若圖書館。若體育場。若博物館或美術院。若劇場。若演講廳。皆非形式的教育機關。而日報亦其最有力者也。以今日國內學校教育之現況。迅謀普及。非旦夕可期。則凡以啓發民衆之智識。與淬厲民衆之精神者。需非形式的教育機關之輔助尤亟。然則健全輿論。固普及教育之果。而代表輿論之日報。亦可爲促進教育之因。此新聞家之事業。所以與教育者之努力。每同其所嚮者也。

東南輿論。滬上爲一重心。新聞報之能恪盡上述之職責。社會讀者。早有定評。吾人於其三十週之紀念。既歡忭以祝其已往之成功。又深感夫民治之所託本。與教育之所急需。故於其將來之事業。復願拳拳致其誠懇之希望焉。

應新聞報三十年紀念徵文

季英賈豐臻

吾國報紙。首推上海。上海報紙。首推申新。徧國中。夫人而知之矣。申報發行已五十年。新聞報較後二十年。而名譽之大。銷路之廣。相與頡頏。非詭勉有恒者。曷克致此。際茲景光。宜留紀念。臻不文。祇將曩在外國時。關於新聞上之見聞。拉雜以告。不進

溢美之語。聊效獻曝之忱。敢布私衷。諸維 亮察。

一外國新聞。消息非常靈速。有早報。有晚報。有較大事件。即出號外。（前在日本東京。見各報常有號外發賣。無論本國外國事。以及角力競馬遠東運動會等。莫不皆然。）

一外國新聞。詳於世界大事。以訪員不限於國內故也。詳於社會風化。以新聞有關於通俗教育故也。（前在日本東京。見報載出齒龜強姦致命事。連日詳記。每占一大篇幅。去年在美國芝加哥。見報載十七歲之某銀行員盜去七十萬元事亦然。）詳於各種要事。以關係較大。強促人注意故也。

一外國新聞。文字密而材料多。間有批評語。斷定語。使人注意之處。而如刺骨之冷語。嫻笑之庾辭等。則可保其必無。

一外國新聞。雖有爲造黨的機關。然斷不爲他黨所買。如朝秦暮楚。入主出奴等事。則可保其必無。

一外國新聞附錄。大都詳於社會小說。（較吾國報載小說多幾倍。）而誨盜誨淫之舉。不與焉。詳於工商常識。而提倡同盟罷業之舉。不與焉。詳於家庭學校社會之一般記載。而主張棄本逐末。厭故喜新。舍己從人。矜奇炫異者。不與焉。

一外國新聞廣告。大都爲有益於人生日用者。至利己損人之事。既爲法律所不許。即爲報界所共棄。亦即爲廣告所不載。

一外國新聞。價廉購易。（日本新聞價較吾國廉。黎明即由賣報者遞送到家。遇鬧市賣報童甚多。大都爲中小學校苦學生。報館批發更廉。且有藉以獎濟苦學生者。歐美報價較昂。但比他物比之尤廉。其送報之速。鬧市之衆。與日本略同。並有置放道旁。無須看管。而行人擲錢自取者。）故銷數恒在數十萬以上。數萬或不及萬者。絕無僅有。

以上所述。別無意見。聊以塞責。乞進而教之。幸甚。

解決民生困狀之研究

穆藕初

我國生齒之繁多。地方之廣袤。素爲各國所艷羨。東南各省。大部山明水秀。物產豐饒。西北各省。秦半土燥。天寒地多。棄利以

是因緣。東南有人滿之憂。西北有土滿之患。人衆而不理。地廣而不治。有一於此。足以病國。况兼而有之。國內種種之紛擾。未始不伏線於此兩滿之下也。然則我國之立國大計。固莫善於重農。而莫急於舉辦墾殖大業。厲行移民實邊之政策矣。吾人試默察之。舉凡今日之一切病國害民者。何一非民。何一非謀生無路。遂相率出其幸獲。詐取陰謀豪奪之種種不道行爲。禍國而殃民。雖然。彼等所恃以生活之途。亦至危殆。彼輩亦自知其不足恃。蓋的一而矢衆。無往不苦。其生活之途窮。設有安全之生活。出現於前方。則彼輩之舍歧路而來歸者。必大有其人。可無惑焉。

且也。世之習逸成惰者。固不知植果千樹之勝萬戶侯。鼓腹高歌之有四時樂也。誠生活上劇烈之競爭。增大陸國無量之天產。食糧高價。可因此制止。工業原料。可無虞缺乏。裁兵計畫。可因此實施。種種困難問題。大部分可因此解決也。不須巨資。可以依次進圖。不待機械。可以赤手奮鬥。到處可爲家。在在足以序天倫之樂。俯仰能自給。人人可以植自立之基。以過庶之民族。起闢天賦之膏腴。生利之豐。奏功之捷。有斷然者。願我海內之謀國是者。一致策進之。

或者曰。子之所言固甚是。第以我國年來不靖之現狀觀之。與子所主張者。適得其反。法令不行。武人跋扈。濫募招匪也。而編爲兵。一失所則兵也。而化爲匪。民不聊生。村落無安居之地。歲無寧日。農田變荒蕪之區。固有之利源。尙且不能保持。其他復何言哉。

釋之曰。水之橫決也。有壅之使然者。因勢利導。大禹行所無事。而奏萬流歸海之豐功矣。予以厲行墾殖事業。爲解決今日民生困狀之前提者。其用意亦若是。夫人生之所至急者。莫急於得衣食。無論投身何地。操業何途。不問其爲自利者。兼利者。其同一之目的。無非爲資生計。無非爲得衣食。孰謂開衣食之大源。去競爭之焦點。而不足以解決生活上之困狀哉。至於厲行墾殖之着手方法。當視各省區氣候地質水脈交通等種種不同之實況。斟酌而定之。

省憲與湘省政治

趙愷

新聞報三十週年紀念。博採時人言論。函囑發表意見。恒惕服務鄉邦。愧無建樹。何敢妄議時政。自涉疵尤。惟當茲軍閥專橫。羣言淆亂之中。而能伸張公理。主持正誼。使是非黑白終不容混淆者。何莫非報紙指導之功。而新聞報又爲吾國報紙中之翹楚。其指導社會之力亦至宏。既荷採及芻蕘。使恒惕得獲此良機。分其餘白。與國人從容討議國是。寧非大幸。爰就歷年來心所感觸。爲文電中所不及備詳者。拉雜書之於國家前途。未始無小補焉。吾湘制定省憲。其經過程序。久爲國人所洞瞭。惟事屬創舉。贊成者固異口同聲。而懷疑者猶不免徘徊觀望。甚有誤解自治爲獨立之變名。聯省爲割據之先聲。恒惕曩致北京國會及曹吳諸公文電中。已明白解釋。本無待於贅陳。惟恒惕默察十餘年來吾國致亂之源。要不外集權二字。有以啟之。野心家陽假集權之名。陰圖兼併之實。政客官僚。又從而挑撥搆煽於其間。於是抵排衝盪。而戰禍遂循環往復而靡所底止。往事歷歷。可爲寒心。黃陂入都。揭櫫廢督裁兵兩大主義。當時全國人民。疇不額手稱慶。倘得如願相償。糾紛原可立解。然而蹉跎復蹉跎。裁兵則望洋興嘆。無從着手。廢督則變名存實。朝四暮三。揆厥原由。實由中央政府徒擁集權之名。而實權久已旁落。上既不在中央。下亦不在各省。徒養成一種特殊勢力。供少數野心家驅使攘奪之資而已。識者憂之。咸以爲欲矯斯弊。惟有制定省憲。使中央地方事權。明白劃分。國軍省軍。確定範圍。在平時之省內治安。由省民自保。一旦對外宣戰。省軍則受國政府之指揮。庶幾對內無兼弱攻昧之憂。對外收同仇敵愾之效。政府得回復中央已失之政權。各省亦取得地方應有之權限。中央地方。同受權於憲法。雖有狡獪。更無所施其假借操縱之謀。特殊勢力。自可無形消滅矣。抑更有懷疑省憲者。往往指湘憲爲應付政潮之具。殊不知湘人果欲避免政潮。則對於國內戰局。嚴守中立。即已足矣。誰得而侵犯之。何必需此皇皇省憲乎。至有謂湘憲爲政府營私之圖。斯尤不值一笑。果在位者因遂私而制成省憲。是何異作繭自縛。其計亦甚左矣。恒惕本不欲間置辯。不過認國家根本大計爲一時應付之具。指國民公意爲一二私人之謀。則未免抹煞輿論。厚誣湘人矣。此恒惕所以不得不附帶聲明者也。以上係就制度問題。貢其愚見。至於庶政革新。千頭萬緒。撮其急要。亦有數端。一曰澄清吏

治。吏治之隆污。關乎政治之美惡。自鼎革以來。闔葺倖進之風。有加無已。勤慎廉潔者被擯。卑污狼戾者受賞。今欲矯正其弊。首在爲事擇人。決不因人設事。不因權勢地位決從違。專以品行學識定去取。中山先生五權憲法。有考試彈劾二權。雖未經實現。而用意至美。蓋非考試無以杜倖進之階。非彈劾無以矯貪鄙之習。澄清吏治。莫善於此。一曰修治省道。吾湘山脈綿亘。交通阻塞。西南邊鄙之地。固陋鄙儻。民智極低。厲行民治。實虞躡等。而又盜匪充斥。憑險負隅。調軍搜剿。動需時日。兵至匪颺。終難殲滅。故修治省道。刻不容緩。一曰化兵爲工。國人皆以裁兵爲當今急務。而兵迄未裁。且亦不可裁。蓋兵士原非甘以血肉之軀。爲鎗彈之的。不過生計維艱。謀生乏術。有所不得已耳。一旦裁出。則此輩依舊散之田間。無業可歸。其不流爲盜匪者。幾希。故單言裁兵。不如化兵爲工之爲愈。湘憲規定義務民兵制。與中山先生工兵政策。其立意均不外此。斯亦當務之急也。一曰振興實業。年來政治紛亂。原因雖甚複雜。然揆厥根源。實緣實業凋敝。失業流民。窮無所歸。不得已遂羣趨于政治之一途。以國家有數之機關。焉能容此無量數之游民。人數既浮。傾軋奔競之風以起。此政治之所由黑暗。所由卑污。所由動搖。而終無安定清明之時也。救濟之方。惟有發展實業。使一般無業游民。由浮濫擁擠之政治生涯。退而從事于生產事業。而後政治有改良革新之望。一曰整理財政。財政爲庶政之母。吾湘財政。窮迫紊亂。已達極點。非謀根本整頓之方。則凡百庶政。皆無從進行。然財政以稅收爲本。欲增加收入。首須謀國民經濟之發達。以培養稅源。次須改良徵收方法。以廓清積弊。要以收支適合。人民負擔平允爲主旨。以上特就管見所及。舉其學肇大者。其他如裁兵清匪。以維治安而節軍餉。施行統稅。以杜中飽。而恤商艱。實行強迫教育。使人民皆具普通常識。注重職業教育。使人民皆有固定生活。採用社會政策。以調和貧富懸隔。而消弭階級戰爭。凡此諸端。立論雖着眼於湖南。而原理實可通用於全國。恒惕淺學寡識。凡所指陳。自知無當高深。不過本各舉所知之義。聊答新聞報博採旁搜之雅意而已。忙中未盡所懷。藉祝

新聞報同人康勝。

忽忽三十年

江亢虎

忽忽三十年。此三十年間。自人類言之。少者日以壯。壯者日以老。而生者死者。全世界正不知幾萬萬人。自社會言之。貧富貴賤。莠枯休戚。千態萬狀。物質文明之增進。勞動問題之棘手。資本制度之極熾而豐。社會主義之一日千里。均在此期中。自國家民族言之。則白人之帝國主義。向軍備。政治。經濟。教育。各方面發展。有席卷寰宇之概。而同是白人。其民族根性之遠異。愛國思想之衝突。利害關係之相反。蘊釀既久。大戰遂開。兩敗俱傷。勢窮力蹙。於是干戈暫戢。而摩厲方殷。第二大戰或接踵而起。未必能再遲三十年也。自學術文化言之。則宗教已失其根據。而異說爭鳴。莫衷一是。科學愈擴其範圍。而懷疑不已。轉入迷途。樂觀者以爲形上形下各學。將次合一。悲觀者以爲物質精神兩事。相背絕馳。要之此三十年間。思想言論出版。皆比較的自由。亦比較的趨向離心式。可質言也。返顧吾國。此三十年間。不啻一卷痛心史。主權之剝奪。幾何。領土之淪喪。幾何。外交之失敗。幾何。革命之犧牲。幾何。生命財產有形無形之損失。幾何。靜言思之。不寒而慄。世界之大勢。既如彼。吾國之現狀。又如此。似乎棲息其間者。宜人人有覆巢無完卵之恫矣。然而不盡然。國內教育實業各機關。頗有與時俱進而日有功者。亦幸巢之尙未全覆耳。吾不必繁徵遠引也。月前上海申報館屬吾爲五十週年紀念詞。今者新聞報館又屬吾爲三十週年紀念詞。此兩大報館者。如懸老眼於國門。飽閱滄桑之活歷史也。其造端皆甚微。而成效乃絕鉅。屹然而並峙。巍然而長存。而其前途尤未可量也。於此可知規事業於至難環境中。苟行之以漸。貞之以恒。未嘗不可竟成。亦未嘗不可持久。彼畏難而退者。其自信力乃下巫醫一等矣。雖然。吾嘗過新聞報館。主任汪漢溪君導觀各部。并自述其二十五年來之經營。知其用心之苦。致力之勤。較吾所見歐美諸大報館主任。有過無不及。而所成就者。則瞠乎其後之。豈非以國勢陵夷。萬事叢勝。故事倍而功不半哉。使吾國而如歐美諸強國。使新聞報不在吾國而在歐美諸強國。其成績當必不止此。然則新聞報無負中國。中國實負新聞報也。烏乎。新聞報始刊。吾方十齡。忽忽三十年。吾已頽然即於無用之歲。歲月易得。修名不立。俛仰身世。振觸萬端。躬

自悼矣。即以爲賀。賀新聞報年事少於吾。而左右社會之力與指導人羣之功。乃令吾望塵莫及。愈歎後生之可畏而老大之徒傷已。讀者想多有同感也。

社會的司法

修訂法律館總裁江庸

社會的立法！社會的立法！余嘗聞諸國人之唱導者矣。當今社會主義，奔騰澎湃，勢如破竹而來之時，個人主義所產之法律，不能不加以根本之改造者，余亦承認之。惟余於茲尚有與立法事業相輔而行之司法，亦認爲有改造之必要也。蓋在今日各國，法律之制定，須經一定方式，廢舊章而訂新法，亦非易事；况迨新法頒布，而事實已生變化者，亦屬常有之事。故在新法未頒布，或法律與事實不調和之時，應如何運用法律，以順應事實之要求，則不可不期諸司法者矣。社會的司法者，應現代潮流而起之主義也。詳言之，即司法官當適用法律時，應顧慮社會利益是也。或曰：立法之作用，果可自行活動，以順應社會之情形，修訂法律；但司法之目的，僅在法之適用，在法律未變更或廢止以前，縱與社會情形有不適合者，亦不能不適用之，此乃立憲國家三權分立之精神也。故要求立法者，爲社會的立法則可，要求司法者，爲社會的司法，則未免違法矣。人之反對社會的司法也，既如是，則茲欲提倡社會的司法之吾人，對於反對者之立論，不可不加以辯難，對於反對者之立論，欲加以辯難，則對於其立論之基礎，尤不可不加以研究矣。

中世時代，法律制度，均未完備，凡百爭端，悉依習慣舊制判斷，而當其事者，又無專司其事之審判官，故其結果，雖有少數適情之判斷，但判斷者之擅斷弊，層出不窮，遂釀成社會上種種之反抗，三權分立主義，成文法主義，均爲專制時代擅斷主義之反動，亦即十八十九二世紀權利思想之表現也。

三權分立主義者，將立法司法行政之三種作用，分由各機關專掌，蓋所以免專橫推諉之弊也。成文法主義者，使社會生活之一切現象，悉依成法支配，蓋所以免審判官之擅斷也。爲此二主義之結果，司法官乃僅有適用法規之義務，而無立

法之權限矣。當是時也，學者對於法律之本質，有主張命令說者，爲其代表者，爲奧斯（John Austin, 1790—1859）此說以法律爲對於人民之一種命令，故法律縱有違背社會道德者，亦不能不適用之。『惡法亦法也』之格言，遂轟動於當時矣。十九世紀爲成文法成熟之時代，當時不但德法諸國，先後告成其燦然可觀之大法典，即素以習慣法判例法爲主之英美二國，亦受其影響，而各頒布各種單行法規。『法律無不備』說者，雖爲成文法主義之當然結果，然亦當時學者炫於燦爛可觀之大法典，以爲社會生活之一切現象，均已網羅其中，而可受其支配之思想也。

十八十九二世紀之法律思想，既是如此，於是一般研究法學者，遂專以成文法爲基礎，而爲其文字的解釋與論理的解釋矣。此註釋法學之所以風行於當世也。學者之態度如此，於是爲實務家之司法官，亦受其影響，而專以其由解釋所得之法意，適用於具體之事實，至其與實際生活之影響如何，則非渠等所顧聞矣。

吾人觀上之所述，而知今之反對社會的司法者之立論，乃胚胎於十八十九二世紀所風行之註釋法學，而其基礎，實在三權分立主義及成文法主義也。至其立論及其基礎之是否正確，與能否適用於現世紀，則主張社會的司法之吾人，亟應加以討論矣。

三權分立主義，固可專責任而免專橫之弊，但苟行之過嚴，扞格不通融，則或因有一種作用之停滯或腐敗，而致影響於他種作用者。吾國自改建共和以來，已十有一載矣，爲立法機關之國會，迄未訂立一種法律，苟持嚴格之三權分立主義，則司法者將無可據之法，即或有之，亦僅前清陳腐之舊規而已。不但此也，法律之制定，在今日各國，均須履行一定方式，故立法者不能應千變萬化之社會情狀，隨時修訂者，事實所明示者也。法國民法，頒布於一千八百零三年，迄今已有百年之生命，於此百年之中，社會之情狀，不知經多大之變遷，而法國民法之適用，尙無不適情之非難者，實司法官之能應時變通其解釋耳。此種變通解釋，與立法之作用，有何異乎？人或有不認其爲立法作用者，不外掩耳盜鈴之事也。雖然，余非反對

三權分立主義也，所反對者，嚴格之三權分立主義也。三權分立主義，乃中世專制政治之反動，其所持之理論，確有真理，惟持之過嚴，則反滋弊竇，苟能予以通融，則統治權能得完美發展之希望矣。茲所謂通融者，即採便宜主義，例如法律有不備或與實際情狀有不適時，准許司法官斟酌社會情形，不受法律之拘束，為其適情之判斷是也。

成文法主義者，乃反抗中世紀擅斷主義而起之一種妄想也。其欲以網羅社會生活之一切現象，悉數規定於成文法之中，而受其支配，則不但為社會組織複雜之二十世紀，事實上有所不能，即在十八十九二世紀社會組織不甚複雜之時代，亦屬困難之事；況社會係進步的，法律縱能變更修訂，然不能與社會之情狀，同時進步者，亦事實。以後時代之法律，適用於新進步之事實，則法律與實際，必發生不調和之結果。成文法既有不備欠缺之處，則欲以社會生活之一切現象，悉受其支配，則不但勢所不能，亦理所不許也。此成文法主義，在現世紀所以不能維持者，雖然，余非反對成文法之自體也，成文法之有確實安定性者，余亦承認之，故法律苟能以文字公表之者，最能使一般人民有所恪守，惟成文法之不適情者，亦宜變更或廢止之，蓋法律決不為其確實安定性而犧牲其衡平適當性也。

為反對者立論之基礎，（三權分立主義，成文法主義）已失其存在之價值，則其立論之不能成立者，可無疑義矣。惟余對於三權分立主義，非絕對的反對者也，對於成文法，仍認為有制定之必要者也；故對於司法官應以如何之態度，適用法律，判斷事物，自有論述之必要矣。

在今日各國，成文法在法律中，仍占重要之地位時，解釋法律，遂為司法官重要職務之一。成文法之解釋方法，自來學者所認者，計有二種：一為文字解釋，一為論理解釋。文字解釋者，依據條文字句之意義，以探究法律之意義也。在成文法之解釋方法，應先依文字解釋者，成文法之性質上所當然者也；惟解釋法律，在明法律之意義，非明文字之意義，文字解釋，有時雖亦能探究法律之意義，但文字之意義有不明者，一個文字，有數個意義者；法律對於一個文字，有附以數個意義者；法

律上之文字，有與普通慣用之意義不同者；有此情形，文字解釋，遂不易得法律之真意矣。此文字解釋，所以不能謂為完全之解釋方法也。

法律乃由多數條規集合而成，各條規間互有關係，故當解釋時，須顧慮各條規間之關係，蓋非如是，不能謀法律全體之調和也。解釋法律，須顧慮各條規間之關係，於是為其方法，不得不從論理上之法則，從論理上之法則而為解釋，即茲所謂之論理解釋是也。其方法，即或以數個條規，歸納而定一共通之原則，基其原則以解釋各種條規；或自一個條規，演繹而定一原則，基其原則以解釋他種條規，如是則不但可免各條規間之抵觸，且其解釋之結果，亦較為確實。

人雖有區別法律解釋之發達為三期，而以文字解釋與論理解釋別為二期者（旁恩特 R. Pearce Pound 引用愛肯 Vander Eyckan 之學說，而區別法律解釋之發達為三期：一為文字解釋時代，一為論理解釋時代，一為實証解釋時代。法為神之宣託時代，則法僅許文字解釋；法為立法者之意思表示時代，則論理的探求立法者之意思，為解釋之要點。在現代，則法律之解釋，應注意解釋時之社會情狀，及其適用法律之結果；）但現在一般學者，否認二者之獨立，蓋文字解釋，僅為成文法解釋之第一步，不得謂為完全之解釋方法，文字解釋與論理解釋同時並用，始得法律之真意義，非依文字解釋，有所不明時，方用論理解釋也。

文字解釋與論理解釋，為解釋成文法之必要方法，余亦承認之；惟由文字解釋及論理解釋所得之結果，乃該成文法之內容，該成文法之制定，苟為時不久，而其內容與時代潮流，尚能適合時，固可適用之。該成文法之制定，苟為時已久，而其內容有與社會之實際情狀不和者，則此種成文法，應否適用？苟認為不應適用者，則應以何者為判斷之標準？此亟應研究者也。

法律之解釋，非如古典之解釋，僅在明其本來之意義。法律乃支配人類社會生活之一種規範，法律雖制定於過去之、

時代，然以其支配現時的社會生活，故適用時，應慮慮現時的社會情狀者，法律為規範之性質上，不得不然者也。由此觀之，法律之內容，苟與社會之實際情狀有不適合時，不應適用者審矣。

法律有欠缺不適者，在十九世紀末葉，已為一般學者所公認，而為其補救之法，有提倡自由法說者。自由法說倡自一千八百九十九年法國之間尼（Gény）氏，以其主張法律解釋之自由，故人皆目之為『自由法運動』。此種學說，至現世紀而風靡全球矣。

自由法說在提倡司法官有自由解釋法律之權能，藉以補救法律之不備，而免除由文字解釋與形式的論理解釋所生之法律與實際不調和之弊害者，已為多數學者贊同矣。至有謂自由法說為擅斷主義之復活者，寔不知自由法說所主張之自由解釋，亦有一定標準，非如中世之擅斷主義，僅依審判者之喜怒哀樂，而為其感情判斷也。惟所謂標準者何？則學者不一其說。有主利益衡量說者；有主事物性質說者；有主社會道德說者；然考司法之目的，乃在憲行法的正義（Legal Justice）第法的正義，依時代而有不同，在過去二世紀以保障個人之利益為法的正義，今則以保障社會的利益為法的正義，故司法官之解釋法律，應以社會的利益為標準，惟於茲應注意者，所謂社會的利益者，應依當該時代之社會的客觀的觀察而定，蓋非如是，則有擅斷之譏矣。

輓近歐美各國，雖各努力於社會的立法，但又慮其不足以應社會之要求，而又致力於社會的司法，其著者，如所有權之限制，財產處分之限制，契約自由之限制，無過失賠償責任等，蓋欲藉司法作用以補救立法作用之不及也。我國法律制度，均未完備，所謂現行法者，有制定於前清時代，而其內容陳舊者，有雖編訂於近時，而其思想已屬過去者，當此社會主義奔騰澎湃之時，當司法之任者，應如何適用法律，判斷事物，以適應社會之要求，其責任之重大，較諸他國，寔倍蓰焉，吾國之司法官，可不勉之哉。

地方財政

馬寅初

此係鄙人在北京市民會之演講文。尙未在報上發表。茲適逢新聞報舉行三十年之紀念會。特揭之以爲研究地方財政者參考之資料。

當鄙人留學美國時。曾著『紐約財政』一書（無中文譯本）。今擇此書中之重要部份講述之。以限於時間。不能詳述美國之情形。故僅講紐約一處之地方財政。美國城市地方財政。多以紐約爲模範。紐約地方財政之手續。與中央財政不同。此其好處。其手續分（一）預算。（二）徵稅。（三）謀收支之適合。（公債）。（四）會計。（支出之監督）。

（一）預算。從前紐約之弊端甚多。其官僚與中國現在之官僚無異。所有報銷。均不確實。官僚之發財者甚多。且均屬政客。近年來政治修明。民權發達。人民有監督之權。（與二十年以前不同）。關於預算。有預算委員會。行政方面。分教育。衛生。財政等各部。從前財政上之預算。爲籠統的。只有十萬二十萬等數字之總數。究竟何種費用需若干。亦不分析明白。舞弊甚易。以後人民有監督之權。作預算時。將各部份分開。例如關於衛生部者。其分類一以職務爲標準。如醫院防疫小孩衛生等。二以經費爲標準。如薪金工資材料等。例如防疫處（職務）之下。列各項薪金若干。工資若干。材料若干等。

監督方法。預算委員會詳細研究預算表內有否不實之處。如濫開支過多。則有審計員。可以詳細審查有否錯誤。審計員亦依部而分職。每一審計員。於該部之內情。洞悉甚詳。如遇有預算不確之處。可以修改。經此審查後。將預算交還預算委員會。委員會不能即行議決。須將各部之報告在公報上發表。使人民洞悉。（中國既無此種發表。則雖欲研究而不能。）過幾天則開會討論。在會中之對於預算反對者及贊成者。可以互相辯論。此後由預算委員會通過。交於董事會。經董事會通過。交於地方長官。即作爲確實之預算。觀上所述作預算表之手續。其最要者。爲審計開支之是否正當。及可否節省。均由其決定。若中國之籠統數目。雖經財政部增減。但全憑臆測。毫無正當之理由。烏乎可。其次則預算之在公報上發表。使人民洞悉。

亦屬要緊。

(二)徵稅。預算通過決定後。則明年應支出之數。可以知道。查紐約市每年支出爲五萬萬元。(現在不止此數)其中教育費佔五千萬萬元。(我在美國留學時爲五千萬萬元)現已至一萬萬元。來年之支出既確定。則應徵稅以應開支。地方稅種類甚多。最好者爲地皮稅及房屋稅。(北京尙無地皮稅。如辦地方自治。則地皮稅亦甚重要)統稱爲不動產稅。估紐約稅收百分之九十六。因美國爲聯邦制。中央政府由聯邦而產生。中央政府特關稅及內地稅。(如酒捐等)各邦特公司稅及遺產稅。至不動產稅。則歸地方自治團體徵收。其理由有二。(一)不動產稅中之地皮稅。自地價而來。地價即係地方自治團體之地之價值。由該地方所得之稅。必須用之於該地方。方爲正當。(二)倘地皮稅不歸地方自治團體而歸中央或省政府。則以一國之大。各地地價時有變動。變動太大。則必須年年估價。中央政府於各地地價之估計爲外行。必須請各本地方之人出而估價。以本地地方之人。對於本地地方情形甚爲熟識。其估價必甚可靠。但估價之人。以本地之地稅。而用於他地方之故。爲謀本地地方利益計。其估價必少。如此則稅額必至減少。且各地方團體。爲謀各自利益起見。均願他處稅額加多。自己稅額減少。於是互相爭奪。亦屬非計。因此地皮稅歸地方自治團體。庶幾其估價必可公道。稅額亦不至減少。

不動產稅佔地方自治團體稅收百分之九十六之理由。因地方之發達繁盛。可使地皮漲價。例如以一百萬元修築馬路。其得利益者必爲地主。因建築馬路以後。交通便利。地皮必定漲價。故不動產稅佔稅收之百分之九十六。亦甚正當。例如北京東西車站造成後。前門外之地價均漲。如將來電車造好以後。凡電車經過之處。地皮亦必漲價。此種地價之漲高。非地主自己費資本或勞力有以致之。實出於公共之力。故其稅由地主負擔之。理由亦甚正當也。

不動產稅之稅額既定。(即每年須抽不動產稅若干之數額)則須估計地皮之價值。設地皮由估計而得之價值爲十萬萬元。而須徵之地皮稅爲一千萬元。則稅率爲百分之一。如地皮稅爲二千萬元。則爲百分之二。如地皮稅爲三千萬元。則爲

百分之三。

估價之人爲年紀長大經驗豐富者。其估價有一定之標準。吾人須知歐美各國之街路。縱橫相交。甚爲整治。（不如我國路政之無規則。）估價之法爲平常馬路每橫一英尺直一百英尺。價值若干。若在相交之角。則地價增高。（以地位適當之故。）又地皮賣買及典當。均有契約。故估價時可藉以爲標準。如此估價。雖或稍有錯處。但必甚公平。估價既甚公平。則徵稅必易。如納稅者認爲估價不公平。可以起而辯論。以期必歸公正。

（三）收支之適合。每年徵稅分爲上半年下半年兩期。上期在三四月間。下期在八九月間。設當一二月時。稅收尙未起徵。而需款甚殷。則可發行短期公債。（期約三四個月。）俟稅徵收後。即行還本。紐約法律規定。公債之發行。其賣價不能低於面價。（如面價百元者。不能以九十九元賣出。與我國之以二三折三四折出售者情形大不相同。）故價格常在面價以上。或等於面價。設當發行公債時。適遇金融恐慌。市面利息漲高時。不能照面價出售。（公債利息最高爲六厘。）則只有運至英德法等國銷售。

長期公債之用處。例如造自來水廠。在大都會。其經費總需數萬萬。若於一年間歸預算內。使人民負擔。則勢有所不能。於是發行長期公債。以集此巨款。因自來水係一種營業品。可以取價。則每年所得售水之款。可以收回公債。甚有裨益。若中國之募集公債。咸用於消費一途。如集款以充軍餉戰費。則鎗砲一響。即化有用之資金於烏有。不惟不能由母（資本）生子。連母亦被消滅。安有生子之可能。如母雞然。母雞既死。安來雞子。在英美則以資本變自來水機器。用於生產之途。由母生子。每年得有收入。其利益甚大。鄙人甚贊成我國之發行長期公債。但募集之款。必須用於生產。不作戰費軍餉爲前提。凡可增進人民之幸福者。爲財富。可以滿足人類之欲望者。其財富爲有用。自來水爲人生不可缺之物。（無自來水而飲井水者。以井水不純潔。容易多病。）是爲有用之財富。募集長期公債。以造自來水廠。實甚正當。且甚有益。中國之集款充軍餉戰費。不

但資本消滅人命亦被傷害。則其好處不彰。壞處獨顯矣。美國當開闢之初。資本亦甚缺乏。借英國之資本。以興築各種新事業。至今則債已償清。而資本充足矣。欲以我國之財政與紐約相比較。勢有所不能。以在紐約人民有監督之權。為政者不敢舞弊故也。

(四)會計(用途之監督) 在紐約地方之財政。其審查甚為周密。將各種事務分析明白。例如書記有長期短期之別。歷用三月者。不得算一年。各部書記均分等級。各級薪俸。一律平等。則為政者不能作私。經費可以節省。關於用人方法。親戚朋友。亦可引用。但不能為人擇事。須視其才力是否勝任而決定。關於各部所用材料器具。亦分特別普通兩種。以有種材料用一次即消滅者。如紙墨煤等。有種器具可以用一年數年而不壞者。如打字機及設備器具等。如不詳細分別。則主管之人或可從中舞弊。於經費方面甚有影響。

紐約之支出。歸財政部單獨經營。(與我國之各部各省經理者不同) 凡有需要者。須開單送於審計員。以視是否與預算相符。如不相符。即行拒絕支付。且開單時。須由該部總長簽字。以備將來發現不實之處。可使有人負責。故總長亦不敢舞弊。審查員認為正當。則交由財部付款。其審查在未用以前。與事後監督不同。購辦貨物時。審查員須審查價格及分量是否相合。如認為符合。則照付。我國於此等場合。無從知道也。採辦貨物時。歸總庶務處辦理。與我國之各部管各部者不同。以辦大宗貨物。價格可以便宜。而節省經費之一法。觀其種種辦法。無非謀事前之監督及經費之節省耳。

以上四步手續。分析明白。不相混合。籌款有一定之方針。審查有一定之標準。故有財政之可言。若夫中國財政。則如亂絲。實無所謂政。

我國之內外債

▲現負內外債額及民國十二年起每年應付內外債數目

唐林

自羅案發生。國人始漸知注意國債。值財政部有『財政部欠各項內外債欸一覽表』之公布。復經徐滄水君爲之爬梳。以清其眉目焉。得數二十一萬萬有奇。海內始駭然知我國債務之重。雖然。此二十一萬萬者。僅就本金而言。尙有息金。未經算入。若合利息計算。則其數猶不止此。且財政部欠欸以外。尙有交通部欠欸。數達鉅億。若合財政部所欠。其數更不止此。然此皆國債也。在我或有財政部欠與交通部欠之別。而在債權國則統以我國債務視之。固無所軒輊區劃於其間。如湖廣債票本息。本屬交通部欠。然現則由鹽稅關稅項下扣付本息。又如欽淦滿蒙四鐵路。高徐順濟。電信。諸借欸。名義上則爲交通部欠。而實則爲財政部流用於政費軍費。是我國亦自行打破此界限也久矣。著者不揣。欲就契約已明者爲之清算其本息。列爲年表。其契約未經發布。無從計算者。則僅記其概數。又財部所發表者與著者所計算者。或因鑄價。或因觀察點不同。不無出入之處。閱者姑闕疑焉可也。

(一) 財政部欠

(甲) 內債

元

(一) 有確實抵押各項內國公債

現欠本 一九八、六〇九、五九二

迄民國二十六年全部償清止

應付息 五〇、八〇二、四二二

(二) 九六公債

現欠本 九六、〇〇〇、〇〇〇

迄民國十八年全部償清止

應付息 三二、八七〇、四〇〇

(三) 第二批整理公債

現欠本 三四、四〇〇、〇〇〇

現欠息 二、一六〇、〇〇〇

(四) 額外公債

現欠本 四、三五七、五九〇

(五) 九六公債償還外殘餘內債

現欠息約 二一六、〇〇〇
現欠本 二二、三〇三、九四五

(六) 發給各機關庫券

現欠息約 一一、〇〇〇、〇〇〇
現欠本 三三、九一七、五八一

(七) 各銀行短期借款

現欠息 不 明
現欠本 四〇、八九〇、一八五

(八) 各銀行墊款

現欠息約 七、三六〇、〇〇〇
現欠本 三一、四三六、五一四

(九) 欠薪(十一年六月止)

現欠息約 五、八〇〇、〇〇〇
現欠本約 六四、〇〇〇、〇〇〇 (無息)

(十) 欠餉(十一年六月止)

現欠本約 一三四、〇〇〇、〇〇〇 (無息)

以上內債本金共計四七二、三二五、四〇七元。其中不確實者佔二七三、七〇五、八一五元。此外欠薪欠餉一九八、〇〇〇、〇〇〇元。內債息金約一一、〇〇八、八二二元。其中確實者只五〇、八〇二、四二二元。姑合確實者與不確實者及欠餉薪數全體本息為七八一、三三四、二二九元。

(乙) 外債

(一) 有確實抵押各項外債賠款

現欠本 九七〇、六六一、〇四七元

迄全部償清止

應付息 五二一、八八八、六三三元

(註) 財部發表者為九九二、六八四、五七五元。但其中有俄國賠款在內。查俄國賠款可望免除。且現充三十四年公債及十一年公債之基金。亦萬無重列之理。故予剔除。但財部係按銀元八元折合英金一鎊。本表係按照合同。以英金三先令折合海關銀一兩。即銀元十元折合英金一鎊。應得如上數。

(二) 德國債

現欠本 二、二三一、〇五六元

現欠息 不 明

(註) 德債有德國賠償我國之款。可以抵償。不再計入。

(三) 奧債

現欠本 四三、八六三、一四五元

現欠息 不 明

(註) 此款財部發表為四、二六六、三一四鎊。實應為四、三八六、三一四鎊。又財部係按八元折合。本表係按十元折合得上數。

(四) 無確實抵押各項外債

現欠本 二二九、六七二、一五六元

現欠息 不 明

(註) 財部列為二二〇、九三二、二五一元。本表係以銀元十元折合英金一鎊。二元折合美金一元。一元折合日金一元。〇一六五折合法金一佛郎計算者。故得如上數。

(五) 魯案庫券

現欠本 四〇、〇〇〇、〇〇〇元

應付息 不 明

以上外債本金共合銀元 一、二八四、一九六、三四八元。其中不確實者佔三一八、五三五、三〇一元。息金確實者五二

一、八八八、六三三元。餘不明。姑合外債全體計算爲銀元一、八〇六、〇八四、九八一元。

總計財政部欠內外債本息全額爲銀元二十五萬八千七百四十萬九千二百十元。尙有著于利息。未經算入。

(二) 交通部欠

(甲) 內債

(一) 各銀行短期借款

現欠本 一一、五七三、四四四 元

現欠息 一、五三一、八一六

(二) 銀行透支

現欠本 七〇六、九三八

現欠息 不 明

(三) 交通部內國公債

現欠本 一六、一九三、五五〇

現欠息 不 明

(四) 贖路內債

現欠本 三八、三二六、八八〇

以上內債本金共計六六、八〇〇、八一二元。息金已明者一、五三一、八一六元。本息合計六八、三三二、六二八元。尙有著于利息。未經算入。

(乙) 外債

(一) 路政外債

現欠本 四五二、七四三、五九七 元

應付息 不 明

(二)電政外債

現欠本

四二、二四二、五九六

現欠息

二、五四〇、一六〇

(註)財政挪用者概算入財政部欠數內。

以上外債本金共計四九四、九八六、一九三。息金二、五四〇、一六〇元。本息合計四九七、五二六、三三三元。尚有若

干利息未經算入。

總計交通部內外債本息合計爲五六四、三二七、一六五元。

財政部欠及交通部欠內外債本息全額爲三十一萬五千一百七十三萬六千三百七十五元。此我國中央現在之債務總額也。至各省之內外債。尙無從調查。然就此數。每人已應擔負七元八角之譜。較之外國。誠不爲多。惟以我國產業之不發達。勞銀之低微。則只此七元八角之負擔。已有絕贖之虞。況當局者漫無計畫。濫借不已。對於償債之財源應如何選擇。時期應如何分配。從未慮及。在初借時。未嘗不快意當前。及至到期。則紛至沓來。顧此失彼。窮於應付。故債額不必多於各國。而財政之紊亂。信用之喪失。反甚於各國者。皆職於只計借而不計還之過也。上述諸債務中。除有確實抵押者外。餘皆係已過期現到。或一部分過期到期者。合其數。無慮六萬萬。今欲於國庫中驟支出六萬萬以償債。徵論爲能力所不及。藉令能之。其擾亂預算。壓迫金融。戕削人民。流毒將不知伊於胡底。而又不能不還。蓋不還債之害。與濫舉債或驟還債之弊相等。況以國際關係。更不容不還乎。然則既須還債。又求不太傷國民元氣。不擾亂國家預算。不壓迫社會金融。其道將何施而後可。曰。嚴查濫借。延長期限。減輕利息。使每年償債之額。足納於每年償債能力之中。一面嚴禁再行舉債。以免亂及原定計畫而已。欲明我國以後償債能力爲如何。不可不先知現所規定之償債能力爲如何。考我國現在所謂有確實抵押。不外關鹽兩稅。茲表列每年應由兩稅償還之內外債額如左。(以銀元一元爲單位。外債皆用鎊。今皆化爲元。以十元爲一鎊。)

年 度	外 關 債	內 稅 債	債 項 合 計	(鹽 稅 項 下)	總 計
民國十二年	四四、七八四、六三九	三五、一〇三、七三五	七九、八八八、三八四	一五、七五二、五七〇	九五、六四〇、九五四
十三年	四四、七八四、六三九	三三、八三五、七九九	七八、六二〇、四三八	一八、二二二、五一〇	九六、八三二、九四八
十四年	四四、七八四、六三九	二九、一五五、六五三	七三、九四〇、二九二	一八、二二二、五一〇	九二、一五二、八〇二
十五年	四四、七八四、六三九	二六、七六〇、一三九	七一、五四四、七七八	一八、二二二、五一〇	八九、七五七、二八八
十六年	四四、七八四、六三九	二四、四五七、一九九	六九、二四一、八三八	一八、二二二、五一〇	八七、四五四、三四八
十七年	四四、七八四、六三九	二五、七六二、二一七	七〇、五四六、八五七	一八、二二二、五一〇	八八、七五九、三六七
十八年	四四、七八四、六三九	一八、三二五、九九四	六三、一一〇、六三三	一八、二二二、五一〇	八一、三二三、一四三
十九年	四四、七八四、六三九	一七、四二三、六六四	六二、二〇八、三〇三	一八、二二二、五一〇	八〇、四二〇、八一三
二十年	四四、七一六、八二九	六、三二二、五〇〇	五一、〇三九、三二九	一八、二二二、五一〇	六九、二五一、八三九
二十一年	三六、五三三、四四三	六、〇五二、五〇〇	四二、五八五、九四三	一八、二二二、五一〇	六〇、七九八、四五三
二十二年	二六、八六三、九九三	五、八八二、五〇〇	三二、七四六、四九三	一八、二二二、五一〇	五〇、九五九、〇四三
二十三年	二六、八六三、九九三	五、五一一、五〇〇	三二、三七六、四九三	一八、二二二、五一〇	五〇、五八九、〇〇三
二十四年	二六、八六三、九九三	五、二四二、五〇〇	三二、一〇六、四九三	一八、二二二、五一〇	五〇、三一九、〇〇三
二十五年	二六、八六三、九九三	四、九七二、五〇〇	三一、八三六、四九三	一八、二二二、五一〇	五〇、〇四九、〇〇三
二十六年	二六、八六三、九九三	四、七〇二、五〇〇	三九、六一五、一九八	一八、二二二、五一〇	五七、八二七、七〇八
二十七年	三四、九一二、六九八	—	三四、九一二、六九八	一八、二二二、五一〇	五三、一二五、二〇八
二十八年	三四、九一二、六九八	—	三四、九一二、六九八	一八、二二二、五一〇	五三、一二五、二〇八
二十九年	三四、九一二、六九八	—	三四、九一二、六九八	一八、二二二、五一〇	五三、一二五、二〇八
三十年	三四、七九七、一六三	—	三四、七九七、一六三	一八、二二二、五一〇	五三、〇〇九、六七二

三十一年	三四、七九七、一六三	三四、七九七、一六三	一八、二二二、五一〇	五三、〇〇九、六七二
三十二年	三四、七九七、一六三	三四、七九七、一六三	一八、二二二、五一〇	五三、〇〇九、六七二
三十三年	二六、四四四、八〇三	二六、四四四、八〇三	一八、二二二、五一〇	四四、六五七、三三三
三十四年	二六、四四四、八〇三	二六、四四四、八〇三	一八、二二二、五一〇	四四、六五七、三三三
三十五年			一八、二二二、五一〇	
三十六年			一八、二二二、五一〇	
三十七年			一八、二二二、五一〇	
三十八年			一八、二二二、五一〇	
三十九年			一八、二二二、五一〇	
四十年			一八、二二二、五一〇	
四十一年			一八、二二二、五一〇	
四十二年			一四、九五九、九四〇	一四、九五九、九四〇
四十三年			一四、九五九、九四〇	一四、九五九、九四〇
四十四年			一四、九五九、九四〇	一四、九五九、九四〇
四十五年			一四、九五九、九四〇	一四、九五九、九四〇
四十六年			一四、九五九、九四〇	一四、九五九、九四〇
四十七年			一四、九五九、九四〇	一四、九五九、九四〇
四十八年			一四、九五九、九四〇	一四、九五九、九四〇

上列數中所包含之外債有六。(一)俄法借款。(二)英德借款。(三)英德續款。(四)庚子賠款。爲關稅擔保者。(五)克利斯浦借款。(六)善後大借款。爲鹽稅擔保者。內債有九。(一)八厘軍需。(二)五年六厘。(三)七年長期。(四)九年金融。(五)整理六厘。(六)整理七厘。爲整理案內者。(七)三年六厘。(八)四年六厘。(九)十一年八厘。爲稅司直接管理者。觀表所列。內外債本

息數。以民國十二年至十七年爲最多。十八年至二十一年漸減。二十六年內債全部償清。只餘外債。至三十四年關稅作抵外債。全部償清。只餘鹽稅作抵之債。故其數銳減至一千八百餘萬元。至四十八年遂全體償完。從可知關鹽稅與內外債之關係。而關稅之地位尤爲重要。蓋以其徵收之便利。稅收之漸增故也。誠能以關稅及其增加稅。附加稅等專爲償債之用。舊債多時。則少償新債（即待整理之債）或只付息。舊債稍減。則增償新債之額以求其平衡。如是得一平均定數。指爲減債基金。納一切債務於此基金之內。每年償還新債之數。隨舊債之數。反爲消長。如是則債務雖多。尙有一定軌跡。可循以償還。否則百病叢集。將莫知所措。此著者所爲大聲疾呼。而願國人及早注意者也。

國民公共衛生之新希望

日本醫學士中國公學校醫姚永政

國家社會者。個人之集合體。而個人者。國家社會之生活分子也。無個人即無社會。無國家。然無健全之個人。亦無從得健全之社會與國家也。今值新聞報三十年紀念。爰就公共衛生方面。略抒所見。以祝國民之長壽焉。

吾國之積弱久矣。國民之昌言振興國家改造社會者雖夥。而其結果。國家社會之現狀。仍不能稍有顯著之進步。此其故。在徒着意於枝葉。而不注重於根本。所謂根本者何。國民自身之健全是也。蓋惟有健全之身體。方能有健全之思想與偉大之建設。觀乎歐美列強國民身體之健全活潑。其助長各業發達之成績。可以悟矣。

同是人類也。何以他國之國民多健全。而我國之國民多孱弱。同一國民也。何以又強弱各殊。壽夭互異。一言以蔽之。則衛生與不衛生之別耳。

他國之於衛生也。政府提倡於上。國民景從於下。雖婦孺無不知衛生之大要。而又擘畫周詳。設備精美。因疾病都由細菌發生。則設細菌研究所。以研究其種類及病狀。又製造血清及各種苗液。以防患於未然。其他醫院設備等等。皆臻完善。故死亡率逐漸減小。我國政府中人。惟孜孜於自身權利之爭競。不暇爲國民謀福利。然國民之強弱。關於國家社會固大。而關於自

身幸福尤切。豈可苟且因循以自誤耶。愚因就管見所及。希望國人衛生上亟應改良者有五。特表而出之。以促我國民之注意焉。

(一)醫藥人才之培植。未病則力事防範。既病則亟圖救治。救濟疾病。醫士之天職也。故培植醫藥人才。實為救治疾病之根本解決法。我國醫藥學校。寥寥可數。高深研究院。併一而無之。所造就之人才。既不足供國內之分佈。又無力以振興醫藥之事業。此所以亟望富商巨賈之有志與學者。稍變易其目光。以發展醫學。則國民之利賴。豈淺鮮哉。

(二)通俗衛生會之組織。類經有言。聖人不治已病。治未病。未病以前之防範。較之既病已後之救濟。更為重要。欲預防各種疾病。必先啟發國民之衛生常識。此衛生會之所以亟宜創設。藉以發行通俗衛生週刊。組織通俗衛生演講團。開演通俗衛生影片等。灌輸常識之利器。近年來我國社會團體如青年會等。亦嘗有衛生演講會之組織。然範圍不大。效用不宏。且係短期之業務。不足挽回相沿已深之積習也。

(三)細菌研究所之設立。疾病之源。都由於細菌。疾病之種類繁多。細菌之種類。因亦各異。欲預防一種疾病。必先詳細研究。致此病之細菌。而後能製造一種血清或苗液。以抵抗之。故細菌研究所。實為醫學界上決不可少之建設。我國至今尚缺乏此種完成機關。而各處應用之血清或苗液。均購自歐美或日本。坐使利權外溢。更使醫學界不能進步。故亟應設立。以供公共研究之需要。並製造血清及苗液。

(四)花柳病診療院。花柳病之傳染力甚速。而為害最大。此尤於交通便利商埠等處為甚。當茲生活程度日高一。婚姻問題。較為困難。而文明進化。又使早婚之制漸廢。此病乃益加繁熾。而患此病者。或基於羞恥之心。或迫於貧寒之故。不克全治。至流毒未已。病勢年年增劇。此實由於缺乏一種公共機關。專司診查與治療之職。致病家無從安心受充分之治療。而窮苦者亦無從就診。致歐美各國。莫不有此種專門之公共機關。良以此病實為一不可免之國民病也。惟一方須藉政府之力。

撲滅私娼。實行公娼之花柳毒檢查。庶幾此病可日見減少矣。

(一)肺結核病診療院。肺結核病。通俗稱曰肺癆病。其傳染力較他種病尤猛。而其禍害亦最慘酷。近數年來。歐美各國。對於醫學之研究。次第達完全之域。結核病之氣運。日見滅熄。罹患之數。逐年減少。獨我國則年年增多。一由於人民缺乏衛生常識。不知病之危險。傳染之途徑。及預防之法。一由於無公共之專門診療院。間有私立者。亦往往因設備不全。或地點不宜。(此種病院。當建設於海濱或高山中)不足以滿病人之期望。且肺病以下級人民居多。因缺乏全然治療之資力。遂傳播更烈。故為體恤貧民起見。當有此種公共機關。酌量納費。以期病之熄滅。右所舉五事。或不失為衛生切要之圖。如何進行。是在我國民之羣策羣力矣。

三十年來之經濟進展觀

徐滄水

本報創刊於光緒十九年。余上年適承乏經濟新聞之編輯事務。茲值三十年紀念。主者囑為文以參與其盛。爰就三十年來吾國經濟事情之沿革及其趨勢。綜述其大要。以為今昔對照之觀察。或亦足為三十年來經濟進展狀況之簡史也。

(第一)人口。吾國人口之衆。甲於各國。但人口之增減。固與致治之治亂相關。但其關係於經濟事項。亦極重要。關於租稅與國債之負擔。貨幣流通數目之增減。金融事業之分布。米糧之消費與分配等事。苟研究國民經濟之實際狀況。在在需以人口統計為依據。而國家對於財政方針之計畫與經濟行政之設施。均應按照人口分配情形。俾為斟酌損益之原則。而報紙銷路與人口數目。其關係尤為密切。人文漸進。智識日開。報紙之銷行。當隨人口統計以俱增。試查吾國人口統計。僅海關貿易冊附列其數。實始於光緒二十三年。是年全國人口。共為三億餘萬人。更按民國十年人口總數。共為四億四千三百三十八萬二千人。約共增加七千餘萬人。而滬埠人口。且更有五倍之加增。如以人口數目為比例。以為報紙銷路之推算。則平均每十人中。設有一人能閱報紙。則美國每日行銷千餘萬份之日報。當不能專美於前也。今後新聞事業之進展。殆均與人

口數目互有關聯。此三十年來人口增加之趨勢也。

(第二)財政。吾國財政從未趨入正軌。按財政之根本。繫乎預算與決算。當光緒年間。收支細數。每不完全。以入抵出。常有不敷。迨至宣統三年。始試辦預算。是年係將中央與各省分立。四年度始擬合中央與各省爲一。俾立全國預算之基礎。此實爲吾國預算案之嚆矢。未及實行。而革命以起。迨及民國。雖間亦編列預算。所惜未能厲行。既無以稽考全國之盈虛。更難以表示實際之出納。財政困難。殆由於此。民國十二年預算。近來曾擬提出。以視宣統四年。殊爲膨脹。回憶光緒二十年間。中央支出經費。月不過六七十萬兩。以與比較。其增加多多矣。次論外債。雖始於同治。而以光緒二十年前後爲驟增。如俄法。瑞記。英德等項借款。皆成立於此時。此二十餘年以來。次第舉債以充國用。截至民國十一年止。財政部主管項下之現負外債。共合銀元十二萬四千九百九十七萬餘元。至於內債。實以光緒二十四年之昭信股票爲權輿。當時實募之數。計共五百萬兩。民國以來。債額遞增。截至民國十一年止。各項內國公債及國庫券。其現負數目。約共有銀元三萬七千二百五十七萬餘元。如合內外債以計之。共總約有二十一億六千五百六十二萬餘元。實爲經濟上之缺陷。並爲今後所急宜補救者。至於租稅方面。清季以地丁漕糧爲主。而以房稅宅地稅爲從。民國以來。租稅驟增。稅名既多。新設稅率亦或新增。除關稅厘金之外。如營業稅。登錄稅。印花稅。所得稅。物產稅等。均次第舉辦。或仍清季之舊。而加增稅率。所惜厘金仍未能裁。不免爲世詬病。最近修正海關稅率。並擬實行值百抽五。今後租稅制度。其應改革者至多。尤爲研究之焦點。此三十年歲計國用之趨勢也。

(第三)幣制。吾國幣制之改革。始於光緒三十年。美國精琦氏之圖法條議。當時係主張金匯兌本位制。並定單位幣約等於銀一兩。後未見用。迨至宣統二年。度支部奏定幣制則例。所采爲銀本位。定一圓爲主幣。五角以下爲輔幣。計算均以十進。同時復奏定兌換紙幣則例。通用銀錢票暫行章程。與造幣廠章程。尙稱詳備。未及實行。而民國成立。當元年秋。荷蘭衛士林氏。以所擬中國幣制改革芻議。上諸政府。其說係暫時並用金匯兌本位制及銀本位兩制。以爲過渡。而以實行金本位制爲

歸宿。其時幣制委員會討論幣制問題。主張不一。迨及民國三年國務會議。卒採先用銀本位之議。因頒布國幣條例及施行細則。三年三月特設幣制局。以期實行改革。年終局廢。四年再設幣制委員會。以研究幣制問題。逾年復撤。至六年九月。擬提議善後續借款以爲整理幣制之用。未果。七年又設幣制局。并擬有金券條例。以爲改用金本位之預備。亦未見諸事實。旋又頒布取締紙幣條例。但亦未克實施。以上係爲幣制改革之變遷。而念餘年來。所惜徒有政策。並無辦法。如因本位未能確定。金銀比價。因此常生漲落。如因銀兩未能廢除。兩元並用。以是常有低昂。他如制錢缺乏。銅元濫鑄。其影響民生。尤爲重大。要皆今後所急宜補救者也。所幸者則國幣條例之一元銀幣。現在推行甚廣。英龍之界限既漸化除。銀行兌換券之發行。亦漸臻統一。係屬幣制前途之曙光。此三十年幣制改革之趨勢也。

(第四)商法。經濟事業之進展。其與法律關係至切。吾國歷代以來。均持賤商政策。因此關於商事之法規。咸付缺如。迨至前清光緒中葉。鑒於中外互市潮流之所趨。始知商法之重要。因從事編纂。及光緒二十九年。因有欽定商律之頒布。此實爲商事法規之嚆矢。宣統二年。復有大清商律之制定。較諸欽定商律。似稍完備。民國初元。又依據大清商律。以斟酌而損益之。因有商人通例與公司條例兩種法律之公布。按商人通例。係前清商律總則編之化身。考其立法之異點。則前清商律。當時係擬有完全法典之計畫。故以總則名編。其後以單行法公佈。故改稱通例。並於民國三年三月二日公布。九月一日施行。此爲近年以來。差幸尙有依據之商業法規也。回憶有清以來。商法編纂之經過。頗爲複雜。如上海預備立憲公會擬商法草案。北京法律館亦曾擬商法草案。前清農工商部亦有商法草案之擬定。後先踵出。各有異同。民國成立以來。除制定商人通例與公司條例之兩種法規外。亦未遑完成全部之商事法律。上海總商會上年提議。擬由商會聯合會。發起調查商事習慣。編定商律草案及理由書。以備立法機關之採擇。同時上海銀行公會。復共組票據法研究委員會。以研究票據法。并有起草之擬議。此外如保險法堆棧法等。均爲經濟上之重要法規。而急應督促政府。以從事編訂。俾經濟事業之進展。均能有明瞭。

之條文。以資奉爲準則。此三十年來商法擬訂之趨勢也。

(第五)交通。吾國交通事業。其進步殆極遲緩。以鐵路言之。查國有鐵路。其起工最早者。厥爲光緒二十三年之京奉路。迨及光緒三十年前後。各路始先後敷設。迨及民國十年。已成國有鐵路。凡共十五綫。合計共爲七千九百五十九公里。約合一萬五千九百十八華里。以較最初敷設時代。路綫延長多多矣。次如郵政。其設立之動機。在光緒十九年。時前清政府曾即詢諸疆吏。迨至光緒二十二年。始派總稅務司赫德兼領其事。此爲郵政之起源。其後漸次推行。至光緒三十二年。始加入萬國郵政公會。開辦以來。成績之所示。如以光緒三十一年與民國九年相比較。則郵差路綫。由二萬里擴爲四十七萬里。郵務局所由三百零七所增爲一萬零四百六十九所。至收寄郵件。則由三百萬件加至四萬萬件。其進展之速。在交通事業中。當以郵務居其首列。其與本報無形中似有一段因緣。則置郵之動機。實始於光緒十九年。是年適值本報發刊也。至論電政。始於光緒六年之津滬線。繼乃推行於各省。目前全國線路。約增至一萬餘里。創業之際。係官商合資。至光緒三十四年。始由郵傳部購回商股。純爲官業。今則爲交通部直轄之國有事業矣。惟交通事業。其發展最稱遲緩者。厥爲航業。三十年來。殊鮮進步。既未克直接通航於海外。且均多託庇洋旗之保護。海關進出口船隻。多半均係外商。航業之無進步。在交通事業上。比較最爲落後。今後亟應奮起直追。以謀行旅往來之便利。此三十年交通事業之趨勢也。

(第六)貿易。國際貿易之有統計。始於光緒二年之海關冊。全國進出口總數。自光緒二年以至十三年。均在二億萬兩以內。其後歷年增加。光緒三十四年。增至六億萬兩左右。宣統年間。增至八億萬兩左右。民國五年。增至九億萬兩左右。迨及民國十年。則歷年增進。竟達於十五億萬兩。回憶在光緒十九年間。本報創刊之際。是年全國貿易進出口總數。共爲二億七千餘萬兩。今則十年度上海一埠之貿易總數。已有六億三千餘萬兩之巨。殆兩倍於當年之全國總數。苟就貿易統計。以觀察之。則三十年來國際貿易之趨勢。固不能謂爲無進展也。所惜自通商以來。除光緒二年外。歷年均係輸入超過。進口洋貨超

於出口土貨之數。此四十七年之間。共約需銀三十五萬萬餘兩。蓋自華洋互市以還。中外國際貿易。全由外人相迫而來。故其擴張係爲被動。而非自動。既無直接輸出入之自動能力。又不能無動。商業失敗。悉由於此。是以通商以來。土貨出口數增。則洋貨進口額亦必隨之而增。苟究其實際。土貨係屬供給外人消費者。不過半數。而供其製造以爲進口洋貨之用者。殆居大半。再歷年之出口貨。雖不及進口貨遠甚。而幸能維持於不敝。並能支持至今者。則由於國際貸借。尙能相抵。歷年所借外債。亦即爲抵消國際貸借之主因。此三十年來貿易擴張之趨勢也。

綜上所述。要可見三十年來經濟進展之趨勢。吾人私心竊臆今後之三十年中。國民經濟之基礎。將由進展而趨穩固也。

●三十年國運之變遷

(聶其杰)

▲新聞報出版後之國事 ▲三十年來之國際形勢 ▲革命後擾亂之原因

▲文化盲從之危險 ▲國民當返本求源 ▲報紙對於社會之責任

報者史職也。春秋之事也。史以記古今之興衰成敗。報以指陳當世之得失利弊。凡以爲世人之指導。警覺。獎勵。規戒而已。昔人以春秋一字之褒。榮於華袞。一字之貶。威於斧鉞。今人亦謂一報紙之力。勝於十萬毛瑟鎗。然則報之職責。可謂重矣。新聞報爲中國最老報紙之一。憶是報出版時。余方童年。隨侍先君於蘇松太道署中。一日於書案上發現新報紙一種。即新聞報是也。今卅年矣。當日書室庭院情景。與是報紙版格式。猶歷歷印腦。髣髴若前日事。而國家事變。社會改革。與人事之推遷。學術思想之遞嬗。蓋不知其凡幾也。其在國際之大事。有可得而記者。新聞報出版之次年。遂有中日之役。而台灣失。而高麗亡。而俄攘遼東。英租威海。法借廣灣。德據青島。又不數年。有拳匪之禍。日俄之戰。旋有歐洲之大戰。三十年前藐小之日本。今乃變爲世界第一等國。爲列強所忌憚。而虎視狼吞之俄。一敗於日。再敗於德。馴至皇族駢誅。宗廟墮滅。德以陸軍自雄。驕橫不可一世。今則俯首帖耳。受制於敵。舉數十年力。征經營所得。一掃而空之。英國以外交擅勝。合縱連衡。終能壓服強隣。目的達

矣。然戰後經濟之影響。英國商務工業受害至酷。且其內力虛損。外患日增。此後能否佔商業上之優勢。殊未可知也。我國之戰敗於日也。各國以爲可欺。分據我要港。爲久安之策。不意卅年之後。中國國力愈弱。國政愈亂。而列強反拱手而還之。三十年中事變循環。無往不復。小者忽大。強者忽亡。敗者有福。勝者有殃。天道之萬變不可測。竟如彼。而人謀之密。物力之強。不可恃。乃如此乎。夫非天道之不可測。而人事之不可恃也。天下事有定衡焉。準之者存。違之者亡。此定衡何物也。人而已矣。人心之所不安。則其理之不可久者也。人事之有不盡。則勢之不可存者也。夫野心吞併。巧謀侵略。是爲怨恨仇忌之所叢集。一時雖利。終必報復。故不能久也。若乃人民酣嬉。棄其責任。政府昏淫。廢其職守。內亂外侮。乘之而至。暫或幸免。終必淘汰。未有能存者也。君子曰。觀於三十年來國際之變故。而可以鑒矣。其在國內大事之可述者。甲午戰敗。光緒維新。康梁變法。實倡立憲。太后恠之。屠戮志士。推翻新政。蓋恐稍損其帝室之尊嚴也。曾無幾時。而帝統何在矣。雖求爲立憲國君主。何可得也。袁世凱以巧倖權詐。致身顯要。遂獲得大總統之位。以爲未足。又居然稱帝。海內羣起攻之。數月之間。遂爾傾覆。身敗名裂。爲天下萬世唾罵。彼而不死。雖復求長爲大總統。豈可得也。民國之成立。纔十一年。其中以巧倖致富貴者多矣。其巧且倖之尤。富且貴之至者。其敗皆可歷歷記也。或同類仇殺。或異黨排擠。其幸保身命祿位者。十無一二也。其克保令名。有賢子孫。不爲世所痛恨笑罵者。百無一二也。當其僥倖以成功名。俄傾以致富貴。不亦幸乎。而其結局。大抵如此。豈彼輩初料所及哉。或乃謂公共事業之不可爲也。吁。豈其然哉。毋亦此輩謀國之忠。愛人之誠。有所不足。而私利巧倖之心。實以召自然律之刑禍歟。夫國之人。昔也望共和如飢渴。今則火益熱。水益深。追思昔年專制時代一日之安。而不可得。夫豈共和之不如專制哉。毋亦口仁義而心盜跖者多。假名位以實行攘奪者之爲害烈乎。夫今之民。猶是當日專制時代之人民也。其不同者在易帝統以國言而已。其所以惡乎帝政者。在皇帝貴族之有恣肆昏淫。則法律無所裁制。人民不敢抗言。何意今日議員之昏淫。官吏之恣肆。軍閥之貪橫。法律之掃地。乃視昔日專制時代又什百也。此不獨人民之失望。抑亦革命諸巨子之隱痛已。天下事往往出人

意計之外。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能慮其禍。則福至矣。徒見其福。則禍至矣。清室之召亡。袁氏之致敗。民國諸偉人之戮辱。國民之失望。毋乃皆徒見其福。而未慮其禍之故乎。其在社會之改革。有可得述者。新聞報出版時。朝野酣嬉。旨於外事。甲午既敗。始言新學。康梁及戊戌六君子變法。雖遭失敗。國人已漸有世界知識。國家思想。孫中山氏倡革命之說。青年學子。欲其說而從之者。頗多其人。然非出於多數國民之自動。且不得軍隊之贊助。故屢試而功不成。亂亂既終。城下盟成。朝野上下。奮然圖強。張之洞。鐵良。端方。諸氏始倡徵兵。勵修軍備。於是學生文士。咸入兵籍。自是而後。軍隊中。乃多革命黨人。故辛亥一舉。而數省響應。袁氏挾條件以與民軍言和。而共和告成。然而其成亦僅矣。向使袁氏無希冀大位之野心。武漢義師已被馮國璋之摧滅。則今日域中。竟是誰家天下。未可知也。夫革命何等大事。而其成功。乃繫於一二野心軍人之手。則國民放棄責任之咎。無可逃也。惟其放棄而不自動。故至今日。而真共和不能實現。違言鞏固。余嘗推求其故。而以爲當時革命諸偉人。不能辭其責焉。彼等不惜犧牲共和之精神。民治之主義。以與袁氏商成苟且之條件。故其結果。不過孰也。爲總統。孰也。掌某部。孰也。督辦某事。孰也。分據某省。處分者。不過重要有勢力者數十人。而人民無與焉。而此重要之數十人者。或貪功而好名。或爭權而攘利。大都對於民治政體。無真知灼見。故未嘗有澈底之主張也。袁氏早察其微。故即利用此數十人者。以逞其野心。肆其手腕。而今之軍閥。亦猶是師袁氏之故技而已。夫人民則對於民治政體。漠然無所問。而其出而問之者之數人。則又務其名而舍其實。但求己身之功成名立祿厚位高而已足。然則真共和之不能實現。豈無故哉。或曰。當時革命軍與袁氏講條件。非得已也。勢也。向使不然。則共和求苟且成立而不可得也。斯固然矣。則吾又不得不咎革命諸子之舍其本而求其末。昧於時勢而盲於利害也。夫專制之國。以綱紀爲面具。而其維繫在皇帝之威嚴。共和之政。以多數爲從違。而其根本在人民之主動。假令人民大多數能盡其主人翁之職責。則選舉代議。乃不爲少數人之舞弊。否則代議制之真意全失。如今之國會及省議會者。決議選舉。競賣公開。金錢以外。別無主義。所謂智識階級者如此。夫何責於軍人之本不知所謂主義者乎。而還

觀乎多數之人民。並不自知其有主人翁之資格與責任。但馴伏如羊。聽此少數之策士文人官僚軍閥屠宰烹割而已。專制之假面具已撤。維繫之新法未成。驅如羊之衆民。納之於飢虎之欄中。此革命諸子之未嘗審度時勢與權衡利害輕重緩急之過也。夫憲法與議會共和之形式也。未也。分工互助守法盡職之知識共和之精神也。本也。革命諸君子。但求形式之具。初未於根本措意。則何怪真共和之不成也。吾非好多言以追咎既往。吾悲夫前車之既覆。而來軫之方適也。吾懼夫今之未來之偉人。又改其趨向而談共產耳。夫共產主義者。觀其理論。豈不善哉。是固治道之極則。而理想之至域也。然而其道之迂遠而艱阻也。又十數百倍於共和。未可輕易言之也。今日共產主義之易動人聽也。尤甚於專制時之革命。何以故。今日游手失業之人衆多故。因其無恒業不能生產。而冀望共產主義之實現。以期少勞力而多報酬。此卑劣之心理也。可懼之現象也。亦即現有經濟制度之所以產出種種罪惡也。假令共產主義由此等目的以成立。則全國之農工百業之生產。皆忽然退減。如俄國數年來之陳事可鑒也。近日江君亢虎由俄居一年歸國。言俄之大饑。由於農人減其產額故也。緣蘇菲亞制度。田地概屬國有。人民耕種所獲。除一家食糧外。皆供政府之支配。然不給代價而沒收其勞力所生產。爲人情所不欲。故農夫之力能耕百畝者。則改而耕五十畝。足供其一家數口之食而已。其工業製造品之缺乏。亦莫非由此緣因。蓋負荷百斤者。與荷五十斤者。同一享麵包一斤之權利。則人何樂乎多勞力多生產哉。大抵常人之欲乎共產者。謂將分他人之產而供給我之需用。非有樂乎公我之產而以與人也。故其結果。俄之農田荒其大半。工廠廢其什之六七。而人民求食糧器用無法可得。不得已。蘇菲亞政府。又恢復私有田地財產之法律。改良共產之禁令。回復財貨貿易之制度。然而此數年中。人民之餓殍殺戮痛苦艱難。已不可勝言矣。曰。然則子何爲言共產主義之理論。爲治道之極則也。答之曰。共產主義所重者在精神。而不當求之於形式。其目的在使天下無爭。故將去博而守約。還醇而反本。奢侈之品。縱欲之事。皆將禁絕焉。所以止其消耗也。人各服勞以事生產。則家給人足。衣食有資。教養有賴。而禮義斯興。智識平等。階級化除。苦樂以均。生活簡樸。俯仰具足。民何所爭哉。

無爭。則無所需於法律。無所賴於政刑。無所用於專務殺人之兵役。無所事於坐食分利之吏胥官僚文人辯士也。迨及彼時。則人不愛惜其手足之勞。而絕繁侈之習。故無取於靈巧之機械。無倚於快捷之交通。無求於神奇之科學。老子曰。聖人不死。大盜不止。剖斗折衡。而民不爭。豈誕言哉。難者曰。世界文明。實與人類之欲望同時增進。今如此言。是退化也。答之曰。世人固自以爲科學智識與文明進步皆無止境。而不知天下事若環之無端。斷無一成不變。一往不復者。科學知識。論理固不應有止境。但有大力能使之止者。即人類因不平而起之爭端是也。科學知識專事逐物。願世間之物產有盡。而人類之欲望無窮。若盡天下之人。一一與以所謂文明之供養。爲勢所不可能。而此種供養。遂爲少數人之私有。濫享縱欲。致大多數人因之有凍餒不給之苦。故吾輩當知天下之有不平。由於世人奢侈縱欲之所致。其根本由於所謂物質文明供給不能普及之故。是則非節慾不爲功。此乃東方文化之能事。亦即西方文化之弱點也。故共產主義。若出於真東方化。則大同之治也。徵之史乘。惟中國堯舜以上之治爲近之。蓋東方化最純粹之時期也。周以降。文漸繁。秦以後。法漸密。古意浸失矣。迨及今日。而所謂東方化者。殆已泯然無存。若夫泰西諸國。則其政治根本與東方化相反。其俗重功利而尙法制。要言之。羣藉勢力以相維繫。而時時有可決裂之機會。雖德謨克拉西色彩最著之英美。而不平之色。衝突之聲。不絕於耳目。共產主義之所以出現於世界。即此勢力維繫壓迫之結果也。願以素無東方修養之俄國。而行共產主義。吾於其前途。有疑問焉。吾未知俄之人民。是否對於西方化具澈底之覺悟。而對於東方化有虛心之研究也。是否將憑藉紅軍。賴勢力以維繫。抑將以仁義禮讓之說。涵育其民。使人人出於自動。而相親相讓。急公好義。分工互助。而無待於法律兵刑之驅迫也。將使人崇儉習勞。以節消耗。而事生產。抑將將其逸惰之習。而少事操作。安受供給也。吾觀於俄國數年來試驗之成績。知其大多數人民。固尚未能了解此意義。而其領袖亦未能澈底具此覺悟。吾是以爲俄之前途懼也。質而言之。西方化者。與共產主義在根本上不能相容。故曾經受西方化訓練之俄國。驟然改變。遂艱阻勉強。貌合神離。行而不達。半途而返。至於中國。固有之文化早已消亡。當此之際。盲從

西方化之青年。復倡言共產。其不蹈俄之覆轍也幾希。蓋共產主義之成功。必出於人民大多數之覺悟。知物質文明之道窮。然後相與攜手而歸於此途。若出於驅迫勉強。則其道未可行也。必欲行之。則請反而求之於昔所鄙棄不屑道之垂拱無爲之治。雍容揖讓之教。孝弟忠信之陳言。禮義廉恥之常談。若舍是而向外尋求。吾未見其可也。或者曰。子言善矣。然竊疑乎其過於迂遠。而與今世所謂解放。所謂發展個性之說。殆不相容也。答之曰。發展個性。與縱恣欲望分爲二事。堯舜之治道。與周秦以後之禮教制度。又判爲兩途。夫個性。天賦之美德也。仁之本體也。陽明之所謂良知。而大學之所謂明德也。孝弟忠信禮義廉恥者。蓋其明德之光輝著夫外。而亦即個性之發展得其正者也。個性之桎亡有二因。一帝王式之禮制。鉗束之。吾所謂周秦以後之禮制是也。二物質文明之欲望。陷汨之。飲食男女功名貨利是也。吾觀乎所謂衣冠中人。所謂士大夫之流。每每利欲薰心。氣節掃地。而鄉間力田之農夫。雖不識書數。而慷慨質直。類能全其天真。所謂忠信廉恥之風。於此中每每見之。而市井之間。朝會之上。不可得見者也。嗚呼。豈非個性之桎亡所致哉。陸象山有言曰。我雖不識一個字。也要還我堂堂地做個人。此等氣象。真足以描寫發展個性之狀態也。誰謂儒家之言盡迂腐哉。故解放者。即去其精神上之桎梏。桎梏者何。飲食男女功名貨利。如是而已矣。如是而已矣。所謂帝王式之禮制。不過利用人類之慾望。而於桎梏之上。加之牽鎖。故二者相依而不相離。今日所謂共和之中華民國。乃至世界著稱德謨克拉西之美國。其經濟社會階級之狀況。豈能超出帝王式以外哉。故言個性之發展。必先得精神之解放。除欲望之桎梏。脫物質文明之牽鎖。然後可得。不此之務。而乃于家庭之組織。男女之交際。中求之。吾見其惑也。今日之青年學子。每每盲從乎似是而非之言論。不爲邏輯的澈底的研究。縱其所屈。不戢自焚。吁。可懼也。近今三十年中。社會之改革。學術思想之變遷。爲歷史上最有關鍵之一時期。今後三十年中。此種新思潮之發展。即西方化與東方化相見作戰。蘊釀之重要時期也。有言論之責者。實負指導繪畫之天職。當爲之指陳利害。引證事實。使彼志士仁人。荷改造之任務。毋曠時而廢日。循迂遠阻塞之途。終喪其身。以誤衆人。緣緬述其所見。因新聞報三十年紀念冊之請。

爲文以警當世。吾願新聞報於此後三十年中。特注意於此種發展之評論。使青年學子有所師資。參政民人得其指導。期使此四千年以農立國。勤儉樸質之民族。還我素行。無待於西方物質文明之供給。則不慮爲工商業國所征服壓制。而國家之獨立可保。經濟之恐慌可舒。世界之糾紛可解。吾請更進而告我國民曰。彼野心之工商國之所以富強。由于貪貧弱而無能力之國。供給彼以資財之故。由於此等國之人民奢侈惰逸。好仿效西方之文明。鄙棄其自有之產物。而樂於購求舶來品之故。印度埃及波斯回部等國。負債纍纍。終爲英有。此其明證。遠東則有我國。步趨印度埃及之後塵者也。國久瀕破產之地。猶日日借債以供破壞剝蝕之軍閥。人民乏生產之能力。猶年年增加舶來品之輸入。細審今日中國之情狀。蓋更有萬萬不如印度者。蓋印度已產生不世出之豪傑甘地。創不暴動的不合作主義。即尙勤守樸。自生產。自供給。而無賴於英國之製造品。換言之。即不以印度之資財供給英國。以助其富強也。自甘地運動開始以來。全印度人民。被其風化。家紡而戶織。其布衣雖麤樸不華。而愛國之男女服之。以爲榮。以用精細之舶來品爲辱。今不過三四年耳。英國孟却斯德之紡織廠。受其影響至巨。因之輟業者甚夥。蓋英國有紡錠六千萬枚。實居世界之半數。就中出品。以印度爲最大市場也。甘地本以法律專門舉業於倫敦之劍橋大學。在印久充法官。故其運動。不越法律之外。致英政府初無如彼何也。迄於去年。英皇太子將抵印。各處運動激烈。遂致發生暴動。甘地制之不能止。於是英政府乃歸罪於甘地。繫之入獄。然而民氣激昂愈甚。運動初不稍衰。若印人能繼甘氏之志。而確守其規範。則其成功可斷言也。吾於近世有崇拜最篤之二人焉。其一俄之托爾斯泰。其一印之甘地。二人者皆瘖口曉音。冀出斯民於水火。而登諸衽席。其言不尙理論。而必徵諸事實。且皆躬行力踐。天下率故從之者如風偃草。所謂造時勢之英雄者也。二人者皆主勤勞。以務生產。尙簡儉。而崇樸質。務脫彼物質文明之陷阱。而解其束縛。以全吾人之天真。而保世界之和平。是皆東方化之真髓也。充其量而後真共產主義可得而實現。俄印今日之新形勢。實二氏所造成。至其能否站穩陣脚。嚴整壁壘。以與西方化接戰。而操其勝算。則又視兩國人民之覺悟至何程度爲斷。今猶未可知也。還

觀吾國人民。讀託氏之文章者。雖有其人。而能慕其風而實行其志者。蓋鮮。若甘地。則並知其人者。無幾焉。嗚呼。愛國親民之志士。不當引以爲己責耶。身踐力行。責在吾儕。鼓吹風喻。責在報館。吾既以自勗。又不得不重責望於今後之新聞報。及凡有言論之責者矣。

●湖南省自治釋疑

(林支宇)

湖南省憲法。已是將近公布一年。好處在那裏。壞處又在那裏。於湖南一省。有無多大成績。於全國。有無直接或間接的影響。我想。凡是贊成湖南自治一派。反對湖南自治一派。和似贊成而實反對的將信將疑一派。都是不免集中視線於湖南方面。拿著望遠鏡仔細張望。

湖南制憲程序的第一步。就是起草。那時我正在湖南省長任內。對於第一步。也會負了一部分責任。所以對於湖南省憲。歷來就發生一種深刻關係。直到現今。又忝任省憲法成立後第一屆省議會議長。對於擁護省憲的責任。一天一天的。惟有覺得加重。前途的成敗利鈍。都不暇計較。所確確實實敢於自信的。制度的改革。比之對人的革命。畢竟要強得多。省憲法公布以後。比之省憲法未公佈以前。畢竟要好得多。

反對派與懷疑派。對於湖南制憲自治不滿意的原故。大約不外下列幾點。

○虛偽的自治。徒爲軍閥裝點門面。

○湖南人民自治程度。一時還嫌不夠。

○環境太惡劣。湖南決不能獨善其身。

就第一點觀察。虛偽的自治。與真正的自治。距離本來甚遠。決不是一氣所能呵成。一蹴所能達到。祇是軍閥爲什麼不專權自私。却要鬧什麼制憲自治。一則固然是藉此豎立一塊金字招牌。了却對外若干的亂子。二則也就未免不想順應潮流。和

經民意。有此一念發動。縱然退一步說。他們想以真作假。我們作進一步觀。何嘗不可以弄假成真。湖南省憲法自從實行以來。人民畢竟免除了一層戒嚴令的痛苦。享受集會結社言論的自由。目今雖不見得事事改良。人人稱便。若是能够一點一滴的從此做去。未始不可將反背自治的種種痕跡逐漸消滅。造成一個嶄新的湖南。至於將來遇難。沒有什麼行不通。辦不了。或是省議會被解散。或是省政府被推翻。或是議會與政府方面都不稱職。違背民意。發生羣衆最大的反動。均屬意料中事。一部憲法的利益。原非平平穩穩。可以保持得住。享受得了。英國憲法史。最號稱穩健。也還是由於一步一步的成功。的收效。如大憲章。如權利請願。如權利法典。莫不孕育若干歲月。經營若干工程。法國憲法史。更是令人驚心動魄。八十餘年之間。革命四次。變亂三次。共和四次。前後憲法。多至十二種。直至一千八百七十五年。才將現行憲法規定。中國共和。十有二年。國憲至今。未告成立。僅僅存在一部臨時約法。可見制憲的艱難。古今中外。實屬事同一理。所以湖南省憲現在告成。是南湖南人民絕大的幸福。湖南省憲將來失敗。也是湖南人民認爲應有的變態。做一節。算一節。行一天。算一天。祇是大胆向真正自治方面去進行。向虛偽自治方面去攻打。一年不成。期以三年。三年不成。期以十年。終必有徹頭徹尾實施民治的一天。就第二點觀察。湖南人民自治程度。自還須加工培養。決不能就此認爲心滿意足。如直接選舉。如女子參政。似乎一時都够不上實行。但是湖南現在由直接選舉產出的省議會與縣議會。雖未必比以前間接選舉產出的省議會與縣議會。勝過幾倍。却也不見得有什麼減色之處。尤其以女子參政爲較有光彩。憲法審查會的女審查員。對於女子承繼產業一個問題。已是羣女界爭回利權不少。現在省議會有女議員。各縣縣議會也有女議員。社會對於他們的信任。與對於一般議員。並不相上下。第一步試驗。就有此種良好成績。足見湖南人民對於自治已顯然含有『需要』與『時』的功用。黎明說『需要』與『時』。憲法成立必有之兩要素。現在湖南自治程度。雖未必對於這兩種要素。確已十分成熟。可是連年以來。因陷於南征北討。顛沛流離的地位。比之各省要忍痛得多。所以望治之心。與厭亂之切。比之各省。也就不同得多。這一部省憲法產出。總算

是出于大多數人民需要的動機。至于「時」的經過。已有十餘年之久。幾次倡義興師。驅湯逐張。都是爲人格而戰。爲自治而戰。此仆彼興。奮鬥不懈。終剷除強暴。爭回湘省而後已。「時」的經歷愈久。湖南人自治的運動愈烈。再接再厲。方纔有今日制憲的自治一天。決非是出於一時好奇心的衝動。也決非是僥倖唾手可以取得。目前湖南人民自治的程度。固然還覺不夠。但是也不必等得十分够了。才著手實施。祇要人民粗粗的有「需要」的動機。「時」的經過。就是有够得上自治的表現。就第三點觀察。湖南環境。本來太惡劣。徬徨四顧。正不知與誰携手。與誰交歡。聯省自治。難於成立。單祇湖南自治。誠然未免有點陷於孤立的地位。不過省自治原是聯省自治的基礎。必有省自治而後。乃能促成聯省自治。決不能因聯省自治暫時無望。而置省自治的工程拋棄不顧。就湖南這幾年事實而論。真是內憂外患。紛至沓來。但是一面講應付。一面還是講自治。從起草。審查。總投票。改選議會。選舉省長。司長。整整經過有三年之久。重疊疊。仍是安妥穩穩。度過。并且岳陽的直軍。瀏平的桂軍。湘西的滇黔軍。均先後陸續撤回境。可見「天下自亂。吾心自治」的兩句話。果然把持得住。也就不必問環境險惡與不險惡。將來呢。有沒有暴力侵入的一天。暫時雖然不敢斷定。但是可以相信湖南人民自治力的強度。必不減於暴力侵入的強度。換句話說。他們有破壞自治的能力。我們也就有建設自治的能力。

以上幾點。都是從湖南內部連年來事實上經歷上。加以考證。加以解釋。至於湖南自治。于全國究竟有無直接或間接的影響。千言萬語。歸根溯源。還是看湖南自治的成績怎樣。好壞均是湖南人一肩擔承。別人說好我們認爲益友。別人說壞我們認爲畏友。真正是好是壞。終久有個分明。山西現在還祇講到官治。已是名滿全國。號爲模範省分。湖南若實現民治。何嘗不可引起全國大多數人的同情。何嘗不可以給全國一條革新的好門徑。

交通銀行廣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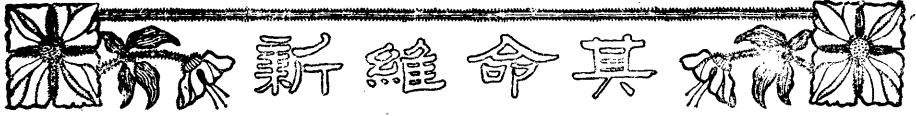
本行創設於前清光緒三十四年股本總額二千萬元專辦存款放款匯款貼現及國外匯兌等業務並奉政府特許代理國庫發行鈔票北京及各省各商埠均有分行或通匯機關如蒙惠顧無任歡迎

總理 張 謇
協理 錢 永 銘
上海分行
經理 盛炳紀
副理 胡祖同 黃啟燠

行址 三馬路外灘一四號

電話 經理室三千〇五十五 營業室三千〇五十二

電報掛號 六六三九(通) 洋文 Chiao Tung Bank



其命維新

上海浙江興業銀行發行兌換券廣告

本銀行發行兌換券曾於前清光緒三十三年由度支部農工商部特准復於民國十年一月六日奉幣制局批復繼續發行並奉財政部核准各在案茲製定十二元五元一元兌換券三種業於十一年十二月一日發行所有發行準備金與營業準備金完全劃分以期鞏固信用凡持有本行兌換券者請隨時向本行照兌現洋特此通告

浙江地方實業銀行廣告

本行資本二百萬元公積及特別準備金三十二萬餘元開辦已十有五年辦理銀行一切業務如左

各項存款 國內匯兌
各項放款 國外匯兌
儲蓄處 收解款項
保管庫 堆棧

本行開設

杭州

太平坊雷報掛號三一八一(浙)電話經理室一五六營業室一五三

上海

漢口路十四號(二馬路江西路口)電報掛號三九四七(申)電話經理室中央七一三〇營業室中央七二二一七二二四號

漢口

太平街富報掛號〇九六六(地)電話經理室三二〇一營業室三三〇一一

海門

台州海門驛號弄

蘭谿

東門縣前街



聲聞於外

上海四明銀行廣告

本銀行開設以來歷有年所總行設在

上海北京路八十六號即

江西路轉角

並設分行於

寧波江北岸溫州府

城內漢口歌生路

及其他各大埠均有委託代理機關專營

匯兌商

業往來各種存款儲蓄存款各項放款以及貼現等

一切銀行業務無不手續簡捷誠信優待其有特別存款亦可隨時面議並備

有英國新式最堅固避火保管箱庫專為顧客租

藏貴重物品印有詳章函索即奉如蒙惠顧無任歡迎

電報掛號簡碼 ○ 九 三 六

電話號碼

日間 六六三
夜間 六四三
○九九
○九八



大陸銀行

總行 天津

分行

北京 上海 漢口 濟南
滕縣 南京 下關 蘇州

其他各埠均有代理機關一律通匯

保管部

(一) 公債公司債股票商業
票據及其他有價證券
之保管并代取本息或
買賣或承募
(二) 出租堅固保管箱

營業部

存款 放款 匯兌 押匯
貼現 代理收付款項及生
金銀之買賣

儲蓄部

(一) 活期儲蓄
(二) 定期儲蓄

貨棧部

專為客商堆存貨物可以棧
單在本行押借款項

均有詳細章程函索即寄



金城銀行告白

本行股本收足五百萬元公積六十萬元專營商業
銀行一切業務天津北京上海漢口兼營儲蓄 總
行設在天津除於北京上海漢口設有分行外并在
蚌埠南京下關哈爾濱設有辦事處國內外通商各
埠訂有特約代理機關 電報掛號均爲(七〇〇七)
上海分行設在南京路經理室電話中央一三五〇
營業室電話中央三八〇〇南市辦事處設在小東
門兼營儲蓄事務



上海正利商業儲蓄銀行

本銀行收足資本伍拾萬元呈請財

政農商兩部核准註冊在案設立南

北兩行專營商業銀行一切業務

及各種儲蓄存款倘荷 惠顧曷勝

歡迎

營業種類

往來存款 國內滙兌

定期存款 國外滙兌

儲蓄存款 抵押貸款

貼現兌款 保證貸款

行址 南市小東門大街南電話三零六
北市江西路B字五十一號北電話六七六八

營業時間 每日上午九時起下午五時止
星期日 上午九時起午刻十二時止

總經理王寶嶮經理劉鴻源副經理姚君玉

商辦廣東銀行有限公司廣告

本銀行係完全商辦在香港

註冊實備資本英金一百

二十萬磅 另存公積金港洋八

十萬元 總行設在香港 另設

分行於上海漢口紐約廣

州濱角 及代理處於天津北京

英京舊金山日本小呂宋南洋等

處專營銀行業務一切交易格外

克己如蒙 惠顧無任歡迎

上海分行地點英界寧波路二號

營業部 電話中央一七七八

經理室 電話中央一七七六
滙兌處 電話一六一七



銀

華

SINO ITALIAN BANK

組織 在中華民國政府分別注冊立案
 資本 國幣四百八十萬銀元 各已繳足四分之一
 公積 國幣一千六百萬金銀元 各已繳足四分之一
 成立 民國九年 又十年度剩餘金十二萬餘元
 特權 發行紙幣代理公款出納并為義銀行團駐
 總行 華之唯一代表
 總行址在天津 其職員如左
 總裁 許世英 副總裁 賽爾西
 華董事 呂調元 段宏業 曹士藻
 義董事 巴沙羅提 登尼古尼 馬朝利
 總監察 賴孫納 斐爾群力 奧西
 正監察 李汝漢 裴爾群力 奧西
 裴格尼 監察 陳韋章
 史金格
 總管理處 上海 電報掛號 華文(義)
 英文(Smithhead)
 中央經理 金猷 馮馬猛 電話中央五零
 分行 已設四處 英文皆華文(義) 其行址等如左
 天津 法租界中街三十八號
 經理 孫淦 戴維納
 北京 東交民巷 經理 李汝琦 卞度
 電話 經理室南四三五 四三七
 上海 九江路十一號 經理 舒錫 嘉克諾
 電話 經理室東三一八三
 漢口 法租界河街 經理 黃河清 畢立尼
 電話 經理室三一六四 三二三三
 國外聯號 全歐南北美日本南洋及非澳各國
 通匯地點 國內外各通都大邑

行

義

中華勸業銀行廣告

本銀行專營商業儲蓄及一切銀行業務各大商埠俱有滙兌機關各種辦法刊有詳章函索即寄今將要目佈告如次

商業

儲蓄

各種存款 整存整取 整存零取 零存整取 零存零取
 各種放款 零存零取
 各種滙兌 甲種特別儲蓄 乙種特別儲蓄
 代理收付 已種特別儲蓄

備有儲蓄盒三種存戶借用
 行址 上海南京路卅六號

電報掛號六九七 電話中央 六六一
 三三

新發於鏞

聚興誠銀行廣告

YOUNG BROTHERS BANKING CORPORATION

本行於民國二年成立經政府註冊

收足資本一百萬圓

公積金三十餘萬圓

營業種類

各處匯兌 往來存款
定期存款 抵押放款
活期存款 貼現放款

及其他一切銀行業務如蒙 惠顧無任歡迎

重慶總行 住新豐街總商會隔壁

成都分行 住華興街六十九號

萬縣分行 住當鋪巷

宜昌分行 住大南門外一馬路中

漢口分行 住款生路

天津分行 住法租界中間十九號

北京分行 住煤市街鐘樓洋房

上海分行 九江路〇字十四號

電話中央四三七五

電報掛號二四三五

上海新華儲蓄銀行廣告

本行為勸勵儲蓄起見辦理各種優利儲蓄章程繁
細不及全載茲摘舉數例如左

▲存洋三十七元六角八分八厘滿十年可得本息洋一
百元(丙種)

▲存洋三十九元餘三年內每月可取本息洋十元
(丁種)

▲存洋一百元以上五年期可得息一分二厘每半年付
息一次(戊種)

▲每月存洋一元滿十年可得本息洋二百零八元九角
七分(己種)

▲每月存洋六元五角八分滿五年可得本息洋五百元
(庚種)

數目多寡期限長短各有
規定詳細章程函索即寄

滬行地址 上海天津路五〇八號

總行開設北京天津行開設天津法界



工商銀行廣告

本銀行於民國六年在香港政府
 註冊設立總行於香港中環車打
 道於民國八年設立分行於漢口
 茲因推廣營業特於上海設立分
 行專辦銀行界一切事務所有各
 種存款放款押匯貼現國內外滙
 兌各項儲蓄無不格外克己手續
 簡捷如蒙 賜顧無任歡迎

上海分行在江西路五十一號

電話 經理室 三二〇
 匯兌部 中央 五八五
 營業部 二六六
 電報掛號 中英文 (KongShan) (1755)

上海惠工銀行

營業項目

信託收歛	商業往來	國外匯兌	國內匯兌	各種放款	各種存款	商業
活期儲蓄	定期儲蓄	零存零取	零存整取	婦女儲蓄	惠工儲蓄	儲蓄
選取	照章	存戶	種任	盒四	精緻	備有

本行法定資本
 一百萬元輔本五十
 萬元凡銀行應辦一切業務
 本行無不利率優異手續便捷所
 有國內外各通商大埠均有特約代理
 機關且對於工界女界儲蓄利息
 尤為特厚如蒙賜顧不勝歡
 迎如閱詳章函索即奉
 行址九江路七十八號

上海農商銀行廣告

本行額定資本一千萬元先收五百萬元專

營銀行一切業務如蒙惠顧無任歡迎

行址 天津路福綏里口六五號

電話 經理室中央六七六三
營業室中央六七六二

電報掛號 六五九三

上海農商銀行發行鈔票廣告

本行發行鈔票係經財政部幣制局會呈核

准在案此項鈔票現已陸續印齊計分一元

五元十元五十元一百元五種本京津漢各

行業經發行本行定於上年十二月一日開

始發行凡對於完糧納稅郵航路電等費一

律通用特此廣告

明華銀行廣告

本行開辦已歷三載資本金二百萬元公積金二十七萬元專做滙兌押款放款各種存款買賣公債等商業銀行業務兼辦普通儲蓄及有獎儲蓄利息優厚活期存款長年四釐乃至六釐定期存款三個月五釐六個月六釐一年八釐印有各種細則函索即寄

北京行 前門煤市街

天津行 法界四號路

寧波行 糖行街

青島行 河南町

上海行 北京路

上海行電話中央五二七七
二八〇三

紀念文

新聞報之回顧與前途 (參觀英文原作)

福開森

本報自成立迄今已三十年。而同人等自接辦本報以來。亦已二十四年。先是有某公司者。與本報前主。因押款事。訴由美國領事法庭。清理帳目。同人始向該公司收買本報。繼續辦理。其初數年。尚有私人性質。後向香港註冊。改爲有限公司。嗣又遵美國特來哇州法律。改註美冊。自改爲公司以後。股票大半爲中美二國人士所執。問亦有他國人士爲報館之股東。同人等繼續辦理。歷久不懈。以至於今。報務之發達。有加靡已。亦固其所矣。

本報有一始終不變之方針。是爲主張明達之輿論。而又長持此明達之輿論于不衰。凡一切事業。足以助中國智識界道德。界商務界工業界之進步者。本報無不助其張目。至若過情之論。又未嘗不思有以沮尼之。本報之地位。雖常作當代輿論之前驅。而又未嘗超越過遠。與現在情形隔膜也。本報務以領導輿論爲志。而亦深識領導輿論之效。在與被領導者直相接觸。斯其效可睹。故使國中實在情形。實有進步。在本報即以爲躊躇滿志。而陳義過高。非同人之意。以爲可行者。則事雖同一可貴。而寧讓於他人也。

本報自辦理以來。向由編輯同人主持筆政。未嘗爲任何個人。或任何政黨所主持而控制。亦未嘗以本報爲個人報。其恩怨之機關。凡遇一事。爲中國大局計。而本報以爲不當有所褒貶者。則斬之。凡合於本報之政策者。本報不即以爲英雄豪傑。凡不合於本報之政策者。亦不即以爲賣國奸人也。

本報自辦理以來。最大難處。即爲缺乏熟於新聞事業之人才。故於所延人員。輒由本館自爲誘掖。以期養成專才。凡任職本報者。欲圖自進。本報輒力爲謀方便焉。館員之中。蓋頗有常川服務。久而未替者。而逐年以來。亦時復延用新人。故于辦事人

員。頗寓綿延進化兩旨。辦報遇有贏餘。館員皆分其利。使館中人員皆以報務之發達爲心。視同切己之事焉。在中國辦報而能大有所造就。其艱難蓋孔多矣。傳新聞。發意見。使國中人士。咸日本報爲上乘。不爲所吐棄。其事甚非易爲。即以館中營業方面而論。使上海之金融界。日本報爲有責任之事業。而願以尋常商務往還之對待之。亦非易事。然本報於此二端。今均已達到目的。以後辦理方法。務使國人對於本報之信用。如舊不衰。是則本報之大願也。本報將來方針。仍當與往時無異。以進步與獨立爲目的。對於公共事務及任辦其事之人。善者則贊揚鼓勵之。若其事不忠信。與夫無行妄爲之人。則必竭盡本報之力以詆斥之。而本報所尤拳拳致意者。則確信中國之前途大有希望。而當竭其微末。以造成時勢。使政治平而有序。國家興盛無疆云。

新聞事業困難之原因

汪漢溪

本報創辦於癸巳歲。迄今壬戌。蓋三十年矣。回憶余與同人接辦新聞報時。在前清光緒二十五年己亥十月初二日。即西歷一千八百九十九年十一月四號。余平素既無報館經驗。又乏新聞智識。本不敢膺此重任。惟鑒於國勢之衰弱。政治之腐敗。外患之逼迫。民俗之澆漓。竊謂欲喚醒同胞。改良政治社會。非藉報紙大聲疾呼不可。遂毅然擔任。抱定經濟自立宗旨。無黨無偏。力崇正誼。不爲威脅。不爲利誘。故主任社務二十四年。不渝此志。得以信用昭著。風行海內外。爲閱者所歡迎。報紙每日銷數。由四五千逐漸增至八九萬以上。每年廣告刊費收入。自數千元。歷年遞增。至今幾及百萬元。除開支暨股東官紅利外。同人亦得花紅之分潤。業務有蒸蒸日上之望。按辦報之第一難關。即經濟自立。今本報廣告刊費及報資收入。經濟已足自立。基業鞏固。此爲最可欣慰者也。近時英美大新聞家。北巖爵士。韋廉博士。諾一士君。先後來滬參觀。均贊成以辦報經濟貴在獨立。不賴外界之接濟爲言。蓋與余所抱宗旨不謀而合。辦報非經濟自立。則言論紀載。難於自由。即使苟且敷衍。亦不能廣其銷路。然經濟自立。言之非艱。行之維艱。中國報紙。各埠姑不論。即上海一埠。自通商互市以來。旋起旋仆。不下三四百家。

惟其致敗之由。半由於黨派關係。立言偏私。不能示人以公。半由創辦之始。股本不足。招集股本一二萬。勉強開辦。其招足十萬八萬爲基金者。殊未多見。股未齊而先從事於賃屋。購置備器具。延聘編輯。訪員。雇用工役。以滬市物用昂貴。開支浩大。恐在籌備期內。基金業已耗盡。及至出版。銷數日難通暢。廣告收入甚微。報館人才。徵求延聘。尙難入選。而各股東所薦之人。大都不適於用。人浮於事。辦事無人。出版未久。主其事者。支持乏策。乃不得不一再商之股東。加添股本。股東每因所薦之人。未能滿意。多願拋棄原有權利。以免屢加股本之擾。股本既難添招。收入亦無把握。進退維谷之時。不得不仰給於外界。受人餽養。立言必多袒庇。甚至顛倒黑白。淆亂聽聞。閱者必致相率鄙棄。銷數自必日少。廣告刊費。更無收入。此辦報困難之一大原因也。中國報紙。如新聞報。每日銷數幾及十萬。爲中國報界之冠。其實歐美報紙。日銷百數十萬。係屬常事。即如日本之朝日新聞。每日新聞。出版少不過二三十年。日本版輿。僅中國四川一省之大。而報紙每日銷數已達二三十萬以上。中國幅員之廣。較之日本。大逾二十倍。將來報紙。日銷數百萬。亦意計中事。惟東西歐美各國。政府對於報紙。莫不力予扶助。日本國內。輪機已通處。躉報輸送。不取郵費。即零捲報。取價亦廉。各國對於報紙郵費。及新聞記者。來往車票。亦莫不優待。電報收費既廉。且格外從速拍發。如路透電消息。較尋常商電爲速。中國則反是。郵政局對於新聞紙。分躉報零捲。又分輪機已通未通。已通處所。躉報每份每一百格蘭姆。取洋一厘。每份如逾一百格蘭姆。即作二百格蘭姆加倍收費。不能如零報統磅計算。如新聞報四張分量。尙祇一百格蘭姆。如四張半。即二百格蘭姆加倍收費矣。其未通處所。每份如一百格蘭姆。郵費一分。按八折八厘實收。如逾一百格蘭姆。照分量磅算。不點份數。小捲子報（即單份定報）郵局不分輪機已通未通。外埠每捲分量。重一百格蘭姆。收郵費一分。按八折實收八厘。本埠減半。統磅計算。不點份數。邊遠各省。郵遞定報。私拆遺漏。遲到併送之弊。在所不免。郵局對於已通處。收費尙在情理之中。而對於未通處所。費至十倍。最可笑者。如清江一埠。小輪行駛已十餘年。而郵局強照未通處收費。屢次交涉。則謂該局尙未與該輪局妥訂合同。祇好仍作未通處收費。諸如此類。不止清江一處。本報報面

所刊每份收大洋三分六厘。實則本埠批與賣報人。每份小洋二分二厘。照現在市價。合大洋不足一分八厘。外埠批價。均以大洋計算。每份統扯亦不過二分。照現在紙價市面。平常不為昂貴。每份假定五張。紙本需三分餘。而郵局取輸送費。未通處假定五張。約收一分以上。統計銷報一份。須虧本洋二分餘。照目前風氣漸開。輪軌四通八達。報紙日銷數十萬。亦屬常事。第不知最困難者。多銷一份。即多賠累洋二分餘。是以不得不增加廣告刊費。以資挹注。廣告刊費多收二分餘。即可多推銷報紙一份。故報紙銷數愈多。廣告效力愈大。外洋報紙。除日本照國內收費外。其餘各國零捲一份。一百格蘭姆。取郵費六分。如逾一百格蘭姆。遞加收費。香港零捲一份。每一百格蘭姆。郵費四分。多則遞加。試問每份報國內所收報資。統扯不過大洋二分。而郵局所收輸送費。未通處所在一分以上。中國郵政局。對於報紙收費昂貴之大概情形如此。電報。前清新聞電。減收對折。民國元年。于右任君長交通。照商電減收四分之一。惟電局拍發時。先儘府院部。各省軍民長官所發紫花電。三等加急商電。次之。四等商電。又次之。新聞電。須待紫花電。三等加急電。四等商電拍完後。始發。往往郵遞平信已到。而新聞電尙未拍到。其遲到之種種原因。(一)官電絡繹。每拍一電。動輒數千字。如遇發生事故。官商電絡繹。新聞電必更遲到。電費照給。絲毫不能短少。照電局章程。如輪機已到。電報不到。照例退費。乃歷年以來。凡遇遲到之電。向之交涉。不日線壞。即曰軍閥檢查耽擱。電局不負責任。(二)軍閥檢查。往往假戒嚴為名。實行檢查郵電。所派檢查員。目不識丁。任意延擱。動輒扣電。並將電文中要句刪除。無從編輯。祇好全文棄之。北京快報。如一日之報。二日晚十點到申。一日所發之電。如一日夜十二點前到申。尙可列入二日報。如被延擱。遲至一日下半夜二三點到申。則已不及排入付印。二日晚快報已到。已失電報效力。大約所得新聞電效果甚少。故近年來。凡遇事。不惜電費。每拍三等急電。每字照新聞電貴十二倍。如北京拍至上海新聞電。每字電費洋三分。急電須三角六分。是也。然亦有誤時者。電信扣發。不僅軍閥。民國以來。交通當局有國民黨。新交系。安福系。舊交系。北洋系。人物既夥。事實亦多。然有關涉彼等之輩。雖或偶有扣留。尙不至一律扣發。如許世英之公園被捕。曹氏之趙家樓宅焚毀。會

業之下令通緝等等。均傳至上海。披露報端。獨洛陽系之高恩洪。一有關涉。無論何事。均扣不發。不知事實昭著。千人皆見。決不隱以一手掩盡天下之耳目。此真歷來未有之怪事也。各國對於報紙。多方維護。而中國政府。郵電兩項。摧殘與論。至於此極。良深浩歎。此辦報困難之又一原因也。各省軍閥專權。每假戒嚴之名。檢查郵電。對於訪員。威脅利誘。甚至借案誣陷。無惡不作。故報館延聘訪員人材。難若登天。有品學地位俱優。而見聞較廣者。咸不願擔任通信。坐井觀天之輩。爲餬口計。欲謀充訪員者。雖車載斗量。報館亦不願使若輩濫竽充數。至各埠分銷人。須具有二項資格。方爲合格。(一)須具有勤儉幹練之能力。能使報紙銷路日增。月盛。方爲合格。(二)須銀錢可靠。然兩項資格具備之人才。甚不易得。蓋凡具有廣交之才者。其人用途必大。以報紙蠅頭微利。月得幾何。不數月。輒苦虧負。如謹慎拘執之人。銀錢雖可靠。而辦事鈍滯。欲使其推廣銷路。必難收效。故欲求推廣報紙人材。殊非易事。余對於此項人材。加意選擇。故各分館暨各分銷處主幹。均具有完全資格。方有今日之良好成績。泰西報界。新聞記者。均具有專門學識。日新聞學。日廣告術。故報館各部人材。無患缺乏。乃中國報界。缺乏專門人才。雖近年來各大學校。間有附設新聞學一課者。亦正在教學期間。此吾國報界所以有幼稚之嘆。報館各部人材。既如此難得。慎重延聘。尙虞隕越。主其事者。既欲敷衍股東情面。而復欲收舉策羣力之益。豈不難哉。此辦報困難之又一原因也。故余對於各部同人。慎重延聘。量才使用。均能潔身自好。絕無黨派關係。同德同心。得有今日之聲譽者。未始不由於此。余自己亥任事。迄今廿四年。如一日。兢兢業業。不遑啟處。各股東誠信相孚。用人言論。從未加以絲毫干預。故得積極進行。設備逐漸完善。幸矣。本報三十年。差得有此成績。他日新聞學。人才輩出。揚國家之新文化。啟人民之新智識。本報將與泰晤士報。並行於歐亞兩大洲。而爲世界之兩大報。是則余欣躍企禱。而更爲無窮之願望者也。

新聞報三十年來之迴顧

海上漱石生

新聞報創始於清光緒癸巳年。主筆政者爲縷馨仙史蔡紫絃先生。半載後。倉山舊主袁翔甫先生繼之。余於是歲之冬入社。

主任本埠新聞。越三年。倉山舊主以年邁辭職。余乃繼其成。時上海報館。僅申報及同文滬報鼎足而立。銷數各僅數千分。新聞報初發。即駕滬報而上之。咸以爲不易也。第當日猶輪軌未通。交通遲滯。各埠訪函之來。遠道者十數日。或數十日不等。即近如蘇杭。亦須二三日始達。電報則僅上諭可傳外。其餘無隻字。故主政者於每日報中材料。頗感困難。一屆冬令。封河。京津各道消息不通。歲除各官署封印以後。未至開印。公牘俱無。致巧媳尤難作無米之炊。不得已。乃以論說充篇幅。間及詩詞雜稿。嘔盡心血。煞費經營。故每與前輩筆。天南地北。王丈紫詮等。道及筆政之主持不易。余在新聞報十有一年。泰平度此歲月也。逮夫宣統以還。鐵路廣通。郵局遍設。千里之函。朝發夕至。報章內容。於是豐富。閱者漸衆。而報館亦日多。各奮其競爭之心。消息必求迅速。乃有專電一欄之設。如遇地方要事。即由訪員電達。登載靡遺。光復以後。政務繁隲。軍事倥傯。報紙之銷路益形發展。維時余已辭職養閒。而每日必仍閱新聞報。深佩主任得人。故能延聘通才。主持公道。不爲威脅。不爲利誘。成報界之巨擘。作黑暗世界之明星。抑且凡鉞砭薄俗。提倡實業。維持道德。輔助慈善之事。無一不殫精竭神。從未稍遺餘力。以是報紙銷數。比年以來。由數千而漸達乎萬。更由二萬三萬而漸達乎八萬九萬。刻正方興未艾。他日推銷至數十萬。亦爲意料中事。蓋泰西有價值之各報。恒有此數。中國報紙。奚爲恥不若人。昔之所以不能若人者。一緣郵電未通。報紙編輯不能完善。一緣風氣未經大開。故閱報之人猶鮮耳。抑余更有說者。近觀中國各報。雖若風起雲湧。年盛一年。然失敗者恒居多數。振興易爲甚鮮。推原其故。由於資本關係者半。由於黨派關係者亦半。無資本。則支持尙虞不易。遑論推銷。有黨派者。立言必多袒庇。不能示人以公。其或顛倒黑白。淆亂聽聞者。何取乎。有此一偏之報。必致相率鄙棄。而此報可通計其不能廣銷。今新聞報之資本。初創時爲合資。薄弱固弗庸諱。至十一年改爲公司而乃厚。自十一年迄今三十年。營業蒸蒸日上。資本遂愈覺其充。至於黨派一層。則自創始至今。報中遇事直書。褒貶悉當。從無稍涉偏私之弊。爲閱者所共見。尙何黨派之足云。是則即此以推。新聞報之基礎既固。宗旨復醇。實堪媲美西報。以中國幅員之廣。人民之多。有此唯一良好之報。而謂銷數不能與西報

昔駕者。我未之信。茲當刊行三十年紀念錄。因回溯前三十年之經過。而預計後三十年之未來。竊謂若行路然。愈行自必愈遠。前程正未可限量。足爲我國成一無遠勿屆之報也。爰喜志之。

新聞報社三十年紀念辭

關中李岳瑞

報也者。史家之資糧。而國治民俗之揭鑿也。欲知古者。求之於史。欲知今者。求之於報。然非有今日精審翔實之記載。奚以爲它日編年紀傳之憑依。若是乎報章所繫之重。或且凌國史而上之。此古今之公理。非一二人之私言也。先師古愚劉先生注立政。謂太史爲郡邑之史官。所以論議國是。糾正從違。今之報章。蓋原於此。而王制太史陳詩以觀民風。論者皆謂今之報章。足以當之。吾觀兩晉南朝。碩儒文士。如魚豢王隱。習鑿齒。宋孝王輩。多好爲私史。紀錄及身時事。大抵精審翔實。不爲傳聞影響之談。彼其人身在韋布。足未一履史館。其要刪國聞。必有根據。使時無報章。何所取裁。報之衰。其在五胡亂華之世乎。彼以殊族僭居中夏。夷俗獸行。恒懼爲吾民所聞知。深閉固扃。唯慮不秘。崔浩修史。刊石彰彼國惡。至數十家高門世族。悉遭夷滅。民間私著史料。其爲律法所嚴禁可知。私史既亡。而官史亦遂荼靡。不復可振。此觀於廿四部正史之高下盛衰。可以心知其故者矣。自是以來。吾國無報者。千有餘年。報之復興。在英法聯軍入京。後數年間。此爲吾國窮而將變之第一徵驗。然其時筆路藍縷。初啓山林。故或旁采巷獯。襲之浮詞。或誤信妖妄。無稽之譌語。草昧甫開。固不能遽責以美備也。新聞報出。雖稍晚。而從事輯錄之彥。皆吾國方聞雅士。紀事能提其要。纂言必鉤其元。其研究事理也。必衷諸內籀之公例。而不爲游移愉悅之談。其品騖人物也。必準諸公非公是之輿情。而不參門戶主奴之見。用能風行四表。紙貴三都。今距開辦之第一期。且三十年矣。而迨羣孟晉。不懈益虔。他報非無在其前者。而改玉改步。幾經易主。鐘虞如故。七鬯已非。宗旨派別。或且不無今昔之殊。獨茲報則三紀以來。始終如一。但有進步之觀。而絕無抵牾之點。承學之士。欲綜合三十年來內政外交之全局。列國形勢之變遷。觀會通而探蹟隱也。舍此其何途之從哉。然則新聞報社。真可謂吾國藝林之耆宿。而政海之指南者矣。不佞昔寓滬江。曾

從事於報社。忝預撰述之役。今去滬且九年。而舊雨停雲之感。無日或釋於懷。爰以舉行盛典之日。爲文郵寄。述已往經過之歷史。祝四十年盛會之重登。蓋不啻與社中諸君子。縑摩商兌於一室中也。

新聞報三十週紀念辭

文永譽

民國十二年癸亥元月。欣逢新聞報發刊三十週年之期。增刊鉅冊。藉表紀念。皇皇盛舉。懽悅懽忻。溯當光緒季年。鄙人曾任館中記者之一。歲月不居。時節如流。忽忽已十餘寒暑矣。雖在館時間甚短。僅光緒丙午至戊申兩週年。然於此兩年中。舉凡新聞報盡力於時局有益於社會之事。今尙能追憶不忘。茲將其犖犖大者略述數端。以告今日社會。兼爲紀念祝辭。可乎。夫當其時日俄戰事甫畢。國人狃於苟安。竟忘中立之恥。剪荒深恫。漠若不關。即清廷視其發祥之地。亦幾棄同敝屣。獨新聞報怒憂如擣。極端注意。不惜重資厚幣。調查東三省各事。毫髮悉具。使無遁形。而國人始獲知其真相。其謀補救。若間島事發。乃首先著論辯駁。使他人知中國民氣固不可侮。即中國輿論。勢亦不弱。鯨吞蠶食之焰。得以稍形斂戢。至今東三省仍屬中國版圖。新聞報與有力焉。此其一也。又如蘇杭甬鐵路借款之事。初起時人皆不知注意。事在垂成。危如一髮。幸新聞報洞燭隱微。力持正誼。樹之後盾。振厲人心。於是蘇浙人士奮起力爭。一倡百和。雖以項城之勇於自信。終亦不得已而磋商條件。避重就輕。路權不至盡墜。蘇浙實受其福。此其二也。地方自治之說。其時方始萌芽。而一傳衆咻。旋興旋寂。新聞報乃從而促進之。博考學說。詳究國情。於其不可緩之故。輿論無遺。提倡既久。規模始以漸樹。至今各處略存一二自治基礎。良由曩日導以先河。此後推擴引申。筭路藍縷之功。更將久而益顯。此其三也。惟時清廷親貴。羣執要政。而狗馬苞苴之外。大抵一無所知。順應時勢之說。非所聞尤非所樂也。新聞報時則極力鼓吹。主張立憲政治。鏗而不舍。殆於日日言之。至誠所動。金石爲開。起而和者亦日以漸衆。清廷格於輿論。始不得已而有籌備立憲之舉。此事在今雖爲陳迹。而共和國體之改實亦權輿於茲。新聞報之在當時。一方既爲促成立憲之樞機。一方即爲樹立共和之先導。以言勳績。固當歷歷不爽。此其四也。以上四大端。其宗旨

純正。功效偉大。有益於時局社會者若此。鄙人當日嘗從諸君子之後。躬參其事。今當三十週慶祝之期。記其足資紀念之事。不作泛語。亦不敢有溢辭也。抑更有進者。今年歲支在亥。亥者。易之亥。茲也。有萬彙昭蘇之象。新聞報之日進無疆。亦猶萬彙之茲。日盛也。又亥者。孩也。孩提進步遠大人。莫限其前程。新聞報雖發刊三十週年。吾祝其如孩提之進步。人亦莫能限量。其勃發也。興言及此。知諸君子或不以余言爲謬。而益有以慰當世閱者之望矣。謹以是祝。並爲將來祝焉。

新聞報三十年紀念辭

吳江楊天驥

上海新聞報。爰自出版迄於今。茲三十年。方其始半。天驥實與於編輯之役。則清之光宣間也。譬之於人。爾時方成童。天驥幸獲於此子就傅之年。當納誨之任。飾之以文章。迪之以忠信。賴其保傅同功。一心孳孳不倦。會此子亦有夙慧之譽。俛視羣童。早鋒然露頭角。持與阿兄較。且駸駸勝。漸並驅。天驥學殖淺薄。食於四方。不克始終。與其朝夕。然所之無遠近。書問往還。未嘗或止。審其孟晉不已。輒心喜。以爲與有榮也。歲月揮霍。苦不自知。天驥方儼然於老大。而此子迺今亦壯矣。聞其譽滿天下。發揚光大。未有竟期。望景祝延者。咸稱姪而前。文詞所被。日馳七八萬紙。烏乎。可不謂盛歟。際茲嘉會。宜揆吉詞。聊溯昔游。爲志短語。往時几席之友。其亦將飄然存之乎。

新聞報三十年紀念辭

中華新報記者談善吾老談氏敬祝

新聞報出版今已三十年。中外人士共同組織。規模初不宏大。外人主其事者。爲美國福開森博士。苦心經營。日漸發展。民國前二年。記者曾預其編輯事。時總任編輯者姚君伯欣也。其報之宗旨。一以和平中正爲的。而處處就社會心理着想。故能得社會極端歡迎。彼時已久與申報相頡頏。而建築外國報館式之屋宇。購置最新捲筒式之機器。爲中國報館先者。均已備具矣。入民國後。任事者均一時名宿。報紙行銷之廣。營業收入之豐。數年以來。遂爲全國冠。已成爲中國之泰晤士矣。至其持論之純粹。採訪之遠博。尤爲衆所共信。毋俟記者贅述。民國肇始。記者以民立報事繁。謝去其編輯事。忽忽十餘載。於其報館之

情事。固未嘗隔闕也。今年歲首。爲其三十周紀念之辰。通啟徵文。爰就所知。略述概要。並鑿頌詞於後。頌曰。

言論得中。視聽所鍾。國人信仰。遐邇同風。年周三十。良辰適逢。一言爲頌。萬歲其隆。

報界十一年之經過談

張鐵民

當新聞報之初創也。余方爲梅溪書院（即今梅溪學校）教員。維時上海日報。僅有申滬兩報。得新聞而三。顧所紀載者。大抵社會瑣事爲多。於政聞不甚詳。交通未便。風氣猶樸。固其宜爾。既而新聞報營業虧折。由福開森博士接辦。於是汪君漢溪。姚君伯欣同時入館。汪君任經理。姚君任編輯。皆梅溪之同學友也。姚君邀余共事。余初未就。至光緒三十三年三月。乃入新聞報館。是爲余置身報界之始。時姚君爲本館總編輯。甲午以後。士大夫漸知新學。始憬然於報紙具宣傳文化之用。以多爲貴。而指導輿論。針砭政府。亦於是乎賴。由是辦報者接踵而起。上海報館林立。互相競爭。而報紙內容。爲之一變。會清季多故。各報紀載議論。益注重政治。迨清廷籌備立憲。本報尤鼓吹不遺餘力。既而姚君物故。余勉承其乏。未幾武昌起義。四方響應。萬目睽睽。咸注意革命消息。各報館門前。日夕肩摩。擊擊爭探戰訊。顧其時光復軍蜂起。而電信四斷。資料缺乏。謠傳紛挐。猝難辨其真僞。本報夙以紀載翔實爲主旨。闕疑持重。則難鑿閱者之心。據事直書。乃又觸偉人之怒。蓋漢陽失守一電。而本館之窗毀矣。此時編輯之困難。爲以前所未嘗有。而余與張君繼齋實共之。因是頭痛牙痛。益以目疾。余以力不能勝。南京政府成立後。遂即辭職。民國六年。因汪君之請。續任館事。余於本報。別已五年矣。而報紙情形。視前又已大變。新聞篇幅。辦事人員。均已增倍。本報銷數。五年前至多僅三萬餘。時則已增至四五萬。今且將十萬矣。而陸續增設之辦事部居。亦漸就完備。規模式廓。迥非昔比。凡此皆本報進步之徵。而以前所未料及者也。惟本報銷數之多。雖爲本埠各報冠。而衡以世界眼光。則東西報紙之發達。有日銷數十萬紙。乃至百萬餘者。本報尚不逮遠甚。此固由國家提倡社會程度種種環境之不同使然。而本報內容。自視亦不無缺憾。總經理汪君方日謀所以擴充之計。是則羣策羣力。以期繼長增高者。吾同人皆有責焉。余前後任事

本館迄今共十一年而強。輒因三十年紀念。述其所見如此。

三十年中之十二年

張繼齋

余之始從事於新聞事業也。時在清光緒乙巳之春。爲新聞報出版之第十三年。本報已具有報界較老之資格。而在余個人初入新聞報。實一報界最幼稚之人物。是年五月初四日。由張鐵民君介紹入館。以學校教員。忽變爲新聞記者。平素既無新聞智識。又無報館經驗。貿然從事。惴惴焉恐不勝任。初不意一入其中。便成職業。歷至十八九年。中間雖有五六年改入他報。而至於今日。離滬駐京。仍是新聞報中職員之一份子。實爲始念所不及料。新聞報之組織。爲中外合股公司。係屬營業性質。不帶有機關性質。故其言論較能自由。而余之服務年齡。因亦比較的延長也。今年適逢三十週年。舉行紀念。不欲以尋常慶祝之文。來相喧聒。故先述余十二年中服務之經過。與夫新聞報之關係。而後再述余最後之希望。

乙巳年之初入館也。職務重在論說。月訂十篇。即在編輯一方面。亦只摘錄奏摺。刪節公文。所任職務。至爲簡單。不半年因事告退。越六年辛亥之春。重入新聞報。擔任論說以外。更編纂中央政聞。校閱全張大樣。職務乃較前稍重。秋間武昌革命。各省響應。余與館中同事。既非立憲黨。亦非革命黨。但其推倒滿清。改建政府之主張。與國人心理。初無二致。乃黨人不諒。因一漢陽失守之京電。竟遣人先打申報。後打新聞報。幸僅打破玻璃門而止。其實漢陽失守京電。係一軍機處友人拍發。宣統二年余在北京。代爲申報新聞報延訂者。決非造謠生事之人。後來兩報各將京電攝影登報。風潮始息。此爲余生平第一感觸之。事。民二韓甯發難。袁世凱挾其戰勝餘威。盡封國民黨報館。幾幾延及新聞報。賴有一鄭汝成密電。辯明新聞報主筆並無國黨。始獲無事。民四袁氏稱帝。強姦民意。利誘威劫。無所不至。余不待洪憲發生。先已離滬停業。卒之賄買不得。威劫愈甚。至乙卯秋冬之交。而從前余所挈往北京之譯電人。被拘警廳。又賴有英使朱爾典交涉。越十七日放釋。此爲余生平第二感觸之事。新聞報不幸而無黨。迭遭南北偉人之疑忌。受盡三災八難。然亦幸而無黨。能以主張公道。博閱者多數之歡迎。營業遂日

盛一日銷數爲全國報紙之冠。此余迴想在館時代。當時雖感困苦。而事後則甚愉快者也。

余自民四秋。伏處里門。優游休業者。幾一年有半。久靜思動。乃於民六孟春入京。改任新聞報之駐京電信記者。蓋自編輯部分。蛻化而爲探訪部分。所處之地位既異。即其應盡之職務。亦隨之而異。據新聞學之原理。探訪部態度。不重主觀。而重在客觀。不貴有演繹的理論。而貴有真確的事實。余任此職務。於今六年。自亦不能越此範圍也。以北京論。社會上之新聞。若商業。若工場。若教育。少有紀載之價值。而一國政治之發源地。既在北京。余之造言紀事。自然偏於政治一方。惟是近六年來。政局迭變。千險萬惡。純然爲軍閥勢力之消長。一無政治軌道之可循。余入京之第一年。即目擊黎段交闕。激成復辟之戰。張勳敗走。而段祺瑞之勢力盛。馮退徐繼安福柄政。激成民九直皖之戰。奉張助直戰勝。而張作霖之勢力盛。徐靳不睦。梁士詒組閣。激成今年直奉之戰。奉軍敗退關外。而曹錕吳佩孚之勢力盛。最近津洛兩派。暗中角逐。將來更不知有何變化。譬之北京一大劇場。時時以中華民國爲戲。目前看似平靜。其實大播大鼓。方將驚天動地而來。此就北京之政局言也。再以余之職業言。六年中所受困難之處甚多。北京古所稱易生風塵之地。事情瞬息萬變。如沙眯目。往往得一新聞。今日所認爲真確者。翌日即已變化。余雖誓不捏造。而事或出於訛傳。一也。北京政界多謎。訪晤要人。大都不肯說出真話。即使肯說真話。而爲新聞家之德義起見。發表自有其限度。亦不得盡量宣洩。二也。政界文件之重要機密。本非尋常僚屬所得聞。其稍預聞者。亦不敢輕易洩漏。故雖有所聞。而可以布之於外者。祇佔幾分之幾。三也。又有本無事實。故造空氣。利用新聞家之宣傳者。更有確係事實。偏說並無其事。向報界聲明更正者。似真似假。似假似真。苟不辨別其來源。每易供人之傀儡。四也。而余之尤感困苦者。則爲電信扣發一事。電信屬於交通部分。六年中之交通當局。有國民黨之許世英。有新交系之曹汝霖。有安福系之曾毓雋。有舊交系之葉恭綽。有北洋系之張志潭。人物甚夥。事實亦多。然有關涉彼等之事。雖或偶有扣留。尚不至一律扣發。如許氏之中央公園被捕。曹氏之趙家樓宅焚燬。曾葉之下令通緝等等。均能傳至上海。供人快觀。獨至現今洛陽系之高恩洪。一有

關涉。無論何事。均扣不發。數月前八校教職員請懲罷交高。迭次扣發。最近衆議院之查辦交高案。議事日程扣發。開會通過扣發。最奇者。衆議院咨請查辦公文。則留一財羅而節去一交高。在檢查員承高意旨。隨便塗抹。不知事實昭著。千人皆見。決不能以一手掩盡天下之耳目。小人之無忌憚。一至於此。此真歷來未有之怪事也。若以北京之府院各部當局。盡如高氏之胡爲。則處處障礙。無電可報。余等電信記者。非借用東交民巷無線通電之一法。即惟有出於自然休職之一途。世人每謂北京經幾次戰爭。不過以暴易暴。余則謂每經一次戰爭。後來者必以暴益暴。試思皖退奉進。暴之程度奚若。奉退保洛進。暴之程度又奚若。他事不具論。即余所日日從事之通電職務。已覺悟暴力之日漲。故與其謂爲易暴。毋寧謂爲益暴。此則余在京六年精神上之困苦。較諸在館時爲尤多也。

上述余在滬在京經過之歷史。閱時十二年。不過得新聞報三十年中之一小部分。而一身所受之感觸。即已醜糺不盡。則夫年事更多之老同事。不知其作何感想也。中國有一古語。三十年爲一世。自癸巳至今三十年。爲中國時局變動劇烈之時期。約略分之。可別爲三。因甲午一役。釀成戊戌政變。可名爲變法維新時期。因庚子一役。釀成辛亥革命。可名爲立憲革命時期。因世界大戰。山東條約。激起羣衆運動。將入於社會改造之時期。以此三時期而論列之。有變法維新之結果。至於廢科舉。開學堂。而中國政局如故。有立憲革命之結果。至於滅清室。開國會。而中國政局如故。有羣衆運動之結果。至於拒簽德約。華會助力。收還山東。在外交上似得一小小轉機。而返觀國內。俶擾。民生困窮。武人貪橫。官僚賣國。而中國之政局仍如故。然則自此以往。將任其自然。一聽武人政客官僚之橫行無忌。而不爲之所乎。吾知中國中羣衆心理。必不以爲然也。民國約法。明明規定國家統治權屬於人民全體。而人民習慣。認爲社會一切事務。皆是官吏事務。與己無干。不思運用。所以成爲今日之現象。三年以前。爲一山東案。發起政治運動。居然風靡全國。然此種運動。是對外。非對內。是對人。非對事。是對局部問題。非對根本問題。故暫時雖或見效。不久漸即銷沈。且其動機發於青年學子。國人疑其黨派作用。漸漸厭惡輕蔑。別有所謂文化運動生

計運動等主張。而以政治運動爲不純潔。然苟欲鞏固共和基礎。發展國民事業。終須有真正之國民政治運動。爲下手之地。今之人盛稱美法兩國民治。不知美之合衆。法之革命。由於人民之個性嚮上。自行團結而成。中國迎合時勢。在一般人民。若非有全體互助之精神。協同動作之習慣。起而奮鬥運動。決難得美法式之平民政治。不但此也。世界大戰以後。國家思想。已爲社會思想。戰敗。此種新思想。方瀾漫於大地。而中國腐敗黑暗。尙迷信國家萬能之說。單一聯省。爭議不定。國會憲法。紛囑亦無已時。懵懵然拾十七八世紀之唾餘。恬不爲怪。既無民治之可望。更安有進化之可言。新聞報值此紀念。策勵將來。惟有放開眼光。順應世界之新潮流。研究世界之新思想。宣傳世界之新文化。冀以改造中國之新局面。而永固本報之新生命。斯則余之所私心屬望者已。

十年編輯之經歷

李浩然

余於辛亥五月。始至新聞報社服務。八月。武漢兵起。以眷屬在京。乃離滬北行。及民國三年。復入新聞報。初任譯員。繼主編輯。歲月忽忽。迄今又將十年矣。今歲值本社舉行三十年紀念盛典。同社諸君子各爲文紀其感想。余亦略述十年以來之經歷。藉作紀念。

紀事詳確。持論平允。爲新聞記者之天職。此固盡人知之者也。顧新聞記者。未必盡人能達其志。或以經濟關係。發言不能無所顧忌。或以黨派關係。紀事不能不有偏袒。蓋境遇所限。無可如何者也。若新聞報則經濟既能獨立。更無黨派關係。發言紀事。皆無束縛。此余所深自慶幸者。是以受事以來。務以誠信自勉。期無負夙志。與此境遇。第自處之境遇。雖不受束縛。而外國之境遇。窒礙叢生。雖竭誠以求信。而有時竟不可得。此又余所引爲深憾者也。

先就紀事言之。消息敏速。自以電報爲最。然新聞電在電局中。等次最低。一經稽壓。往往隔日始至。效力遂減。若事局變更。則效用全失矣。又國事變動之時。軍閥盤踞之地。派員檢查。任意刪節。爲害尤甚。至於發電之先後。困難更多。今日之政局。變幻

過速。往往一電甫傳。形勢驟變。甚至任命官吏。發表命令。已經印鑄局刊印。而重事更張。迨發電者察知。爲時已晚。迅速改正。已恐不及。初次所得之消息。遂不能不宣播於報紙。而考之事實。則竟不符。說者每謂報紙好作訛言。不知內幕中經過情形。確有如此者。真所謂不白之冤也。此等情勢。已令從事編輯者深感困難。而今之各派各黨。互相嫉忌。又好造作謠言。淆惑聽聞。吾人超然於各派之外。固不願供彼等利用。然於報告事實。援有聞必錄之例。有時竟不免受其惑。即如去歲直奉戰時。奉派會宣傳吳佩孚陣亡。國內外各報。多有受其給者。余亦幾爲所惑。適駐京津記者均有急電至。謂外傳吳死之說不確。遂將已付刊者重行收回。然此特幸免耳。苟無反證。亦必受其欺矣。去年冬初。開封曾有電報。報告汴垣某報發傳單云。張作霖病歿。初得電時。本疑其僞。繼又得津電。亦謂榆關消息。張實病危。彼此參證。適相符合。又以其時戰事久息。無所用其宣傳。遂刊於報端。而不知竟爲無稽之談。凡此之類。真可謂防不勝防者已。或謂電傳消息。既有疑義。宜先審查確否。然後刊布。其說雖是。惟電文到時。每值深夜。苟無反證。安有餘暇從事審查。若謂擱置一日。從容稽考。則新聞又以敏速爲貴。苟所傳不誣。而稽留不發。必成明日黃花。有何價值乎。

次於電報者爲通信。所述較詳。斟酌去取。稍易於電報。然如檢查刪扣等弊。依然不免。且郵寄較電報遲緩。又生他種困難。如歐洲各國通信。到滬之時。距發信之時。往往相隔月餘。甚至兩閱月。刊諸報紙。與當時情勢迥異。如日諾瓦會議等。在發信時。會議方開。通信員苦心探訪。詳述無遺。而發刊時。會議早已失敗。若屏而弗錄。則以前電文簡略。不能知其曲折。且欲知各國外交大勢。更不可不考其經過之跡。惟登載既遲。在不甚注意國際問題者。或不免譏爲陳舊。此一難也。中央政聞。郵寄兩日可到。似無歐美通信遲緩之弊。願以事變過速。亦不免前後參差。即如組閣之事。往往第一日形勢極可樂觀。第二日則發生絕大障礙。幾若萬無可成之理。至第三日則障礙忽去。驟然告成。準此計之。第一日報告形勢樂觀之信。與第二日發生障礙之電同時到滬。第二日報告發生障礙之信。又與第三日驟然告成之電同時到滬。若謂通信爲誣。則確有其事。然而證之電

報。又顯然矛盾。此二難也。至於兩軍決戰之時。兩黨相持之際。吾人據事直書。於兩方勝負。原無所容心。而當事者乃諱敗喜勝。偶感不利。輒起責言。此則力求誠信。反致愆尤。滋可歎已。

更就評論言之。傳播消息在人。評論在己。似較有自主之權。惟評論之根據。仍在紀事。紀事苟有訛誤。評論安得無失當之虞。猶憶民國五年。洪憲之役初終。某君發表宣言。力陳黨禍。謂萬不可更有政黨。余深服其言。極致推崇。不意其力闢黨禍者。乃爲組黨之地步。而紛紜之禍。較前愈烈。又如某君組閣。駐京記者會親見其人。謂決不任事。電報既至。余即據以論斷。謂新閣恐非數日內可成。及翌日至館。則某君就職之通電已發表。而失言之咎。余遂不能不承之矣。吾人鑒於此等宣言不可信。遂不覺事事懷疑。遇甲乙互詆。而真相未明者。輒兩非之。藉以求其平。如此固可什九不誤。惟無信者雖衆。未必無一二開誠布公之人。而凜於戒心。竟不敢遽加深信。此則習俗之過。而余心亦不能無歎者也。

以上所述。爲余十年以來從事編輯事業經歷之困難。每欲探喉一吐。苦無機會。今乃得陳於閱者之前。非敢藉此文過。聊示余嚮慕誠信之懷。尤望社會各方。共相扶持。俾誠信之旨。完滿無缺。則吾儕從事新聞業者之大幸矣。

十年中之感想

嚴獨鶴

本報生三十年矣。譬諸於人。自幼而少。而壯。苟非寂然無聞。則其經過之歷史。與其所表現之成績。度必有足以紀念者。而況此三十年中。無論國內。國外。潮流激盪。時代之遷移。人事之變換。已不知其幾何度。日月不居。滄桑屢易。則本報出世至今。雖僅三十年。猶在少壯時代。而論其閱歷。固已不啻一深經世故之老人矣。顧紀念之價值如何。當俟諸社會之公論。非同人所敢自詡。予之服務本報。自民國三年始。迄今纔十年耳。就本報之歷史計之。祇及三之一。尤無足稱述。第平時感想所及。亦若有不能已於言者。爰不辭固陋。拉雜書之。

本報之有快活林。祇可視爲附庸。但此附庸之國。時復足爲宗邦之後勁。蓋愛讀本報者。殆無不分其眼光。以注視快活林。此

實徵諸頻年閱者之來函。與外界之空氣。而敢爲斯語。非夸言也。予來館之日。即爲快活林產生之日。日本報三十週紀念。快活林亦屆十週紀念矣。十年樹木。已及其時。茲者林木葱蘢。頗爲當世所欣賞。則固聚海內諸同文之心血。以培植之。乃始發榮滋長。得有今日。如予碌碌。祇可目爲林中之園丁。但解灌花掃葉而已。不足言勞也。

快活林之範圍。雖甚狹小。願在編者亦自有其宗旨。十年來內容屢經更易。而宗旨則未嘗或變也。其所持之宗旨。約有四端。(一)新舊折中。今之主張極端者。每日世間事物。有新則無舊。新舊之間。不容模稜兩可。此其說固至痛快。然或不免偏於理想。而遠於事實。蓋新舊遞嬗。實爲凡事不易之原理。所謂過渡時代者是也。在此過渡時代。不謀新自無從進化。然必盡棄舊者以言新。則新亦失其依據。故新舊調和之說。頗爲當世學者所容納。國中文學家於新舊之爭。實至劇烈。編者於此。未敢爲左右袒。但就個人之眼光以觀察之。覺與其趨於極端。不如折中之爲愈。快活林所紀載之作品。未嘗皈依新化。亦不願獨彈古調。殆取其適中而已矣。(二)雅俗合參。文藝之作。宜取高雅。此固正當之論。第就報紙之性質以言之。則陳義過高。取材過雅。皆似不適於普通讀者。蓋報紙之功用。舍傳播消息。主持輿論外。亦可目爲通俗教育之一種利器。與其他藝術專書。文學著作。祇供通人研究者不同。若一編既出。而不能得一般人士之了解。則已失其報紙之效用矣。故快活林之文字。頗取通俗。求適於羣衆。但淺薄無味。或鄙俚不可卒讀者。亦概不闖入。冀其俗不傷雅也。(三)不事攻訐。文人積習。好弄筆戰。而每以報紙中之附刊。爲其唯一之戰場。顧戰端一開。始而尙不過爲事理之爭。繼則互訐陰私。各肆醜詆。穢惡之詞。充塞滿紙。旁觀者至蹙額不堪承教。而執筆者且以此自喜。或竟視爲別有妙用。謂可藉以吸引閱者之注意。而激增報紙之銷數。此言亦未嘗無理。然以謾罵動人。又豈正當之道。此固非快活林所敢效尤者也。自有快活林以迄今日。從未起一度之筆戰。亦從未載一攻訐謾罵之文。即有意存挑釁者。亦寧深溝高壘以待之。未敢開關延敵。致起無謂之爭。蓋區區之意。以爲他人吹求之論。在我正可藉爲攻錯之資。聞過則喜。非所敢望。惡聲必反。亦殊笑其量之狹也。(四)不涉穢褻。小品文字。詞多纖巧。意

近滑稽。則涉筆成趣。時或不免於穢褻。此最大之弊也。顧快活林中。頗思力矯斯弊。誨淫之作。敗俗之文。向不敢實我篇幅。但編輯之際。時間匆促。字裏行間。或尚有失檢者。則在愛我者有以教正之矣。

以上所述。不過略言其主張。將與諸同志相商榷者也。至於編輯方面。則以十年來之經過。尙感有兩大困難。(一)不能令投稿者滿意。任勞任怨。賢者所難。若編輯附刊。則其所難。殊不在任勞而在任怨。在著作者以文辭見貽。此固出於殷殷愛助之心。投稿而不見登。自不能免於失望。則編者且身爲怨府矣。剿襲之文。惡劣之作。擯而弗載。亦固其宜。乃有明明佳作。而或爲篇幅所限。(如長篇小說。投稿者常有佳構。然快活林中。既載涵秋之作。限於篇幅。後來者遂不得不婉辭謝絕。又如歲時令節。發行特刊。即或擴充篇幅。應徵之作。尙未能遍登。)或爲時間所限。(如應時之作。略一延擱。即成明日黃花。不爲閱者所喜。)或爲宗旨所限。亦竟割捨。則遺珠之憾。益難求諒於人。數年以前。曾有某種著作。以特殊原因。不得不戛然中止。此固非出自編者之意。然原著者則已深致不滿。開罪同文。莫從告語。此亦事之無可奈何者也。(二)不能令閱者滿意。報紙之發行。無論如何。自以能令閱者滿意爲唯一之目的。然閱者目光。各有不同。甲所喜者。乙或以爲可憎。盡人而悅。事有所難。而編者斯窮於應付矣。此其事初非空談。可舉例以實之。曩者快活林中。嘗刊行集錦小說。當其披露之始。歡迎者至衆。顧一年以後。向之歡迎者。漸易而爲指摘。編者意爲積久生厭也。於是決然廢止。既廢止矣。而來書斥責。謂不應中輟。且要求復刊者。又紛然不絕。此足以見人情好惡。殊無定準。而以文字一道爲尤甚也。此外尙有一絕大困難之點。即年來著作家。祇有此數。而各種新出版之報章雜誌。則日見其多。於是頓現供不應求之象。故編輯者欲羅致人才。徵求佳著。事至不易。而材料之支配。乃愈見其枯窘矣。

予之職務。於編輯快活林而外。又常從事於新評報紙評論。宜立於指導地位。始足盡新聞家之天職。顧指導二字。初非易言。吾國新聞家。真能負指導之任者。殊不多覯。以予學識謬陋。更何足以語此。即退一步論。不言指導而言評騭。對人對事。亦初

不欲概加惡評。有貶無褒。豈其本願。願自入民國以來。武人政客。譁張爲幻。每執筆爲文。幾除憂時傷世而外。無一語。更何從歡喜讚歎。遂令世之論者。疑吾儕新聞家別具個性。如山膏之善罵。斯亦至可太息者也。總之新聞記者。其作苦等於勞工。願予十年來勞工生活。尚有一事。差堪自慰者。則以本報宗旨。向無偏黨。故每有所作。尙可自由發揮。意旨。不爲違心之論。此則精神上所稍感愉快者也。

我之新聞事業談

許東雷

不佞之濫竽新聞事業也。昉自丁酉年之時務報。即新聞報產生後之第四年。迄今已二十七年矣。歲己亥。任中外日報撰述。是爲余辦理日報之始。後雖復任滬報時事報大同報華英合文報等撰述之役。但均歷時不久。其擔任最久者。首推本報。辛亥年撰述本報論著。是爲余與本報有關係之始。然尙未駐社服務也。駐社服務。實始於民國五年。至今復歷八年。然則余與本報相周旋者。先後垂十二年矣。茲值締交已久之良友。舉三十年紀念典禮。不得不循例有所祝頌。余惟略就夙昔所經驗者。以陳述之而已。

余即以時務報及中外日報爲辦報之借鏡可乎。當甲午戰後。海內競言變法。國人于晦蒙否塞之秋。忽得文體革新之時務報而讀之。莫不稱快。宜有一飛冲天之概。蓋其所乘者爲最佳之時勢。故成功較易而推行自廣。苟無政治之牽涉。則時務報當爲今日雜誌界之泰斗。決無消滅之理也。至中外日報創辦之初。即在戊戌政變以後。度支竭蹶。已達極點。館員供職。幾至枵腹。然獨不肯輟業。猶復卻饋金而不受。遇威脅而不屈。終能轉危爲安。使報務日形發展。不可謂非佼佼者矣。苟其開支經費。不虞挹注。辦事人才。不加掣肘。則倡辦之精神不失。而其報至今存在也。乃此等聲華藉甚之報章。今皆中道輟業。先後已成陳迹。其他不逮二報者。更無論矣。

以余昔年之目光。觀察昔日之本報。則似與時務報中外日報。同在髫齡時代。初未有異于恒兒也。譬諸學童。當旅進旅退東

髮就傳之時。固皆祈其卒業。以迄成材。庸詎知前述二報。均早殤去。而本報則由兒童而成壯年。其中成敗利鈍。雖有天存。然未嘗不可以人力斡旋之也。

蓋報紙言論。當以代表多數輿論為原則。故貴有獨立性質。倘依附一派一系為機關。則其言論。必有畸輕畸重之弊。即不為一派一系之機關。或其社員中。含有政治臭味。藉辦報為梯榮之捷徑。或藉官中公款。以為維持救濟之貧糧。如是則報紙必為政治漩渦所牽引。其命運則視官款盈絀為榮枯。此豈有倖存之理。是即政治牽涉之弊也。

辦報非純粹營業性質也。故其資本之生利。不若他種事業之可恃。苟純以操奇弋利之手段。運用報社之資本。則未必果能適合也。故對於報社投資者。當雄厚其量額。遠大其目的。不希近利。不求速效。必使其事業得循序之進行。於資金無鉅大之虧蝕。如是則信用愈昭。而事業益盛。此即經濟人才之說矣。

由是可知從事新聞事業者。雖有時機可乘。苟為政界所牽涉。則必陷於危境。雖有人才可恃。苟有為之掣肘。或使其財政枯竭。不能存立。則縱有良報。亦不免有一蹶不振之弊。是皆余夙昔所觀察而知其得失之大較。對於本報之希望。惟冀其始終力矯時弊。則以後進步。寧有涖耶。爰綴以詞曰。

新聞誕生。卅載宣傳。不隨不激。無黨無偏。服膺弗失。真理仔肩。綿延勿替。以達萬年。

對於本報三十年紀念之感想與希望

郭步陶

余入報界。今已十有三年矣。而服務本報。則僅五閱寒暑。且所任僅為一部分之職務。茲值本報三十年紀念之期。諸同人均有鴻文鉅製。潤色盛典。不學如余。何敢多贅。繼而細思。五年雖少。亦為三十年中之一小部份。余雖無似。觀察所及。容有一得之愚。足資印證。爰自忘其譎陋。而略述其感想與希望。如次。

方余在求學時代。時報正如天縱之驕兒。顧余於本報。已有幾分之傾向。緣同學中有朱君鴛福者。其時方服務本報。夜營

報務而晝攻書事。頗似近日之持工讀主義者。余思本報之主持館事者。能體念寒士而曲成學人之志願如此。余苟讀書有成。定當從事報業。此爲余動念新聞事業之起點。迨出校後。以王培孫先生之介紹。至通信晚報社學習編輯。是年秋北京考送留美學生。同學楊君錫仁獲取冠軍。上海各報之得此消息最先者。厥爲本報之北京專電。余於此時。乃知本報消息最爲靈通。於是嚮往之心又加一倍。特自願所學。實無可任大報事業之能力。且駕福君已先一年游美。無人可爲我介紹。故卒無由以入本報。輾轉數年。應陳冷先生之召。得入申報。其時余之志願。仍以學習辦報爲唯一目的。顧在苒六年。自問殊少進步。一日偶見本報附頁中有彈詞小說刊登。心甚好之。旋亦自學爲一二。得同學李君柳溪之介紹。獲登於快活林中。余於是閉目自思。中國報紙除黨報外。組織較善。銷數較多者。本報與申報殆可首屈一指矣。申報余既獲學習六年。本報余亦必覓一機會以入而學習。此念一動。事實隨之。次年遂任本報職務。於是十年來心焉向往之本報。乃得躬入而從事研究焉。

余在申報時。陳冷張默諸先生之所以誘掖教導於余者。雅不亞於今日本報之同事諸先生。惟余學殖荒蕪。尙少心得。故入本報之初。常惴惴以不能勝任爲慮。嗣由諸同事隨事匡助。自亦隨時加以考慮。忽忽五年。差幸得免隕越。在此五年中。於滬市方面。則有五四風潮。信交狂熱。米價房租日高一。以及外幣銅元漲跌無常。淞滬蕪。謠詠頻興。凡此種種。足以使人驚心動魄者。正復不少。顧就本報之內部論。則內容諸多整頓。銷數日以推廣。廣告校對一項。余初來時。未見有特殊之分判。今則特設廣告編輯部以專司其事。又商務財政等事項之新聞。初亦與尋常新聞同列。今則特闢經濟欄。延聘專門人才以掌管之。又邊遠省分。向少注意。今則國內訪員。幾於無遠弗屆矣。又國外消息。歐戰前無人過問。今則英美德法日本等國。無不特聘通信員。並不時寄拍專電。不特此也。新聞材料既增加數倍。雖擴充篇幅。猶不能容。於是一體改用五號鉛字。以求容積之益臻豐富。其他如廣告營業等等之改進。尤難一一數。要之此五年之時日。雖不多。而以成績論。要不可謂非三十年中最多進步之一段時期。雖然。本報之得有今日。亦非偶然。總理汪漢溪先生嘗語余曰。『報館開開關關。三四百家。本報創辦之

初亦未有若何遠大能力以特異於人。惟苦心經營。必步步穩健而後前進。故收入統計。得以歲有加增。至於新聞言論所持態度。始終以無偏無黨爲唯一主旨。竊願同人時時以此交相策勵也。」余思此。因得略述余對於本報今後之希望焉。

世界各國之新聞事業。其發達較早者。在二三十年以前。雖已有人創辦。如英意德法等國。然銷行之廣。內容布置之周密。則亦僅三四十年来事耳。本報辛苦經營。歷時能如此綿長。銷數能如此廣大。持論能始終公正不阿。以真面目與當世相見。雖不敢謂天職。即此已盡。要可謂不後於人。然以視國外則何如者。近而日本。遠而英倫。其著名各報紙之產生時期。大半遠在本報三十年以上。即以約略相近之大阪朝日新聞（四十三年）大阪每日新聞（三十九年）英京星報（三十五年）每日捷報（二十三年）韋斯特朗斯特朗報（二十餘年）相提並論。他人大致均有數十萬份之銷數。而本報則至多尙未越十萬份以外。他人館員分班辦事。電報新聞。日出數刊。而本報則每日僅能有一次之出版。其他如發行採訪等。對他人而有慚色者。尤非譴陋如余所能罄述。爲此問題。余嘗一人冥思默想。以本報今日之地位。倘能再益以較今更爲優越之財力與人才。以從事改良。而環境之一般社會程度。亦能與時俱進。則追蹤英日各大報。當亦不甚爲難。此非余之誇語。試以本報已過之三十年。概情推測。即可概見。蓋在非立浦時代之本報。儼如英京泰晤士報中落之時期。今監督與總理從事整理。而日有起色。以卒獲有今日之盛況。則與泰晤士報得北巖爵士整頓。而立增數十萬份之閱者。其情形頗相彷彿也。天下事。在業已腐壞之基礎上。欲求改進。其勢逆而難。在方經着手前進之程途。而力加鞭策。其勢順而易。本報最近二十年來之遭際。皆逆而難之境也。今後因勢利導。其未來之進步。自當有順易之可能。勿瞻徇。勿顧忌。本獨立不倚之精神。以爲中國報界今後力求創造之一份子。此余對於本報之唯一希望也。

中國報界人才。大半爲半路出家之文人。在兩年前。余曾一度有出國學習新聞事業之動念。卒以經濟壓迫而中止。然私心則殊自痛恨。每讀『三十功名塵與土。八千里路雲和月。莫等閒白了少年頭。空悲切』之句。輒覺我身一無異處。對於本報

數十年偉大歷史。尤覺倍增顏汗。願以職務餘暇。偶閱歐西報界名人小史。見有英人羣斯者。初亦賣文爲生之青年耳。乃鏗而不捨。後卒助北巖以購夕聞報焉。又有都納而得者。方其初入英倫報館時。僅司書寫封面之役。繼以自加勤求。轉爲記錄員。後且學識日增。獲入星報而任編輯職務。夫星報夕聞報。固皆近二十年來世界有名之報紙。而其記者如羣斯。如都納而得。乃亦爲歷盡艱苦之青年學者。其情形正與吾國三十年來各報記者之出身約略相近。此以見事在人爲。固不必定有何資格而後可言辦報也。余念此精神爲之奮發。意興爲之過飛。竊願從此致身本報。儘余力之所能。以求無負此已過三十年之光明燦爛之歷史。庶幾十年或二十年後。余與同事諸先生。均得附本報之末光。而小有建白於當世。此又余對此紀念良辰。而不禁深深禱祝者也。

對於中國新聞業前途之感想

史九成

鄙人濫竽新聞報譯務。五年於茲。今歲獲逢本報開辦三十周年之盛。蒙總理汪君主筆李君囑述一己感想。用載紀念冊之末。輒就管窺所及。書以報之。

嘗聞外人譏中國者。每以吾國之人性。重墨守。不知改良。致事事因循。末由發達。歷時既久。遂覺百不如人。相較汗顏。如火藥指南針造紙印板諸端。何不由吾國古先創之。而就知改良而利用之者。乃不在我先進之中國。而在後進之歐美也。即以報紙而論。外人考各國報紙之起原。亦謂其事起於中國。古之邸抄。實爲今日報紙之所濫觴。乃歐美人之於報紙。則着着進行。推行盡善。遂成今日之鉅觀。而吾國本爲報紙初創之國。反以逗遛不前之故。竟至若存若亡之列。直至近數十年。始以中外相接觸之結果。而有新式報紙之產生。願考其內容若何。銷路若何。勢力若何。則又不及歐美報紙也遠甚。且較之東鄰日本。尙覺瞠乎其後。此皆事實彰彰。無容自諱者也。

▲中國報紙之進化。雖然以此之故。而謂中國之新聞事業毫無進步。無功足錄。則又甚不然之說也。凡事不進乃退。新聞

業則尤甚焉。數十年來。我國報紙雖無突飛之進步。足與歐美各報等量齊觀。國中大報。亦復屈指可數。然而一切情形。固已大不同於昔時。以內容言。以銷數言。以勢力言。皆覺竿頭日上。有進靡退。此又皆吾人耳目所及見。而可略爲告慰者也。倘令努力不懈。日求改良。更越數年。又安知不足與歐美諸大報並駕齊驅耶。聞之倫敦之『每日郵報』日銷一百五十萬分。紐約之『美國人報』日銷一百萬分。『紐約時報』每星期用紙一千噸。他如倫敦之『泰晤士報』紐約之『世界報』巴黎之『晨報』日本東京之『朝日新聞』大阪之『每日新聞』皆以銷路浩大。勢力雄偉。爲各國人士所屬目。一言之出。有重於九鼎之勢。吾國今日報紙。雖猶難望比肩。而徵諸數年以來進化之軌跡。則又若未嘗不能追踵而及。事在人爲。要亦視從事於新聞事業者自待何如耳。吾國報紙。縱無一日千里之進步。而十年二十年以後。其發達之程度。必又遠過於此。三數十年間之成績。此則吾人所敢斷言者也。蓋報紙所由發達。不外二要素。一曰新聞之迅捷而正確。二曰議論之公正無偏頗。持此二義。精進不衰。則博國人之信仰。而爲社會公衆所樂睹。其發達固可不待著蔡耳。

▲今後之希望。然而猶有說。新聞業之發達。賴於報紙之本身者半。賴於外力者亦半。新聞迅捷正確。議論公正無偏。此所謂報紙本身之事也。而有賴於外力者。亦有二。一爲國民教育之普及。二爲交通事業之利便。英國北巖子爵。起自平民。以辦報成名。今世人殆未有不知北巖爲何如人者。十年之冬。北巖遊歷來滬。鄙人有幸。獲親警效。聞其自述辦報經歷。謂如英國人民大多數不受普通教育。國中輪船火車電報郵遞非四通八達。則生平志業皆無所託。而辦報即無功可論。北巖此言。固爲英國新聞業發達有觸而發。而吾人返觀中國新聞業所以難期發達之故。其病即坐教育未普及交通未便利耳。是故吾人今日所希望無窮者。是曰國家統一。百廢皆舉。然後民力乃厚。國運可隆。又豈僅區區新聞事業之發達而已哉。

▲創辦新聞學校之必要。吾謂新聞業之發達。固在意中。而成事必有賴乎人材。則開辦新聞學校。以作育英才。爲將來發展新聞業地步。實今日至極重要之圖也。新聞業爲繁變複雜之事業。視醫學法律學美術學尤甚。今習醫業律法美藝者皆

有專科。而獨於新聞學則否。其爲失計明矣。考歐美新聞專科之設。始於十五年前。美國新聞界有華爾德惠廉博士者。首主開創學校。養成新聞學專門人材之議。米索亞大學校從其說。首先開辦新聞專科。招致學生。延專家講授。限以年月。學成卒業而去者。迄今已一千七百人以上矣。卒業諸生從事報界。成績之良。爲向時不從學校出身者所不及。美國各大學觀其成效。遂多增添新聞一科。今全國大學。設新聞專科以教男女學生者。二十有一。英國大學素重保守。而今日如倫敦大學等。皆特闢新聞科。餘如德法諸國。其大學校亦多設此科。蓋設學以養專材。爲新聞界供給有用之人才。其利實大。惟吾國人士於此事。尙鮮見聞。漠不爲意。而新聞人材之缺乏。在今日固已漸見其端。歐美之成法可師。我新聞界教育界人士。可不亟起提倡之乎。此則鄙意。倦欲爲國人一告者也。

上海

世界書局

營業要目

編輯

學校讀本。中西圖書
 女學用書。小說雜誌
 華英字典。醫學用書
 法政用書。家庭用書
 商業用書。兒童用書

精製

印書機器。油墨紙張
 各種銅模。鉛字花邊
 銅版鋅版。三色銅版
 電鍍銅版。彫刻凹版
 印刷用品。一應俱全

承印

中西書報。五彩圖畫
 股票簿冊。證書鈔票
 招貼商標。仿單章程
 美術廣告。喜帖訃聞
 卡片禮券。堂幅屏聯

發售

經史子集。小說雜誌
 書畫碑帖。堂幅屏聯
 教育用品。中西文具
 幼年新片。新式日記
 幼稚恩物。兒童玩具

●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紅屋
 電話中四七二二

●雜誌批部

上海四馬路懷遠
 里一〇七號

●總廠

上海閘北虬江路

●編輯部

上海閘北虬江路

●印刷所

上海閘北虬江路

●廣東分局

廣州雙門底

●北京分局

楊梅竹斜街

●漢口分局

交通路四
 層樓洋房

●奉天分局

鼓樓北三道灣胡
 同口

雜俎

(以來稿先後爲次)

雜劇

剪淞快語

西神殘客填詞

生巾服上

(仙呂引子)(鵲橋仙)浮生卅載。亂愁如海。看遍人情物態。乾坤何處把愁埋。澆不盡填胸塊壘。

詞客頭銜悔已遲。江湖載酒鬢成絲。雲愁海思添多少。夢醒揚州杜牧之。小生姓章名蘊。表字葦秋。家住白雲溪畔。客居黃歇浦邊。讀書不成。療貧無術。蝨我紅塵。遭人白眼。跌蕩笙簧之座。把酒問天。附庸翰墨之場。拔劍斫地。悠悠歲月。忽忽生涯。不覺行年已過三十。回想此三十年中。天心喜亂。世變方殷。開史家未有之奇。極野老難言之痛。當紅衫丸髻之時。大難安知來日。值碧澗飛車之會。當年尙覺太平。俯仰百端。怎生是好。昨有摯友黃西農歸自北京。特來過訪。約定今日午後。同往半淞園品茗清談。此時還不見到。不免將今日報紙取來一看。倘有什麼新聞。亦可資我輩談助也。(作喚書童介)了紅取今日新聞報過來。(內應介)(生)想我中國。那裏便有好消息賊。

(桂枝香)滄桑都改。山河全碎。亂闌闌一局棋輸。悶沈沈三年艾采。是天公忌猜。是天公忌猜。賸有覆巢禽在。誰省空梁泥壞。費安排。只不過。葉向秋前落。花憐雪裏栽。

(小生扮黃西農上)不好詣人貪客過。慣遲作答愛書來。昨天約定葦秋兄遊春品茗。來此已是葦秋兄寓館。不免逕入。(相見分賓主坐介)(生)西農兄。你此番應官北上。春明塵夢。所得若何。車等舊交。正要洗耳恭聽哩。(小生歎介)偶動宦情。致墮孽海。冠蓋京華。區名首惡。兄弟正深悔此次西向長安而笑呢。

(前腔)共和造再。太平難待。但爭誇物質文明。全不顧紀綱敗壞。恨庸醫不才。恨庸醫不才。沸揚湯同室操戈。渴飲鴆一身是債。痛難捱。一似那水月撈難起。藕絲續不來。

(生)西農兄何言之痛也。小弟囊年旅食都門。曾榜門聯曰。長安居大不易。天下事尙可爲。爾時值國步改玉伊始。不免責善之殷。姑作過情之語。不料轉瞬數年。人才雖藉薪居上。國事轉江河日下。荆公新法。未嘗非藥時良劑。只是事有權宜。理相環轉。行於鄞縣而效者。未必即能行於天下。况襲歐美之唾餘。以躁急爲嘗試。力微任重。病急醫多。政府分爲南朔。學潮畫若李牛。灑上棘門。自相兒戲。登場鮑老。祭則寡人。種因既謬。結果可知。只是癥結所在。究於何處。西農兄此次北行。有如我佛如來。親入地獄。不比兄弟臥幽閒雲。無心問世。還望一搭偉論。啟我蓬心哩。(小生)葦秋兄太言重了。中國如積弱之人。病根所在。人所同喻。關門節度。李蔡下中。可以等諸自醫。就是一二錚錚佼佼者流。亦復徒解閨牆。無裨大局。道濟長城。不供防胡之用。無聊政客。復顛倒而播弄之。國是前途。安有豸乎。

(前腔)甘陵分派。黃金作祟。晝凌烟一將功成。哭春閨萬家淚灑。是神州禍胎。是神州禍胎。擁紅妝。貂錦鸞釵。膏碧血。魚軒鶴蓋。真無奈。弔不盡。野骨邱山。慟軍聲刁斗哀。

(生)卿真解語。我亦能狂。一腔熱血。到此再也忍俊不禁。家中藏有十年陳的千紅一斛酒。且開甕痛飲。學他個且食蛤蜊罷。(丑扮)紅持新聞報三十年紀念特刊。上洗硯魚吞墨。烹茶鶴避烟。自家章相公家一個家僮了紅。便是。堪笑我家相公讀書看報。看出心病來了。常常一個人在書房中長吁短歎。頓足搥胸。做那雙簧的頑意兒。今天來了一個朋友。索性做起雙雙簧來哉。待我且來嚇他一嚇。(大聲喊介)喂。相公。今天的新聞報在此。(作醜臉向生介)(生)放穩重些。爲什麼大驚小怪。(丑譁下)(生)小生同展報讀介)(生)原來新聞報已發行三十年了。此報消息靈敏。電報新聞。非凡真確。秉筆諸君子。如浩然獨鶴。東雷等。都是學識俊邁。議論開通。不愧爲新聞紙中之明星。今值三十年周年紀念。特編輯特刊一種。材

料豐腴。趣味濃郁。愈覺光焰萬丈哩。

(前腔) 心史名諧。口碑道載。嚴斧鉞。倏葉霜凋。吐珠玉。瓊林春靄。似楊枝露灑。似楊枝露灑。風行瀛海。驛通中外。數風裁。不枉那十二連城價。三千毛瑟開。

(小生) 吾兄評鷺。可稱精鑿。想這三十年中。時局變幻。原是絕好資料。新聞報代吾人司喉舌之職。三十年為一世。他的見聞開闢。自然不同吾輩儉腹哩。

(商調過曲) (二郎神) 這書一紙。好喚醒人間。豐歷更卅年。成世添佳話。香題醉墨。走龍蛇。筆陣紛拏。翡翠書牀。微露瀟。看絲繡平原下拜。(摺疊報紙介) 只是天色不早。我們昨天半淞園之約。正可趁此時實行。(起立作指點介) 你看夕陽一縷。已掛在柳梢之上。玉笥山人詞云。望不盡。冉冉斜陽。撫喬木。年華將晚。良辰美景。正當及時行樂呢。登樓乍。怕中原大陸。雨橫風斜。

(生) 貪作清談。幾忘夙約。我們就此前往罷。(小生) 此刻園中遊人將散。正合吾輩尋幽選勝。到那裏淺斟低酌。做一個卜其夜不下。其晝不好麼。(生) 起立拍掌介。這也是看這特刊遲延晷刻的好處咧。(小生) 同笑介。(生)

(尾聲) 小屏紅燭冬心話。(小生) 堪笑吾生亦有涯。(合) 莫問他酒醒今宵何處也。(同下)

惆悵曇成日已斜。西風紅淚駐韶華。卅年世變經千劫。看遍優曇鏡裏花。

三十年的新聞報

何海鳴

上海著名的大企業家鮑新文先生。在今年今日。忽然大做其壽。政學軍商工各界人士向來與他有交誼的。都紛紛前往致賀。壽堂是設在中央大會堂。一切鋪排。都非常優美完備。凡是進去祝壽的人。自然都向那位鮑先生善頌善禱一回。但有幾位却竊竊私議道。『聽說鮑先生今年不過三十歲咧。以一個三十而立剛剛站得住脚跟的人。便值得如此大吹大擂來做

壽未免忒過分了罷。」

另有一位攬上來說：「據我所知。鮑先生所以這樣早便做壽的原故。是另含有一種別樣的紀念作用。你不看看壽堂上的陳設。不有幾處很是奇特嗎？」

大家就果然細心去瞧瞧。祇見壽堂正中間。照例應該掛金壽字紅緞幃的地方。却另換上了幾塊美麗的金鏡框。框中所裝樣的。一不是壽文壽詩。二不是蟠桃仙草種種含有慶壽意義的圖畫。只是幾張舊灰黃色的紙。上面印着許多淡紅色的字迹。遠遠地看不清楚是些什麼。大家覺着奇異。赶忙走進去細細辨認。誰知竟是幾張三十年前上海新聞報第一天出版的第一號報紙。

再一看旁邊。左右兩方。每方陳列着十五架柚木大書櫥。一共是三十大架。每架櫥門口都刻着金字。是新聞報第幾年字樣。由第一年至第三十年。每年一櫥。都是這一年中的陳報。收藏得一張不缺。都搬來擺在壽堂裏。這那裏是做壽。倒像替新聞報開一個舊報展覽會。

在這大衆莫名其妙的時候。招待員抱了一大束東西進來。每人攤送一份。是一張當天的新聞報三十年紀念號特刊。一張演說詞。就是鮑先生對於來賓的自述。那文字上寫道：

「……我今年不過是三十歲的人。那裏就配做壽。但是近來一打聽。上海新聞報。也在今年今天做三十年紀念的慶賀。我想。新聞報是和我有密切關係的。是有造于我的。是向來掣他當第二生命的。趁此機會。我來紀念紀念新聞報罷。而且我還能在這裏面叨些光。藉此就來做一個特別的壽罷。如今我且把我和新聞報的關係。從實說來。使列位來賓知道我實在有紀念新聞報的必要。」

三十年前今年今日早上的辰時。我剛一誕生。家父坐在客堂裏。正打算對天燒一炷香。忽然僕人送進一份報來。打開一

看就是當天初出版的新聞報第一號。在那時並不知道新聞報的內容和價值。只見上面是紅色所印。滿含着吉利的意義。又與我同年同月同日同時誕生。覺得實在巧得很。便高高興興地訂下一份。以來紀念我的生辰。及至一連看了三天。看出新聞報許多好處出來。便在那最開熱最喜歡的三朝洗兒那一天。替我取個名字叫做『新文』。期望我將來也和新聞報一樣見多識廣。

從此我父親一方面疼愛我。一方面也重視那新聞報。每年都預先訂上一份全年。每天有報到來。還得仔細看一回。看完了後。又一張張的收藏起來。捨不得拋散一紙半紙。和愛護我寶貴我的一樣。我一年比一年長得有精神。新聞報也一年比一年出得更發達。總算我同新聞報兩下裏命運都還不錯。在那幼年時節。雖說都曾經歷過一些小災小難。然而終能滋生長大。以到今天。

在我八九歲受教育的那個時候。我父親因為天天看新聞報。狼明白那時所謂的新學。毅然決然將我從教書匠老夫子手裏移轉下來。轉送至當時人士所稱的洋學堂裏去。不惟入股和試帖詩未曾學過。就是高深一點的那幾冊易經禮記和書經。都沒曾教我死唸呆讀。勻出一大部份活潑的腦力。去學那普通有實用的科學。這件事真算與我的前途大有利益。一來是沒曾將少年時代可寶貴的心腦白費。二來是不會走許多冤枉曲折的道路。直教我三十年來有幸福的運命。都養成注定在那時候。這就是新聞報間接在根本上為我造福。

及至十三四歲的時候。我能够直接與新聞報接近了。我父親就囑付我須得每天不間斷的看新聞報。從論說時評以至各種文藝。都得很用心去看。以作為自修時間的一種緊要功課。有不大懂得的地方。我父親以常看新聞報的老資格。常常講解給我聽。教我長了不少的見識。并知道許多當時所謂的時務。在學堂做起課卷來。只要引用幾句新聞報論評中常用的句子。或是套些那樣流利的筆法。必定取得很高。我父親和我都非常歡喜。以為新聞報真正與後生學子有益。同時那

保管新聞報的責任。也移轉到我的身上。由我親自每天看完了後。由學堂帶回家來。一張張的保存着。養成我不少的有秩序惜物力的好習慣。

高小和中學畢業之後。我和我父親討論過好幾回。都覺得新聞報平日所提倡的留學外國一事。我實在有仿行的必要。而且往外國大學裏學專門。尤其以商工業爲最要緊。這也是新聞報所常主張的。我從此就在日本學了三年商科。又到美國學了五年工業專門。雖說在外國有不少的好西文報紙看。但新聞報是我的總角之愛。又是我唯一的良友。我那裏離得開他。故仍是從老遠地訂買着看。以便多得些內國的確實消息。因爲我是中國人。又打算將來回國作些事。總須常常知道國內的新聞。不至于把本國國情隔膜。庶幾好將來接着本國各種社會情況。圖各種事業適宜的進展。祇可惜那時候身在外國。房租很貴。把許多看過了的新聞報保存下來。實是沒有地方攔。但也不肯輕易丟掉。便每月聚集送到當地外人所設的圖書館去。同時又寫信請家裏人多訂一份。代我保存着。好在我父親他老人家也是天天要看的。

從外洋畢業歸來。頂着工學博士的頭銜。實是榮耀得很。有許多親友勸我去做官。怕不弄個工商總長來頑頑。但那時國內共和初成。政治上狠不安靜。新聞報天天在那裏批評政治罪惡。我得了父親同意以後。就毅然打消做官的妄念。自去提倡本國的實業。十年以來。設了好幾個化學工廠。開了好幾家貿易商店。我出其生平所學。辦理這許許多多的事宜。學識上雖說够用。但關於世界商工業大勢以及最新的商工業統計調查市情等等。我沒有許多閒工夫另去多用一份心。自去分頭蒐集。便仍是仰仗我的老友新聞報。擊他所蒐集所調查的。來供我的參攷。好在這幾年新聞報辦得甚有進步。又專重經濟事件。所刊載的世界經濟材料。與國內商況。無有不備。無有不詳。我參攷着來訂自己進行的方針。簡直沒有一回不得利。新聞報助我成功。尤其以這幾年爲最顯著。越發有教我仔細保存隨時檢查的必要了。

總之。新聞報的紀載。是最詳備的。新聞報的主張。是天天站在一般人的前面。最新不過的。以最新最正最確的主張。又助

以最詳盡的參攷資料。閱者順着這主張去研究。再去實行。是最利便而又最易能成功的。我每年每天以新聞報爲良顧問。按着新聞報所主張所記載的去進行事業。不惟做得都對。而且還做得都好。所以我也同新聞報一樣。天天站在一般人的前面。不獨知識學問如此。就連進步和成功也是如此。

現今新聞報。不是上海和全國工商界推許爲首屈一指的報紙嗎。區區不才。也頗蒙各工商同業的厚愛。其實還是請諸位拳厚愛我的心情。加倍注重那新聞報罷。我三十年來。全仗新聞報的指導和援助。才能有今天的地位。老實說一句話。無新聞報就沒有今天的我。請位打算要將來光大事業的。請從此快快的以新聞報爲良師良友。不愁將來所成就的不勝過于區區萬陪咧。

我三十歲的小生日。本是不敢說做壽的。但三十年的新聞報。這樣有造于我。我實是不能不紀念他一下。況且新聞報這樣有益于人。我既深知道而又身受着。我那敢深自珍秘。只圖一人的利益。認爲一種什麼家傳秘訣。不去告訴他人。所以我今天藉此開個會報告報告。便諸位來賓得着一條光明的大道。雖說新聞報并不須靠我這幾句談話傳名。但諸君中或須尙有不十分明瞭新聞報的功用的。我今天源源本本說了出來。權當做我一種新的貢獻。以酬答今天諸位看得起我向我賀壽的盛意。

此外還有一句笑話。我姓名是鮑新文。唸起來像『報新聞』。但照西文明片的寫法。名字列在上首。姓氏列在下首。也就儼然是『新文鮑』。與新聞報竟同一音韻了。

但人的生命是有限的。新聞報的生命是無窮盡的。我鮑新文所做的事。僅利及一人或少數人的。新聞報福國利民是最普遍不過的。我的事業。是在狹小一部份中的。新聞報的前途。是永遠沒有止境的。慚愧得狠。我那裏比得上新聞報。掣來相提並論。未免太不倫了罷。望諸君以祝我頌我的盛意。去尊崇親愛那可祝可頌的新聞報……」

這一段演說詞。大眾看完了後。便都十分注意的再去看那新聞報三十年紀念號。果然。新聞報直有無窮盡的生命在其中啊。

我之新聞報三十週紀念觀

瞻廬

震驚一世之新聞報。舉行三十週紀念。三十年爲一世。舉行三十週紀念。即舉行一世之紀念也。試問一世之中。童者。耄者。斂者。弁者。智者。愚者。有不知新聞報者乎。亦既盡人皆知矣。則新聞報之三十週紀念。誠哉其爲一世之紀念也。新聞報呱呱出世日。我適在童子時代。暮鴉聲裏。挾書回家。即癡立門前。以待售報人至。購得一份而讀之。醴醴然有至味。我尤嗜報尾之詩詞。及附送之書報及季合肥賜壽圖。(二種均用連史紙石印。本報出版之初。逐日隨報附送。)猶憶賜壽圖偶缺一頁。吾視爲大憾。如萬寶全書之缺少一角。百計遣售報人覓之。乃成全璧。則又欣然而喜。不啻探得驪龍頰下珠也。吾國報紙出版最早者。爲申報。爲滬報。爲新聞報。吾於新聞報未出版時。喜讀滬報。其中所載之時事。離奇古怪。讀之。狐眉飛而色舞。纔乃知其嚮壁虛造。則又邑邑者累日。自讀新聞報。記載翔實。消息靈通。謂爲誠實不欺之良伴。課暇之餘。非得新聞報而讀之。則悵焉不可以終日。我之對於新聞報。其感情可謂深矣。後新聞報一二年出版者。有博聞報。有蘇海彙報。而博聞報之紙張與格式。尤一一摹仿新聞報。封面博聞報三字。隸書。用橫列式。與新聞報封面題字。大小相若。字體亦不爽毫髮。售報人摺疊報紙。恒將封面三字。摺分前後。前面爲博字。後面爲聞報二字。一日余欲購新聞報。而售報者畀以博聞報。余竟爲所給。蓋僅觀其片面之聞報二字。而爲博爲新。未嘗注意及之耳。迨揭而讀之。文字殊不佳。乃察封面之標題。則赫然入吾目者。博也。非新也。不禁啞然而笑。吾友見狀。用雙關語戲余曰。君可謂「以博一笑」者矣。凡此瑣瑣。皆新聞報出版一二年時事也。自是以後。新聞報之進步。有一日千里之概。向之所謂滬報博聞報蘇海彙報者。均歸於自然淘汰之列。物競天擇。適者生存。新聞報之成績。昭昭在天壤間。殊不假余一二談也。新聞報闊快活林一欄。忽忽亦將近十稔。吾亦時時以滑稽文字。與海內外人士相見。今

屆三十週紀念。因以滑稽論調。名之曰「卜世三十」。三十世爲九百年。由一世紀念而至三十世紀念。新聞報之進步。不知又將奚若。吾今日所著之諧文。倘猶流傳於人間。則人將貯之於藥籠之中。諺云：「千年文書好合藥。」九百年前之文字。其足以供後人藥石之用也。固宜。或謂紀念之文。宜莊重不宜談諧。然而吾之筆端。固可莊可諧也。因以莊語結束。曰：新聞報萬歲。

祝新聞報三十週紀念

馬二先生

十年一小變。卅年一大變。世變固如是之速且亟也。觀世者恒察於既往。以推測夫將來。然而人生無百年之壽。而二十歲以前尚在幼稚。三十年之閱歷。既已經過。則又頽然衰老。是故中壽之人。僅能獲世變一次。其他則非得諸先輩之傳聞。即致諸典籍之紀載而已。無由親歷也。

夫社會由永續性而成古今。不攻既往。無以定進取之方針。然而史冊所記。恒略而不詳。且一史之成。恒在朝代更易之後。苟欲隨時而上。攻前二三十年之事蹟。恒苦於無紀載之專著。此近世新聞紙之所以風靡於全球各國。蓋世間人事。無時或息。即隨時之紀載。不容間斷。而新聞記者。實負此巨責者也。

中國之有新聞紙也。前于余之降生者。曰申報。後於余之降生者。其第一種曰新聞報。新聞報刊行之第二年爲甲午。有中日之戰。更四年而德國佔我膠州之青島。嗣而旅大威海廣州灣相繼入於外人之範圍。此新聞誕生後。歐力東漸之大勢也。

至於內國。則新聞報誕生之第十九年而辛亥革命。又二年而癸丑革命。繼之以洪憲稱帝。張勳復辟。恢復共和。其他南北紛爭。變亂相尋。無歲不有。筆不絕書。新聞報殆爲中國之多事而誕生者耶。

中華民國十年新聞報誕生後。已歷廿八年。而華盛頓召集世界和平會議。越半年根據于華會之議案。而日本乃允歸還我

之青島。接收青島。後數月中。華民國已由十一年而入于十二年。中日交涉。由甲午以還。可算告一結束。而新聞報乃恰于此時。屆滿三十週。吾人苟欲知近三十年來。歐力東漸之大略。中日交涉之始末。以及中華民國之醞釀成立。與夫南北紛亂之因果者。胥可由新聞報中求得之。是故新聞報者。殆不啻一部中國之近世信史也。自茲以往。吾人祝中華民國前途之光明進步。則新聞報必也因之而有光明進步之紀載。中華民國而強進無疆者。新聞報亦必偕同強進而至無疆也。

星先生文豹傳贊

涵秋

星先生文豹。少負奇氣。博覽古今書籍。而又洞明中外大勢。居海上。巖然露其頭角。聞先生名者。咸願羅致之。先生不爲勢祿。詘以代表輿論自負。處監督政府之地位。前清末葉。政出多門。朝中權貴。不畏天命。不恤鬼神。而不屈伏于先生者。以先生一言。或重于九鼎也。由是咸嫉視先生。而卒不能如先生何也。先生之魄力。蓋可想見矣。先生長于論理。從不爲左右袒。故他人或爲一黨所利用。苟思利用先生。則如馬生角。而龍澤其耳。邦人士所以傾佩先生者在是。先生所以礪其品行。而昭其聞望者。亦即在是。虛聲不可以純盜。有以哉。有以哉。辛亥政變。四方響應。人每歸功于各軍閥。而不知先生鼓吹之功。實有以致之。名成不居。尤爲難能而可貴。今者河山如故。時局日非。先生嘗慨然興嘆。往往發爲議論。其議論又多與國民心理相印合。宜人手一編先生之文。不脛而走也。先生出其餘力。又喜以文爲戲。新評諸著。妙緒環生。下至小說家言。先生尤樂嗜之。余從先生游。逾十年矣。附驥尾而名益彰。每念及先生知遇之惠。有不得已于言者。今值先生三十紀念之辰。故樂得而爲之傳。

贊曰。舉世波靡。橫議披猖。群兒撼樹。徒用損傷。誰作砥柱。挽此瀾狂。厥惟先生。風骨高張。卅年一世。流澤孔長。千秋萬歲。其道彌光。

我有一個哥哥

周瘦鷗

我有一個哥哥。今年三十歲。有見識。有學問。有道德。有膽略。有愛國思想。有偉大的抱負。他又有世界眼光。極留心世界各國的事情。見有新學說。總孜孜不倦的去研究。因此人人都說他好學。他又有口才。愛譚論。每天早上起來。就和人談論國家大事。那一件好。那一件不好。能用極明銳的眼光去觀察。又能下極公正的評判。既不過甚。又無不及。凡是他的口中說出來的。句句都是公道話。他的勢力漸漸發展開去。就有幾個大猾忌憚他。想用金錢來買住他的口。他却全不理會。自管向正當的軌道上走去。凡是知道他的人。因便稱他一聲正人君子。

他平日又狠注意商情。調查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不論是誰去問他。他沒有不詳細奉告的。所以商界中人最歡迎他。就是商店櫃檯上的小夥計。也喜歡和他握手談心。分外的親熱。不但如此。他每天還留意到社會中一切瑣事。人家所不知道的。他都知道。又能用正確的論調。批評社會中的良與不良。人家聽了。誰不點頭說幾聲『着着』呢。

我的哥哥真萬能啊。他不但知道國家大事。社會瑣事。并且還能夠說幾句俏皮話。公餘之暇。總得和人說笑。他一開口。雖是冷冷的沒有幾句。然而人家已笑痛肚子了。說他是東方朔再世。淳于髡復活。都當得上。他的筆下又來得能做小說。做筆記。做遊戲文章。其餘零星雜作。也做得很名雋很有趣的。

我說到這裏。就有人說道。你這位哥哥有如此大本領。倒要請教大號咧。我道。說出來你不要吃嚇。我哥哥的大號就叫新聞報。那人撲嗤一笑道。原來如此。但是新聞報是一種新聞紙。怎說是你的哥哥。我道。他今年三十歲。我今年二十八歲。比我長兩歲。不是應當稱他一聲哥哥麼。況且十多年來。我天天和他親近。得他指點。委實得益不少。也應當稱他一聲哥哥呢。

這回新聞報三十歲生辰。我便做了這一篇文字祝賀他。願他做過三十歲生辰後。再做四十歲五十歲六十歲七十歲八十歲九十歲一百歲。以至於無量數歲。天地無盡。新聞報也無盡。

石佛

卓杲

某處道路的正中。有一個很大的石佛。那邊本來是鄉下地方。不過近來交通漸盛。車馬通行得較多。於是這石佛有些阻礙交通。不免討厭了。市上的人便商量起來。打算將這石佛搬在路旁。

於是叫一個大力的漢子來。命他搬去。他用盡平生之力。總也移不動。到此人弄得疲乏不堪。只好狠沒趣的走了。

市上又趕出一個狠聰明的人來說。這件事情。交付給我好了。你道此人怎樣。他拿了一大包糖食來。放在石佛面前。給他看。石佛也不動。其次又拿了酒來。立在數步之前道。你要喝酒。快跟我到這裏來。石佛也不動。後來懷中摸出許多鈔票來。叫道。你要金錢。快些來取。他只是拿在手中引他。也沒效力。這聰明人就說。我的力量完了。只得垂頭而去。

市上又來一個很凶的人說。我一定有方法搬開他。只見此人穿了一身軍服。立在石佛之前。喝道。你敢不走麼。不走我就拿你來鎗斃。此人神氣很可怕。但是石佛總不動。

一點沒有方法可想。後來歷了許多流氓。無分晝夜的。只是在石佛周圍吵鬧。以為這麼做去。那石佛一定討厭得會走開。咧。那知石佛仍舊絲毫不動。市上的人。竟想不出念頭來。

其時市上有一個笨人。此人什麼也不懂。也沒有人肯和他說一句話的。他見了許多人這麼鬧得毫無結果。即道。做什麼。你們這麼做去。費上幾年工夫。石佛也不會動的。真可笑極了。

此人平日雖大家瞧不起他。今天在困難之際。見他這麼一說。市上的人也想。既經無法可施。他口出大言。何不就叫他試試。或者笨人有什麼方法也論不定啊。因此就來叫他擔任。他一口應承的接受下來。立刻趕到石佛的前面立着。

大家自然要看看他到底有什麼辦法。只見這笨人立在石佛之前。說道。佛啊。現在市上的人。要你移過去幾步。請你動一動罷。他這麼一說。石佛就開口道。原來如此。那麼你們何不早說呢。只是種種的向我胡纏。我莫明其妙啊。既是如此。我就走咧。說完。石佛跨過幾步。縮到路旁去了。

笨人的一句正直話。竟能勝過大力的人。聰明的人。凶的人。吵鬧的人。石佛反很明白。

卓呆道。新聞事業。也只消能够肯做笨人。肯說正直話好了。所以我拿這一段寓言來祝新聞報的三十年紀念。

最早的報

胡寄塵

有一天。有幾位老看報的朋友。坐在茶館裏。信口開河的談天。不知怎樣。他們談談去。忽然拿著報紙來做談話的資料。這時候。我剛坐在和他們相近的地方。因我以前也做過報館記者的。所以一聽到報紙問題。便格外留心。聽了一回。覺著他們的話。未始沒有研究的價值。便把他照記了下來。做這一篇小說。

最初一個年輕的人說道……談到我們中國的報紙。要算某某家最早。某家第二。某家第三。某家第四……那年輕人一家一家的還沒有數完。對面一個白髮老人說道。到底你們年輕人。見聞不廣。在中國第一家報沒有出版以前。已有外國教士在中國辦的報了。他的名目也叫做報。他也是定期出版的。他也是用中國字印的。他也載著時事或言論。難道他不算是中國的報麼。

白髮老人剛說完。再有一個近視眼的中年人說道。老伯的話。固然不錯。但是小姪有一個疑問。記得我在前清光緒時中舉人的時候。也曾接到一張報條。這報條也是報告一種消息。除了我自己的名字。其他各字。也都是印刷的。他的名目。叫做報條。二字之中。也有一個報字。難道他不算是報麼。這樣的報。恐怕自從有科舉以來。便是有的。說不定在清朝。還在明朝始有。總而言之。要算是中國的第一種報了。

白髮老人道。賢姪如此說來。那麼我的話更多了。其一。前清的宮門抄。名目雖不叫做報。但是內容等於現代日報上的總統命令。這也算是報。據某君筆記說。宮門抄一類的東西。在唐朝已有了。如此說來。這一種報。恐怕要比科舉時代的報條。更早哩。

年輕人聞說至此。忍耐不住了。便大着喉嚨爭道。你們二位且慢說。我們要說報。須先定一個報的限說。限說不明。無從論起。白髮老人道。便是限說也很不容易定的。……一定要是鉛字印的才算是報。木版印的便不算。是報麼。年輕人道。正是。老人道。如今人家用的請柬。也有用鉛字印的。爲甚麼不算報。

白髮老人又道。一定要三大張四大張才算是報。那單張的或是一個條子。不算。是報麼。年輕人道。正是。老人道。近來上海的小報真多。都是單張的。不但是單張。而且篇幅很小。何以又不失其爲報之資格呢。

白髮老人又道。一定要定期出版的才算是報。不定期出版的不算是報麼。年輕人道。正是。老人道。各大報館遇著特別的事。常常發行號外。號外既不是定期出版。爲甚麼也算報。

白髮老人越說越有精神。說得年輕人無話可答。只得反問道。老伯的話。狠不錯的。但是照老伯看來。甚麼報最早。老人道。界說既然不能確定。便說不出甚麼報最早。

這時候那中年近視眼的人。忽然鼓掌說道。這事我倒知道。第一次造成「報」字的那天。便算是中國有報的第一天。這句話說得大家都笑了起來。便算把這個問題解決了。

記者因此得了一種知識。知道幾千年前的人。第一次寫的那個報字。是中國最早的報。

好消息

范烟橋

十二年前之秋。非中華民國大革命之發軔時乎。方其時。余負笈吳門。幾置科學於腦後。日惟手海上報紙。以當壁上之觀戰。見獨立光復之名詞。燦然行間。似昏黑之墨油。亦發異光。沈沈之氣。爲之一舒。安得不色喜。惟是海上報紙之至。吳門。以有城限。時間相距近三數小時。校在城內。必午后一二時許。方見賣報者挾巨束而來。然優先權利。又輒爲教職員占去。及吾僑寓。目。須在上燈時矣。且百餘人集閱報室中。羣首攢動。爭一紙。其苦萬狀。非強有力者。往往不能得一讀。願此時之候好消息。有

如科舉時代之望泥金撻報。情人之盼允婚書。幾乎不耐一刻緩。於是集而爲救濟之謀。終乃決取自由行動。一學級中抽簽而出一人焉。携資度金閨。購報紙歸。不及午餐。已遍傳獨立光復之好消息於全校。有時猶以徒步爲遲緩。則代以驢。吳門之驢。值薄而行便。此幸運之報紙。乃有如衛靈之鶴。得得騎驢而至。然而奉使命。實冒絕大名譽上之危險。苟非門者可以利動。脫爲教職員所見。必有私出校門之懲戒也。

某日余被舉爲專使矣。顧余目短視。又膽怯如鼷。絕不敢騎驢以防躓。惟有徒步耳。自恃聰明。不問訊。竟迷失道。枉路不知其幾許。既得報。挾之匆匆返。將以就食。豈意至已逾時。不得再具饌。乃取同學夙儲餼糧以果腹。此日所得好消息至多。最足以慰我之勞頓者。東南諸省。俱有動機是也。

吾儕既望報若飢渴。而報載之專電。往往今是而昨非。此虛而彼實。殊令人悶損耳。相閱既久。吾儕亦能具隻眼。有鑑別力。除某報爲過甚之詞外。能傾向革命。羅列實在消息。而無游移閃爍之論調者。厥惟新聞報。嗣是非得新聞報。不敢斷其成敗。雖他報言之鑿鑿。而新聞報獨異是。則亦弗信。

同學之好事者。復爲賭賽之遊戲。其術舉某省某地某擁兵者。應作何種態度。以爲研究之問題。取其揣度之詞。而謹藏之。得報載消息而定其中的與否。中則得大嚼。否則爲東道主。而取以爲正則者。亦惟新聞報。某次以某氏爲題。或主保皇。或主革命。各甚衆。懸彩至豐。於是日望其人意志之早有所表示。庶吾儕勝負亦以是得早決。已而新聞報至矣。主保皇者敗。遂言新聞報消息有時或不實。非稍待。得其人之通電而後定。且取他報與新聞報小有出入之預聞。以爲辯。勝者堅持不可。以爲偉人之心。活動如風中懸旌。安知不今日秦而明日楚乎。固不能稍縱。敗者大窘。乃約以探於史地教員。蓋彼日作縱橫時局之論者。於此必有見解也。不意彼亦模稜無定論。終則言新聞報消息至確。當於此中求之耳。斯言也。遂判兩方之爭。執行其賭賽之條件。越兩日。果見某氏聲討滿庭矣。

吳門已懸白旛。學校皆星散。同學多有投筆從戎。將乘時而騰驤。軍書旁午。戰事方殷。征人不暇作家報。即作亦展轉稽延。往往後於報紙所載之消息。余友顧君翼樂。入學生軍。隨赴烟台。久久不得捷音。而報紙亦略而不詳。以烟台非大都。爲訪員耳目所不及。顧君有婦未婚。念之甚切。以與余居比鄰。日速其母來。茅舍問消息。余亦無以應。然而殊不忍伊等之望穿秋水。於是僞爲以實事給之。伊信弗疑。越日老婦人袖報至。擲示余。謂烟台至今負固。何嚮者之言告捷耶。余急言所見爲新聞報。與此異。此或誤也。老婦人又索新聞報甚亟。余貌爲大索。終告以前報爲弟輩撕摺作老鷹飛矣。老婦人枯笑而去。余蒙誑名。殊怏怏。是夕忽於報端見烟台攻下之電。且告征人無恙。此好消息不僅可以大慰思人。且足以證余嚮時料事之神。預言之當。乃急走芳鄰。以電朗誦之。伊等雖雖口笑。然猶弗肯遽信。後質於人人亦云然。遂拜天謝地。不逾十日。顧君亦以書來矣。憶曩時新聞報年猶未冠。而已嶄然露崢嶸之頭角。在此風雲變幻之局。而能示人以正確之好消息。洵難能而可貴矣。今年三十。當更有以立言中國報紙之壽。新聞報爲仲兄。以之語於歐美之報紙。則新聞報實小弱弟耳。然而四五十以躋於無疆之壽。其思想必日新而不已。精神必日用而不窮。惟余行年亦三十矣。碌碌無聞。彌增感喟。迴想十二年前。余與新聞報皆不可一世之少年也。十二年來。一進一退。相異如斯。更念夫十二齡之小弱弟。中華民國。益爲憮然。計余與新聞報出世之初。正甲午絕大國恥之紀念。在萬三十年。曾未一雪。十年生聚。十年教訓。二十年當有所建樹。多彼十年。鈍退如故。甚望今後之新聞報。時以好消息餉余也。

紀念的價值

陸律西

這天乃是星期日。諸奮時因爲銀行中沒事。起得比平日略爲遲了些。家人送上早餐。他稍爲吃了些。想著有幾封要緊的信。必須親自裁覆的。當即走到辦事房去。纔坐下。就看見案上堆著許多的梅紅帖子。抽出來約略看了一遍。大約都是些要人政客的花嫁喜慶。內中尤以做壽的佔了大多數。奮時便有些不耐煩起來。想著這些人真是高興。現在國事鬧得如此四分

五裂。財政將要到破產的地位。再加上各省水旱偏災。哀鴻遍野。就有幾處安靖的地方。也受了他們的影響。生活程度日高。窮苦的連飯都吃不飽。他們却豪情勝概並不稍減。俗語說的。富家一席酒。貧戶半年糧。真是閱歷過來的話。而且他們做壽。是不論年紀的。年年到了這天。總要鋪張揚厲的大舉。竟成了照例的文章。替他算計起來。每年還不止一次。大概一家之中。除了本人夫婦是不消說了。此外還有太老爺太夫人兄弟姊妹兒子女兒。以及得寵的姨太太。那個沒有生日。那個不要慶祝。幾乎沒有一個月空閒的。若是偶然漏了送禮。他們便要見怪。所以弄得手下這班屬員。把全副精神都提起來用在應酬上。就是這份禮物。也要爭奇鬪侈。獨出心裁。惟恐不能邀上台的一盼。那裏還有工夫講到辦公事呢。到了慶祝起來。總不外乎唱戲宴會。甚至於酒池肉林。暴殄狼籍。主賓叫囂歡呼。累月兼旬。鬧了過去。雖說他們的金錢來得容易。但也要費一番心機。纔搜括了來。却如此揮霍了去。毫不吝惜。真不解是何用意了。想時隨手把叫人鈴按了一下。早有一個僕人進來。奮時叫把這些帖子都送到賬房去。吩咐一一查照老賬送禮。不可遺漏。又說以後再有此類的事。不必到我這裏來麻煩。只要交代帳房便了。

奮時寫了不到兩封信。忽見僕人送進一張名片。就他手裏一看。知是老友鍾賀臣。連忙叫請。賀臣進來坐下。開口便道。我此來不為別事。明天乃是呼巡閱使的壽辰。聽說狠為熱鬧。所有重要人物沒有一個不到的。大約你也在被請之列。我所以特來奉約同去。又聽說他那裏的堂會戲。至少也要演一禮拜。所有北京名角沒有一個不到的。真是千載難逢的盛舉。我們借此也可開開眼界。奮時道。近來各處做壽的風氣盛行。幾乎無日不有。都要親到拜起壽來。不要說是精神來不及。就是時間也不够。若是有去有不去。倒反得罪人。所以我打算一概謝絕。明天呼巡閱那邊。我已經照例送了禮去。至於拜壽。只好請老兄自便。我却不能奉陪了。賀臣笑道。慶壽這件事。原是古禮相沿。含有紀念的意思。由來已久。未可厚非。並不是近人杜撰的。況且既然做到壽。總是富貴場中人物。自有一班人去捧著他。不過看著你在商界有些名望。又掌握金融全權。所以總要送

一份帖子過來。已經算是狠看得起你了。有些人在旁看著。狠覺榮耀羨慕。求他一份帖子還不能到手呢。奮時道。你又弄錯了。須知我對於做壽。並無反對之意。不過做壽須要有做壽的價值。或是年高德劭。或是功名成就。爲社會所信仰。爲世界所推崇。雖不必侈言做壽。自然壽與山河同永。果然有了這樣的人。就是叫我天天去拜祝他。我也情願的。試問現在這些做壽的。可有福國利民的功德麼。可能名實相副。不負天下的期望麼。賀臣道。你這陳義固然高尚極了。要曉得中國之大。却也不可一筆抹煞。就眼前便有一個人。他自從呱呱墮地以來。便想在中國放一異彩。所持的議論。沒有一句不是公平正大。絕不受何種挾制。真有不悔繆。不畏強禦的魄力。而且消息靈通。所有歐美新文化。都由他導引而來。社會上陰受其福不少。又能主持輿論。凡是吾民要說的話。他却先已說了。所以自政府下自行政立法司法各機關。都要看了他的面色行事。其中補偏救弊。不知消弭了多少稅政。他却成功不居。毫無德色。就是辛亥那年光復。所以能够不到一個月。天下俱已反正。也全靠他的鼓吹。真比三千支毛瑟槍還要利害。現在民氣漸能伸張。也全靠他做個後盾。因此今年乃他是三十歲的大慶。各界公意。都要替他開個紀念慶祝大會。你可贊成麼。奮時不等他說完。早已跳起來拍手道。真有這人麼。他便不下帖子。他不認得我。我也一定要去隨衆頂禮的。賀臣道。豈但真有這人。而且還是同你朝夕把晤。你一刻都離他不得的。奮時道。莫非是忻文豹麼。賀臣道。不是他還有誰呢。我們到了會場再見罷。說著告辭去了。

忻文豹開紀念大會這天。奮時果然首先趕到。見會場上佈置得十分整齊。翠柏蒼松。鮮潔可愛。四面壁上都掛滿了頌德歌功的聯匾。須臾各界人士陸續到來。約有數千人光景。把一片廣場站滿。各人臉上都現出歡忻鼓舞的顏色。鈴聲一響。主席報告開會宗旨。但見萬頭攢動。掌聲如雷。各機關各團體均派有代表前來致賀。所說的話。都是深切著明。迥然與那些通套的恭維不同。到了諸奮時。便將頌詞雙手舉起。高聲朗誦道。

溯君先世。古剗攸隆。輔軒太史。問俗采風。國民喉舌。肅寄厥躬。產自清季。初闢鴻濛。宗旨純正。議論大公。周而不比。

和而不。同無遠弗。屆消息靈通。文明輸灌。發贖振聾。如掖幼穉。如啓蠶叢。取材豐富。執兩用中。凡茲執筆。一時所宗。其文炳炳。其光熙熙。莊論既作。諧詞尤工。東方譎諷。滑稽之雄。與利除弊。輿論是崇。四民百業。受福無窮。光復之際。尤推首功。風行一紙。遐邇翕從。三千毛瑟。遠遜其鋒。惟三十年。是名一世。因革損益。體例完備。如日方昇。如川方至。議論崇閎。標新領異。已立立人。明心淪智。惟君之壽。不齋不崩。惟君之名。薄海同稱。雲涌騰舉。日上蒸蒸。朝夕與共。如彼良朋。祝君壽永。與日俱增。由一世以至萬世。合萬衆以歡騰。

三十週紀念歌

太和

君不見新聞報。三十年來資格老。又不見快活林。警人痴夢開人心。利如并州剪。快於毛瑟槍。莊言諧論都入妙。筆鋒到處孰敢。前塵回溯紀大事。甲午戰敗國之恥。清政不綱革命興。武漢起義時勢乘。國徽一展換五色。宣統退位隆裕泣。君權刻盡民權張。自由平等共和法治口頭說。得強復強。袁皇帝。武聖人。兩番復辟弄假竟成真。曇花一現真可笑。添得吾儕滑稽好資料。官戰不戰亦可憐。和平會上居然也有發言權。比來政局愈趨竟愈下。一蟹果不如一蟹。因之冷嘲熱諷筆墨多。嬉笑怒罵願學蘇東坡。把臂入林發長嘯。其奈官僚面皮老。警鐘聲高木鐸遠。墨舞筆歌都不管。我亦逢場作戲來。十年投稿媿輕才。一字何嘗一練值。賦賣黃金復奚益。拚學君苗筆硯焚。心思腦力何用徒紛紛。荏苒光陰駒過隙。卅週紀念欣在即。漫將才盡笑江郎。嚼墨一噴聲琅琅。歌成酌酒樂吾樂。願飛一觴酬獨鶴。

三十年

指嚴

新聞家俞綸章。今年四十有七。尙爲某報館主任。精神飽滿。筆不停揮。以能力資格論。可謂執新聞界之牛耳。渠嘗自述歷史。年十八。即入館操筆政。每一文出。老輩嘖嘖稱之。父母以獲嗣較遲。鍾愛逾恒。格爲之早婚。故即於是年與龔女士桃茗結褵。最奇者。燕爾之夕。正某報出版之期。是日某報之宣言書及特別時評。即爲俞君得意之作。乃先一夕執筆構思。挾畫眉之喜。

氣與催妝詩異曲而同工者。較之呂東萊博議一月而成。厥情尤豔絕也。嘗書丹雘赤。大揭紀元一紙風傳。萬目睽睽之際。俞君方襟花服燕。蹀躞禮堂之東隅。以待新人降臨。未幾而鼓樂殷闐。彩雲一朵。捧出玉人。則皇皇披露之新聞紙。亦由郵差齎至。衆賓咸鼓掌軒眉。大呼俞龔締婚萬歲。新聞紙出版萬歲。

第一號某報中之特色。除青年俞君著作外。更有龔桃茗女士之頌辭及發刊小言。滑稽家直稱之爲夫妻報。意亦良不誣也。女士所撰頌辭。中有警句云。『輿論爲社會之花。新婦爲家庭之花。輿論真確。崇正黜邪。新婦賢淑。宜室宜家。』又發刊小言。警語云。『言論界之對於社會。譬彼男女愛情結合。有至微妙之一種。吸引電力。是力也。能使理想演成事實。須彌現出世界。左右人類。維持正道。吾輩正當培養此力。徐收良效果。』衆賀客閱此。咸軒渠縱談。以爲女士直以報紙出版之精神。爲其夫婦結合之徵驗。而視社會歡迎此輿論機關。與家庭之造端相等。某報館得此佳兆。將來之發達。不待著龜。而俞君夫婦之家庭幸福。亦豈讓某報館專美於前耶。中有擅口辨之紳士。即舉此意推釋之。陳於演壇。爲新郎新婦祝福。此日之盛況。滿城喧傳。好事者或編爲詩歌竹枝詞。及文明喜劇。傳播弗衰。

俞君服務某報館。既以是爲開始。即永以是日爲其家庭成立之紀念。每報館有慶祝舉動。如十週二十週發行特刊。俞君之家。亦必夫婦相約。稱觴治具。會合親友。若他人之稱壽者然。於是俞君乃略去晉十五壽之常例。而以七爲程。蓋二十七三十七兩度紀念。皆著其職業名譽精神之所寄託。且表示報館之天職。與生命相等也。龔夫人小於俞君一歲。亦以二十六爲十週紀念之始。而尤奇者。龔夫人生男子二。亦却如晉十紀念之程限。絲毫不爽。長子名樂觀。即結婚第一年所生。逮弱冠時。文采斐然。又擅美術及小說家言。以餘技蒔花種果。詩酒風流。較俞君具體而微。俞君夫婦酷愛之。爲之築一園以居。曰『快活林』。樂觀徜徉其中。會朋僚。耽著述。將世其家。馬班之嫡乳。明清四公子之風度。不是過也。次子名樂生。乃結婚第十一年所生。少小即好算術。工心計。效商人交易市集行爲。靡不酷肖。正如仲尼幼日嬉戲。陳設俎豆習禮容。已具聖賢朕兆。俞君夫

婦笑曰。此子必以實業起家。爲吾輩寒畯書生。日操筆硯博升斗者。一吐氣矣。遂送入某大商校「經濟」專科肄業。至弱冠。居然畢業。且試列最優等。俞君夫婦大喜。蓋是年樂觀適及壯。且得孿生二孫。樂生行冠禮。又畢業。更受室。老夫婦乃締婚三十年。仿銀婚盛典稱賀。是一家有六喜也。

嘗俞君家庭幸福稠疊之日。正某報館慶祝三十週紀念之期。且其月日均若合符節。於是社會各界。凡愛讀某報者。無不馳賀某報。即賀俞君。而文人學士。咸鈎心鬥角。搜集妙文。欲令某報與俞君事實一鏗而治。藉博俞君夫婦一粲。即爲某報增新鮮材料。某君振筆草一祝詞。頗關合有情。辭曰：「新聲月旦。輿論大張（俞論章）風靡一世（三十年爲一世）公道明揚（龔桃茗）中國而立（三十而立）樂觀四方。林林總總。快活無量。民生喉舌。經濟紀綱。如壯有室（三十而有室）猶壯（三十曰壯）而強。羣言退舍（三十里爲一舍）折衷至當。保我子孫黎民。日新又新有常。一世二世萬世。卜年卜世無疆（卜世三十）某君則獻一詩。俞君歎其槩括。『天樂空凡耳。新聲若可聞。筆鋒能作戰。』（歐史有三十年戰爭）輿論自成文。公道明於掌。奇峯壯若雲。樂觀無盡藏。獨立思超羣（仍以三十而立收結）有隱生者。且括以一聯。『輿論如六師張。公道以明宜有室（自注。漢文帝宣室求賢）奇功宜三世有。中天而立壽無疆。』俞君尤爲擊節。龔女士之友。則綴各色鮮花。緝成一丈許之隸書年字。見者不解。答曰。無他。分之爲三十合之如一年耳。

紀念

顧明道

三十年前上海報紙沒有像今天的發達。那時候新聞報館正在創始開辦。招雇許多童子前來賣報。窮苦人家多。自然有一等讀不起書沒有事做的童子。趕來兜售。想借此賺幾個錢。貼補他們的生活。人家遂呼他們爲賣報童子。內中有一個賣報童子。姓薛。名仁官。年紀纔滿十三歲。已沒有生身父母了。他父親在日。是一個窮秀才。死後一些家財都不剩。所以仁官只好去靠他一個姊姊。無如他姊姊又嫁得不好。自己也難以過活。只好去教仁官尋事做。可憐他不過讀了二三年的書。那裏有

什麼學問。又沒有人來薦他去做生意。湊巧報館裏要用一般童子賣報。仁官便去做了這項職業。每天清晨到館中去領了報。在馬路四處熱鬧地方叫售。不料那時候看報的人還少。他又年輕。不會做生意。賺得錢很少。到得冬裏。在馬路上老喝西北風。他身穿一件薄薄的破棉袍。下身還着一條夾袴。凍得他面白唇紫。渾身發抖。還不得不伸着凍僵的手。拿起報紙。去央求人買。人家都板着面孔。睬也不去睬他。這種情形。也很可憐。一天他自朝至午。只銷去十份報。肚裏還沒有一些東西吃下去。跑得很疲乏。又餓又冷。想想他姊姊家中。昨天已斷了糧。我今日若不能賺得錢轉。不好過活。叵耐那些人都不要看報。好似和他作對。只好立在馬路旁發呆。那時有一個五十多歲的老人。從東邊過來。身穿狐裘。頭戴風帽。一副慈祥的面容。微微帶笑。走到他身旁。輕輕拍着仁官的左肩道。童子。你可是賣報的麼。仁官見有人買報。便掉轉身問道。先生要看新聞報麼。老人道。好的。仁官忙恭敬敬將一份報奉上。老人接過。付了報資。對他看了一眼。又問道。我看你很像一個好子弟。爲何不去讀書。却來賣報。仁官止不住流淚答道。我是一個孤兒。現在靠着姊姊過活。無奈姊姊又沒有錢。只好暫做賣報的。那裏有錢來讀書呢。老人點點頭。半晌說道。你可每天送一份新聞報到我家中。我當厚給你的報資。我的住處。是在二馬路石路口第一條弄堂裏。三百十七號門牌。姓鄒。說罷。掏出一塊錢。交給仁官道。這算我先付的定錢。仁官接過一看。那塊洋錢是雪白新亮的。墨西哥銀幣。不勝快活。藏在懷裏。等得老人去遠。便一溜烟奔到姊姊家裏。見他姊姊正自愁眉苦臉的。在那裏糊火柴匣子。見了仁官問道。你賣去多少報了。家裏飯還沒有燒哩。仁官便拿出那塊洋錢來。交給姊姊。他姊姊很歡喜的。忙着籩米買菜。煮起飯來。仁官又出外賣去十幾份報。方纔回來吃飯。時候已是不早。便趕到新開報館去繳了賬。以後仁官天天送一份報到老人家裏去。那老人名叫樸。之。年會到南洋去經商。現因年老歸國。卜居在滬。很有些家財。連娶過三個妻室。都已故世。祇剩下一個幼女。年方十四。名喚家鳳。天性聰穎。在某女校裏讀書。老人非常鍾愛。不過心裏總懷着伯道無後的感想。自從仁官來送報後。老人常要和他交談幾句。很不好看輕他。仁官也很感激老人。見面時總是敬重非凡。幾個月後。老人要他

辭去賣報職業。到老人家裏來做事。仁官和他姊姊一商量。便答應了。他服侍着老人。十分小心。并且生性機警。事事做得討好。無須老人吩咐。好像猜得出老人的心理。你想老人如何不中意。常常賞給他銀錢。他總一文不肯浪費。都拿到他姊姊家裏去。空閒時看看報紙。有些不明白處。問問老人。老人便代他詳細解釋。宛如師生一般。他見老人疼愛女兒。所以他對於家鳳。更是慇懃。常伴他玩笑。奕棋。種花。咧。倒好像姊弟一般。一天家鳳坐着踏琴。仁官立在旁邊。聽着悠揚的琴聲。十分羨慕。忍不住問道。小姐你肯教我麼。家鳳含笑說道。你若肯用心學習。我不妨教你。便讓他坐在身旁。先捺給他看。講明音階的分別。然後教他自己去捺。饒你仁官一等聰明。這一時口頭傳說。那裏領悟得來。家鳳見他不會捺。抿着嘴好笑。說道。你要拜我做先生。可以天天教你。不怕不會。仁官大喜。連呼鳳先生。鳳先生。教我學琴。家鳳遂教他七個音階。使他一面唱。一面踏。這時候老人走將進來。仁官忙立起叫應。站在一邊。老人見了。心裏一動。帶笑說道。你要學琴也好。鳳兒不妨收個大徒弟。說得兩人都笑了。又一次老人回來。見家鳳在書室裏讀英文。仁官却坐在旁邊寫中字。臨的洛神賦。筆畫秀勁。仁官見老人回來。忙立起倒茶。傳上煙袋。老人道。不要忙。我來看你習字。仁官不肯再寫。老人連連催他。只好提起筆來。又寫了幾個字。老人說道。你寫得不錯。不過這帖本給鳳兒用的。不配你練習。說罷。在書櫃裏。取出一本何子貞的赤壁賦。交給仁官道。這派字。你狠可以學寫。仁官謝了。家鳳却打着英語說笑他。仁官白睜着兩眼。半句也不懂。老人不覺心裏又動了一動。便說道。你要讀書麼。仁官低頭不響。老人又道。你若要讀書。我可幫助你去進學校。好不好。仁官聽說。抬起頭來。對老人看了一看。面上露出狠奇異。狠快活的樣子。走過來。跪倒地上。叩謝老人。老人含笑扶他起來。說道。只要你用心求學。不負我心便了。家鳳見仁官要去讀書。心裏也不覺歡喜。到得後天。老人便叫仁官的姊姊前來。告訴他這事。他姊姊那有不願的道理。以爲仁官交着好運。有人提拔。千感萬謝。歡喜不迭。從此仁官改名建新。由老人送到一個教會學校裏去讀書。每天散課歸來。和家鳳一起研究學術。好不快樂。真像出離火坑。登上衽席了。

天下過得最快的要算光陰。任你駕着日行千里的良駒也追不及他。三十年過後。世上的事。已是滄桑千變。那鄰家的老人早已不在塵世了。其時他家中一間房裏。電燈照得雪亮。靠窗立着一個中年男子。穿一身精美的西裝。淡藍色的領結。秀眉俊目。還不失去少年的風度。把兩手插在衣袋中。向裏面一個坐在粧臺邊的婦人講話。那婦人粧飾清雅。好似學校裏的教師。也有四旬開外年紀。徐娘半老。丰韻猶存。原來就是老人的女兒家鳳。那男子却是當年的仁官。因為他進了學校。悉心求學。得了大學畢業文憑。又到美國去留學了四年。纔狠得意的重渡太平洋。回到祖國。把老人喜得了不得。設筵接風。代他洗塵。他飲水思源。自然感激老人提攜之恩。還有他一樁極大的心願要早了。却便是他在留學以前。早和家鳳相處莫逆。有了情愫。那時家鳳也在教育界中做事。守身不字。專待他意中人返國。老人本有此心。便和仁官說明了。招贅他做東床。請了某偉人來做證婚。花團錦簇。璧合珠聯。總算有情人成了眷屬。但是。一年一年的過去。到現在老人也已物化多時了。他們也生了幾個子女。仁官在外做事。狠為得意。家鳳在女界中也狠有些事業做出來。他們雖然覺得年華易換。容顏老去。但是愛情上。却像水和泥攪合一團。始終不散。每晚仁官歸來。總是有說有笑。這夜他和家鳳閑談社會的事情。忽見他女兒小鳳。忽忽從外邊進來。那小鳳年紀不過十三四歲。面貌生得和他母親一般無二。很像當年仁官初來時的家鳳。所以仁官最是愛他。他手裏拿着一張請帖。兩個紅玫瑰的桃壓上。微現笑渦。對他父親說道。這是一張新聞報館的請柬。又要請爹爹去演說了。仁官隨手接過一看。不覺大聲道。咦。新聞報館三十週紀念了。家鳳滿開三十週紀念大會麼。他點頭道。是的。便沉吟着不語。小鳳笑道。爹爹敢是在那裏想演說資料麼。仁官搖頭道。這倒不是的。又帶笑對家鳳說道。這新聞報館和我有密切關係。想起我幼時初遇令尊。奉此送報的景況。歷歷在目。却已韶光如箭。轉瞬間有三十年了。我若沒有新聞報來做媒介。那裏有今天的日子。他們請我去演說。不妨借此現身說法。表揚令尊的恩德。使這新聞報三十週紀念。添上一段艷史奇聞。豈不是好。并且我必要和你一起去參預盛況。共祝新聞報館萬歲。家鳳聽了。微笑答道。今天的留學生。誰知是昔時的賣報童子。君子

不忘其舊。我狠贊成你。舉動。我也和你去跳舞一遭。仁官大喜。拍手道。那是錦上添花。更見出色。我想我們也好借此開一個紀念會。大家歡樂一番。家鳳點點頭。惟有小鳳聽了他們說話。還有些不明白。逼着問道。那一個是賣報童子。我們紀念什麼啊。

夢遊新聞報館記

正誼齋主

海上新聞報館三十週紀念之日。余頗欲往預盛會。并一訪獨鶴。而以事冗未果。黃昏時。據案翻書。略有睡意。忽見烟橋。眠雲。瞻廬。逸梅等先後步入。謂予曰。今晚為新聞報館三十週紀念之時。子胡枯坐斗室。不往一賀耶。余灑然曰。唯。惜無時機耳。眠雲曰。我儕特邀子同往。欲去則去。蘇站有專車赴滬也。予大喜曰。既得良伴。何可不往。遂從之出門。雇人力車至車站。烟橋出參觀證示守者。遂上車。汽笛一聲。輪機展動。向前而行。未幾已至滬站。下車出柵門。有新聞報館迎客汽車俟于外。即躍上。疾馳而去。頃之將近漢口路。見前有電燈牌坊。光耀如晝。新聞報館三十週大紀念十字。皆用五色電燈綴成。每字大幾如斗。矗立半空。遠近俱見。下有軍樂隊。大吹大擂。歡迎來賓。時汽車從其下徐徐穿過。但見道旁觀者。萬頭攢動。有如蟲蟻。至館門。則覺層樓高峙。建築一新。遠非昔比。乃下車。依次拾級而登。計有三十級。皆白石為之。光瑩無匹。及進門。見其內粧飾華麗。五花八門。陸離光怪。如入山陰道上。大有應接不暇之勢。東甬道而西迴廊。左穹門而右方戶。令人迷離不知所適。衆皆相顧而嘻曰。余儕僅有數月。未來滬濱耳。而該館已巋然不可復識矣。幸有招待員至。余即問獨鶴何在。彼答言正在俱樂部中周旋來賓。遂引余儕走向一甬道。曲折至一處。見前有西式高樓。亦有電燈綴成。快活林俱樂部六大字。招待員至樓下。以手微招。則有一升降機落下。彼遂請我儕入內。徐徐上升。而達樓頂。見俱樂部中點綴一新。獨鶴方偕涵秋。手望遠鏡。憑欄眺望。瞥見我儕。即出接待。見其中諸人。雖有識與不識。皆快活林中同志也。獨鶴一一紹介。款以茶點。略談數言。我儕即倩獨鶴為導。欲一周遊館中。獨鶴領首允焉。遂從之行。仍由升降機而下。過編輯室。共有二十餘間。上編號數。中有女編輯十數人。皆御歐

式衣裙。個儻自如。詢之獨鶴。方知皆係館內新請者。其中有近自英美留學歸國者也。頃之至圖書館。式樣新奇。且廣大逾恒。其中千箱縹碧。萬軸琳琅。中西書籍。搜羅殆遍。誠獨一無二之圖書館也。又下穿地道。見地道中燈光燦然。有無軌小電車迎面來。獨鶴謂可乘之以達北部。蓋此小電車特用以往來載客者也。既而車漸止。忽有瘦鵝。若狂。濟羣。禹鐘。諸君自車上躍下。相見歡然。云彼等方自該處歸。約少停相會於演講廳。余儕即上電車而去。須臾而至。即出地道。達印刷廠。則見大小印刷機件。有百餘架之多。排字房中星羅棋置。所有各種中西鉛字。多至恒河沙數。獨鶴告余。邇來消息靈通。廣告增多。此後新聞報更將擴充篇幅。快活林與世界要聞外埠通信等。擬各占全張。每星期又有特刊一種。余等皆歎其進步之神速。出印刷廠。左轉百餘步。有台翼然凌高。瞻廬間此為何處。獨鶴曰。此無線電臺也。遂坐電梯而上。見指殿與天台山農亦由浩然導之而上。相與寒暄。共參觀電臺。見一時有歐美南洋等處相繼拍電至。皆緊要消息也。正驚奇間。忽聞空中軋軋聲。有飛機數架降落館後。獨鶴曰。近因新聞報銷路日多。微論我國各行省皆爭來訂閱。即東西各國通都之區。讀者甚多。日印三十萬份而不給。故傳送皆用飛機。取其迅速也。余等聞言。皆為咋舌。又聞軍樂洋洋。自遠而近。獨鶴曰。今夜特請黎大總統來滬演講。此其時矣。盍速下。共往演講廳一參盛況。想快活林諸子已先我而在矣。余儕咸稱善。爭先欲下。忽聞上有大聲曰。『開會矣。速聽演講。』余怪之。獨鶴笑曰。此館中所用之傳音機也。每處必置一機。如有事。可藉此傳達其語。較之電話或鳴鐘。清晰而速。發明不久也。言畢遂指視臺前鐵柱上有物圓如盤。孟。外繞銅絲者。即此物也。又聞有歡呼之聲。如雷震耳。曰新聞報館萬歲。中華民國萬歲。大總統萬歲。余喜極。失足而顛。一落千丈。張目視之。則覺此身仍在室中。恍焉惚焉。不自知其為惘然一夢也。

正誼齋主曰。今歲新聞報館三十週紀念。猥蒙獨鶴函索小品文字。因記此一夢。以祝以賀。雖屬夢囈之言。遊戲之文。然該館前程萬里。長此進步。未必無此一日也。

紀念冊新開篇 (嵌上海地名)

召侯

十里洋場一望平(望平街) 偶乘嘉興去遊行(嘉興里) 遙瞻松柏桓桓處(松柏里) 結綵拋球氣象新(拋球場)
 一抹電燈如畫錦(畫錦里) 結成瑞靄與祥雲(瑞靄里) 南薰一曲風琴奏(南薰里) 韻入鳴珂最耐聽(鳴珂里)
 攘往熙來觀盛會(觀盛里) 吉祥止止笑聲盈(吉祥里) 爭道是三十周年開大慶(大慶里) 為留紀念祝長春(長春里)
 識途老馬推前輩(老馬路) 兩字新聞大有名(大有里) 湖水逢源追往昔(逢源里) 二三益友小經營(三益里)
 芝榮椿蔭多生意(芝榮里椿蔭里) 籐蔓盤旋快活林(蔓盤路) 巨籟達天聲譽起(巨籟達路) 寶山風發暢銷行(寶山路) 拔茅萃秀多英俊(萃秀里) 文字爭誇萬選青(選青里) 有的說近水樓台消息快(近水里)
 三灣九曲不消停(九曲橋) 有的說篇篇譚話多如意(如意里) 爭似東臯聽鶴鳴(鶴鳴里) 有的說曼倩文章消永興(永興里) 勝遊牯嶺與山陰(牯嶺路) 有的說花香粉麗多詞藻(香粉弄) 詩才端不羨庭筠(庭筠里) 抱秀餐英誇不盡(抱秀里) 龍騰鳳舞更心傾(騰鳳里) 駒光易駛如跑馬(跑馬廳) 卅載榮華負盛名(榮華里) 到而今民國更新多進步(民國路) 比較那歐西新化更文明(西新橋) 一個個和聲鳴盛多佳構(鳴盛里) 射斗文光似聚星(聚星里) 愧我景行雖有志(景行里) 香山譜舊未翻新(香山路) 枉學那天寶宮人話舊因(天寶里)

新聞報三十年紀念之快活

楓 隱

今日為新聞報出版後三十年紀念之辰。各界對此必有一番慶祝。惟各人所處地位不同。即其慶祝之觀念亦異。余快活林投稿之一份子也。故余之慶祝亦以此快活二字為標題。夫本報三十年紀念。有何快活。以余個人眼光觀察之。約有數端。蓋三十年前之中國。為專制國。三十年後之中國。為共和國。國體既改共和。則所謂平等也。自由也。皆吾民應享之權利。此可為快活者一。三十年前之時代。為軍國主義時代。三十年後之時代。為民主主義時代。主義既重平民。則所謂裁兵也。統一也。皆遲早必見之事實。此可為快活者二。三十年前之世界。為舊文化世界。三十年後之世界。為新文化世界。文化既經革新。則

百齡童

枕亞

這一天的太陽剛從東方升起來，便像一面血色的銅缸，燦爛得異色怪樣，把那大地上的老少男女，一個個照得像喝了三斤陳酒似的紅光滿面。有人說這正是太平景象。

鼓聲隆隆，鑼聲鏗鏘，一陣陣悠悠揚揚的軍樂聲音，由遠而近，過了一隊，又是一隊，齊向紅色洋房的新聞報館門口停下。此日何日，正是新聞報館做着三十年的大紀念咧。大廳裏人頭濟濟，都是英俊之流，齊向樑上橫匾裏的新聞報三字，行着三鞠躬禮。面孔上個個含着春色，談笑自然。那一種愉快的顏色，都溢於眉際。門外停着的汽車馬車，兩面排着，整整齊齊的接成了數十丈外，却還得得嗚嗚，絡繹的上來。這一種文明熱鬧，正是有目以來，第一次賞鑒咧。

鐘兒釘釘鏗鏘的打了幾下，那位總理先生，便對衆人演說了一會，約略述了些三十年經過的情形，并且致謝幾句，就請大家入席喝酒。幾百個來賓，也都笑容滿面，聯袂入席。正在狼吞虎嚥的當兒，忽有一個昂藏七尺的漢子，手攜一支司的克，搖擺擺的踏進門來，對着滿座賓客，笑嘻嘻的鞠着一躬，就此撥凳坐下，舉箸大嚼，也不說一句話，只是流目四顧，時望着衆人發笑。這一堂百多個賓客，倒沒有一人認識他。瞧見他這付神氣，都不勝詫異，大家竊竊私議道：『這個少年，不知從那兒來的，瞧他的容貌，料不過二十多歲，面龐兒倒還生得俊俏，不過他到這裏，並沒一個人來和他招呼，他也絕不客氣，據案大嚼起來，他只管嘻嘻着嘴兒，歡笑，怕是瘋了罷。或者和館裏有什麼特別的關係，所以這樣的老實呢。』他們的聲音提高了一些，全給那少年聽到了，他却依然不則一聲，索性擱起了筷子，仰着脖子，笑得益發利害起來，弄得旁邊幾桌子賓客，越管丈二長和尚，摸不着頭腦，停了一會兒，忽有一個年近花甲的人，突從外面進來，與沖沖的跑到那少年旁邊，握着他的手道：『呀，百齡童，甚風兒吹你到這裏，我們一別數年，今天得於這裏相值，這事真好巧啦。那少年對着那人注視了一下，也忙站起身來，含笑着說道：『呀，原來老翁也在這裏，這真意外的巧遇。數年長別，音訊罕通，虧你賜給我的這個雅號，如今還沒有忘却。不』

瞞老翁說。我知道這裏的人們。一個也不相熟識。就是和這新聞報館。也沒纖毫關係。只爲具了滿腔子的愛慕熱忱。所以就敢大膽妄爲。作這不速之客。特地趕着遠路。跑到這裏來表示慶祝。那人聽到這裏。拍掌笑道。原來如此。這是一件再好沒有的事情。我願替你和諸同人介紹一下。這時旁邊的許多賓客。都在側耳默聽。嘖嘖稱奇道。這真一件怪事了。這人的年齡。瞧上去。至多不過三十歲左右。爲什麼他的別號。叫起百齡童來。

衆人正在議論紛紛的當兒。對面一個好事者。已經跑了過來。敬謹的說道。二公恕我唐突。小子有一言奉詢。剛才小子聽着二公之言。心裏十分狐疑。說着舉手指那少年道。此君的別號。取得倒很奇異。不過我想人們之取別號。必有一種命意存乎其中。並非可以隨便。妄取妄喚的。我瞧此公的高壽。也正少壯時代。何以別字都不取。却用這百齡童三字。那少年聽到這裏。哈哈大笑道。原來諸位還沒有明白個中道理。今天乘着高興。就待某來述一個詳細給諸位聽罷。『要曉得在下這個別號。聽來似很複雜。其實也很容易明瞭的。諸位的眼光。看我還是精神飽滿。沒有一些龍鍾的態度。好像還在半世以下的人。可是在下的年齡。不瞞諸位說。今年已經足足的活着一百零兩歲了。百齡兩字。應該當之無愧。至於百齡之下。加着這個童字。也有極深的意思存乎其中。一則因爲人家瞧我毫無老色。好似童子模樣。第二件問題。更是淵深了。諸位要曉得在下活着百多歲年紀。普天下也算得屈指可數的高壽。可是在下平日所做的事情。那一件不是和童子時代一模一樣。既是天真爛漫。而且精神飽滿。從不倚老賣老。論我外面的聲譽。也算得婦孺皆知。可是絕不敢存一點自負之心。不過我常伸長了脖子。睜出了眼珠。要想找一個志同道合的伴侶。那曉得茫茫人海中。除却在下一人。再沒第二個了。真是一件無上的恨事。這一張新聞報。不是在下誇獎他。倒和在下的性情合得上來。他雖創辦至今。還不過三十年功夫。但是他的資格。已經老練得極了。他的聲譽。也算好極了。東西兩半球。誰不知『新聞報』三字。可是他們的辦事人員。倒也全和我抱着同志。三十年下來。從沒有一天懈怠過一點。我們中國的大勢。如今已經頹唐得不成樣兒。照我瞧來。將來全國人民。要享到和平快樂的

幸福和全世界的太平安樂。全仗他們一班人的鼓吹的偉力呢。諸位只看今天的旭日。那一種燦爛的陽光。不是要比平日子加上百倍嗎。可知碧青的天公。也已深得此旨。特地來祝賀他們的三十年紀念啦。諸君諸君。後福無量。願新聞報百年長壽。願普天下大小各國。都靠着新聞報的偉力。共享太平的幸福。

白髻老人

許廬父

河濱有兩個老叟。白髻茸茸。繡紋滿面。遠遠地瞧上去。倒都像老壽星。他們盤膝着並坐在一株老松樹的根旁。手裏各捏着一枝灣灣曲曲的旱烟梗。正在吞雲吐霧的吸着。白烟裊裊。騰空而去。一會兒都把烟斗在樹幹上拍着兩下。倒去白粉似的殘灰。然後慢慢地談了些家常事情。却都盤蹙着有點點不快意模樣。

半空中的一隻喜鵲。呀呀兩聲的飛過。疾向密林裏竄去。那左邊的老叟。忽然探索袋子。摸出一束黑字密密的紙兒。逐張逐張的攤在手上。左邊的老叟。瞧見了。也便抽了一張道。那是新聞報嗎……今天的新聞報嗎。右邊的点頭道。是啦。這是五天前的報章了。可是我於今天才接到呢。他們一壁說一壁瞧着。靜悄悄地各無聲浪。只有潺潺流水。和那遠處的村歌。遙遙地相應。

停了半點鐘光景。那右邊的老叟。忽然掀着白髻。含笑着說道……啊呀。新聞報從創辦至今。足有三十年了。只想我從四十歲那年。瞧起第一號的新聞報。到得今年六十九歲。不是足足的瞧了三十年嗎。家裏頭的報紙。堆得高閣都滿了。際此大地春回。惠風和暢之時。他們辦報的人。得到了這種美滿的成績。必定萬分歡躍。做一回三十週的大紀念咧。咱們逞這大好機會。倒不可不去慶賀一番。以伸愛慕之忱。而且這天的景象。一定分外熱鬧。咱們也可藉此一廣眼界。一舉兩得。又何樂而不爲呢。左邊的老叟。聽他這樣說。也拍手道。贊成贊成。

明天一早。他們辭別了妻子。背着兩個包兒。攜着些乾糧。打起精神趕路。原來此地狼爲僻野。叢山峻嶺。大半是旱路。要找一

隻小船都沒有。須行百多里路。才得熱鬧地方。可以搭着輪船和火車進發。他們兩人本都老態龍鍾。平日須人侍奉。那能趕這許多路途。可是他們却都不辭勞瘁。連從僕也不攜一個。日夜趕。毫無難色。不過加了些年紀的人。奔走之力。究竟及不上青年。所以他們雖然勇往直前。每天總不過趕上三十多里。整整的奔波了四天。這才達到了某處車站。他們瞧了一瞧時。距離買票鐘點還很遠。便在附進小茶肆裏啜茗。他們喝了一會茶。車站上的鐵板。已經釘釘鏽鏽的打着幾下。買票窗口擠滿了無數的老少男女。他們便買了兩張浦口票。走向月台上守候。一會兒。那輛墨烟繚繞的客車。已經嗚嗚而來。他們依次上了車。默坐了兩點多鐘。車已到了浦口。他們便再渡江到南京車站。搭着滬甯車到上海。那時目的地已經在望。兩個人好不快活。

八點三十分光景。滬甯車已到上海北站。他們下了車。忙從人海中擠出。只見燦爛的電燈。好比滿天星斗。車水馬龍。道途爲塞。洋場勝景。真是目不暇給。他們雖然初入繁華。這時倒也不暇游覽。忙雇了兩部人力車。趕到目的地去。到得新聞報館門口。只見一所的巍巍大洋房。直峙在許多屋宇之中。空中一面大旗。正在隨風招展。上繡着「新聞報三十週年大紀念」幾個大字。他們瞻顧了一會。含笑着走進門去。那個守門人。突見兩個白髯老叟。偃偻着進來。連忙飛奔上樓。鞠躬相迎。寒暄了幾句。才來了兩個老叟。白鬚盈尺。氣概軒昂。瞧上去。正像兩個老壽星模樣。經理先生聽了這話。急忙下樓。鞠躬相迎。寒暄了幾句。才曉得他們都爲着慶祝三十年的紀念大禮。不遠千里而來。總理先生深深的謝了盛意。就導他們到各室去參觀一週。他們倆都是擊節讚歎。說貴報辦理精當。怪不得這樣風行四海。花長好。月長圓。願貴報與日俱新。願貴同人宏福無量。總理先生也致答辭道。本報發揮民智。促進和平。願天下人讀之。個個守禮義。息爭攘。造成一個真正的共和國。四方人民。都得享那太平快樂之幸福。那就好了。那兩個老叟聽了。哈哈大笑道。貴報這因三十年紀念。我們兩個老頭。還得親來拜賀。等到貴報三百年紀念時。就要讓我們的玄孫來祝嘏了。

編輯室中

沈禹鐘

稽寒溽坐在編輯室裏。對着寫字檯呆呆的出神。似乎打疊文思預備起稿的模樣。歇了一會。他依舊沒有動筆。面前懸着的電燈。光度非常強烈。他的思潮。彷彿在那電燈泡裏一幌一幌的流動。

他心裏忖道。三十年內經過的事情。亂麻一般的數也數不清。用怎樣的方法去將他概括攏來才好。他經了幾次的籌畫。到底沒有安定。他的精神有些疲乏了。便霍地將身站了起來。預備到外邊去游散一回。回復些精神。再行計較。這時節。正是十二月的天氣。西風刮得非常厲害。他便向衣架上取下他的厚呢製的大衣下來。披在身上。低着頭。望報館的大門走出去。

他在街上一路走着。只見市上燈光亮得像白晝一般。他口中輕輕的說道。粉飾瘡痍。照這種狀況看起來。誰也不信中國是一個將亡的國家。我們每天在報紙上舌敝唇焦的說着憂時的話。又那裏會有人相信呢。他正在自言自語的念着。背後忽然有個人將他扯住道。你說的話。都被我聽見了。你說中國是個將亡的國家。這句話未免書生頭腦。我們中國現在並沒有什麼亡國的危機。便是報紙上所載的消息。也並無變亂之象。不過從此以後。文明一天一天的進步下去。那就難說了。寒溽聽了那人的話。心中十分狐疑。默忖道。他說文明一天一天的進步下去。怎麼國家倒會危險呢。他正要質問。那人又接續道。你不信麼。將來自會明白的。那人說罷。便揚長而去。

寒溽見那人走得很快。便也不去喚他。一頭自己慢慢的走向前去。無意中走過一所屋子。門外掛着公共閱報社的牌子。他默計既然是公共的所在。不妨走進去觀察一下。便信步踱了進去。只見室中坐着許多人。大家埋着頭看報。他便也胡亂擠在中間坐下。隨手也取一張報來一看。只見那張報紙。是三十年前的舊報。他便就近向旁邊的一人問道。朋友。這是陳舊的報紙。還有什麼可看呢。那人聽了這一問。登時呆了一呆。似乎有些不解他的意思。那人因為急於要看他的報。便含糊着答

道舊的就不必看了。我們原是看的新報咧。寒濤便溜着眼睛。將那人所看的報紙望了一望。那知和自己的竟是一樣。他心中懷疑極了。但恐人家厭煩。便默然不再動問。一面也把自己的報細看一遍。完全是說些舊事。那時的時局。比較現在委實平靖得多。他在這當兒不耐煩極了。立刻離開了坐位。胸頭兀自蓄着疑團走出去。口中不住的咕着這般笨伯。將舊報看得這般起勁。這閱報社。那裏可算是閱報社呢。簡直是一所舊報陳列所罷咧。他一頭走。一頭想。只見市上的燈光。依舊亮得非常。他又轉念到剛纔在編輯室裏。預備要做一篇三十年間紀念的文章。便狠急促的向他報館的原路走去。忽然前面來了個面目瘴惡的外國人。將他攔住不放走。他定神將那人一看。原來不是個外國人。乃是他報館裏的茶房。帶笑的向他說道。褚先生。你睡得好酣。我若不攔住你。你的身子要從椅子裏甩出來了。寒濤方才知道乃是一夢。回想那夢境。倒也有些意義。便從袖中探出手巾來。將兩眼揩了一下。隨即提筆寫在稿子上道。『三十年一夢耳。此三十年中之時局。概言之。由小亂以至於大亂……』

新聞報三十年紀念（戲集清人傳奇目）

曹繡君

江天雪霽。兩度梅開。聞 貴報三十年大吉慶。無量歡喜。緣 貴報乘春秋筆。鑄照膽鏡。能使頑石點頭。大稱人心。而消息尤一着先人。眼光能如是觀察。宜乎讀者之三擊節。營業之萬倍利也。預料飲元寶湯時。有紀念之如意冊發現。僕本書生。願早以惠我。八寶箱耶。千秋鑑耶。諸君俱是文星。見此紀念。定有非非想之佳構。使人開口笑不休者。人生樂事。萬金資不易焉。雖進 貴報以萬年觴可也。僕乾坤嘯傲。與獨鶴兩情合久。相遇則喜。重重見於面。人謂無異快活仙。將來快活三十年紀念時。僕當別作十大快以祝之。

祝新報週三週年紀念

中央信託有限公司

THE CENTRAL TRUST COMPANY, LTD.

本公司創立於
民國十年十月
辦理信託銀行
儲蓄保險四部
資本雄厚信用
卓著營業務求
篤實手續亦取
簡便承蒙
惠顧竭誠優待
備有各種簡章
以供取閱謹將
四部業務開列
於下

信託部

信託存款 代理財產
代購證券 保管物券
執行遺囑 經收房租

銀行部

定期存款 活期存款
通知存款 貼現放款
抵押放款 各處匯兌
兌換貨幣 代理收解

儲蓄部

定期儲蓄 活期儲蓄

保險部

水火保險 保證保險

股本總額

國幣一千二百萬元

收足股本

國幣三百萬元

營業時間

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

休業日期

星期日節假日國慶日

電報掛號

央字 一一三五

電話號碼

中央三九九 四零零

地址上海四川路五十三號



美華銀行廣告

本銀行收足資本金念萬元專做滙兌押款放款存款一切商業銀行業務兼辦儲蓄囑托活期定期整存零付零存整付又為便利主顧起見凡銀洋百元以上之儲蓄者均得領用支票手續簡捷利率優厚如蒙各界惠顧無不竭誠歡迎訂有詳章請向河南路一八三號取閱可也

電話中央六六三〇號

蘇州銀行

本行資本五十萬元業經呈奉財政部註冊農商部給照分設蘇滬兩行專辦有獎儲蓄及各種儲蓄兼營銀行一切業務章程完美手續便捷如蒙賜顧不勝歡迎

總經理 洪少圃
 蘇行襄理 徐筱珊
 滬行協理 陳筱舟
 襄理 張洪疇

南市辦事主任 趙芹波

聞所未聞

大生公司經驗家用良藥

◎止咳杏仁精

此藥用上等杏仁。仿照西法。化學分析。提取精華。功能潤肺消痰。止咳嗽。平氣喘。靈效如神。此藥本公司自民國四年創製以來。行銷中外。聲名卓著。近有仿造偽藥。戲名影射。承蒙惠顧。請認明神農商標。庶不致誤。

定價每大瓶大洋一元四角
小瓶大洋七角

◎補身血補血新藥

此藥係德國柏林醫科大學方劑。本公司延請留學外國藥學專家。按法製煉。功能療治諸虛百損。增益全身血液。服後七日。即覺容顏紅潤。無論男女老幼。身體虛弱者。服此藥血液充足。身體壯健。詳細功效。另有仿單。

定價每大瓶大洋一元二角
小瓶大洋六角

◎平肝和胃肝氣散

主治肝胃氣痛。胸腹脹滿。口苦作酸。嘔吐清水等症。服此藥功效如神。常服並能開胃健脾。服法另詳仿單。

定價每大盒計四十五包大洋二元
中盒計二十二包大洋一元
小盒計十二包大洋五角

◎通經活血千金湯

此藥主治婦女經水不調。經期腹痛。赤白帶下。氣悶飽脹等症。功能活血通氣。調經止帶。靈效異常。服法另詳仿單。

定價每大盒計二十帖大洋一元六角
中盒計九帖大洋八角
小盒計四帖大洋四角

各藥仿單
函索即奉

總發行上海南京路中
分發行杭州清湯弄口
大生製藥公司
大生製藥公司

祝新報三週紀念

中華國寶銀行 上海分行廣告

THE CHINA SPECIE BANK LTD

本銀行由海內外華商集資創辦額定資本英金
一百萬鎊呈 准香港政府註冊在案總行設在
香港今設分行於上海特向歐美各國大都會訂
有特約代理機關專做國外匯兌押匯往來貼現
押欸及定期活期存款儲蓄凡銀行應辦業務無
不俱備手續便捷利息克己如蒙
賜顧竭誠歡迎

行址

天津路
河南路轉角

電話

司理室
營業室

中央

五九八二
五九八一

中國電報掛號(國)字〇九四八

大東大北太平洋電報掛號 CHINSPECIE

譯文

(參觀西文原作)

美國駐華公使許門博士祝詞

新聞報記者足下。貴報出版至今。適值三十周年。鄙人謹此奉賀。溯自貴報初刊迄今。中國歷次所經遭際甚多。其一旦變易政體。化爲共和國。尤爲歷史大事之一。百年以來。並無共和國家成立先於中國者。咸知國家之立。有賴于開明之輿論者。甚重。而養成輿論。則報館發表之意見尤有力量。予從同人獲知新聞報對於國事。素持獨立不偏之態度。且持國家治法宜公直有實效之說。其主張歷久不衰。予又常見各西報譯載新聞報之評論。而知貴報在寓華各國外僑之中。其地位亦甚高。倘貴報此後能因電報交通見良於前。得多載美國方面之新聞。則鄙人之所厚望者。因美國同爲共和國。其國人素關心於中國之開發進步也。

論中美商務之發展

美國駐滬總領事克銀漢著

中美二國邦交。素以友誼敦篤著。蓋已一百三十一年矣。當一七八四年時。美國初有船隻來華。是爲二國締交相歡之始。今歷時已久。尙有加而不替也。欲明中美二國邦交之善。觀二國間商務之發達及彼此商務上往還者之衆。即足以大明。當一九一五年時。美國有時在東方之船隻。僅有一艘。然自是年以來。太平洋東岸人士。對於亞東商務。大爲注重。不特商界人士爲然。即政府各方面。亦莫不大爲活動。美國海艦。因商務之發達。隨以俱來者。已占大部分。而美政府之船舶局。亦撥商船三十四艘。供太平洋沿岸及遠東航行之用。此外更有私人設立之船公司多家。各派海船行駛于中美各海岸之間。一九一三年時。美船來至中國者。僅及各國來船總數之百分之一零二。而一九二一年時。已增至百分之五零四。今試觀下列之比較表。即足以表明美國人士注意中國之心。近年以來。日有增加也。

美國來華船隻表 (據中國海關報告所載編列)

年分	船數	噸數
一九一三年	二、四五八	八九八、七五〇
一九一六年	三、〇八二	七九九、九一三
一九二一年	五、五一六	四、五一〇、九〇一

據上表觀之。足見來至中國之美船八年以來約增百分之一百三十三又三分之一。而噸數則增至百分之五百。其為友誼與誠信有加之證。較然可知矣。更以貨物而論。昔日嘗有世俗無稽之談。謂中國僅有花燻可售。今此說已不關自去。美商所注意者。多屬種種必要物件。如生絲。駝毛。羊毛。各種皮革。茶葉。花邊。綢緞。禽卵。以及禽卵所成之物品。此諸種出口貨。由中國運至美國。(其每年價值之多寡。即依列舉先後之次序)已成美國大多數人民日常不可缺之物料。人生衣食住。是為三要。今中國於衣食二端所供給于美國者。正美國人民所亟欲得而取用之物也。由美國運入中國之貨物。則性質大異乎是。蓋美國來貨。為煤油。紙烟。各種機器。鋼鐵材料。各種車輛。棉花。烟草。(以上均據物價為次)此諸物中。其最重要之煤油。紙烟二物。美商在中國內地廣設機關。分售各處。若論機器。鋼鐵。車輛。棉花。烟草。則令人思及中國實業發達之前途。必有不可限量者。在今日已略見其端。將來鐵路大通。大路四達。工廠林立之日。即中國人民益相接近。而亦中外益相接近之日也。更考中美二國交易之貨物。而知彼此實互相依賴。試列表以明之。

中美商務表 (據海關報告所載編列)

年分	進口貨	關兩	出口貨	關兩	總額	關兩
一九一三年	三五、四二七、一九八		三七、六五〇、三〇一		七三、〇七七、四九九	

一九一六年 五三、八二三、七九九 七二、〇八〇、七〇五 一二五、九〇四、五〇四

一九二一年 一七五、七八九、六五二 八九、五四一、八一六 二六五、三五二、四六八

中美二國之間。以交通之日益便利。而二國益見相親相敬之雅。觀於上表。不言自明矣。惟今日時勢。交通貿易之具。除運輸之船隻而外。尚有多端。美國政府近年以來。於商務一項。力求方便。可靠商家來華經營者。日見其夥。於商家及銀行。皆有增加。銀行則上海及其他通商口岸多有設立。當一九一三年。美國商行在中國經營者。一百三十一家。其時美僑爲五、三〇〇人。一九一六年時。商行增至一百八十七家。僑民五、五八〇人。一九二一年。其數更大。凡商行四百十二家。民數八、二三〇。中國商家因是大有機會。可與美國通商往還。使二國人士彼此益相明白。而發生良善之感情也。滬漢京津各處。今均有美國商會。頗與中國各商會時有往還。互相提攜。美國商界。遍立商會於中國。始自一九一八年。蓋即爲中美商務日益發達。立商會以通聲氣。實爲事勢所必需云。

世界報界大會會長威廉博士祝辭

中國文化。今方在變遷之時。中國新聞家正可及時熱心爲國。以公誠之精神。領導國人。中國值此變革之時。不免時生波瀾。此在他國。當此情勢。亦未嘗不如此。今所急需者。是爲愛國之新聞家。持正不偏。善導國人。使入於正路。而新聞報以國中開創三十年之大報。適值此時舉行祝典。此則令人欣喜無窮者也。假使新聞報之地位。未嘗有益於人。未嘗用其勢力。秉其公心。爲國人求福祉。則其不能久立至今。可以知也。今值紀念良辰。鄙人謹以私人資格。並代萬國報界大會幹事部略貢數言。爲新聞報編輯發行諸君賀。

路透電報社總理兜納先生祝詞

前奉十一月四日尊函。適因他事赴京。稽遲未答。茲返滬上。獲悉貴報因開辦三十年。將行祝典。發布增刊。其事甚盛。貴報創

立於光緒十九年正月元旦。自彼時迄今。世事變遷。實已不鮮。即貴國政治。亦經大有變革。至今未克確定不移。此外變遷之事。尚日進未已。而以有關經濟方面者爲尤。將來結果如何。殊難豫測其所至。然有足注意者。中國今日內部所經之過渡時代。（日本亦然）其時期正與歐洲所經者相符。即美洲亦方在此內部過渡之時期。但力量幸不若歐洲之廣遍耳。東西各國同時所經之變遷如此。此頗堪令人深長思也。中國報紙中大而有勢力者。如貴報。主辦者之所應經意之點。最要者在能當此擾攘之時。具正確之眼光。燭照過去未來。而不爲目前之情勢所囿。以前之政治與制度。不必盡爲不善。今欲求而得之物。亦不必盡皆至善。置此義於不顧。則俄羅斯之慘禍。可爲前車之鑒也。蓋辨別良莠。誠不可不謹慎從事。匡正謬誤之善法。常在於表見事物之真相。此則鄙人知貴報常欲求而得之。以宣示於公衆者也。鄙人謹以個人及路透社名義。祝貴報長壽。日進無疆。

約翰大學校長卜芳濟博士祝詞

新聞報創立已三十周年。舉行祝典。宜也。是報美譽滿全國。勢力所及甚偉。當此過渡時代。中國宜有良報紙。乃極爲重要之事。此固吾人之所深知。無良好之報紙。則民主政治之國家。將無由充分發達。蓋平民政治之國家。實大有賴于傳播正確之新聞。而造成穩健之輿論也。倘使國內外之事。舉國之人。皆所深曉。則國人能明察中國所需要者爲何事。而知國家之政策。應如何措施矣。抑更有進者。報紙對於國人道德之高下。亦握指導之權。若者爲合理。若者爲愛國。報紙可以主持之。助其張目。若者爲不合理。若者爲自私而非愛國之道。報紙可以抨擊排斥之。社會上之勢力。蓋未有強於輿論者。而發生輿論之最要機關。則報館是已。吾人願新聞報日進無疆。而予尤望是報。於造成穩健之輿論。提高國民之道德。自今以往。更操強大之勢力也。

美國商會會長大來君祝詞

新聞報創刊至今綿延不斷歷三十年。其成績斐然可觀。非特鄙人與美國人士樂聞之。各國人士亦無不樂聞之。貴報來函謂中國報紙銷路。以貴報爲第一。此事極爲可喜。因即此足以見中國人士對於一切事務。漸動其心而促其注意也。夫中國人士既已自決。欲成立爲民主國家。則必周知國事。勢所必然。而欲周知國事。又非有獨立不羈言論自由之報館不可。蓋必如此。而後國人得所取資。以養成其關懷國事之心也。美國有言論自由之報館。其發達而進步。實與美利堅政府之發達進步携手同前。今聞美國按期出版之新聞紙。已達二萬家。此諸家之報紙。皆獨立不受束縛。財力足以自養之。商務事業。而不受政府任何方式之津貼者也。因此其記者對於公共問題。咸能自由發表意見。而使國人知其政府所爲者何事也。尚有一端。因論中國之報界而欲一言者。是爲中國與各國間交換新聞問題。鄙人爲美國人。當然願見中國報紙多載美國較好之新聞。而美國報紙亦多載中國較好之新聞。美國人士對於中國。極爲關懷。然大都不知中國情形。今次美國駐華各處商會之聯合會。一致主張請美政府許用夏威夷菲列賓二處之無線電台。傳遞中美間之新聞。按照廉價收費。此事諒爲讀貴報者所樂聞也。以現在情形而論。海電價昂。此二國間直接交換新聞。每爲之阻礙。故彼此所刊新聞。皆必極聳動耳目之事。其他皆舛而不載。倘電費而廉。則中美二國彼此所爲之事。確有建設的性質者。其新聞皆可俱登於二國之報紙矣。中國報界似宜呈請政府。以京滬等處國立無線電台。供傳遞報館新聞之用。則於交換國際新聞。必有大助也。貴報開辦以來。努力不懈。今日乃成爲有力之輿論機關。鄙人謹爲貴報賀。而鄙人尤欲一言相賀者。則中國之報界。皆主張京內外之政府。須爲良好之政府。中國目今之進步。其最可喜之明徵之一。即爲開明的輿論之發皇。而中國報館實與有大功。則鄙人所敢斷言也。所望於貴報者。此後益努力而直前。

中國報紙之效用

泰晤士報總主筆薩雅

鄙人僑華近二十年。追憶往事。竊謂中國報紙之發達。實爲中國進步中最顯著之一特色。今日中國之輿論。多由報紙。任其

發起。報紙引導輿論之功用。或非外僑之所盡知。將來在華構成一種強固勢力。當與泰西之報紙同。中國近時破除極端守舊主義之束縛。報紙上所發表之意見。範圍至廣。雖未必全有訓導之效。然於中央及地方政府。要當有其感引之力。泰西有言曰。『習於範圍廣闊之議論者。心理中當富於容納之性。於其所信爲至善者。亦當信之彌堅。』論及輿論之效力。吾人當知人非輿論不立。世事受治於輿論者。尤較受治於法律者爲多。鄙人因此對於新聞報之事情。極表欽佩之忱。就鄙人之所知。新聞報實能循穩健之方針。養成輿論。爲之楷模。其於教育上社會上政治上之改良問題。蓋常時發表鄭重之議論也。近人論及華字報者。恒稱其爲新中國強有力之分子。救中國於危難。建設之爲強大之邦。惟可望於華字報。非可望之於外國報也。人苟思及此理。必當有感於中。中華民國之前途。正未可以限量。中國報紙。是否能盡力爲同胞謀福利。是否能應時勢而自振奮。此皆爲可研究之問題。就鄙意言之。報紙於黨派及資本上。倘能獨立不帶色彩。自能臻於此項地步。而無可疑。報紙欲盡其力以爲善。消息必須靈通。而爲之記者者。亦必須爲公平正直之人。華字報中。或有受政黨之津貼者。有主筆不得其人而致昧於世界之大事者。此吾人之所知。不必爲之諱言。惟是今之時代。商學諸界。對於日報。固已望其能報告事實。且望其有勝任之新聞家。對於諸項事實。作明敏之討論。新聞家之職業生活。私人生活。今誠爲公共瞻仰之所屬也。今之時代。正爲需求中國人自理一切國事自組一切機關之時。列強於華盛頓會議中。對於中國能按新方法新思想處理之事。已願放棄其既得權。贊助中國。中國郵政。能認真稱職。故列強允撤除其在華郵局。至於撤除外人在華之治外法權問題。則須先行調查中國情形。視其是否宜有此舉。然後決定。華人於外人所享之治外法權。是否有意取消之。茲不備論。鄙人所欲鄭重申明者。即中國報界。實負有一種之責任。養成公論。切實要求官吏之認真正直公平。庶乎對外可以表示中國有管治境內外僑之能。使外僑更無疑慮。華官腐敗迂緩粗疏偏頗之餘地。華人居於上海租界者。納稅不少。頗欲取得市政上選舉之權。納稅而無代表。其非公道。乃外人之所共認。然多數意見。以爲中國今日。諸弊盛興。輿論少所表現。若以劃作外人

通商居留之區域。而開華人參與市政之例。殊爲危險。納捐人大會今之所允准者。僅在設立工部局華顧問處。此有願納華人意見之趨向。殆爲華人取得直接代表權之初步。華人在香港者。於立法會議上。本有選舉代表之權。上海華人將用何法。進至選舉直接代表地位。此亦一問題也。

依鄙意言之。首當以投票法選舉工部局華顧問。由工部局爲之監督。以華人納捐至若干數以上者爲選舉人。藉以剔除多數無識之人。而便表現公共願望。更須養成輿論。以健全之方法表示於外。中國報紙對於華顧問之動作。首當時加督察。在必要時。且當強其以重要事件向工部局提出。此種辦法。倘能認真實行。華人取得租界市政上直接代表之權。當不在遠。地皮章程及他項障礙。當不能更爲其妨阻矣。

強有力之報紙。脫除政府及黨派之束縛。其富於爲善之力。自不待詳言。租界上之華字報。所享自由。正與西方報紙相同。所負職務。亦當與之相等。舉例定之。如華顧問僅存其名而亡其實。報紙即當喚起輿論。促其活動。或則辭職。華顧問若徒存具文。則華人取得直接代表權之希望。似必須待至列強自願放棄在華治外法權之時。而此則不知尙在何時也。

英國寶樂安博士祝詞

試一追憶中國昔無新聞事業之時。無一日報出版之時。中國報紙今之發達與其勢力。可謂極其昭著。在中國進步之中。此其爲極具發皇之現象者已。

一國而無報紙。在今日誠爲意想所不能及之事。清代以獨裁之政體。專制以治其國。專制之中。雖亦深帶仁慈之色彩。然其所以可行者。未始不全由於人民之無所聞知也。

中國以革命之成。遂與西方列強躋於同等地位。革命之所以有成者。實有賴於中國報紙活動之力。愛爾蘭之著名演說家克爾蘭氏。昔於英之衆議院中。作反對當時腐敗政府之論。其言曰。『任彼政府有一卑諂之法院。任彼有一阿諛之貴族院。

任彼有一可以利誘之衆議院。吾人但保有一自由不受束縛之報紙。即可與之對抗。而使英吉利之自由。不爲侵占一寸。』昔日英國如是。今日中國亦正如是。國民之權利。以報紙爲看護人。報紙苟能守其本分。專制政治雖引領以望。亦不能復占勝利於此土矣。

中國之成爲共和國。可以稱爲一大冒險急進事業。今有輕視中國之共和者。輒指陳其失敗之點。不知世界今日。無一權力能引中華民族使之別擇他種政體。此爲一定無可疑惑之事。中國今日之政府。誠不免於軟弱。今日之國會。其未能代表民意。名副其實。誠較世界上任何立法機關爲甚。然中華國民心理之中。則已存有一大理想。此項理想。雖何。即以政府爲我之政府。國會爲我之國會。正與其以中國爲我之中國者同也。

此種理想。似屬簡單。然未嘗見於卷帙浩繁之賢傳古籍中。未嘗舉於聖賢口中。惟中國報紙申明此理。且反復而解釋之。使其深入一切學子之心理中。使其作爲鄉曲農家之談話資料。於是若干年前。以自由民治爲外國名詞者。今亦皆能明白此理矣。

中國之軍隊。紀律雖疏。中國之軍閥。欲望雖奢。然使報紙而自由。而剛健。中華民國必安。中國民主政治必穩。試一品評過去三十年間之進步。前途之更有勝境。似無可疑。三十年後。中國於國際上占何地位。今日誠不易言。然使新聞報之正氣實力。繼續增高。中國地位上之興起。正可以預卜也。

中國報紙應改進之點

美國華開根日報主筆斯密司

予於一九二二年之下半年。游歷中國南北諸省。深覺中國於此數十年間。種種事業。大有進步。往者西人每議中國數百年來萎靡不振。今乃知中國確已蘇醒矣。有一事最爲感觸予心者。即國中各界人士。大抵知用英語。予未到中國時。私心自謂。一抵彼土。罕有與人操吾土語之機會。而孰知不然。蓋中國上自官場。下至輿隸。走卒。皆能英語。誠使人爲之驚異不止也。更

有一事感動予心者。凡予所遇中國人士。大抵直爽之人。其官吏商人。無不極有禮貌。各處大城市。多新式之建築物。良好之道路。予觀於種種情形。而深知此大共和國。前途大有希望也。凡予所遭遇。事事與向日所想像者迥別。故宛然如此。身非在華古國也。然以中美二國情形比較而論。予覺中國尚有種種必需之事。亟須實行。是事維何。是為良好之衛生行政。良好之食水供給。而於種種飲食之事。尤須更求清潔。惟予游京漢滬廣各處。見種種新思想。方漸漸浸漬於華人之日常生活。而知華人確乎已向文明之途境而行。大為進步矣。予游滬時。嘗參觀新聞報館。而胸懷為之一開。其時予即著文寄歸本國報館。謂遠在中國之上海。不僅見有新式之中國報館。且見報館之中。有種種特色。為美國大城市之報館所未有。其種種布置。觀之令人驚奇不止。幾不信美國以外有此等報館。尤不信中華古國有此種報館也。更有一事。令予注意者。則知新聞報乃純正不阿。獨立不倚之報館。予於該報情形。雖多得自談言耳聞。然對於該報及其辦法。誠令予稱美不置也。中國有此等大報館。實為奇事。蓋雖置之美國大城市中。亦足稱美。苟非辦理得法。經營得人。則斷不能有也。予對於新聞報館。雖甚致稱頌。然亦有不能已於言者。則為中國全國新聞業之情形。新聞報今方刊布開辦以來之歷史。則予對於中國之新聞業。而進一言。或亦諸君所樂聞歟。嘗謂中國人士。欲知世界事務。頗為不易。此因內外通信方法之不良。而不良之故。予意即因報館大都受政府津貼。不能自行獨立。與他報互相競爭。而達完善。即從事於新聞事業之人。亦因此不知從事於此。中國報界為政府之助力所遏。而不被其益。故每有趨起不前之概。類與其他多種事業無異。若欲提高而擴大之。使與他國報館並駕齊驅。則必報紙不受政府之管束扶助始。中國報紙不常登載真實之新聞。使報紙為人所貴重。蓋此種新聞。正非政府所願登載於報紙也。欲使報紙占有勢力之地位。辦理有效。則必不為人所箝制始。若仍受政府財力之扶助。則其勢力常有限制。而不能切近於民意也。故予意中國報界。非先脫去政府之羈勒。則其在新聞界之地位。終非此泱泱大國之所當有也。以上所論。為中國報紙之本國新聞。而外來之新聞亦大抵類此。政府與報館既合一而不可分。故外國新聞亦受其限制。蓋政府許報

紙登載之外國新聞。乃多政府之所欲登。而不致使國人大用其思想者也。總之中國政府。一若欲使中國仍處於範圍淺狹之界域中。而其致成此道之方法。則在利用受箝制受津貼之報館。而有數家報館。無美國報界所具之獨立不偏自有主張之精神。尚願受此種限制而不辭。欲救斯弊。予意僅有一法。其道唯何。是在減收海線與無線電費。俾有志自立之報館。能藉告白費之正當收入。不受政府津貼。自行辦理一切。與辦其他私人事業無異。若電費昂貴如今。則報館雖欲脫離政府而自立。以財之不濟。亦惟有仍循其向來之政策而已。予聞中國報界。近有聯會之設。間有不在同城。亦聯為一會者。報館人物能自相聯合。彼此研究改良方法。則必漸知對於新聞有獨立不偏之必要。予意此種聯合。不久即有良好效果。此為中國新聞界之好現象。為新時代之起點。以予所聞。此種聯合。在中國尚屬新生。實為趨向真民主之第一步。而將一新中國新聞業之面目者也。從事於新聞事業者。既常相往來晤觀。將知報紙有多得新聞之必要。非特本國而已。全世界之新聞。皆須多多益善。彼此習知政府取締重要新聞之非。則必要求改易故步。不再為政府所屈。蓋凡從事於新聞業者。必須具有精神毅力。今雖暫時蟄伏不動。將來終必興起以要求改良也。綜而論之。欲使中國之報館具大勢力。能有移風易俗之效。則有數事甚重且要。必須辦到而後可。(一)新聞界人物。宜更相聯合。大小各成團體。彼此常相會議。討論平日所刊有限之新聞。有無輕重關係。又彼此通力合作。使經營之事得以擴大。俾立基礎。可以自立。不須更受政府之津貼。(二)盡其思想能力。於新聞方面力求獨立。常於減低電費一端。時有議論。倘力言不懈。則力足以減費者。終必感悟而減費矣。(三)報館記者。宜改易其搜羅新聞登載新聞之方針。道宜教育人材。使有訪員出而訪事。不致日坐館中。以待電報公司或通訊社之來稿。予意中國報紙。載本國新聞太少。不足激起公眾之注意。而報紙亦遂不能成爲識字之人日常不可少之物。倘報紙登載豐足之新聞。則公眾必欲日閱報紙。及既人手一紙。則登告白者必多。而可不受政府之扶助矣。(四)報紙既有聯會。倘能辦理得法。擴張範圍。必可延用人員。專作真實新聞。登諸歐美各報。使各國咸知中國情形。而今日則以相離太遠之故。曾無人注意及

之也。且聯會亦可在國外延用專人報告一切新聞於中國。使通信社之所不發而實有益於中國讀報之人之新聞。傳於中國。俾中外益相接近。不致漠然若不相關。而中國報界之聲價亦即此可以增高也。

美國人士在中國所辦之教育事業

滬江大學校長魏馥蘭博士

美國基督徒在中國所辦教育事業。不下數千百處。其中初等學校。以數千計。中學以數百計。而大學程度之高級學校。亦十三處。凡以使中國男女盡受教育之益也。今以所辦大學而論。耗費已在千萬金以上。受學者約有三千人。教科所授。除大學尋常課程以外。有特設之教育學。商務學。社會學。政治學。農學。宗教學。法律學。醫學。諸專門科。大學事業。務以高深爲主。所聘教師。無論中美。皆美國大學中之良士。其訓練之法。給分之制。皆一秉至公。無所偏倚。學生造詣之優否。全視其本人成績何如而已。各大學之宗旨。尤在使其成爲中國人之大學。故常隨時於董事部中添入華人爲董事。而教員亦多以華人任重職。會幾何時。董事部及教員之大多數。咸爲華人。而管理大學之責。亦屬於華人矣。華友之中。或有以教會大學注重宗教道德。太過爲言者。不知此因辦學者深明僅施學校教育於中國。不能即獲最大益處故爾。中國固急需教育。普通教育與專門教育。皆屬必要。然往往極有學問之人出而治國。其政乃最惡。此因未具高尚之道德故也。故予意大學之在中國。其最大目的。宜施道德教育於中國男女。以養其品格。他日出而任事。對於各方面皆誠正而不欺。今日由教會大學畢業出而從政之才。亦已不少。將來則必更衆。所望此項少年人士。皆能以極愛國家自顯。不爲一己圖謀。以肥己據位爲心。而當致其力爲中國及中國人謀。此則吾人之大願也。前已言美國人士。欲使教會大學成爲中國人之大學。倘他日美國辦學之人。能皆退出不問。而將辦學之事。悉歸於華人爲之。則吾人最樂爲之事。無甚於此矣。

中國之鑛源

新銀行團美國代表斯蒂芬

新聞報記者足下。承囑爲貴報紀念增刊撰文。榮幸何如。今遵命自擬一稿。以有關於中國之幸福者爲題。所言不無勸告之

語。蓋即恪遵尊囑而發。諒讀者可恕其質直也。鄙人心中常有一題目在。今乃有觸而發。題目云何。是爲爲中國全國人民利益起見。而須保護中國煤礦之所蘊藏。而亦須保護中國將來工業之發達。此事體大。其中不無危險。鄙意以後數年間。中國將即遇之。而他日大舉築造鐵路之時則尤然。世上不乏貪人。中外皆同。此等人不悟華人對於本國寶藏。有道德上之權利。亦不悟中國工業他日大爲發達之時。有待於礦產者正亟。但知一有插手之處。即不顧他人之權利與需要。而惟利是圖。與其如此。則中國開築鐵路。毋寧遲之十年。而毋使開發富源以後之種種利益。不歸華人而歸他人也。欲免上弊。非中國常自謹慎防範不可。鄙人甚願中國今後官場皆知此義。庶人人常自慎防。並望中國人士與夫中國報館亦知此義。常加監察。使官場負其責任。凡不顧國民之道德的權利者。惟與論督責。大張曉諭。始有所顧忌而不敢爲也。

中國有數處地方。其人民竟至有以熱水爲一種奢侈品者。世界各國中。熱水所居地位之重要。亦無過於中國。蓋華人數百年習慣。直以常用熱水爲生死所繫也。所以謂之奢侈品者。日常煮水。必有數百萬人須用燃料。而燃料大缺。國衆乃多有不能常得燃料者也。隆冬之時。中國有數百千萬人因無力能得燃料。而大感寒威之可畏。假使一噸之煤。在中國僅值二十五金。或即十五金。煤價之高。猶非衆人所能致。而無從獲其益。自昔時以至近今。華人因需用燃料之故。遂使山原之上。童然無樹木。其範圍之廣可知。而爲事尤爲可慘。蓋隨手可致之燃料。至今已斬伐垂盡矣。

中國今惟有開發工業。始可用數百千萬之民。以從事於工作。而因以減少國人之奇貧。然非中國自寶其煤以用諸工業。則工業亦無由而發達也。中國鐵礦。若尙非盡入他人之手。則於開發工業。尙大有可爲。然終須有煤以相補助耳。中國各省地下藏煤。人皆目爲不知其數。煤爲天然供給人用最佳之燃料。中國所藏。殆足以供國人常得廉煤。用數百千年而不竭。殆足以供他日鐵路工廠之需而無不足。但總須用正當方法以保護之辦理之。庶能盡得其用也。倘中國方面主持之人。舉動一有乖誤。則煤價必翔貴。非國人所能樂用。否則煤價低廉。全國之人皆可用之矣。舉動乖誤之故。或出於官吏之無識。不明事

體真相。或不解條約精意。不明約文命意所在。或則並不出於無識。而由於賄賂。由于貪婪。不顧一時失策。而大害中於國家者。且百世。故謂中國當乘今日時猶未晚之際。每遇此等問題發生。如有將中國地下寶藏。大舉讓人開掘者。宜即盡行宣告於國人。使人咸知其中真相。凡求獲開掘權利者。雖有美言。宜弗輕信。倘讓人開掘。未能充分有益於國人。充分保護其工業上之需要。則毋寧更埋地下百年之爲愈也。昔孔子尙發此意。中國讀書人當能憶其所言云何耳。所謂充分者。其意何解。將謂有人開鑛。有人設廠。使中國有數百或數千人工作其中。得爲充分矣乎。則必對曰非也。將謂煤從鑛中運至別邑。中國鐵路藉運煤獲利。即爲充分否乎。則又必對曰未也。將謂掘煤若干噸。則以一噸奉酬中國爲充分否乎。則又必對曰未也。但訂約開鑛之時。果如有煤奉酬於人。則奉諸政府。亦未嘗不可耳。然則開掘鑛煤。奉租稅於政府。爲政府籌費用。得謂之充分否乎。則仍必對曰未也。且此一端。在中國尤應特別注意。否則條文所定。看似無他。而奉還于中國之稅乃極少耳。即以上諸利益而一論之。雇人工也。爲鐵路生利也。有報酬也。出租稅也。一一皆有矣。而尙不足以充分有益於中國也。必也使中國全國人衆能用所掘之煤而無缺。而又價廉足以力致。又使中國將來工業上之需要皆已保全。然後乃得謂之充分。而餘煤乃可輸諸他國他人也。

苟有人以大開煤鑛求諸中國。則中國宜必自問曰。假令准之。煤將何往。將以供國衆之用。供他日工業之需乎。抑僅有利于少數之人。以善價沽諸世界之市場。而不顧中國人民與中國工業之急需乎。將如何徵收出口稅。或用他法。以防免此患乎。倘非先行設法。以顧全以上諸事。而使擬辦鑛務者仍獲公平之餘利。則中國毋寧不放手之爲愈。苟中國有人能立安妥確切方法。以顧全此二點。則誠大有功於中國耳。

予非不知大舉辦鑛。在承辦者損失堪虞。應有許其獲利之機會。此事予在美洲嘗有經驗。欲開發中國之富源。事先之經濟損失。頗爲重大關鍵。所當顧及。凡大舉辦鑛。無論爲煤鐵抑爲他物。必需巨資。又須以有經歷有幹力之專門人物經辦。在投

資者。又時有損失資本之虞。有利與否。事不可知。果全獲利。必因苦心經營爲之。而精耳。倘以並無切實經驗之人爲之。則股東必遭其殃。事有必然也。予亦非不知實業市場往來貿易。當任其自然。不加阻止。然中國大衆之需要。與夫中國工業界之需要。更當重視。不當徒以輸出之多自誇。此則予所深信也。欲策中國將來之安全。主持其事之中國人士。可不熟權二者之輕重哉。

或者將以予爲主張政府自行辦鑛之人。然苟政府自辦。予必不購股票。欲求辦鑛而成功。必有賴乎私人資本。與夫隨以俱來之專門精良之辦法。特亦未必盡皆如此耳。世往往有戴學士博士之頭銜。操十國言語。而任爲辦事經理之人。則一無所用者。學位固有其用。但不能保其有經理一切之材也。考試取才之制。中國行之數百年。今廢已十六年矣。其廢科舉與學校之故。正以難得真才耳。中國之人。至今尙過信頭銜名位之價值。太重空理。而不足於實用。不知理與用二者。或有時而反對也。

私人投資。無論出於中外。以開發中國之財源。皆宜用合乎情理之契約獎勵之。所當留意者。大舉辦鑛。必須先有益於中國。此事所關者大。中國所當慎重思慮者也。予意大舉辦鑛爲一事。開發中國之工業。以燃料供國人之用爲一事。非二事並行不悖。則大舉辦鑛。毋寧置爲緩圖。欲使二者並行不悖。則商訂契約之際。中國方面之代表。必須大有幹才。非僅學位與書中得來之學問。即爲已足也。第一必須搜討根本事實。而確知其所以然。此意蓋謂宜先確定中國所藏煤鐵。確有若干。凡已讓他人者。不在此列。此節後當別論。尤貴自識保護中國工業前途與國人利益之重要。復有實地識見。堅定願力。能詳考契約之逐字逐句。而明其真意。天下之事。易成者非佳事。個人如此。國亦如此。事若易成。不久即滅矣。凡欲求獲中國大宗鑛產。而以有益于中國之甘言相誘者。中國當慎以處之也。

常見財政部所認以經濟討論處。臚列中國鑛產。何處歸華人領照開掘。每不解此種執照。其意云何。究于中國民衆有好結果

否。若所辦皆小鑛。為各家小公司所分。有所出之煤。僅供本地銷用。而以合乎情理之售價售與人民。俾得溫暖而享熱水之福。則是人民獲益。而為之未誤也。目今辦洋。殆即以此為最善之計。至于大舉辦鑛。以新式機器辦理。雖所用工人衆多。鐵路有煤可運。未必遂即為中國之大利也。有益與否。視乎種種問題而定。若中國之煤。中國人方欲自用。而乃燃用于中國之外。或中國工業方有待于煤。而煤已出國。則非有益于中國也。若不知中國實有幾許之煤。而已如此。則尤無益于中國也。予為此言。蓋思及專利之問題。而然。中國固舊國。而亦為甚新之國。中國人士。尙不知以專利施于人民必需之品。則有何等關係。而煤即必需品之一也。專利之始。大抵先為部分的。其後乃結合而化為完全之壟斷。中國方面。乘此未晚。尙有權力以防堵壟斷。倘使主持之人正直聰明。即可使煤價平廉。而又保護其工業之前途。倘長此小小辦理。不賴新器。而所出又僅供近地之用。固無專利可言。亦不至有取價高昂之事。但大舉辦理。則為中國計。宜先謹為防備。弗使結果不良耳。

前謂中國之煤。不知其有幾許。所謂不知其數者。何也。請得而申論之。苟有人曰。中國之煤。可供國人及實業用途。永遠無盡。雖浪費無藝。而可無害于民。斯言也。必不可信之言也。中國地下之煤。為量如何。無人詳知。前人要不過揣度而已。以數千萬人民休戚相關之事。而僅憑揣度。此危事也。蓋雖極忠正明達之人。其揣測亦可誤而不實。凡辦煤鑛。有經驗者。今皆不依賴懸揣矣。當其投巨資開鑛之先。必先灼知所辦之事。為何事。不祇揣度而已也。必先延有經驗之鑛師。設機掘地。確知地下為何物。煤為何等。脈厚幾許。廣狹何如。又必有地下圖表。可資以為用。如鐵路之有路圖然。今中國尙未有。大舉從事于此者。一九二一年至二二年之中國年鑑。亦云中國煤藏。未有刊列可靠之計數者。又一九二一年六月中國地質調查會之報告。亦如此云云。且曰。外間常謂中國富於地蘊。亟待開發等等。實出誤會。該報告長又列各國鑛產統計表。而附以按語云。中國所出未為得當。至于鐵鑛。該報告亦云。中國所藏之鐵。外間言過其實。無有甚於此者。究竟中國藏煤幾何。用煤幾何。誠宜一按諸此項報告。而得其實。庶幾其可也。

中國若以一紙約文。將一地煤鐵儘人取去。運諸國外。而不先行保護。其人民與工業之將來之需要。則必有一日醒覺而已。無及。此則中國所當慎之又慎者也。倘有保護之必要。則宜先查中國煤鐵之實數。而不先行開掘。今以不知其實數。但稱之曰無盡藏。安知所藏之僅足供國人與工業之燃用耶。當大舉開辦之先。中國主持之人。允宜一考日本對於此事之歷史也。每有人謂中國今日鑛律。無以引外資爲充分之開掘。此事予誠不識其然否。以予誦覽所及。鑛律誠有可與改訂之處。律中所載。其謬處或由于辭不達意所致耳。欲訂良好之鑛律。先宜得熟達鑛事者之助。次宜延善於達意者擬稿。紐約律師。多屬大有學問之人。一次嘗有一有名律師語予曰。律師之中。善能草擬約文。使人易於瞭解。無有疑義者。五十不得其一。予與各大公司所延名律師。相交甚廣。其言大都如此。欲得良好之約文。或良好之鑛律。則必善爲研求。又須有過人之才智。且積多年之研考。下筆之頃。辭意悉當。若此之類。其人甚少。雖極有學問之人。亦不盡皆爾爾也。今之鑛律。雖或不足以鼓勵外人開發中國鑛業。然安知事有更不善于此哉。總之鄙意所及。有一事不可輕忽看過者。倘有人欲求大舉開鑛。則最重要而宜研求之事。在于中國將來之實業。其需要若何。與夫國人所需之燃料。其需要若何。此節所關甚要。故不憚辭費而屢言不一言也。

論中國機器實業之開發

亞洲建業公司總理衛琛

中國缺乏新式利便之具。與其不開發之情形。報章書籍之中。常有論載。而中國於此等事業。有何造就。則論者反寥寥。此其故無他。因中國於機器工業之開發。今方着手進行。所欲舉之事。多於已舉之事耳。然中外人士。苟非遊歷中國內地者。每不知中國於商埠以外。新實業之觀念。亦已漸入於人心。舊法固保存不廢。而用機器以利工事之新法。亦確能立足。惟中國所需者。爲甚巨之開發。則非假以年月。不能成事。此時固不應即生樂觀。而常意恒趨於悲觀。亦屬非計也。目下家庭工業。已漸化而用生力之機器。非謂機器可以全代手藝。然中國實業將必以舊方法爲背景。而別成一機器新時代。則必然之事也。此

種變化之舉例。最著者可於上海天津漢口廣州等處見之。且非特大城市中可察工業之進化而已也。雖偏僻小邑之中。近年亦時見電燈廠工藝廠。少則一家。多或數家。中國舊日建築物。惟有寶塔。今則重要城市之中。常見工廠烟突高聳雲際。內地城鎮有新工業者。尤以無錫南通鄭州濟南奉天長春哈爾濱爲最。中國工業之中。分布最廣者。殆推麵粉。據云共有八十家。自長江流域以至北之哈爾濱皆有之。中國又爲棉紗疋頭之重要市場。棉爲中國所產。故棉紗一業。在新工業中。裒然居首。今中國人自開之紗廠。已有錠子一千萬枚。織機萬具。絲業則爲中國本土舊業。漢時中國之絲。已遠達羅馬。其時正羅馬鼎盛之時也。方今絲廠林立。以上海爲多。有數家設備甚善。均依甚新之法辦理。人工織機亦多改良。殆不久即用機力紡織之第一步也。其他新工業中。油廠蛋廠。皆居重要地位。蛋廠多在山東及東三省。造船業亦屬重要工業。惟大都爲外人所辦。而用中國機匠人工。此外有中國自辦之小船廠多家。以建造修理小輪船摩托船江輪等爲業。其中最大船廠之一。爲江南造船所。設在上海。去年此廠爲美政府之船舶局造大船四艘。重各一萬噸。中國所造之船。聞以此四艘爲最大。全國各處。又有小鐵廠等頗衆。均用西式器具。間有用機力推動者。最大之鋼鐵業。當推漢冶萍之煤鐵廠。煤業一項。日見重要。將來鐵路開展。工業發達。則煤業尤必大爲擴張。外人在中國所辦之礦。係用機力開掘。華人見其利。亦有做用以盡地利者。自一九一七年至一九二〇年間。中國工業可謂極盛。今則漸見緩進。即謂之消歇。亦無不可。然此亦佳事。蓋已辦之業。正可乘此團結勢力。而於工事及辦理之方法。亦可乘時改良。以收節省繁費之效。此數年間。若能緩緩發達。使其日見穩定。將來必更有大發達。而工業之種類。亦可較今爲多也。此時所希望者。在乎交通機關之發達。能與實業發達之步驟相應。年來建造鐵路。事功太緩。歐戰開後。幾於未築一路。惟五年以來。於築造良好道路一事。頗見提倡。此事體大。而經辦之事。尙屬微末。但各省皆已響應。人皆爭言造路矣。改良港口。亦正在進行。如滬烟津閩各處。則以中外商人之協力。多已完成。惜改良港口與設備港口事宜。尙覺與需要相後。緩不濟急。然即此亦可見將來機器工程及實業上之開發尙大有機會也。世人每不知中國之

大若括一切領土而言。實大於美國。蓋大及六分之一。惟事有不可誤會者。當知中國人口繁密之地。僅及全國三分之一或二分之一。即東南諸省是也。其處多賴水道爲交通之具。滿蒙新疆青海西域之在中國。猶美國之有西方各地。其中大有機會。蓋商源未發。人口稀少。猶美國五六十年前之西方也。西藏地勢太高。今不列入。今繁密之省。華人強固有爲者。無慮數百萬。一旦道路通達。未有不願遷赴西方者。此則今昔中美情形不同之點也。中國西方以牧畜而論。機會甚好。即植五穀亦佳。此外有林木煤鐵礦物非鮮。其人口繁密之省。農產繁富。無異於美國。且有美國所不產者。煤則雖未開發。而蘊藏甚足。直隸山西河南湖南江西四川。其尤著者。鐵亦以大宗著。無論如何。總足以爲中國實業之根本。而爲中國將來發達之所需也。此外礦物尙多。特所產或不如人言之巨耳。此種種之原料。皆爲發達工業之好基礎。况又益以人力之足。無虞竭盡耶。其人口繁密之省。農產多。故戶口亦衆。倘用新式機器工程。以開墾低地。亦一好機會也。欲成斯功。則如黃浦淮河等。皆須疏治。俾田產不爲水災所害。而亦不因灌溉之不得其法。使農產以減。中國各處有待於工師爲此等事業者不少。今華人漸知預防水災及灌溉法之重要。故他日政局稍定。投資辦理者有人。則大小各工程。必相繼興辦。歷多年而不止。於是乎中國農產可以大加矣。再者開築鐵路。亦可推廣農產。蓋滿蒙等處未開發之地。路成以後。人跡可到。田事可興。他如四川貴州雲南陝西甘肅山西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廣東廣西等省。地產本饒。鐵路一通。轉運可便。惟築造鐵路。非數千萬金不辦。苟非國事稍定。中外之人皆不肯投資於此也。然將來重造鐵路之際。機器工業之機會隨之而生。而鐵路既興以後。種種發達。無論爲礦業工藝市政。皆必隨而俱興也。中國人士。今方主張造路。少有舉辦。此後數年。必更有進步。大舉造路。於機器工程之業。亦大有機會。摩託車之行銷。可以加廣。農業工業上之活動。亦隨而益盛也。道路既通。商業自展。改良港口。益不容緩。舊日城邑。坐是發達。新城市亦從而修建。市政上種種設備及公益事宜。如電燈自來水溝渠電車。皆待興辦。此種種者。將來終必隨以俱來。不因時勢不佳而終不至。但先自獎勵投資。加以保護。則中外之人願投資者自衆。而事功亦可早成耳。總之。中國在今日之世。

界中其機器工程及各種實業之開發範圍至廣。幾爲他國所無。外人從事其中。固獲其利。而華人尤大受其益。蓋其富力可藉此加增數倍也。吾人旅行中國各處。即覺中國於無聲無色之中。種種事業。大有進步。不因艱難而生困阻。其事若不免迂緩。蓋有二故。一因本國時局不靖。二因世界大局未安。致中國土產之銷場爲之減少。以今日情形而論。進步誠屬不易。然將來固有希望。可以樂觀。蓋久而久之。中國人士終能祛除阻力。使國中之機器工程及種種實業大爲發達。足與人口之衆。物產之富。互相力敵而無遜色也。

新聞報爲中國新聞事業之先導及表率

通聞報主筆英國吳板橋博士

今日世界所共知之新聞事業。中國四十年前實未之見。彼時國人對於社會上政治上之事情。少所計慮。不甚關注。其安靜淡漠之懷。蓋猶爲千餘年來之古風也。若今日宏編巨製之報紙如新聞報者。雖與二十年前之報紙相較。閱者已將驚其相差之遠。蓋昔時公論幾等於零。民心頑固靜定而少生氣。其不識不知之狀。令人失其希望。較之近年民意與合作之大激動。相去何可勝計。論新中國所以警醒之由。實以報紙爲最重大之原因。報紙之感動力。初時限於都市大埠。繼長增高。漸被於內地之各城鄉。其結果必可遍及於全國之各村莊。使一切鄉民。不但留心國事。且注意於世界大事。鄙人於一千八百九十三年新聞報發軔之初。尙能完全記憶。彼時中國幾無所謂新聞事業。在若干地方。雖以報紙贈人。人尙不願受而讀之。市間之人。對於北地北京南地廣州之時事。都不欲聞。市井談論。寧注意於近處委瑣之事。對於美洲南斐以及國內遠省之事。漠不關懷。此項阻礙進步之情狀。似爲前清末代之特點。國家之孱弱病態。多由於此。斯時國民之進步。全國「差不多」『慢慢的』『不要緊』之習慣語而被妨阻。然此等習慣語。終以報紙感動力。漸爲人所厭棄。於是正確守時警動敏捷之精神。代之興起。辛亥革命。多半爲報紙感動公論所發生之效果。惟是民國肇基。已逾十載。老大之帝政。雖以國民醒悟後一怒之威。而致瓦解。而其後之建設事宜。所以造就社會上政治上更爲完美鞏固之狀況者。觀成尙需時日。中國今方在於改造之中。

前途之夷險禍福。報紙必與有力。大抵結合統一新共和國之事情。較之破壞推翻舊帝國之運動。其困難當倍蓰。是必以更
大之忍耐老練。與才力以濟之。報紙對於此項事情。當然應占一重要之地位。何種情形習慣。在歷史上他時代。或他國。曾徵
明爲可實用而有實效者。報紙皆應舉而著之於外。此等型範箴言。中國歷史上固自不少。就孔教聖經以外。明哲安全之格
言。舉一爲例。則如『爲領袖者。首須熟悉故事舊習。然後可以布新』。此中即頗有教訓。中華新共和國之莫大危險。今即在
無經驗之青年。學得外邦自由思想之原理。而不知所以實施於本國之方。夫恣肆之理想。最足以誤國破國。今人不誤解自
由之義。而釋之爲嚴格服從憲政者。不知能有若干。歐美方面。社會上政治上。凡事皆係少數服從多數。占多數者。亦復深知
專制乖戾之有危害。蓋就經歷上所得之教訓。凡濫用多數之權力者。固未有不害及人民國家者。教導社會。使少數者服
從多數。今爲報紙所應盡之責任。新聞事業。必真實純潔無私。乃能成此功效。更濟之以無所畏忌。自足伸揚闡發公正之輿
論矣。世界大邦政府。能自治且能支配他國者。大抵係按聖經之原理而建立。此等原理安全而有建設之功。已有可徵。普通
言之。若政府若社會。特別言之。若個人。凡能依上帝之意旨。以行事者。皆可立於恒久不敗之地。聖經者。即上帝之訓言也。鄙
人於新聞報之事業。自其發軔之初。即已備知。良可欣幸。教會報紙之要務。首在發揚上帝與基督耶穌對於人之善意。鄙人
所主政之通問報。亦與以有益之時事消息。報告於逾萬之閱者。其材料多採自新聞報。故於此衆望所屬之大報。理當表示
感謝。貴報開通民智。成功何可限量。此後本其公正純潔篤實之精神。當於建立個性。養成健全公論。強大中國。有重要之作
爲。此數事乃建設中國之所切要。吾人敢深信新聞報之可以盡此責任也。

中國宜練兵不宜裁兵論

中法新彙報館主筆范達來

中國苟欲國存。亟宜裁兵。西人言之屢矣。其實兵以護國。不在數之多寡。要威能盡其天職耳。

據確實之調查。及精詳之統計。中國佔地一千二百萬方基羅邁。當常日養兵一百三十萬人。約計每十方基羅邁當有兵一

人。

且不言兵之強弱。即以幅員之廣狹與夫兵額之衆寡而論。中國之兵。實少於法國十倍。

法國之面積。不逮中國一省之廣。（五十四萬方基羅邁當。）當昇平之秋。蓄兵五十萬人。一旦戰興。百萬雄兵。不難立集。進足以攻。退足以守。中國之戎裝。乘戎馬而號稱兵士者。亦不過人口四十分之一。十有三耳。至其戰術。若何。軍略。奚如。更無論矣。法國則人民七十六人之中。必有一雄兵。措置餘裕。戎裝克備。其臨陣也。不惜犧牲。一己生命。爲國捐軀。

泰西各國。擇其最不修武之國。與中國相較。中國尙應自嘆弗若。觀其百三十萬士卒。食不壯。力不足。不堪以言守。焉可以言攻。中國之所以弱。莫能諱也。

中國之兵。宜練不宜裁。可斷言矣。如流氓盜賊之改編爲軍者。咸在淘汰之列。模範軍隊。亟宜組織。抬高其人格。普育其智識。爲當今之急務。

高尚之軍人。宜愛戴之。蹂躪人民之軍閥。一變而爲保衛家國者。則中國不獨慶幸得人。即強鄰日本。亦當變其肉食侵掠之政策。而時機已屆。真誠之親善。不難實現也。

中國政府如不以此論爲幻夢。亟宜廢除督軍制度。實行軍民分治政策。省界觀念。尤宜鏟除。同係華裔。毋分畛域。無所謂南北。無所謂滇蜀。統一軍隊。共隸中央。既爲中國軍隊。共謀造福於中國。此計如能採用。中國不難轉弱爲強。亦鄙人所焚香拜禱。拭目以待者也。

記澳大利亞現況

澳洲駐華商務專使李德立

凡環游世界者。其舟車所經。向多限於赤道以北。及與赤道並行之地。故赤道以南之異地。身歷其境者蓋寡。世人且多不知澳大利亞。乃自爲一洲。其大小幾與美國或中國埒。若將歐洲各國悉取而移諸澳洲。則此各國纔可及於澳洲之邊際。而未

足以達澳洲之內地也。然如此言之。世人幾於不復置信矣。澳洲之爲大洋洲也。萬物皆備于己。無需乎外求。論其天氣。北方則熱如赤道。南方則溫若溫道。中間又介乎熱與溫之間。故凡人類所欲得之百物。澳洲無不可以產之。澳洲之爲新國。亦與其他新國同。先出產物材。繼乃全國成爲經商之國。凡天然物產。澳洲皆產生豐富。若果蔬。毛革。木材。獸肉。棉花。及其他種種必需之物。全世界皆可仰賴于澳洲。天產既富。加以人工。於是人類所需。無一不備。至於無窮盡焉。澳洲之開發。今已入於第二代之時期。由農而工商矣。取地之所生。變化成材。以利民用。譬如小麥。則有麪粉廠極爲發達。磨之爲粉爲麩。譬如羊毛。經英國專家之指導。織之爲氈爲布。種類繁多。又如獸皮。用化學方法易而爲革。更由革而製爲靴鞋。及一切物件。澳洲之礦石。亦運至新式大鐵廠。造爲鐵軌火車頭及其他金類製造。亦不可以數計。百業繁興。成貨衆多。遂使澳洲漸入世界之市場。今其出口貨之額。量已大有可觀。海外貿易。年值三百兆金鎊。進出口幾於相等。世界各處之市場。澳洲貨物無所不到。貨品精良。遂爲世人所共曉。澳洲商務之前途。實有不可限量者在。全洲之中。養羊約及百兆頭。牛十二兆頭。馬二兆五十萬頭。可耕之田。占面積一千九百兆英畝。足以養今日六兆之人民而有餘。即將來民數加增千兆。亦無虞地小不足以供廻旋也。全洲自北而南。均宜於白種人之致力。自其大要而言之。固白人合居之地也。天時和煦。適於野外之生活。人生到此。其樂靡涯也。因澳洲之發達。有種種問題隨之而生。而澳人強毅敢爲。當之蓋裕如也。澳人具有進步思想。其政治趨向民主。與其原先之英人性質無異。故英國種人之理想。澳人亦懷抱之。而又常有以提高之。故澳洲者。今日方將成爲一大國。而下世紀則必尤甚。而於世界將來之前途。必大有所影響者也。

論中國之亂象

上海英商公會會長白克爾

記者足下。貴報以鄙人爲英商公會會長。徵文相及。鄙人與做會同人。皆以爲幸。然鄙人頗覺應徵爲文。亦殊冒險。不易落筆。蓋鄙人所欲言。類多他人他時所常言。且言之更較鄙人自言爲切也。更言中國政治及經濟情形。則其艱難複雜。今日更甚。

於前。當日常無事之秋。有所言而枯窘無味。已覺難堪。乃當此多事之秋。而鄙人所欲言者。仍未嘗有新穎之論調。豈非更形無謂。所望鄙人所言。語語出自真誠。或足稍補此種種缺憾耳。鄙人今有完全由衷之言。正告中華人士曰。駐華各處英國商會及英國商家。皆亟亟願見中國治理得當。事事發達。近來之事。最足感動英人者。莫如見華商及中華各商會自願用其勢力。以達到中國和平而有秩序之目的。此事之起。始於漢口。上海華商。無不熱心贊助。凡在英商對之。無不極表同情。中國報界對於英商公會下次開年會時所欲提出之議案。關於中國時局擾亂之問題者。已宣布報端。英商會欲提出此議題。而又延邀中國商會屆時參與會議。此足見英商願與華商有提携共進之心也。英商願與華商提攜共進。初非對於中國政治法律有何偏袒之心。英商之於中國。無黨派利益可圖。即其他何種利益。亦未嘗有欲圖之心。英人之心願。乃無論何等社會之人皆所同具。其願望維何。即人人能安居而樂其所業是已。人有恒言曰。爲人當有生活。且當任其生活。吾人之大願。且在實行此至理。而就政治言之。則即施政有序條理不紊之謂也。政治之形式爲何等。此乃中國人自己之事。非外人之事。外人所注意者。但望施政有實效。今中國輿論。莫不願國政厘然。百廢俱舉。英人所志。亦正如是。此外無他求。非此亦不足應其求也。鄙人極望讀貴報者咸識此意。蓋中外之人互相提挈。其最困難處。莫若猜忌。昔日嘗有可以猜忌之故。此在研究往日情事者固皆知之。未嘗諱言。然以鄙人所深曉而言。則英人與英國政府。今日對於中國。惟有一心願見中國自治己事。無他思想也。此在中國人士。亦已無不知之。當今籌議補救國事之方法者。亦已不少。英人以所關者切。亦嘗有所獻替。所言補救之法。或未必皆爲人所喜。蓋其中固有令人不喜者在焉。然其言皆出於至誠。其發言之本意與其發言之目的。則固與華商所自行主張者無以異也。英人深信輿論有莫大之勢力。此觀諸英國所歷。可以自悟。英人常與華商以貿易往來。相知有素。識華商之可大有爲。今見輿論之力。漸足以動華商而使致其力。輒不禁自慰自喜。願見全國華商聯絡一體而大有所作爲。倘華商能領袖全國人士。使今日國中擾亂情狀。皆有以去之。則凡寓華之英人。未有不願予以精神上之扶掖者也。

中國之新聞業與輿論

上海密勒報主筆包威爾

嘗有人在北方政治學社會學研究會演講輿論在中國之勢力。極言新中國輿論之進步。報紙爲其重要主因之一。言者爲誰。即新銀行團之美代表斯帝芬。是其言報紙創造輿論之力有曰。報紙固有發動任何種輿論之力量。而吾業所當感謝者。則報紙常發動正道之輿論。所謂言論自由之報館。其意無他。即抑非而揚是而已。是非既明。而報紙又爲衆人所共覽。故大有造成輿論之功也。中國之新聞記者。就道德方面言。對於確定事理之是非。其所負責任甚巨。今報紙日見增多。於中國將來政治之發展有偉大之影響。可以斷言。今如全國報館聯合一致。欲成就一種大改革之事業。而能不畏強禦和衷共濟。毅力進行。百折不撓。堅忍以赴之。則彼爲惡之徒。或彼毫無智識之官吏。孰能長此把持乎。然個人與團體。則又未可因報紙已發意見。遂可逃免其道德上之責任。蓋此種責任。非新聞家所能獨負。所謂輿論。乃社會上通行之意見。而非僅報館之意見。故凡社會中有學問之人。皆與其事而負道德上之責任。若自處於局外。是爲逃責。即令其人本能未足。使其領袖衆人。亦當熱心追隨於領袖人物之後。亦不必常獨行而無同志。苟於公私暗談之際。評論時事。贊揚官吏之良行善政。或詆斥公事之非而不善。此人即爲助成正當之輿論。至於聞其言者之或多或少。或寡。殊無關重要。若其放棄獎善。揮惡之機會。是即自棄其扶助社會之機會也。輿論之所由成。不過個人所談論於公私之際者之集合體。如圍雪球。團乃愈大。新聞紙可以造成輿論。而或僅代表輿論。若國中報紙與有學問之士。皆不注重國事。則國中亦無從發生正當有作爲之輿論也。總之欲覘一國程度之高下。總不出國中有學之人之平均資格。亦不出其最良之新聞紙之上。自民國成立以至於今。國中報紙大有變化。而鄙人尤深知新聞報三十年以來之發展。大足爲中國報界發達之模範。新聞報之銷路。今在全國爲最大。銷路既大。則當此國政擾攘時代。其主筆諸君所負責任尤爲重大。蓋造成開明之輿論。使中國成爲實在之共和國。而不徒有其名。其責任即在新聞報之主筆諸君耳。在共和政府下之報館主筆。所負責任。較諸不在民主政治之國之報館主筆更爲重大。何以故。因民

主之國之人民。必須自具思想。辦報者有助國人自行思想之責。對於國事。必當有開明之見地。建設的意念而後可也。鄙人忝任密勒報主筆。近嘗在報端行一種選舉法。以定奪中國現存之人物。最偉者十二人爲誰何。此種競選之法。足以覘輿論對於領袖人物好惡之趨向。而新聞報製造輿論之真力量。亦即此可以窺見。當選舉方行之際。有蜀中學生致書記者。問報紙所載某達官之劣跡云云。是否真確。蓋此生欲與同志共推此達官爲中國大人物之一。故擬先定報上新聞之確否。而後推舉之。記者遂告以平日所聞。此達官者。固屬正直廉潔之人。即此一事。可證中國報紙。固有造成輿論之效力。而辦報之主筆。具有造成建設的輿論之重任。亦即此可見矣。辦報之人。若故意傳佈謠言。或誹謗聲名新著之官吏。是即自爲國家之罪人。其可恥甚矣。或明知官吏之腐敗。而故爲揄揚。則其甘爲國家之罪人。亦正相等。中國輿論。今以新教育之發達。報紙銷路之浩大。而成爲一種大勢力。良報紙之主筆。其人物之偉大。尤其於國中之總統。因其足以指導國人之心思。向優良高貴之處而前進也。中國之總統。雖有黜陟官吏之大權。而有名望之報館主筆。則不啻日於評論之中行其黜陟。使評論而爲建設的正義的。提高人品的。則其有使中國發生良政府之功。較諸總統命令。尤有結果也。

自西徂東

上海字林西報主筆格里恩

讀新聞報者。當有知英語之「福利德街」爲何種意義者。此街路狹而人衆。讀報諸君。或嘗有曾經其處。而自念所與肩摩踵接之人。爲何等有頭腦之名人者。鄙人蓋即初至其地。生此思想之一人也。諸君若或不知「福利德街」之意義。則可爲之一解。曰。是間爲英國新聞事業之中心點。而神聖不可侵犯之地也。世界各處之新聞。皆向是間黯淡無色之房屋中而行。經此中人編輯刊行以後。乃復發布於外。以供啟迪公衆之用。是街之報館。有出晚報者。每日自上午十時以後。陸續出報。一日數板。而晨報則雖外省之遠。亦於早餐時已達閱者之目。其發行稍後者。則專爲倫敦本埠而出版者也。早晚出報既無已時。故印報機器。幾無機聲停止之時。「泰晤士報」之館址。却不在「福利德街」。蓋是報館址。實在「印書坊大街」爲創辦人約翰

華爾德故居。其地距『福利德街』可四分之一英里。與『黑僧橋』相近。又有『晨郵報』者在『亞爾德淮區』。其地址亦距『福利德街』頗遠。大有獨立鳴高之概。而是報對於世事之主張。亦頗與之相類也。然其他各大報館。則大抵在『福利德街』或其相近之胡同中。即外省外國之報館。其倫敦事務所。亦都在此間也。世間事物。蓋未有可與『福利德街』相提並論者也。法之巴黎有『馬德麻德路』。重要報館。頗有開設於其間者。未嘗不可目爲新聞記者之集合地。紐約之百老匯路。亦復如此。然巴黎紐約之二街。不足以完全代表新聞事業如倫敦之有『福利德街』也。英國之新聞記者。初則執業於『福利德街』之報館。而卒成爲世界有名之大人物者。比比皆是。在他國。恐亦未有能及之者。如小說家却爾司迭根司。乃『每日新聞』之第一任主筆。去世未久之蘇士白雷尊爵。亦一新聞家。密爾納尊爵。初亦爲新聞家。而英法文學之泰斗森士白雷。亦一『福利德街』之新聞家也。此外法律官律師之屬。當其無人過問絕無聲聞之時。賴筆墨爲生涯。託身於『福利德街』之新聞事業者。尤不可勝計也。惟是此等人大都撰著論說。非至夜間。『福利德街』中固不見其蹤跡。雖屬新聞家。有造成今日之倫敦報紙之功。其與新聞事業之普通生涯。則尙在範圍以外。報界俱樂部中。無人常談其名也。此報界俱樂部。爲報界人士聚談交歡之所。每日二十四小時。出入其中者。絡繹不絕。舊時俱樂部中。氣象穢黑。殆即因此。蓋終日不能大加打掃。而樂俱樂部之房屋。又甚敝舊不完耳。今俱樂部已遷新居。廣大煥麗。不與前同。會員出入。眉際常蹙。蓋以負責重大。無由舒解故也。然今日之俱樂部中。趣味濃厚之情。是否猶同於昔。則不可知。昔日之俱樂部。報界新舊大小人士咸備。其中有一物不知之新進。有無所不解之老主筆。亦有曾歷外國大戰場之通信員。此輩往往不能握管作評論。而各報最重大之責任。實在此輩。欲求成名。則必有一萬不可缺之特性而後。特性維何。即無論何時。遇事即起身而行。一切可以不問。雖婚喪大禮。臨時亦惟有掉首不顧。而其人又須善述一事之前後始末。明白簡峭。探訪新聞。知以責任爲重。務求正確。新聞事業。每有目爲艱難。而無希望之事業。不知此因隱於失敗者之多而起。而不知失敗之新聞家。即從事他業。亦未必不失敗也。成功之新聞家。非

偶爾得驚人之消息。其人必隨時可託以重寄。而又深曉如何述說事實。不尙浮華之文者。以上所說。皆指新聞事業之採訪方面而言。鄙人所以嘵嘵不倦者。因歷年以來。深悉新聞事業以事實爲重。至於發表意見。必須慎重斟酌。於社論評壇以外。不能插入議論也。自歐戰以來。新聞事業關一可畏之局面。即所謂宣傳鼓吹者是。此類文字。都屬以專就。僅爲一部分人之利益或一部分人之目的而作。其影響於輿論者。危險殊甚。而各國政府亦嘗欲利用之。然因此遂使讀報者發生疑心。而新聞事業之盛名爲之被累矣。此種新趨向之由來。原因甚衆。不能盡述。有數家通俗報館銷數極大。國人之選舉權推行復廣。外國發來之新聞復多。因此種種。遂有好高不逞之人。欲利用報館爲其宣傳鼓吹以謀自利。中國今日報紙之銷路日增。國人教育之途日關。亦不免發生此種難題。每值政治上有所變動。各省官吏。各政黨領袖。拍發電報。連綿不絕。自言愛國。自表精白。然欲知事實若何勝過宣傳。則觀各省善施政者之名望。與彼侈爲空談。匿居租界。或居官辦事而一省之事務敗可恥者兩相比較。可以見之。今請更論新聞事業諸君當知泰晤士報有令人不可幾及之地位權威。其故何在。即因供給新聞無不正確。而又無遠弗屆故也。故論者嘗言泰晤士報在巴黎柏林羅馬北京等各大都城之通信員。其勢力之偉大。更甚於本國之使臣。非無故也。事實既備。則就一己之政治眼光而加以評論。自無不可。然猶不可不以責任心判斷力自期。此在英國最上等之新聞事業中。固歷歷可按也。泰晤士報素日雖有贊助英政府當局之目的。而常保持其獨立之資格。凡須攻擊政府之處。曾不稍有假借焉。蓋新聞紙者。事實之所造成。不可以他物相干也。鄙人敢謂此項極重要之原理。中國新聞家尙未深識其關係之重。鄙人來華十六年。歷觀中國之新聞事業。進步固多。而大報如新聞報。鄙人今日有幸著文。作三十年紀念之用者。其於供給新聞一端。尤極注重。務以正確爲事。不稍假借。然鄙人觀各報記載。嘗不免令人疑其別有私心陰謀。而欲求內地遠處重要消息之真相。尤爲不易。此如去夏奉直之爭。可作一例。又如今日南方之事。當鄙人作此文時。竟不知陳炯明果在廣州抑已臨陣脫逃也。凡遇此等大事。身在其地之中國新聞家。竟不能臚舉事實。而不加政治意見之色彩矣。此種

過失。在新聞報主筆先生。當必深知有素。中國報界。若欲於國家善後統一之事。占一重要地位。則必改革而後可。中國報界。為社會所歡迎。其勢日大。在國家大事。自有占重要地位之勢。但須防免以上所言之過失而已。當此過渡時代。中國方脫古代專制之政。而行自由憲法之政。近來所遭遇者。尤為重要而有希望。即中等階級之蘇醒是已。吾人常見中國商家。以公所商會為喉舌。有所主張。輒屢言不一言。欲使數年以來之陰謀失政。擾攘紛亂。一旦廓而去之。務使中國不愧有文明古國之美名。而扶助其成。中國報館之責也。中國之中等階級。非得中國新聞家之助力。則惟有事倍而功半耳。至於新聞家所以助力之法。則不在文字之華藻。呼號之痛切。更不在浪沒不便於本黨之事情。張致有益於本黨之事情。而惟在慎重搜集事物之真相。以無偏無黨之方法。呈報於讀報之人也。

報紙與世界安甯之關係

馮炳南

新聞報為國人最愛讀之大報。開辦三十年。舉行祝典。鄙人謹致一言。為辦報諸君賀。此三十年間。新聞報之事業。常在忠心耿耿以為善。而以國民之主張為主張。其所持之主義為進步。為改良。於教育。於商務。於人民之自由權。於國與國間之交際。莫不以此二者為的。隨時勢而推移。而又為公道正理與經驗三者之所推許。以為可行者也。今誠以新聞報之第一號。與最近出版之一號比較。即可以見是報各部分之進步。歷歷在於目前。取此兩號之報讀之。其發人驚詫之心。當不異歐文華盛頓說部所載之二十年夢醒錄也。新聞報有與他報異趣者。即在其完全獨立之生活。其有今日之成績也。初未嘗向何方面得何津貼補助。不若他報之如被桎梏也。是報不尙黨見。凡於各種事業。以改良社會增進國內外商務為目的者。無不力為主持。今每日銷數在十萬以上。在中國實為最大。即此足徵是報為國人所愛閱。凡屬政治社會財政商務各方面之事。至今未有不以新聞報為最良之參攷資料也。三十年來之發達。有加靡已。大足表見是報人才之濟濟。世人以熱心于人群幸福為懷者。當無不願見新聞報之日進於無疆。今值舉行紀念。刊發專書。徵文及予。用敢以此篇進。題曰報紙與世界安甯之關

係云爾。

報紙二字。有無窮之旨歸。其責任如何。特權如何。世間有學問有經驗之士。固已屢論不一論。鄙人才力遠有不逮。欲以新方法而推論之。烏可得乎。雖然。試取報紙職權之範圍擴而大之。使其負保護全世界之責。監視在上。毋使互生戰爭。此種擴張之責任。恐明瞭者尙寥寥也。嘗見二國啟釁之際。甲國之報。每以反對乙國爲事。甚者變亂事實。使他國所持理由意見。無論若何良好。亦泯沒不彰。此以愛國心而言。固未可厚非。然試觀歐洲大戰事以後之世局。足見報紙勢力。不當用以盲從一國以敵他國。而辦報者當犧牲國家主義。以維持世界和平。使彼此和好如昆弟。庶幾有用之時。日財力不致浪費於戰爭。而可爲提高人群品格之用也。自歐戰以來。報紙對於人群之責任。日見其重。苟非持以謹慎。出以大度。將愛懷本國之心。推而至於愛及全世界。則人類終必退處亂世。而人間戰爭之禍。亦惟有時發不一發而已。報紙對於人群所操之大勢力。實屬不可限量。蓋報紙爲物。足以遍及於全世界之優秀分子。自世運日進文明以來。世界大局。又常操于優秀人才之手。可見報紙實有可以爲善。可以爲惡之大力也。國際聯盟之設。爲欲免人類之痛苦。說各國不尙兵力。而用和解方法以解決爭端。然非有報紙以助其成。則聯盟固未足即成此大功也。聯盟有賴於報紙者。在將種種正理種種事業。爲世界和平而興發者。藉報紙之力。將此中真相報告社會。若報紙對之漠然不以爲意。則世人亦莫由熱心贊助。而大事亦無以告成功矣。再者。若報紙議論仍如向日。以歧視人種爲心。則世界總是星散而不合。而各種人類互相對待。亦惟有冷淡猜忌而已。世間戰爭之事。大都由此而生。苟非各國聯合一致。和衷共濟。固結不分。則文明之極度。人羣終不能至。欲使異種人類聯合固結。惟報紙有此力量。倘能一致從事。則久而久之。必可使人人心。中發生世人皆同胞之心。而戰爭可以不作。字典中亦毋庸有此戰爭字樣矣。邇來勞工問題及種種社會問題。常有發生。其勢若足以推倒世界之工業。一處罷工。不幾時他處即復響應。卒至全世界之工業。皆受其擾亂而爲之不安。其蔓延之速。固由近世交通機關之利便所致。如輪船電報飛機等。無不與有其力。然傳播此

種不良消息而收實效者。則在報紙。甚者報紙有時亦不惜鼓吹勞動問題。然宣布此項新聞。大都在使閱報之人與時相通。不致域於見聞。而不知總屬有害於大多數也。夫個人之身體乃至下等動物之身體。吾人尙謹謹保護。不致爲傳染病所害。則今日易於傳染社會不安之症。又安見不爲預防之爲愈乎。故報紙之責任固甚繁。而此外別有一種責任。在爲全世界之衛生官。報館宜自任檢察之責。凡足以擾亂人羣之治安和好者。其新聞毋寧不登。若報館行銷之地。社會情形須加改良。或勞動人工資太低。在報紙誠宜起而爲人民之維護。但不當引用他處工界不靖之事。以爲己助也。凡以上所說。不過爲歐戰以後新生之局面。而爲報紙新具之責任。其如何實施之處。要在世人之自決。亦惟報館先盡其責。然後能得世人之扶助。及其既盡責任之後。世人亦當視報館爲維持世界和平之重要分子也。

No. 2891

新
聞
報

SPECIAL SUPPLEMENT

OF THE

SIN WAN PAO

*On the occasion of the 30th Anniversary of
the Foundation of the Paper.*

1893 - 1923

~~1140854~~

1140854

Published by The Sin Wan Pao Company, Inc.,
19 Hankow Road, Shanghai.

1923.

CONTENTS

RETROSPECT AND PROSPECT— <i>John C. Ferguson</i>	i
A MESSAGE— <i>J. G. Schurman</i>	1
THE DEVELOPMENT OF COMMERCIAL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i>E. S. Cunningham</i>	2
CONGRATULATING THE "SIN WAN PAO"— <i>Walter Williams</i>	4
"ALWAYS THE TRUTH"— <i>W. Turner</i>	5
THE PRESS AND PUBLIC OPINION— <i>F. L. Hawks Pott</i> ...	6
MORE AND BETTER NEWS FROM CHINA TO AMERICA AND VICE VERSA— <i>J. Harold Dollar</i>	7
EDUCATING CHINESE PUBLIC OPINION— <i>G. Burton Sayer</i>	9
THE CHINESE PRESS AND WHAT IT CAN DO FOR CHINA — <i>John Darroch</i>	12
CHINESE NEWSPAPERS AS SEEN BY AN AMERICAN JOURNALIST— <i>W. J. Smith</i>	13
EDUCATIONAL WORK OF AMERICANS IN CHINA— <i>F. J. White</i>	18
CHINA'S COAL AND OTHER MINERALS— <i>Frederick W. Stevens</i>	19
ENGINEERING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IN CHINA— <i>Paul P. Whitman</i>	26
A PIONEER AND EXPONENT OF JOURNALISM IN CHINA — <i>S. I. Woodbridge</i>	31
LA CHINE DOIT ETRE PACIFIQUE MAIS FORTE— <i>A. Vandelot</i>	34
AUSTRALIA— <i>Edward S. Little</i>	35
DISORDER IN CHINA— <i>A. W. Burkill</i>	37
NEWSPAPERS AND PUBLIC OPINION IN CHINA— <i>J. B. Powell</i>	39
FROM FLEET STREET TO THE FAR EAST— <i>O. M. Green</i> ...	42
THE PRESS: ITS RELATIONS TO THE COMMONWEAL— <i>Feng Ping Nan</i>	46

Announcement

The Editorial Management of the "Sin Wan Pao" wishes to express its best thanks to its many friends and well-wishers, both Foreign and Chinese, for the numerous valuable contributions which it has been privileged to receive and which now form the main body of this Souvenir Edition. The various articles and letters embodied in the present volume are arranged mainly in the order in which they were received, and it is sincerely hoped that the vast host of readers of the "Sin Wan Pao" will join in appreciating the high value of this unostentatious brochure published as a permanent memento befitting the occasion of the thirtieth anniversary of the paper.

K. D. S.

Shanghai, January 30th 1923.

RETROSPECT AND PROSPECT

This newspaper which is now celebrating its thirtieth anniversary has been under the same management for twenty-four years of its existence. In 1898 it was purchased from Messrs. Buchheister & Company who had taken it over in satisfaction of a mortgage from its previous owner as the result of liquidation proceedings in the American Consular Court. For several years it was managed as a private concern, then changed into a Limited Liability Company, under the Hongkong Ordinances, and later incorporated as an American Company under the laws of the State of Delaware. Since its formation as a company its stock has been held chiefly by Chinese and Americans, although from time to time other nationalities have been included among stockholders. Continuity of management over this long period has been favorable to its steady growth and development.

The unwavering policy of this paper has been to advocate and maintain an intelligent public opinion in China. It has aided every cause which has had for its aim intellectual, moral, commercial or industrial progress. It has attempted to discourage all extreme measures, and, while keeping in advance of existing public opinion, has not allowed itself to go so far as to be out of touch with existing conditions. In its desire to lead public opinion it has realized that leadership can only be effective when it is in direct contact with those who are being led. We have contented ourselves with real progress in actual conditions, and have left to others the equally worthy task of presenting ideals which seemed to us unattainable.

This newspaper has never been under the domination or control of any individual outside of its own editorial management, nor of any political party. It has never allowed itself to become an organ for the glorification or persecution of any individual, and has kept itself free to give praise or offer criticism as seemed to its management necessary in the interests of China. It has never tried to make heroes of those who agreed with its policy, nor traitors of those who disagreed.

One of the greatest difficulties during these years has been the lack of a body of men who had been trained in newspaper work. It has attempted to train its own employees, and has offered facilities to them for their own improvement. Several members of the staff have been employed continuously with the newspaper under its present management. There has also been an introduction of new men year by year, thus providing in its own staff for continuity as well as for progress. All employees of the Company have participated in the profits which have been earned, thus fostering a personal interest in the prosperity of the Company on the part of every one connected with its business.

The building up of a large newspaper in China has been attended with many difficulties. It has not been an easy task to handle news and express opinions in such a way as would warrant the public in considering this newspaper as respectable. In the financial circles of Shanghai it has also been difficult to place a newspaper in the position of being a responsible concern to which the ordinary business courtesies could be extended. In both of these respects, however, this newspaper has already reached its objective. It is the constant desire and purpose of the management to continue to justify the confidence which has already been given to this newspaper. Our policy for the future will remain what it has been in the past. We aim to be progressive and independent. We shall attempt to praise and encourage all good movements in public life, and all those who are connected with such movements, while at the same time we shall do all in our power to condemn dishonest schemes and unworthy schemers. Above all we shall continue to believe in the great possibilities of China's future and do what we can to bring in an era of orderly government and national prosperity.

JOHN C. FERGUSON
President of the
Sin Wan Pao Company

A MESSAGE

From The Honourable J. G. SCHURMAN
U. S. Minister to China

Peking, December 20th, 1922.

The Editor,

SIN WAN PAO COMPANY.

I am glad to take this opportunity to congratulate you upon the thirtieth anniversary of your valuable newspaper. During the years since your first issue was published China has passed through wonderful experiences. Its emergence into a Republican form of government has been one of the great events in the history of mankind. It has been the experience of older Republics during the last hundred years that their chief dependence is upon an enlightened public opinion. In the formation of public opinion nothing is more potent than the views which are expressed in newspapers. I have been glad to learn from my associates that the "Sin Wan Pao" has maintained an independent attitude toward public questions, and that it has steadily advocated an honest, efficient administration of public affairs. The frequent quotations which I have seen in foreign newspapers from the editorial opinions expressed by the "Sin Wan Pao" convince me of the good position which your newspaper has been able to attain i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ies scattered throughout China. May I take this opportunity of expressing the wish that in the near future it will be possible through a better system of communication for your newspaper to obtain a larger service of news from the United States, a sister Republic which is always interested in the development and progress of China.

Yours sincerely,

JACOB GOULD SCHURMAN,

THE DEVELOPMENT OF COMMERCIAL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By EDWIN S. CUNNINGHAM
U. S. Consul General at Shanghai

Friendship and good will have consistently characterized the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for over one hundred and thirty years. In 1784, with the coming of the first American ship to China, was inaugurated the good feeling between the two nations which has been maintained and increased as time has passed.

The friendly relations between America and China is in no way better illustrated than by the growth of trade and the increase in the agents of trade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Since 1915, when for a time American shipping in Oriental waters was represented by but a single ship, the interest on the eastern shore of the Pacific Ocean has grown tremendously, not only among the merchants of the United States but in the many channels of Governmental activity. A large proportion of the American fleet, following the trade, has been transferred to the Pacific Ocean, and through the United States Shipping Board, thirty-four merchant ships have been allocated to the Pacific Coast-Far Eastern run. In addition there are many private shipping firms operating their own ships between the ports of America and China. In 1913, American shipping formed only 1.20 per cent. of the foreign shipping coming into China, but in 1921 this had increased to 5.44 per cent. The following comparative table will show very clearly the increased interest of the American people in China within the last few years :

AMERICAN SHIPPING IN CHINESE PORTS*

Year	Number	Tonnage
1913	2,458	898,750
1916	3,082	799,913
1921	5,516	4,510,901

* Figures taken from Chinese Maritime Customs Trade Returns.

From this table it is easily seen that in numbers the increase in American shipping has been approximately 133

1/3 per cent. during the last eight years, while in the same period the tonnage has increased over 500 per cent., a clear demonstration of increased friendliness and trust.

In turning to commodities, the old childish and popular belief that China could furnish only firecrackers has been rudely upset, and American merchants now turn with interest to such necessary articles as raw silk, camel's and sheep's wool, skins and hides of all kinds, tea, lace, silk goods, eggs and egg products. In contemplating these Chinese exports (which are named in order of value), one is struck with the fact that each one of them in some form enters into the daily life of the great mass of the American people. Clothing and food are two of the three great necessities of life, and in these Chinese supplies to the American nation these two predominate in lines eagerly sought and used in America.

The imports from the United States into China are of a widely different character. They consist of kerosene oil, cigarettes, all kinds of machinery, iron and steel products, vehicles of all kinds, raw cotton and tobacco, in order of value. Of these, the two most important are distributed by extensive American selling organizations in the interior. By the remaining lines—machinery, iron and steel, vehicles, raw cotton, tobacco—the mind is led to the coming great industrial development of China, a development already well begun, when more railways, good roads and great factories will place the Chinese people in closer touch with each other and with the world outside.

A study of the products exchanged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demonstrates their mutual dependence. This is emphasized by a comparative statement of the trade between the countries, as follows:

TRADE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Year	Imports into China	Exports to United States	Total Trade
	(In Haikwan Taels)		
1913	35,427,198	37,650,301	73,077,499
1916	53,823,799	72,080,705	125,904,504
1921	175,789,652	89,541,816	265,331,468

* Figures taken from Chinese Maritime Customs Trade Returns.

Here is evidenced the growth in mutual esteem as the countries are brought more closely together by better transportation facilities.

In conclusion, it should be noted that at the present time, in addition to transportation facilities, other facilities for intercourse and trade have been increased. The United States has provided better facilities for trade than ever before in the large number of reliable firms, both for trade and for banking, which have been established in Shanghai and other treaty ports. In 1913, there were 131 American firms represented in China, with an American population in China of 5,340; in 1916 this had increased to 187 firms, with 5,580 American population, and in 1921 had still increased, reaching 412 firms, and 8,230 population. This gives the Chinese merchant excellent opportunities for trade with the United States through local offices, promoting mutual understanding and good feeling.

The American Chambers of Commerce at Shanghai, Hankow, Tientsin and Peking offer opportunities for cooperation with similar organizations that are taken advantage of with greater frequency each month. These American organizations have come into existence since 1914 and were the outgrowth of a recognized need.

CONGRATULATING THE "SIN WAN PAO"

By DR. WALTER WILLIAMS

President of the Press Congress of the World

China's changing civilization gives an unparalleled opportunity for genuine service and unselfish guidance upon the part of the journalists of China. The nation's transformation is being attended with upheavals, which have marked similar periods in other countries of the world. The steady hand and the wise counsel of the patriotic Chinese journalists is needed.

With such conditions obtaining, it is heartening to have such a journal as the "Sin Wan Pao" of Shanghai, the second oldest daily newspaper in the land, celebrating its 30th anniversary. Had this publication not found a permanent field of usefulness, had it not unselfishly utilized its influence for the betterment of its nation, it would have long since disappeared.

It is with pleasure that I extend the congratulations of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of the Press Congress of the World and my personal felicitations to the editors and publishers of the "Sin Wan Pao" on this memorable occasion.

"ALWAYS THE TRUTH"

By W. TURNER

General Manager in the Far East of Reuters

Shanghai, November 15th, 1922.

The Editor,
SIN WAN PAO COMPANY,
19 Hankow Road, Shanghai.

Dear Sir,

I am extremely interested to hear that you are issuing a special souvenir on the occasion of the 30th anniversary of the birth of your paper.

Much water has run beneath the bridges since the 4th day of the First Moon of the 19th year of Kwanghsu, the date of your first issue. There has been a great change in the form of government of your country, a change which has not yet taken final shape. Other changes are also in process, especially economically. It is impossible to see the end of it all yet, but it is an interesting fact that the intensive transition period through which China (and Japan also) is now passing synchronizes with an intensive transition period in Europe, and (although not to the same dynamic extent) in America also. There is food for much reflection in all this. But the point that perhaps most concerns the conductors of large and influential Chinese newspapers like the "Sin Wan Pao" is that it is important to keep a right perspective through these disturbed times. Not all of past government and system was bad and not all of what it is sought to substitute for them is good. The tragedy of Russia is eloquent of the folly of ignoring this. Care is always necessary not to destroy the wheat with the tares.

Always the truth is the best antidote for error, and in this respect I am sure your paper will continue to seek it and give it light.

With my own and REUTERS' best wishes for long life and prosperity to the "Sin Wan Pao."

I am,

Yours sincerely,

W. TURNER.

THE PRESS & PUBLIC OPINION

By DR. F. L. HAWKS POTT

President of St. John's University, Shanghai

The "Sin Wan Pao" has been established for thirty years and is justly entitled to celebrate this anniversary. It has won a good reputation throughout the whole of China and has exercised a remarkable influence. During this transition period we are convinced that the public press is of great importance. Without it the development of a democracy would be impossible inasmuch as a democracy depends upon the dissemination of accurate news and the formation of sound public opinion. When the people are informed as to what is transpiring in their own country and in the rest of the world, they can form intelligent judgments as to the needs of China and as to the policy the government should pursue.

Furthermore, the Press can exert a great control in regard to moral standards. It can hold up what is right and patriotic for approval, and condemn what is wrong and selfish.

No social force is stronger than public opinion, and the public press may be the chief agency in creating it.

We wish long life to the "Sin Wan Pao" and I hope that in coming years it may exert an increasing force in China for the creation of sound public opinion and high standards of morality.

MORE AND BETTER NEWS FROM CHINA TO THE UNITED STATES AND VICE VERSA

By J. HAROLD DOLLAR

Chairman of the American Chamber of Commerce, Shanghai

The writer in common with the American and other foreign friends of China is gratified at the success which has been achieved by the "Sin Wan Pao" which is now celebrating its thirtieth anniversary of continuous publication as a general newspaper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That the "Sin Wan Pao" has been able to gain such an extensive circulation (the largest in China according to your recent letter) is gratifying for it indicates more than anything else an awakening interest on the part of the Chinese people in general affairs.

Since the Chinese people have decided to develop a democratic form of government it naturally becomes necessary for the people to keep themselves informed on public questions and this requires a free press. It is only in this way that the public can be educated to take an intelligent interest in their own government. The growth and development of a free press in America has gone hand in hand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Governm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I am informed that there are more than 20,000 newspapers in regular publication in America. These papers are independent self-supported business enterprises and are not subsidized in any way by the Government. This means that the editors are free to express their opinions on public questions and this serves to keep the people informed of what their government is doing.

Another element which I desire to refer to in connection with the press of China is the matter of exchanging news between China and other countries. As an American I am naturally interested in the publication of more and better American news in China and on the other hand, the publication in America of more and better news about China. The American people are greatly interested in

China, but in general they know very little about China and in this connection I am sure your readers will be interested in knowing that at our recent meeting of the Associated American Chambers of Commerce in China we unanimously adopted a resolution urging upon the American Government the matter of using the U. S. wireless stations located in Hawaii, and in the Philippines for the exchange of news at reasonable rates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At the present time, the high cable rates prevent the exchange of direct news between our two countries and as a result only the sensational matters are published in America about China and in China about America. If we can obtain a low rate for news messages we can then be assured that more news regarding the real constructive affairs of both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will be printed in the papers of our two countries. The newspaper publishers of China can be of great assistance in this connection by recommending to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ha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wireless stations at Peking, Shanghai and other parts of China be used for transmitting and receiving news messages.

In conclusion may I again congratulate you upon your success in developing the "Sin Wan Pao" into such a strong organ of public opinion. May I also, at the same time, congratulate the entire press of China for its stand for better government on the part of both the central and the provincial governments. The growth of an intelligent public opinion is one of the most encouraging indications of modern development in China and I am sure that the Chinese press has been largely responsible for this development. More strength to you in your work!

EDUCATING CHINESE PUBLIC OPINION

By G. BURTON SAYER, F. J. I.

Managing Editor of the "Shanghai Sunday Times"

As I look back over a period of nearly twenty years' residence in China I feel justified in saying that one of the most outstanding features in the progress of this country has bee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ublic press: it has been largely responsible for the creation of the public opinion of to-day and it guides that opinion to an extent that is not fully appreciated by alien residents, and in the future it will constitute as powerful a force in this land as does the press in the West. China has burst the bonds of ultra-conservatism, and to-day the press provides a wide range of opinion—albeit not always fully instructed—which must influence national and local government. Acquaintance with a wide range of opinion imparts to the mind great flexibility, and confirms it in those which it believes to be the best (*L'expérience de beaucoup d'opinions donne à l'esprit beaucoup de flexibilité, et l'affermir dans celles qu'on croit les meilleures*). As to the power of public opinion we know that men will face death even when they cannot confront public opinion: that the world is governed much more by opinion than by laws. In this connection I wish at once to pay a humble tribute to the admirable work that, to my knowledge, has been done by the "Sin Wan Pao" in fostering and moulding public opinion on sound lines, constantly emphasizing the necessity of educational, social and political reforms.

Recently we were told that the Chinese Press is the most powerful factor in New China, that the task of saving this country from disaster and building up a greater nation than China has ever been, lies with the vernacular not the foreign press. Anyone who thinks for a moment must be struck by the truth of this. How, then, can the press of China best serve the interests of the millions of people contained in this republic, which possess such vast potentialities? Will the Chinese Press rise to its opportunities? I do not think there is any doubt upon this

latter point, provided the press is independent of party, clique or vested interest. To exercise its full power for good the press must also be well-informed and its contributors men of balance and uprightness. We all know that large numbers of Chinese journals are now subsidized by politicians, that the editors of others display remarkable ignorance of world affairs—presumably the proprietors cannot afford to engage men of learning and experience. But the day has come when the professional man, the merchant, the student and the better class of shopkeeper, demand a daily statement of facts and an intelligent discussion of them by men who have some title to be called publicists; men who may be looked up to both in their professional and private lives.

At the moment we are faced by a demand for Chinese control of the whole of China, and, therefore, of all Chinese institutions. The Powers assembled at the Washington Conference demonstrated that they were ready to relinquish control in favour of China in cases where China showed her ability to direct affairs according to modern methods and in consonance with modern thought. The foreign post offices have withdrawn from China because the Chinese Postal Administration is efficient, and inquiry is to be made into China's fitness to assume jurisdiction over foreign residents. It is not my purpose here to go into argument as to China's preparedness or unpreparedness for the abandonment by foreigners of extraterritorial rights, but what I wish to emphasize is that it is the function of the Chinese press so to foster public opinion that efficiency, integrity and justice will be effectively demanded of her public officials so that China may demonstrate that she is justified in requiring control of all institutions within her borders, that aliens residing therein will have no reason to fear corruption, slothfulness, ignorance, neglect or calculated injustice. Many Chinese, I know, feel that they should have direct representation on the Shanghai Municipal Council, inasmuch as the Chinese contribute most to the revenue of the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 and that it is unjust to impose taxation without representation. Foreigners accept this principle, but the majority argue that corruption is so rife in China to-day and public opinion finds so little expression that the experiment in an area reserved by China for foreign trade and residence and trade is too risky to inaugurate. But the fact that the foreign ratepayers have agreed to the formation of a Chinese Advisory Committee to

the Municipal Council is a big step in the right direction, indicating that they wish to have the benefit of Chinese views. Now, how can the Chinese advance from this to direct representation on the Council, such as they enjoy, for instance, on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in the British Colony of Hongkong?

To my mind the first step is to secure the election of the Advisory Committee on what I think to be sounder lines than at present. I hold the opinion that these members should be elected by ballot, under Municipal direction, by all Chinese ratepayers who pay above a certain fixed rental per annum, as is the case with foreigners. This would eliminate the majority of ignorant people and it would go a long way towards ensuring an uninfluenced expression of the public desire; what is, perhaps, of still greater moment, it would foster public opinion and give it expression in a healthy manner. Then the Chinese Press should constantly watch the activities of the Committee and, if necessary, compel members to bring important matters to the notice of the Council. If this were done effectively it would not be such a big jump to direct representation on the Council, and Land Regulations and other obstacles would not remain such formidable rocks in the pathway to the attainment of the desire of an influential portion of the Chinese community.

There is no need here to emphasize the great power for good of a strong press, free from official and party restraint. The vernacular press in the foreign areas enjoys the freedom of the press in Western lands, and it has similar functions to perform. For example, if the Advisory Committee is advisory only in name and not in fact, the press should so stir up public opinion that members will either abandon their slothfulness or resign, for it is quite clear that if the Advisory Committee becomes a dead letter in local politics, the hope of direct representation in the administration of Municipal affairs in Shanghai must be abandoned until the dawn of that apparently far-off day when extraterritorial rights in China will be surrendered by the foreign Powers.

THE CHINESE PRESS AND WHAT IT CAN DO FOR CHINA

By DR. JOHN DARROCH

To one who can look back and remember the time when China had no news service and when there was not a single daily paper published in the country the growth and influence of the Chinese press is the most remarkable as it is the most encouraging phenomenon in the progress of the country.

A nation without a press is, in modern days, unthinkable. The Manchu autocracy which ruled the land despotically, albeit that despotism was deeply tinged with benevolence, was only possible because the people lived in ignorance.

The revolution which gave China an equal place with the great nations of the West was made possible by the activity of the Chinese Press. Curran, the Irish Orator, attacking the corrupt government of his day in the British House of Commons, said, "Give them a servile court, give them a truckling House of Lords, give them a venal House of Commons but give me a free and unfettered Press and I will defy them to encroach one inch on the liberties of England." As it was then in Britain so it is in China now. The Press is the custodian of the people's rights, and if the Press is true to its traditions despotism may lift its head but it will never again triumph in this country.

The Chinese Republic is a great adventure. There are those who sneer at it and point to its many failures, but nothing is more certain than that no power on earth will ever induce the Chinese race to choose another form of Government. The Government now in power is weak and the present parliament is, perhaps, less representative of the people in whose name it meets than any legislative body in the world, but one great idea has sunk into the mind of the Chinese people and that is that this Government is *our* Government and this parliament is *our* parliament just as surely as this China is *our* China.

This thought may seem elementary, but it is not to be found in the voluminous classics so long venerated as the fountain of all wisdom, nor was it ever uttered by any of the Sages, wise as they undoubtedly were. It is the Chinese Press that has published this truth and has reiterated and expounded it until it is known to every school boy and talked of in country farm houses where but a few short years ago the words liberty and democracy were as unknown as though they were spoken in a foreign tongue.

The Republic is safe and Democracy in China is safe in spite of an undisciplined army and ambitious military chiefs because the Press is free and the Press is strong.

Whoever can, in any measure, estimate the progress of the past thirty years will not doubt of the better future that looms ahead.

It is not possible to predict the place that China will occupy in the comity of nations thirty years hence, but it is certain that if papers of the stamp of the "Sin Wan Pao" continue to grow in vigour and power that place will be a high one.

CHINESE NEWSPAPERS AS SEEN BY AN AMERICAN JOURNALIST

By W. J. SMITH

Editor of the "Waukegan Daily Sun," Waukegan, Ill. U.S.A.

During the last part of 1922 it was my privilege to take an extensive journey through northern and southern China and naturally I was keenly impressed with the many advances which this great nation has made during the past few decades and it proved to me that China surely has awakened from the lethargy which the world credited it with having for so many ages past.

One of the outstanding things that impressed itself upon my mind was the general use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among so many classes of people. Prior to going to China I had an idea that it would be very infrequent that I would

talk in my native language to any residents of China. Instead, I found it just the opposite and it amazed my friends and me to see the readiness with which officials, hotel men and even the rickshaw operators converse in the English tongue.

I was further impressed by the straight-forward characteristics that I found displayed by the Chinese as a rule, by the extreme courtesy and cordial manner displayed by officials and business men generally.

The presence of so many modern buildings in the various cities, the good roads and the existence of such a positive knowledge of a successful future for the great republic impressed themselves upon me very forcefully. It was so in contrast to what I had expected that it was hard to realize I was in "Ancient China." Of course, contrasting the general conditions in China with those in America I could not help but feel that among the outstanding necessities that the Republic faces are: better sanitation, better water supplies, and more general care in the matter of greater cleanliness in the water they drink and in the handling of food-stuffs in the markets, stores and other places throughout the Republic.

However, when I visited Peking, Hankow, Shanghai, Canton, Hongkong, etc., and saw how modern had been the ideas injected into the everyday life of the people, I could not help but feel that China is certainly making very great progress along these lines of advance civilization.

One big revelation to me came when I visited the newspaper plant of "Sin Wan Pao" in Shanghai. In fact, I wrote an article home at that time for my own paper pointing out how in this distant city in China we had not only seen a modernized Chinese newspaper plant but we had seen one which possessed a great many attractive features which I have not seen in papers in much larger citi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The guest rooms, the dining rooms, the reception room, etc., as well as the employees' quarters which we saw in the Sin Wan Pao Company amazed us all. We could not believe that such wonderful newspaper plants were in existence anywhere, especially in ancient China.

It was interesting also for me to learn that the Sin Wan Pao Company was one of the fearless and positive sheets and also an independent company, and while, of course, I gained most of my information from casual conversation and inquiry it caused me to have great admiration for the paper and its management.

It was a wonderful thing for us to see a newspaper plant of this sort, one which would do credit to any city in America, a property which could not have been provided excepting through diligent and most efficient business management and real business men.

Accordingly, while my feelings on the "Sin Wan Pao" plant were most complimentary in all respects, nevertheless I am frank to admit that I was obliged to draw forceful opinions relative to the whole newspaper situation in China and my conclusions may therefore be of some interest at this time while you are printing a resumé of the "Sin Wan Pao" career.

Participation in and knowledge of world affairs on the part of the Chinese is severely handicapped by the poor news service into and out of the country, largely due, in my opinion, to the fact that much of the press is subsidized by the government rather than being an independent force which attains near-perfection by keen competition on the part of ambitious newspaper and individual journalists. Hampered by government assistance rather than being assisted thereby, the Chinese press remains in a rut similar to some other lines and professions and business and its elevation and expansion to a point where it will hold a place with the press of other countries will come only when the newspapers disassociate themselves from governmental control and assistance.

Newspapers of China do not print the news of China, because what constitutes real news and goes to make the newspaper valuable is just what the government does NOT want printed. In order for the press to occupy the position of prestige that brings efficiency to it, it must be UNMUZZLED. So long as it continues to accept governmental aid financially, it is restricted in its influence and cannot be close to the people.

Therefore, it is my belief that, until newspapers in China shake off the yoke of the government, it will never hold its place in newspaperdom that a country of its size should have.

What is true of restricted news of China itself obtains to a similar extent in the matter of in-coming news. The alliance between the government and the newspapers limits the scope of handling news from other countries, for the government allows to be printed only that sort of world-news which it considers satisfactory and unlikely to cause its people to think very extensively. In short,

it appears as if the Chinese Government desires to keep China within her centuries-old shell and believes that one of the surest ways to do so is through a muzzled, a subsidized press. And, to date, the owners of some newspapers, unmarked by that spirit of independence and self-assertiveness that characterizes the American press, is willing to go on under that sort of an arrangement.

To remedy such a condition there is but one thing necessary to my way of thinking: cut down the cable or wireless rates to a point where an ambitious newspaper, through the financial returns it can legitimately command from advertising columns, can cut away from governmental assistance and run its business strictly as a private business should be run. So long as the cable and wireless rates remain at the almost prohibitive point where they now are I fear the newspapers although perhaps longing for the time to disassociate themselves from governmental influence, must, because of the financial side of their ledger, continue in the same policies which have prevailed so long.

I see a sign of hope for the future in hearing of the formation of press associations which, in some cases include newspapers located in cities quite a distance from each other. The affiliation of newspaper men into an organization where they will discuss their personal needs and means of improvement where eventually by comparing notes they will see the need of more independence in handling news, is bound to have an effect before long. This, I believe is the most encouraging phase of the whole situation and perhaps is the beginning of a new regime, for, from what I heard, these newspaper organizations are something quite new and in a way a step toward democracy which is going to revolutionize press conditions in the big republic.

By personal contact these newspapermen, before long, will see the necessity of getting MORE news not only of their own country but also of the world; by comparing notes of their own experiences with the government in the matter of having important news deleted, they are going to demand new conditions, for it is a conceded fact that any man who enters the newspaper field must possess a certain amount of pep and determination, which, while lethargic in China for the present, will, as time goes on, assert itself and demand improvements.

Summarizing, therefore, I would think that there are a number of essential things necessary in order to bring

to China the sort of press that will yield the influence necessary to, in turn, bring to the people the many improvements that a live press always is able to accomplish.

FIRST—Let the newspapermen organize more thoroughly, the larger papers in one set, the smaller in another. Let them get together in conventions, discuss the ups and downs they have had in trying to print even the limited news they have handled. Let them, by united action if possible, seek greater business for their papers, thereby building the foundation which will permit them to be independent and eventually to make governmental subsidy unnecessary.

SECOND—Let them bend every effort and thought toward independence in getting and handling news, ever hammering through their columns for cheaper cable and telegraphic rates—if they talk long enough and hard enough it is bound to impress those who have it in their power to bring about a change.

THIRD—Let the newspaper editors change their policy of collecting news and printing news. They should educate reporters to go out and pick up the happenings of the day rather than being willing to sit in their offices and print what a cable company or news agency sends in. I believe the Chinese newspapers contain too little home news to create that intensity of interest on the part of the public that is necessary to make the newspaper an evening or morning necessity in the homes that CAN read them. If the Chinese folks find their papers have ALL the news of the community, they will want the paper daily—and when all HAVE it, then advertising will come and with sufficient advertising will come the change desired of not requiring governmental aid.

FOURTH—The Newspaper Associations, if properly and extensively organized, would make it possible to hire special writers whose duty in China it would be to write real news about the country and syndicate same to papers of America and Europe, thereby attracting attention to their country which is so far away from everybody that too little attention is paid to its happenings. And, these associations, also, in time would be able to hire special writers abroad whose duty it would be to furnish the Chinese papers with special matter such as the news agencies do not pretend to handle yet which would make good reading in China and bring her closer to the outside world—and incidentally enhance the value of the Chinese press.

EDUCATIONAL WORK OF AMERICANS IN CHINA

By the Rev. F. J. WHITE
President of the Shanghai College

American Christians are doing educational work in many hundreds of places in China. Besides the thousands of primary schools and the hundreds of middle schools, there are thirteen colleges of university grade that are endeavoring to help Chinese young men and women to secure an education.

These colleges represent an investment of over ten million dollars and are furnishing facilities for the education of something like three thousand students.

Besides regular undergraduate college work, regular training is also being given in education, in commerce, in social sciences, in political science, in agriculture, in religion, in law and in medicine.

It is the endeavor of these institutions to do as high a grade of work as is possible. Therefore the teachers secured are men of the best training in American universities, both Americans and Chinese. One of the things that these institutions stand for is absolute impartiality in discipline and in markings. A student stands or falls upon his own merit alone.

Another thing for which these institutions stand is that they shall be real Chinese institutions and to this end, as rapidly as possible, Chinese are added to the Boards of Trustees and Chinese members to places of responsibility on the Faculties. As soon as possible a majority on the Boards of Trustees and on the Faculties will be Chinese and the administration will be in the hands of Chinese.

It may seem to some of our Chinese friends that more stress is laid upon the teaching of religion and morals than is necessary, but it is felt that education alone cannot be of the greatest value to China. China needs education badly; she needs mass education and she needs technical education, but some of the best educated men have served their country worst because they did not have

the proper moral character. So, I can truly say that the highest aim of these institutions is to train Chinese young men and women in moral character so that in business they will be honest, not only honest to their customers and to those with whom they do business, but honest to their employees, giving them an honest wage and giving them honest hours of work. Many of the graduates of these institutions are already in politics and many more will be in political positions, and it is our hope that these young men will show themselves absolutely patriotic, thinking nothing of themselves, of enriching themselves or giving themselves position, but thinking only of what they can do to help the cause of China and the people of China.

As I said before, it is our desire to make these institutions truly Chinese institutions and it will be the happiest time of our lives when we Americans can withdraw entirely and leave the conduct of these institutions in the hands of our Chinese friends.

CHINA'S COAL AND OTHER MINERALS

By FREDERICK W. STEVENS

American Representative of the New Banking Consortium

Mr. Editor,

It is an honor to be invited to write an article for your anniversary number, on a subject to be selected by me, "connected with the well-being of China." I shall expect all persons to excuse me if my words take the form of advice, for it will be given in answer to your invitation.

It suggests a subject frequently on my mind, the need of safeguarding China's deposits of coal, iron and other minerals **FOR THE BENEFIT OF THE MASSES OF THE CHINESE PEOPLE** and also **TO PROTECT CHINA'S FUTURE INDUSTRIAL DEVELOPMENT.** This subject involves a danger that I believe will almost constantly beset China during coming years, particularly when she begins railroad building on a large scale. There are greedy men in this world, both in and out of China,

who recognize no moral rights of the Chinese people in such deposits, nor China's need of them in her future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nd who will get the benefit of them in total disregard of such rights and of such needs, if allowed to do so. Better that railroad development in China be delayed a decade, than that the collateral benefits from the resulting development of her natural resources go to others than the Chinese people as a whole. To prevent that unhappy result will require *eternal vigilance* in behalf of China. I would have this warning reach all China's officials, present and future, so that each and every one may ever be on his guard, and all educated Chinese citizens and all newspapers, so that they may be watchful, holding officials to strict accountability on this subject. Publicity is a great foe of those who would disregard the people's moral rights.

There are many parts of China where for the masses of the Chinese people, *hot water is a luxury*; and in no country in the world is hot water more a vital necessity than in China, where the habits of the people for centuries compel as a matter of life and death its constant use. It is a luxury because hot water means the daily use of fuel by millions of people, and there is a great scarcity of available fuel within the means of the masses.

There are parts of China where millions of her people suffer severely from cold weather throughout the winter, because fuel is beyond their means.

Coal at \$25 or even \$15 a ton in China might as well be coal in the moon, so far as benefiting the Chinese masses is concerned. The extent to which China, in her need for fuel in former times and in recent years, has stripped her hills and plains of timber is pitiable. Available fuel is scarce to a threatening extent.

Industrial development in China is the only way to create a demand for the labor of China's millions, thereby decreasing the prevailing and awful poverty among them. *There can be no great industrial development in China unless she saves her coal deposits for use in that connection.* If in fact China still has large deposits of iron ore that have not already passed to the control of others, they can be made a big factor in industrial development, *but only in case she has coal to supplement them.*

In the ground in many of China's provinces, there are supposed to lie untold quantities of coal—the best fuel that the Almighty has provided for mankind—*perhaps* enough to

keep all China's millions supplied with cheap fuel for centuries to come and *perhaps* enough to supply her railroads and her other industrial plants of the future with the fuel they will require; *but only if rightly safeguarded and handled*. All this fuel can be made available to her people *at low cost* as compared with the high cost—and to China's masses the prohibitive cost—that will result if mistakes are made by China's spokesmen upon this subject. Perhaps those mistakes will be due to ignorance on the part of officials—the failure to understand the real situation or the real meaning of skillfully drawn agreements having a different meaning from that which appears upon their surface; perhaps they will be due to something worse than mere ignorance, to corruption, to greed, to hearts unmindful of the great harm to generations of the Chinese people that will result from their acts. *Before it is too late, each time this subject comes up, let the light of publicity shine upon all proposals to grant extensive rights in China's riches below the surface of the earth.* Be slow to believe what is said in behalf of those who seek such rights. Better that China's mineral wealth lie in the ground another hundred years than that it be taken out under circumstances that do not *adequately benefit* the masses of her people and *adequately protect* her industrial necessities. Confucius said something wise upon this line. Perhaps some Chinese student will locate the saying and lay it before you, Mr. Editor.

I say "*adequately*." What does *adequately* mean in this connection? Is it enough that in the proposed mining operations or in some industrial plant a few hundred or even a few thousand of China's millions of laborers will be given work? I would say—No. Is it enough that in the movement of the coal from the proposed mines to city or to port, China's government railroads will be permitted to earn something? I would say, No, again. Is it enough that so much per ton of the coal to be mined—a royalty—will be paid to China's central or provincial government? I would still say—No. Yet a royalty to the government, *if anyone is to get a royalty*, may well be taken into consideration in the negotiations for future contracts granting extensive coal mining rights. Is it enough that through the payment of taxes of various kinds by the proposed coal mining company contributions will be made to the expense of maintaining the government? I would still say—No, and, by the way, let China beware on this subject particularly, or

through the operation of innocent looking clauses these contributions may be small indeed. All these advantages combined—the hiring of laborers, the earnings of railroads, the receipt of royalties and taxes—will not alone be adequate benefit to China. It will not be enough, I would say, *unless it is China's masses who are going to be permitted to burn the coal mined, up to the limit of their needs and at prices within their ability to pay, nor unless China's future industrial needs are safeguarded, before the coal is permitted to go unhindered to other people or to other lands.*

If a grant of extensive coal mining rights is sought, why should not one of the chief inquiries on the part of China be—where is the coal likely to go? Will it be available to the Chinese masses and for China's future industrial needs? Or will it principally benefit a few people who will sell it at large profit in the world market, in disregard of the sore fuel needs of the Chinese people and the industrial needs of China? What device in the way of an export tax or otherwise will guard against that deplorable result? Until ways be found to safeguard those all-important considerations and still allow fair profits to those who finance the development, China would better keep the control; and those who devise a safe and sure system to meet these two points will do China one of the greatest of services.

I am not unmindful of the financial risks that attend coal mining on a large scale and the necessity of allowing a fair chance for profits. I have had experience on that subject in America. Such risks are a serious factor i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natural deposits. Mining on a large scale, whether in coal or iron or any other mineral, involves the necessity of large capital, of experienced and highly efficient technical management, and also constant risk of loss by those who furnish the capital. No question about that. Profits are never certain. They result only from painstaking skill. If conducted by those who do not know the game from actual experience, they are quite sure to be disastrous to the stockholders. I am not unmindful of the seriousness of artificial restraints on an industry's market, but I believe the needs of China's masses and her future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re more important than the meaning of coal export statistics, that if China's future is to be safeguarded, her spokesmen must have a keen sense of proportion.

Nor would I be understood as favoring mining operations by the government. I would not buy stock in any such enterprise. Only private capital and the skillful and technical management which generally goes with it—sometimes it is lacking—will bring success. A man may be authorized to place A.M. or Ph. D. after his name and speak ten languages, yet be worthless as the manager of an important business enterprise. Literary degrees have their uses, but they do not insure managerial ability. That is one reason why China sixteen years ago abandoned the centuries-old literary examination system and began a more business-like educational system; but sometimes I think that she still clings too much to the old idea of the value of literary degrees, that she still gives too much importance to theory and not enough to practice. They sometimes are quite opposed to each other.

Private capital, foreign or domestic,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natural resources should be encouraged by reasonable contracts, *when mining on a large scale will be for China's good*. It is worth while for her to consider carefully the question involved in that last clause. It seems to me that until mining on a large scale on the one hand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nd the fuel needs of China's masses on the other hand can be reconciled, the former ought to be delayed. Their reconciliation will require a high order of ability on the part of China's representations in negotiations, much more than literary degrees and book learning. First it means preliminary research and real knowledge of basic facts, under which head comes the question of the *actual* amount of coal and iron that China possesses, not already beyond her control, a subject to which I shall return a little later. It means a high sense of honor in protecting China's industrial future and the interests of her masses; and a lot of practical sense and a determination to dig into the proposed contract until the true meaning of every sentence, every clause, every word, and of all combined, is fully known. Nothing very good in this world comes *easy*, to individuals or to nations, or if it does, it soon fades away. Beware of those who want monopolistic or extensive control of China's mineral deposits on the plea that they seek thereby to benefit China.

I see published frequently by the Government Bureau of Economic Information lists of mining licences issued to numerous Chinese. Sometimes I wonder what all these licences really mean—whether they are bringing good results

to China's masses. If they mean a lot of small mines, owned by small and distinct companies, and if the coal is used largely for local consumption, and is sold to the people at reasonable prices, serving to supply them with fuel to keep them warm and to furnish the luxury of hot water—then the people are getting the benefit and no mistake is being made in following this practice. Perhaps it is the best way for the time being to proceed in China. It does not necessarily follow, I believe you will agree, that mining operations on a large scale, with modern machinery, although they do engage a large number of laborers, although they do fill many railroad cars with coal for transportation, are a good thing on the whole for China. They may or may not be, depending on many questions. They are not, if the coal is being burned outside China, when the Chinese people need it, or if it will be needed in future industrial development, especially until it be known how much coal is left in the ground.

I am thinking of monopolies. China is very old in some senses; but she is very young in others. She has not yet, I believe, come to sense the meaning that monopolies would have to China, if applied to articles of necessity; and coal is one. Partial monopolies generally come first, followed by combinations which create a complete monopoly. Because China is young in some senses, she has it in her power to guard against monopolies while it is not yet too late. If she has honest and intelligent representation, she may keep the price of coal down to a reasonable sum and safeguard it for her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s long as hand mining, on a small scale, with the product consumed near the mine, is the rule, there will be no monopolies, with the exorbitant prices that usually accompany their operations. But beware the results of mining on a large scale, unless it has been properly safeguarded in the interest of China.

A little way back, I used the words "*untold quantities of the best fuel*," referring to coal in the ground. Let me dwell on the word "*untold*." If any one declares that China has so much coal in her ground that it will last her people and her industries for ages; that she can waste large amounts of it without harming her people. **DON'T BELIEVE IT.** No one knows very much about how much coal China has in the ground. It is largely guesses that have been made so far. It is dangerous to depend on guesses when the prosperity of hundreds of millions of

people are at stake. It is easy to be honest and intellectual and yet guess wrong. Now men of experience in coal mining don't depend on guesses. Before they put large sums of money into opening mines, they *know* what they are coming to; they have something more than a guess; they have experienced mining engineers drill into the land with machinery and learn what there actually is below the surface—what kind of coal there is, how thick the veins are, how they run, etc. They have an underground map on which they can depend as they do on a railroad map. No such work as that has been done in China on a large scale. The China Year Book for 1921-22 says that no reliable estimate of coal resources has yet been published. In the printed Special Report of the Geological Survey of China, dated June, 1921, the same thing is said, and it is added that "the usual notion that China has enormously rich deposits waiting for development is undoubtedly erroneous." By a table of statistics of world production of minerals and metals the Report shows that China "does not have her proper share." And of iron, the Report says: "Nothing has been so much exaggerated as the iron resources of China." It will pay to read what those valuable publications say about coal reserves and coal consumption in China.

If China contracts away all the coal or iron in one district allowing it to go out of China without protecting her future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nd the fuel needs of her millions of people, she may wake up some day to find that she has little or none left! Beware! If necessary to protect them, let these valuable deposits stay in a safe place until the real facts about China's coal and iron deposits are known. Those deposits are now literally "untold quantities." They may all be needed for China's masses and industries. And before doing things on a large scale, the spokesmen for China ought to learn the history of this subject in Japan.

It is claimed that China's present mining regulations do not lead to the adequat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mineral resources through the aid of foreign capital. I do not know. It seems from what I read on the subject that they are capable of improvement. Quite likely many of the faults found with them are due to the poor expression of good ideas. The preparation of good mining regulations requires the help, first, of men familiar with the practice of mining and, second, of men skilled in the art of written expression. A leader of the New York City Bar, which comprises many

highly educated men, once said to me: "Not one lawyer in fifty draws a good contract, one that can readily be understood, that is free from ambiguity." My own rather extensive contact with noted lawyers connected with corporations, confirms that statement. To draw a good contract or to put into form good mining regulations, requires great diligence and unusual talent, the result of years of good habits in diligence and in the exact use and arrangement of words, and few people, even highly educated people, are sufficiently diligent and few are habitually exact in speech or writing.

It may be that the present mining regulations do not encourage foreign capital to develop China's mineral resources; but there may be worse things than that for China. The point I would make—never to be overlooked, I hope—is that when mining development on a large scale is sought, the most important considerations are China's future industrial necessities and the fuel needs of China's masses. This is so important as to excuse the repetition of which I have been guilty in this paper.

ENGINEERING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IN CHINA

By PAUL P. WHITHAM

President Asia Development Co.

The lack of modern facilities and developments in China is given more space in the newspapers, magazines and by writers of books than is devoted to what has been accomplished. This, perhaps, is natural for the reason that only a good start has been made in engineering and industrial activities. Vastly more remains to be done than has been accomplished so far; nevertheless Chinese and foreigners alike, unless they have travelled extensively in China, fail to appreciate the extent to which modern industrial ideas have penetrated back from the "Treaty Ports." Old methods are still dominant but the engineering practices are slowly but surely gaining a foot-hold. However, the tremendous developments required in China must be spread

over a long period of years. It is not advisable to be over-optimistic but on the other hand the tendency is to be unduly pessimistic, which is equally bad, if not worse.

Family industries are gradually giving away to power-driven machinery. Not that machinery is likely to entirely supercede home industry but rather that upon the old background will be built a new machinery era in Chinese industry. The most notable evidences of this change are to be found at Shanghai, also at Tientsin, Hankow and Canton. Not in the larger cities alone is industrial progress to be observed but at many interior points and smaller towns an electric light plant and one or several factories have come into existence within recent years. A few years ago the only structural landmarks in China were the pagodas. Now the tall factory chimney is a feature of the sky line at all important cities and many towns. Notable among the interior cities possessing modern industries are Wusih, Nantungchow, Cherchow, Tsinanfu, Mukden, Changchun and Harbin.

Flour milling is probably the most widely scattered of Chinese industries. There are said to be about eighty mills in China, located in the Yangtze Valley and northward as far as Harbin, Manchuria. China is an important market for cotton yarns and piece goods, consequently as cotton is grown in the country, it is quite natural that cotton spinning mills take the first rank among the modern industries. It is estimated that the Chinese owned mills have in operation more than two million spindles and ten thousand looms. The silk industry is indigenous to China. During the Han Dynasty, silk was carried as far as Rome, during the eighth of the Roman Empire. Many steam filatures are in operation, particularly in the Shanghai District, some of which are well equipped and up to date. Improved man-power looms have come into use recently, which perhaps is a step towards the use of power driven looms in the near future.

Vegetable oil mills and egg preserving or drying factories are important features of the modern industrial activity in China. Most of the egg plants are located in Shantung and the Eastern Three Provinces (Manchuria).

Shipbuilding and engine works constitute an important industry, although many of them are foreign owned, yet Chinese mechanics and labor are utilized. There are a

number of small Chinese yards and plants which make a business of building, outfitting and repairing steam launches, motor-powered boats and small coasting steamers. One of the largest plants in China is the Kiangwan Dock and Engineering Works (Chinese Naval Yard), Shanghai. Last year this yard completed the building and equipping of four 10,000 dead-weight ton vessels for the United States Shipping Board, which are said to be the largest ships built in China. Scattered all over China are numerous small iron works and machine shops equipped with machine tools, some of them power driven. The largest iron and steel industry in China is the Han Yeh Ping Works and Associated Coal, Mining, Coke and Pig Iron plants.

The Coal Mining industry is of growing importance and must continue to expand with the extension of the railway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industries. The few mechanically equipped foreign mines have set an example which has been followed by the Chinese in the development of several properties along modern lines.

From 1917 to 1920 there occurred what might be called a boom in Chinese industrial expansion. At present there is a slowing up if not an actual depression which probably is a good thing as it will give an opportunity to consolidate the advances, improve technical and managerial skill and bring about needed economies. After the steadying effect of a few years of slower growth there will follow a much larger development, embracing a greater variety of industries than has been the case in the past.

In the meantime, it is to be hoped that transportation facilities will be extended in proportion to the industrial expansion. Railway construction has lagged behind, in fact it practically ceased shortly after the beginning of the world war. On the other hand, good road construction has gained in impetus during the past five years; compared to what is required, a very small start has been made, nevertheless a start has been recorded in nearly every province and the Chinese are talking good roads. Harbor improvements are underway or have been completed at Shanghai, Chefoo, Tientsin and Foochow, through the co-operation of Foreign and Chinese commercial interests. However, harbor improvement work as well as the construction of adequate port facilities is lagging behind the requirements, all of which suggests great opportunities for future engineering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s.

OPPORTUNITIES.

It may not be generally known that including all its territories, China is larger than continental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In fact, it is over one-sixth larger in area. This statement may be somewhat misleading if it is not realized that only between one-third and one-half of China is densely populated. That is the southeasterly portion, where the waterways afford means of transportation. The three Eastern Provinces (Manchuria) Mongolia, Sinkiang, Kokonor and West Kansu constitute China's great "WEST." That is, it is West in the sense of being a land of opportunity, undeveloped resources and thinly populated, as was America's West fifty or seventy years ago. Thibet is counted out on account of its extreme elevation. There is this difference. Millions of hardy, industrious Chinese are waiting in the overcrowded provinces ready to move out as soon as railways and roads make the country accessible. In China's West, there are great potentialities in connection with cattle and sheep raising, and the production of hardy grains. Also there are big timber resources, coal deposits and possibly minerals in substantial quantities. In the thickly settled portion of China there is a tremendous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with a range of variety corresponding to that of the United States, including some things not produced there. Coal, although very little developed, is plentiful, particularly in Chihli, Shansi, Honan, Hunan, Kiangse and Szechuen. Iron is known to exist in substantial quantities, at least sufficient to form a basis of industry and supply a considerable portion of China's growing needs. Other metals exist, but probably not on so extensive a scale as sometimes stated.

These raw materials form a sound basis for industrial growth, but more particularly so when coupled with the huge man-power available in China. The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in the thickly settled portion of China is huge, but the population is correspondingly large. Consequently, there is afforded an opportunity to apply modern engineering skill to the task of reclaiming submerged or periodically submerged lands. To accomplish this, such rivers as the Whangpoo and the Whai Ho must be trained and controlled so that crops may not be destroyed by disastrous floods or production curtailed at other times for the lack of rain or irrigation works. All over China there is much work of this character for the engineer. The advantages of flood control and irrigation works are becoming better known—

consequently, it may be predicted that as soon as political conditions make possible the financing of such undertakings, projects large and small will be initiated and carried out over a long period of years. Thus may the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of China be greatly increased in the thickly populated areas. Furthermore, production may be expanded by extending railways, thereby making accessible the now unavailable resources in Mongolia and Manchuria. Also railways are required to make better accessible the products of Szechuen, Kweichow, Yunnan, Shensi, Kansu and parts of Shansi, Honan, Hupeh, Hunan, Kiangsi, Kwangsi and Kwangtung. Little can be done in this direction until China's domestic affairs become sufficiently stabilized to attract investors, both Chinese and foreign, as hundreds of millions of dollars will be required to build the necessary railways. Sooner or later, however, work on the railways will be resumed, furnishing engineering opportunities thereby and in connection with mining, industrial and municipal developments which will naturally follow railway expansion.

It has been pointed out that good roads are now being advocated by the Chinese and that actual construction has started on a small scale. Progress will be much more rapid during the next few years. Road work on a large scale will create many engineering opportunities, increase the market for motor-cars as well as stimulate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and industrial activities.

The expansion of business, following road and railway construction will necessitate large harbor and port improvements. Old cities will expand and new ones will be built, calling for municipal improvements of all sorts and public utilities, such as electric light and power, waterworks, sewers and tram lines. All these things are bound to come about in time in spite of adverse conditions but they will come much more quickly as soon as Chinese and foreign financiers feel that investments in China are encouraged and adequately protected.

China offers one of the greatest if not the largest field for engineering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that exists in the world to-day. Foreigners participating should profit thereby, but the chief benefits will accrue to the Chinese people, as their wealth will be increased many times. Travelling about China we find that quietly and almost unnoticed substantial progress is taking place in many ways in spite of difficulties. That business is rather slow may be

half on account of conditions in China but the other half is the result of world conditions whereby the markets for China products are curtailed. We are concerned about present day conditions, which make progress difficult. As to the future, we are optimistic because we know that given time the Chinese people will overcome the obstacles, thus making possible engineering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s, corresponding in magnitude to the population and resources of their great country.

**A PIONEER AND EXPONENT OF
JOURNALISM IN CHINA. THE
"SIN WAN PAO"**

By DR. S. I. WOODBRIDGE,
Editor of "The Chinese Christian Intelligencer"

Journalism as the world understands it to-day was practically unknown in China forty years ago. People thought little and cared less about the general social or political affairs of their country; and life jogged on with the same ease and indifference that characterised a decade of centuries in the past. Just compare a copy of the big blanket Sheet, the "Sin Wan Pao," of to-day with one even twenty years ago, and you will be startled by the difference. At that time public opinion was practically nil. The minds of men were inelastic, static and moribund. The apathy was deadly and seemingly hopeless. But what a tremendous impulse has been given to popular thought and concerted action since that time. It was the newspaper that was the greatest factor in awakening China. True, its influence has been confined chiefly to the big ports of China, but more and more is its power being felt in the towns and villages of this great country, until the time will come when every hamlet will want to hear the news—not only about China but about the great countries of the world. I remember distinctly when the "Sin Wan Pao" was started early in 1893. At that time there was no journalistic background.

In most places no one would read a newspaper even if it were presented as a gift. What concern to the man in the street were the affairs of Canton or Peking? A dead dog or a private brawl in his native street was more interesting to the ordinary Chinese than a big revolution in South Africa, America or even the Province of Yünnan. Those clogs to progress which seemed to be the insignia of the old Dragon regime condemned the nation to a state of inanition and rust. But (差不多, 慢慢的) and (不要緊) (Chapuh to, man man tih and puh yao king) which have barred the progress of the Chinese people are largely through the influence of the press, gradually giving way to exactitude, alertness and promptitude. The Revolution of 1911 was largely brought about by the power of the press on the plastic public opinion of the Chinese. But it is now well over a decade since that momentous event took place. The Chinese have hardly had time to consider the wreck of the hoary-headed Imperialism that toppled like a house of cards before an awakened, outraged and incensed people; time enough has not elapsed to calculate correctly the building up on the ruins, a better and firmer fabric of social and political order. China is in the making, and the press is destined to exert a powerful effect for weal or woe on the future of the Chinese. The synthesis or putting together of the Republic will be far more difficult and tedious than the analysis or taking apart of the useless and unsatisfactory Empire. The building up of a new Democracy will require more patience, skill and ability than the tearing down of a decadent and rotten feudalism. Here the newspaper is to take a prominent part. It is the province of the press to define terms and practices which have been proved to be operative and effective in other periods of history, and perhaps in other countries; though of example and precept there is enough in Chinese history to make a promising start. What saner or safer advice, for instance, could be given than that offered to his people by Confucius "The sine qua non of a leader is to become at first thoroughly conversant with the traditions and usages of his country." He can then apply the new to existing conditions." The gravest danger to this young Republic of China is from inexperienced young men who perhaps have been abroad and imbibed the prin-

ciples of true liberty and thought but who are incapable of applying them to their inept and unprepared countrymen. Unbridled thought will damn a country to ruin; and how many have understood that Liberty, wrongly expressed by the characters (自由), is strict obedience to constituted authority. In America and Europe the minority submits to the majority in all matters pertaining to political and social affairs and conditions; and the majority has learned that it is dangerous to be tyrannical and unjust. Experience has taught that an unreasonable exercise of majority power is disastrous to a people and nation. It is the duty of the press to teach obedience to majorities. Truth and purity in Journalism are necessary to a successful outcome. These should be maintained at all hazards with a fearlessness that will command the admiration, respect and imitation of right-minded public opinion. The great governments of the world which not only control themselves but also the destiny of other countries are founded on principles that embody the teachings of the Bible. These have proved to be safe and constructive. The life of governments, Society in general and individuals in particular is guaranteed a permanent tenure if shaped by the will of God—and the Bible is the word of God.

It has been my privilege to know the "Sin Wan Pao" from the very inception of its career; and while it is the chief function of a Christian newspaper to spread the knowledge of God; of "peace on earth and good will towards men" through Jesus Christ, "The Chinese Christian Intelligencer" has distributed much useful information of a secular nature to the ten thousands of its readers in the cities, towns and villages of China.

For much of this information we are indebted to the "Sin Wan Pao" will fulfil this duty so absolutely obligation and thanks to this popular newspaper. By spreading a knowledge of men and things among the people of your country, you are conferring a boon whose value can not be estimated. It is for you to play an important part in the formation of individual character, to shape a healthy public opinion and to make your Great China strong for righteousness, purity and truth. And we can trust that the "Sin Wan Pao," and hereby acknowledge our necessary to the upbuilding of the nation.

LA CHINE DOIT ÊTRE PACIFIQUE MAIS FORTE

PAR A. VANDELET,

Editor of l'Echo de Chine

Les Occidentaux répètent à satiété que la Chine doit démobiliser pour subsister, lorsque son devoir patriotique est de discipliner ses forces.

Les statistiques les plus sérieusement documentées représentent l'armée chinoise comme se composant de 1.300.000 hommes en tout temps, soit un peu plus d'un homme par 10 kilomètres carrés en supposant à la Chine une superficie de 11.000.000 de kilomètres carrés, chiffre officiel donné à propos de ce pays par les meilleurs géographes.

Sans parler de la différence morale, l'armée chinoise est dix fois moins forte, numériquement parlant, que celle de la France, si on la compare à l'étendue de territoire à défendre.

En temps de paix, l'armée française se compose de 500 000 hommes et ce chiffre est doublé en temps de guerre, c'est dire qu'en cas d'hostilités la France peut compter sur 1.000.000 d'hommes parfaitement disciplinés pour défendre son territoire à peine grand comme une province chinoise (540.000 kilomètres carrés environ). En comparant le nombre de soldats sous les armes en Chine à la population chinoise tout entière on constate que la proportion est de 1.3 homme sur 400 habitants portant la souquenille crasseuse du soi-disant soldat, tandis que la France peut mettre en ligne, sur 76 habitants, un homme entraîné moralement et physiquement, sain de corps et d'esprit, bien armé et disposé au sublime sacrifice.

De telles différences entre un peuple occidental choisi parmi les moins militaristes et la Chine, sont loin de faire de cette dernière un épouvantail, vu qu'avec 1.300 000 hommes mal vêtus, mal nourris et mal payés, elle est aussi incapable de se défendre que d'attaquer, l'étendue de ses frontières la mettant en état d'infériorité indiscutable.

Après s'être rendu compte de sa triste situation, la Chine devrait se débarrasser des loqueteux recrutés parmi les mendiants et les bandits de grand chemin, pour former le noyau d'une armée sérieuse avec des éléments sains.

Une armée respectable sera respectée, non seulement des populations dont elle deviendra la protectrice au lieu d'en être le fléau, mais aussi du Japon qui comprendra que le temps est venue de se faire un allié de la Chine et de renoncer à l'idée de la coréaniser.

Pour réaliser ce beau rêve le gouvernement chinois doit supprimer le système du tochnat, établir définitivement la suprématie du pouvoir civil sur le pouvoir militaire et faire disparaître les frontières provinciales ainsi que les appellations de Yuannanais, Széchounais etc pour offrir un front uni à l'ennemi possible sous le nom générique de "Chinois".



Lines of World travel have hitherto been north of the equator and parallel with it, consequently comparatively few have visited the wonderlands south of the equator.

It is not generally recognized that Australia is a continent in itself and is as big as the United States, or China; further, many would scarcely credit the fact that all the countries of Europe can be placed around the rim of the continent and leave all the interior quite untouched.

It is a continent that is entirely self-contained. Every variety of climate from the tropics of the north to the temperate zones of the south is found, with the result that everything desired by man can be produced therein.

Australia, like all new countries, began its national commercial career by becoming a primary producer. All the products of nature are grown in profusion. The world can

rely upon her for its fruits, wheat, wool, hides, timber, meat, cotton and other necessities. Nature guided by man can give to him all he needs and to an almost unlimited extent.

Australia has now well entered upon its next stage of development and has already become a secondary producer, that is to say, she is turning her primary products into other forms suitable for human needs. Thus her wheat becomes, in great and flourishing mills, flour and bran; her wool, under expert guidance from Britain, is converted into blankets, rugs, tweeds, and woollens of every description. Her hides are turned into leather and thence into boots and shoes and into a myriad other products.

Her ores are smelted in enormous modern works and fashioned into rails, locomotives and other metal manufactures of infinite variety.

All the finished cut-turn of these multiplied activities is pushing Australia out into the world's markets and she has become an exporter of no mean proportions. Her overseas trade reaches a total of about £300,000,000 divided nearly equally into imports and exports. She is reaching out into all the markets of the world where the excellence of her productions are made manifest to all men.

There is no limit to the possibilities of the country. She possesses some 100 millions of sheep, 12 million cattle 2½ millions horses. Her 1,900 millions of acres of available land afford ample scope for her present population of 6 million inhabitants and for further tens of millions who will fill up her great empty spaces in the future years.

The whole country from north to south is suitable to white effort. It is essentially a white man's country. The genial climate makes out-door, and indeed all, life a thing of joy. A great and vigorous people are facing the problems that await them with confident courage and equanimity.

Blessed with progressive and democratic ideas the Australian nation, vibrant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its British stock, are carrying the ideals of the Race to constantly higher levels. It is the coming nation of this and the next century and will greatly influence the destiny of the world.

DISORDER IN CHINA

By A. W. BURKILL

Chairman of the British Chamber of Commerce, Shanghai

Shanghai, 15th January, 1923.

Dear Sir,

The invitation sent to me in my capacity as Chairman of the British Chamber of Commerce to contribute an article to the "Sin Wan Pao" is a compliment which my fellow members of the Chamber appreciate as much as I do myself. At the same time I cannot but feel that the invitation is one which I run some risk in accepting. Much if not all that I have to say has been said before better than I can say it, while, on the other hand, the situation both political and economic was never more difficult and complicated than it is now.

To be dull in ordinary times is bad enough, to have nothing new to say when circumstances appear to call above all things for originality is worse. I can only hope that the sincerity of my remarks will make up for the lack of other qualities.

I am entirely sincere when I say that British merchants and the British Chamber of Commerce are most anxious to see China well governed and prosperous, and that nothing has impressed them more during recent months than the evidence which Chinese merchants and the Chinese Chamber of Commerce have given of their wish to exert their influence in the cause of peace and order.

The movement which began at Hankow and which has been so warmly supported by Chinese business men in Shanghai commands the complete sympathy of British business men. The Chinese press has already given publicity to the resolution on Disorder in China which we propose to bring forward at our annual Conference of Chambers next month and that resolution, which was framed before the movement to which I allude began, together with the invitation sent to the Chinese Chamber of Commerce to send delegates to our Conference, are evidence of our wish to co-operate.

This wish is devoid of any desire whatsoever to take sides on political or constitutional issues. We have no party axe to grind; we have no axe to grind of any sort, if by that phrase is meant any ulterior motive. Our only desire is the one shared by the ordinary rank and file of men in any community, that of being able to live and go about their legitimate business in security. The simplest of all mottoes "live and let live" is all we wish to see applied, and that motto, translated into political language, connotes orderly administration. The form which the administration takes is the business of Chinese not of foreigners. All we are interested in is its effectiveness. We wish to add our voice to that of Chinese public opinion and to ask for effective administration. No more and no less.

I am very anxious that your readers should realise this, for nothing makes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ese and foreigners more difficult than suspicion. That in the past there have been grounds for suspicion no honest student of history would be prepared to deny. But to the best of my knowledge and belief my countrymen and the British Government are animated to-day solely by a wish to see China able to conduct her own affairs. That is acknowledged by Chinese themselves throughout the length and breadth of the country. Remedial suggestions are numerous, and to them, naturally, as the matter is of vital importance to them, Britons contribute. Some of the suggestions may not be liked. I have no doubt that many of them are not. But they are honest and they are contributed in the same spirit and for the same end as Chinese merchants contribute theirs.

The British are great believers in public opinion. The whole of our history shows that. When accordingly we see public opinion beginning to exert itself through the class with which, as business men, we come most into contact, and in which the daily transactions of nearly a century have inspired us with confidence, we hail the sign with relief and gladness. Let the merchant classes of China unite throughout the country. If they will take the lead in putting an end to the present disorder they will have the moral support of every Briton in China.

I am,

Yours faithfully,

A. W. BURKILL.

Chairman,

British Chamber of Commerce.

NEWSPAPERS AND PUBLIC OPINION IN CHINA

By J. B. POWELL

Editor of the "Weekly Review," Shanghai

A speaker before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in Peking on the subject of "Public Opinion As a Force in China," gave the Chinese newspapers credit for being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factors in the development of public opinion in modern China. The man who made this statement was Mr. Frederick W. Stevens and here is what he said about the power of the newspapers in the creation of Public Opinion :

"Of course newspapers are a most powerful factor in creating public opinion of one kind or another ; and, thank Heaven, it is generally righteous public opinion ; a free press generally means to condemn that which is wrong and to praise that which is right ; and such condemnation and such praise, read as they are by many people, go a long way in creating public opinion. The moral responsibility of newspaper editors in China in determining correctly between right and wrong, is very great ; and the growing number of Chinese newspapers is bound to have potent effect one way or another upon future political development. *Suppose all the newspapers in China should unite to accomplish some one great reform, and should proceed to that end fearlessly, harmoniously, aggressively, patiently and persistently.* What combination of evil doers or ignorant officials could long withstand such action ?

"But neither Chinese individuals nor Chinese organizations can escape moral responsibility merely because there are Chinese newspapers. The responsibility is not alone on the latter. Public opinion is the prevailing sentiment of a community. This means that every educated person in the community has a part, has a moral responsibility in the matter. If he holds himself aloof, he is shirking his moral responsibility. If he has not the qualities or the opportunity that allow him to be a leader, he

can at least be a hearty follower of others who become leaders. Not often does he need to go alone in placing himself publicly on the right side. Every time a citizen in public or private speech comments on current developments, praising good conduct or the courageous action of a public official, or condemning that which is wrong in public affairs, he is helping to form righteous public opinion. The size of his audience, whether it be one or twenty, is important only as a matter of degree. Every opportunity he lets slip by of condemning wrong or praising right conduct, is an opportunity lost to help his community. It is the aggregate of all such personal remarks, public and private, that goes to make public opinion. It grows like a rolling snow-ball. The newspapers may be forming public opinion or they may only be expressing it. A general lack of interest in great public matters by newspapers and by educated citizens means there will be no righteous and aggressive public opinion. *A nation is no better than the average of its educated citizens, than the best of its newspapers.*"

The few years which have elapsed since the formation of the republic in China have seen a tremendous development on the part of the newspapers in China and I am sure that it is nowhere better typified than in the "Sin Wan Pao," which is now celebrating its thirtieth anniversary. I have been informed that the "Sin Wan Pao" now has the most extensive circulation of any newspaper in China and if this is true it places a tremendous responsibility upon its editors at this present critical stage in the political fortunes of the Republic. With the editors of the "Sin Wan Pao" rests the responsibility for creating an intelligent public opinion that will make China a republic in fact as well as in name. Editors of newspapers in a country having a republican form of government have a much greater responsibility than have editors of newspapers in countries not having democratic forms of government. This is due to the fact that in democratic countries people must be able to think for themselves. Hence it becomes the duty of the newspaper to assist its readers—the people—to think for themselves—to think intelligently and constructively upon public affairs.

The "Weekly Review" of which the writer of these lines is editor recently conducted a voting competition among its readers to determine who were the "Twelve Greatest

Living Chinese." This contest provided a most interesting analysis of public opinion as it exists in China to-day toward the men who are leading China and also provided an interesting insight into the power of newspapers in creating public opinion. During the progress of the competition, a senior student in a school in Szechuen Province wrote the editor of the "Weekly Review" and asked whether certain stories printed in the newspapers regarding the alleged dishonesty of a certain government official were true. The student stated that he and his fellow students wanted to vote for this man as one of the great men of China, but hesitated to do so until they knew definitely whether the newspaper stories were true or not. The editor of the "Review" was glad to inform the students that so far as he knew the official mentioned was thoroughly honest and upright, but the incident gives an excellent insight into the effectiveness of newspapers in China in creating public opinion. It also illustrates the great responsibility that rests with editors

of Chinese newspapers in creating constructive public opinion in China. Editors of newspapers who will deliberately circulate falsehoods or reflections upon the integrity of reputable officials are guilty of the most despicable crimes against the well-being of the country. Editors who will publish laudatory effusions regarding officials whom they know to be corrupt are likewise guilty of crimes against the well being of their country.

Public opinion in China is rapidly becoming a living force owing to the spread of modern education and the rapidly increasing circulation of the newspapers. The editor of a good newspaper in China is a greater man than the President of China, for he has the power of influencing the minds of thousands of people toward better and nobler things. The President of China may issue mandates appointing men to power or removing them from office, but the editor of a reputable newspaper issues a mandate every day in his editorial columns, and if this editorial mandate is constructive and uplifting and righteous, its results will be far more important in the creation of good government in China than all of the Presidential mandates.

FROM FLEET STREET TO THE FAR EAST

By O. M. GREEN

Editor of 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

Many of the readers of the "Sin Wan Pao" know what Fleet Street means; some of them, no doubt, have walked its narrow, crowded pavement and wondered, as the present writer wondered when he first entered it years ago, with what brainy and distinguished writers they were rubbing shoulders. For others it may be explained that Fleet Street is the very centre and sanctuary of British journalism. To its dingy offices comes all the news of the world; there it is condensed and printed and poured out again for the edification or otherwise of the public; and what with the evening papers which bring out successive editions all day long from ten in the morning onwards, and the morning papers with their early editions for provincial breakfast tables and later ones for London, the roar of its printing presses hardly stops. The offices of the "Times" are not strictly speaking in Fleet Street: Printing House Square where the first John Walter set up his presses is about a quarter of a mile away, near Blackfriars Bridge; and the "Morning Post," in Aldwych, maintains a lofty seclusion, rather typical by its general attitude towards life. But practically all the other big papers are in Fleet Street or the lanes leading out of it and the big provincial and many foreign papers have their London offices there.

There is nothing like Fleet Street in all the world. In Paris there are enough important newspapers housed on the Boulevard Montmartre to make it rather more of a journalist's quarter than are other streets, and the same applies to Broadway in New York. But neither of them has ever become so entirely synonymous with journalism as Fleet Street has. And one doubts whether in any other country so many men who have subsequently made for themselves world-famous names have at one time earned their bread on a newspaper as in Fleet Street. Charles

Dickens was the first editor of the "Daily News." The late Lord Salisbury was once a journalist. So too was Lord Milner, and Professor Saintsbury, the great authority on French and English literature, and any number of judges and barristers made a living by clever writing on newspapers while they were still briefless and unknown at the Bar.

Such men as these, however, were usually the leader writers, never seen in Fleet Street till night time. They were journalists certainly and played an honourable and useful part in making London newspapers what they are. But to some extent they were outside the general life of the Street of Adventure. One does not remember them much in the Press Club, that wondrous abode of gossip and good fellowship which was literally open all the hours of the twenty-four. To that fact, no doubt, may be attributed its extreme dinginess: it never got a proper cleaning: and the house in Wine Office Court which sheltered it was very old and ramshackle. Since those days the Press Club has moved into spacious and decorative premises, all spruce and point device, and its members move through its rooms, their brows laden with the weight of responsibility, with the decorum of archbishops. But one wonders whether they have such good times as in the old days when we all foregathered there on a common footing, the junior reporter just beginning life after three years at Cambridge and also just beginning to realize that he did not know everything; the hardbitten sub-editor who had fought his way up from a provincial newspaper and could judge the news value of any article to within five per cent. of the number of readers; and the great special correspondent who had sailed an open boat across the Atlantic, had been with Kitchener at Omdurman and starved through the siege of Paris. Such men as these very rarely develop into leader writers and editors, but the greatest burden of the work of every paper is upon them, and this faculty they share in common if they are to succeed in Fleet Street—a readiness to leave whatever else they may be doing and at any hour—

Leave the corpse uninterred

The bride at the altar,

at the call of duty; a faculty for presenting facts clearly and tersely; and an intense sense of responsibility in collecting those facts as accurately as may be. Journalism is often called a hard and hopeless trade, but that is partly because

it is judged by failures who would probably have failed in any trade. The successful journalists that one can remember were not the men who occasionally did something sensational and then spent several days in hard drinking, but the men who could always be depended upon to be there when wanted, who always "ran up to time" and who had learnt how to marshal their facts and avoid the temptation of fine writing.

I have dwelt rather largely upon the reportorial side of Fleet Street because every year that I stay in journalism convinces me more and more that facts are what count and that opinions need very careful handling and should never be allowed to obtrude outside the leading article columns or other columns specially marked for comment.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Great War there has been a terrible development of what is called propaganda, articles in which facts are dressed up and trimmed and arranged to suit a particular interest or purpose. Even Governments have not scrupled to make use of this dangerous instrument for the influencing of public opinion, with the only result that readers have become generally suspicious and the name of journalism suffers in good repute.

Many causes might be mentioned for this new tendency, too long to detail here. The vast circulation of the more popular newspapers, coupled with the extension of the franchise and the enormous increase in news from foreign countries, offered a temptation to ambitious and unscrupulous men which they did not attempt to resist. China has exactly the same problem to deal with to-day, with the increase of newspapers and spread of education. We all know how, at every political turn, the telegraph wires are jammed with endless manifestoes from political leaders and provincial governors, protesting their patriotism and political purity. And for an example of how hard fact triumphs over mere propaganda, we have only to think of the greater reputation and respect commanded by the men who rule their provinces well and keep their people happy, as compared with the mere clever word spinners, sheltered in a foreign concession, or whose provinces are an open disgrace.

And getting back to journalism, it is worth emphasizing that the unrivalled position and authority of the "Times," of which it was once said that its correspondents in Paris,

Berlin, Rome, Peking and other great capitals were infinitely more powerful than the ambassador, was built up entirely on the accuracy and far-reaching extent of its news service. Once the facts are collected, it is permissible to comment on them according to the light of one's political beliefs. But even thus the greatest sense of responsibility and judgment are observable in the best British journalism, and although the "Times" traditionally supports the Government in power, it remains independent and does not hesitate to attack where the facts require it. It is the facts that make a newspaper; the newspaper must never tamper with them.

I venture to suggest that this all important principle has not yet been appreciated by Chinese journalists as it should be. True, there has been a vast improvement during the past sixteen years since I first came to China, and such great papers as that to whose anniversary number I have the honour to be contributing command an important news service which they jealously endeavour to keep accurate. But in too many of the paragraphs and articles that I see day by day there is a suspicion of intrigue and hidden purpose and, if I may say so, it is really extraordinary how difficult it is to get at the truth about vital events in distant parts of the country—as for instance last summer in the fighting between Wu Pei-fu and Chang Tso-lin, and at the present time in South China where, at the moment of writing, I do not really know whether Chen Chiung-ming is still in Canton or a fugitive before the Kwangsi invaders. On occasions of this kind it would seem almost impossible for the Chinese journalist on the spot to present facts uncoloured by his own political sympathies.

These faults, no one will more readily agree than the editor of the "Sin Wan Pao," must be corrected if the Press of China is to play that part in her reorganization which already its popularity and influence show that it may do. In the transitional stage through which China is passing on her road from ancient autocracy to a liberal constitution, she has latterly begun to enter on a most important and promising phase, the awakening of the middle classes. Day by day we see the business men of China speaking through their guilds and chambers of commerce with an ever more insistent voice, demanding that the intrigue and muddle and mismanagement of the past few years must

cease and China's government must be such as her ancient name and honour require. To these efforts it is the duty of the Press to minister. Without the aid of China's journalists the efforts of her middle class must be deprived of half their strength. And that aid will be given, not by beautiful writing and impassioned declamation, certainly not by obscuring the things inconvenient to this political party and magnifying those that appear to serve its interest, but by careful collection and impartial presentation of things as they are.

THE PRESS: ITS RELATIONS TO THE COMMONWEAL WITH A CONGRATULATORY MESSAGE

By FENG PING NAN (南炳馮)

On the 30th Anniversary of the birth of the most popular and one of the leading dailies, the "Sin Wan Pao," I offer its conductors my congratulations. It has had a record of over a quarter of a century's honest work for good causes and has always espoused the side of the people. The principles advocated by it are those of progress and improvement of education, commerce, civil libert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hip—principles such as the advancing spirit of the time requires, the condition of the country demands and Justice, Reason and Experience legitimately sanction. A comparison between its first number and its latest issue will furnish a valuable object lesson in the progress developed in all its departments: the reader of the first number upon reading the latest issue of the paper will find himself in the same amazing position as was Rip van Winkle when he awoke from his 20 years' slumber.

As a contrast with many of its contemporaries, the "Sin Wan Pao" has been able to live a perfectly independent life; its success has been achieved with resources none of which has been alloyed with subsidy or other allowance by which

many a medium of public opinion has been enslaved. It owes allegiance to no party and in every movement which has for its aim the advancement of social conditions and the promotion of inter-provincial and international commerce it has always played a gallant part. The largest circulation it enjoys in this country—over 100,000 copies a day—is eloquent proof of its popularity and, indeed, it has been and is still recognized as the Encyclopaedia of every phase of human affairs, political, social, fiscal and commercial. This continual prosperity during this space of 30 years redound to the credit of its well-equipped staff and that its success may be maintained for many a long year to come is the sincerest wish of all who take an interest in the welfare of mankind.

In commemoration of the occasion, the "Sin Wan Pao" has issued a brochure and has extended to me the privilege of including therein an article on

"The Press: Its Relations to the Commonwealth."

The Press is a fertile theme and its duties and privileges have been so often dealt with by authors more capable and more experienced than the writer that it is difficult for him to find even a new way of presenting what has been already said. There is, however, only a feeble conception of such duties and privileges when the scope of the functions of the Press is extended so as to include those of a guardian for the protection of the world at large against internecine warfare. In a controversy between two or more countries the Press of the one is invariably used in antagonizing the other, and it even goes so far as to distort the facts of the case, carrying into oblivion any reason or argument put forward by the opposite side, sound though it be. Such use of the Press is not inexcusable from the patriotic point of view, but the destinies of the world as shaped by the Great War demand that the power of the Press should no longer be utilized in the blind support of one country against another, and that in the conduct of the Press nationalism should be sacrificed to the maintenance of peace and fraternity in the family of nations, so that the time and resources which some of the states have been habituated to waste in the emulative attempt to attain supremacy in the world may be employed in the elevation of mankind. Since the War, the responsibilities of the Press towards mankind have become very grave and unless such responsibilities are fulfilled with sufficient prudence and equal magnanimity

and unless the much-admired tribute of patriotism is distributed between an individual nation and the rest of the world. Mankind is bound to relapse into a state of chaos and the world will continuously be subjected to periodical outbreaks of hostilities.

The influence exercisable by the Press on mankind is illimitable: it has access to all the intellectual elements on earth and as the world has been governed by the Intellectual ever since barbarity was vanquished by civilization the importance of the Press as an engine for good or for evil may be imagined. The League of Nations has been formed with the object of preventing further miseries being inflicted on mankind and of persuading the world to adopt the method of arbitration rather than militarism as the means of settling differences and disputes, but whatever benign influence such an institution may carry with the various countries of the world to that end will be ineffectual without the unanimous support of the Press. The League of Nations relies on the Press for the correct presentation to the public of the principles it advocates and of the activities which it undertakes in the interests of the peace of the world. Any indifference by the Press to the principles so inculcated or a cold reception extended to the activities so generously undertaken by the League of Nations, will deprive the good cause of the people's sympathetic support which is essential to the success of every movement.

Again, if the Press continue to indulge in or encourage racial discrimination, as it has hitherto done, the world will ever remain a scattered body and the different peoples will treat one another with indifference and suspicion. This condition of affairs has been a primary cause of wars chronicled in the world's history, and until the different states are united by an indissoluble bond into one harmonious whole there will be no real civilization to which mankind can lay even the slightest claim. It is the Press alone that can boast of possessing the necessary power to supply such a bond and by a united effort it will in course of time be able to produce in the minds of the various peoples over whom its influence is exerted a brotherly affinity when the term of war may well be obliterated from the dictionary simply because mankind will have no further use for such a barbarous word.

The Labour and other social troubles have lately proved of a formidable force in the invasion of the industrial world: the strike of workers in one part of the country in a very short space of time receives an echo in another and so on until almost the whole of the industrial world is attacked by such restless elements. Whilst the speed with which such troubles are communicated from one country to the rest of the world is to be attributed to the modern means of communications, such as steam, telegraphy and aeronautics, yet, it is the Press which is the sole effective distributor of this harmful intelligence. Sometimes the Press condescends to act as the propagandist of these social troubles but not infrequently such news is published so as to keep its readers abreast of the times though almost invariably to the detriment of the interest of most of them. If the health of human beings and even that of animals of a lower class is so solicitously protected against any infectious disease it is only reasonable that a similar preventive measure should be taken against the spread of the now easily communicable social unrest. In addition to the already multifarious duties of the Press there is an additional function which it should fulfil in the capacity of a health officer, not for a port, not even for a country but for the whole world. It should act as a censor over itself and withhold publicity in any form from any news tending to disturb the harmony and peace of mankind. If in the place where the Press functions the condition of society demands improvement or the labour be paid at a scale far below its value, the Press should have no hesitation in espousing the cause of the people but should not seek to substantiate the case by introducing similar social troubles in other places.

All this is at best what may be considered a general outline of the new functions which the Press should undertake in the new condition of things created out of the Great War but how far such functions are affectively carried out will be a matter for the peoples throughout the world to decide. The faithful fulfilment of such duties will have to be a condition precedent to the support which it may expect receive from the peoples, but when fulfilled they should not hesitate to maintain the Press as an essential factor in the peace of the world.

1893 - 1923

THE SIN WAN PAO



SPECIAL ANNIVERSARY
SUPPLEMENT

新聞報三十週年
紀念增刊冊

H 40854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8 9866B